

私密角度窥视官场生活  
一件事背后是一万件事

李雄飞◎著



# 我给领导 开小车

谁是最接近领导的人？其实不是秘书，而是小车司机。领导的事情，无论公干还是私事，都离不开小车司机的四个轮子，躲不过小车司机的两只眼睛。而小车司机和领导，有时候甚至比领导和老婆的关系还要好！

而这次，驱动我老余小车四个轮子飞奔的，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女领导……

李雄飞◎著

# 我给领导 开小车

河南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给领导开小车/李雄飞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9.11

ISBN 978-7-80765-179-6

I. 我… II. 李…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57288 号

---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b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bbs.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北京市凯鑫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0.25  
字 数 250 000  
版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80 元

---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 引子

有道是近朱者赤，给领导开了十几年的小车，耳濡目染太多的官态，我却始终撑不开“书记”的派头，快步入“不惑”年轮了，我的车轱辘貌似就要停止转动。

从局里开到市里，我载着老头子风雨兼程，最终他自己躲进了人大常委会的“橡皮章”里耍起了花拳绣腿，而把我这个老车夫踢进了他党校女同学吴副市长的驾驶室里。给女市长开车，我的感受有点像拽着头奶牛跋涉在荒漠里找绿洲，力不从心。

老头子主政市府时并没有将老同学吴副市长拉进自己的政治梯队里，两位同窗之间好似隔着一层布帘，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尽管这位空降而来的“女伞兵”着落点是“财政”，专为老同学打理财库的，但几年下来，《政府工作报告》里的预算还是追赶上支出了，收效甚微。政绩斐然者容易升迁高就，但“女伞兵”吴副市长打破了这一陆地规则，不费吹灰之力在“副”字前添加上了“常务”二字，直接进了市委班组。这实在叫咱地方上的党政同志们大跌眼镜，都知道班长市委“壹号”跟老市长之间的权力斗争从没停息过，即便是老头子退居到了人大，烽火依旧不断；这吴副市长一进班组，似乎在势不两立的两派之间树起了第三梯队。势单力薄的第三梯队偏偏将梯子搭在了“城建”的城墙上，跟“财政”仓库相比，她吴副市长毕竟是学经济学出身，看守仓库那是专业对口，但“城建”二字搁到她面前完全是陌生的峰峦，她攀登起来难免会怯场，结果一失足，从“氮肥厂拆迁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的宝座上重重摔落下去，一蹶不振，班师还朝了。

这不，我刚用小车把“女伞兵”送回了云端，直往北飞……

我忽然有种前途未卜的恐惧感，吴副市长回京了，没有领导坐镇的小车，是极容易爆胎的。



给领导开小车以来，我第一次感到了“下岗”危机。

我敲开了“半边嘴”的家门，在我茫然失措时，需要这位前辈老“书记”给我指明路标。

“吴市长回北京了？”我一落座，刚掏出烟卷准备点上，他猝不及防地问道。

不愧是车道上的老“书记”，即便是退居后院了，政治敏感性也堪比汽油的纯度，能牵动车轮子。

“吴市长回京也只向市里一二把手打过招呼，您老是从哪儿采来的风啊？”我吃惊地反问。

“半边嘴”从口里吐出一片茶叶，慢条斯理地说：“余儿，你前后给两个市长开过车，怎么脑筋还转不过弯来呢？别以为那帮书记市长们的嘴巴有你这么严实，其实很多是非都是他们的唾沫星从上往下飞溅出来的。你啊，现在心里肯定空荡荡的，老觉着车轮子陷坑了，不踏实了这才过来找你叔的。你小子啊，总爱钻牛角尖，说实话，我给你灌输的东西都是我过去开车的失败经验，不见得对你有好处的，有些事儿还是顺其自然为好，身为小车司机，你背地里总爱刨根问底的话，有时候就等同于给自己挖坑，方向盘就不好使唤了，容易熄火。”

我给他加上茶水，然后自己点上烟，点头说：“叔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啊，受益匪浅，你倒是给我分析下，这吴同学还会回来吗？”

“吴同学？”“半边嘴”睁大眼睛问。

我忙解释说“吴同学”是我背后对女市长的雅称，出自她和老头子是党校同学。

“半边嘴”一听，撇着残缺的嘴唇嘿嘿乐了，说：“你这个小车司机真有点出格了，人大主任被你叫出‘老头子’，给人家吴市长又冠上‘吴同学’，搁在我们那辈开小车的，可没这胆量的。”

我发现一向沉默寡言的“半边嘴”今天兴致不错，便顺着话题想听听他对老头子当初退居人大时安排我给吴副市长开车的看法。过去也曾问过几次，他都不置可否地说一句：你自己问老市长去呗。

“不瞒叔你说，我现在心里对老头子真的有所抱怨，当初非要让我给他党校同学女市长开车，可人家女市长是‘伞兵’出身，在地方上挂出几年基层经验后，回到京城就是官运亨通，大展宏图了。我看吴同学这回是‘黄鹤一去不复返’了，合着我是下岗职工的命哪！”

说这话我是肺腑之言，跟面临“下岗”而言，我当真认为老头子没把我带进人大后院里提前养老完全是路线错误，要深刻批判和揭发。

“半边嘴”好像没听进去，拿上二胡上了阳台，唱起了京剧：

“……只有我的琴童人两个，我是又无有埋伏又无有兵，你不要胡思乱想心不定，你就来来来，请上城来听我抚琴。”

我端上他的茶杯跟到了阳台，听了好一会儿，问是哪一出戏。

“《空城计》。”“半边嘴”挂上弦，喝了口水，眯着小眼说，“老头子在人大唱的也是一出‘空城计’，你就是他安置在旁的其中一个琴童，另一位便是吴市长了，一个是同窗旧交，一个是老车夫，城外人是瞧不出实情的，都被唬住了。其实啊，氮肥厂那块地就是老头子精心打造的‘空城池’，他在市长任上就是不开发，专门留下来给自己日后搭台唱戏的。这台戏代价不小啊，拆迁户流血丢命了，官爷也撸下好几顶乌纱帽，也正是在这节骨眼上，主管城建的女常务副市长撂挑子了，市委书记成了让人要弄的‘司马懿’，你给说说，这台戏是不是唱得有点跑调了？”

我摇着头，没太听懂他的意思，也不大相信吴同学撂挑子是为了迎合老同学人大主任的京曲儿。因为从我的近距离视角看待这两位党校同学，非外面流言窜出的暧昧之情，反而有点隔阂，属于非结盟。

不过，氮肥厂拆迁受阻，进而引发暴力抗法事件，确实给拆迁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吴同学打击挺大的，先前给拆迁户的承诺没有兑现，这让吴同学无颜面对江东父老了。

“半边嘴”朝我要了根烟，没让我给他点上，凑在鼻前闻了闻，挖苦道：“这根精装‘骆驼’里能闻出腥臊气，你啊，那回还真像是头骆驼了，不知疲倦地跋涉在荒漠中，汗流浃背，一路流淌腥臊味。”

这话我能听出大意，用“骆驼牌”香烟嘲讽我那次驮着老头子上A县结党密谋的风波。

我讪笑道：“引以为戒，打死我也不敢了。”

“半边嘴”将烟插在阳台上的花盆里，继续开讲：“A县那件事看似是公安局长老汪念旧老头子的旧恩，没将绳索套进萧秘书长的脖子，实际上根源在于驻省办。老头子经营政府多年，对竖在省城的‘××大厦’，上一砖一瓦都了如指掌，随便揭开一个破瓦片，就能暴露出窟窿来，驻省办主任可是老汪的小舅子，他能不考虑后果吗？再加上萧秘书长背后乱发检举信煽风点火，才暂时化解了市委书记‘隔山打虎’的招数，双方打了个平



004 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市委书记绝对不能容忍 A 县‘一把手’吃里扒外的，要清算老头子的老巢，储书记很快会滚出 A 县的，等着瞧吧。”

他说话时显得很自信，有点组织部长的味道。我对老头子死党们的政治归属并不感兴趣，我现在惟一在乎的是吴同学——我的衣食父母。

“那事甭管怎么说，算是雷声大雨点小，早过去了。你给说说，吴同学还会回来吗？”我有些着急地问，拿“半边嘴”当算命先生了。

“嘿嘿，要沉住气嘛，就要说到她了。”

“半边嘴”让我跟他回到客厅，摆上棋盘要杀上一盘，我心不在焉地应付着。

“氮肥厂拆迁陷入僵局是老头子最乐意见到的局面，这对党校老同学好似在唱双簧给市委书记听。至于他俩的关系，流言中有鼻子有眼早将俩人捏合到一块了，毕竟这位吴研究员是老头子引荐来的空降干部，市委书记也不得不考虑这层关系。可不管怎么说，吴市长要是这样窝囊地离开，不符合知识分子的性格，他们将脸面看得太重，所以，吴市长的使命还未完成，只不过现在还看不透她到底属于哪个番号。”

说话间，我的“车”被他炮火掀翻了，他发出几声满足的奸笑。

“叔，我看够悬的，你是推测还是听到啥风声了？”对他分析的，我不大苟同。

“将军！”“半边嘴”冷冷说出一句后，再没吭声，神情恢复了日常麻木状态中，残缺的嘴巴无法完全闭合，却给人拒之千里的冷酷。这就是一个老“书记”的嘴脸，熬过铁窗生活的嘴脸，时清时浊，半梦半醒……

就在这时候，一只黑猫忽然从厨房里窜出，随着一声惨叫，一只硕大的灰老鼠在它嘴下耷拉了脑袋。

“啥时候养的猫？”我问。

“野猫！”

“你家怎么会有老鼠？”我又问。

“这市府大院随处可见老鼠屎，家猫不捕鼠啊！”

当晚我做了个梦，梦见有只黑猫蜷缩在车里，发出粗重的喘息声……

# 1

吴同学就这么钻进云霄，潇洒地挥了挥衣袖。

我又回到了一开始的境界，再次闲置在小车班里。

半个月来，围绕吴同学的悄然退身，一如她当初涉足这块土地一样，人们又猜测起她的航向，空降干部就是伞中人，随时收拢起来以求自保。有人说，当下这位常务副市长不堪重负，而氮肥厂又是一潭泥沼，她选择了退缩逃避，回京干老本行去了，请调报告早躺在省委组织部的档案袋子里。也有人说，几年的实践证明，外行领导内行与官场规则相悖，吴副市长折腾到现在也认了，挂职期限已到，镀完金来个顺水推舟，极有可能在高官仕途上重新安排岗位。

老萧对常务副市长的点评是血淋淋的，一针见血：

“自古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不成改革者的，纵然有时候能沾满鲜血当笔墨来铺张，可当刀架头颈时，他们别无选择了，只好一缩脖子，保住脑瓜反思自己，知识的倒戈力量永远大于刀枪的杀伤力。”

系关吴同学的话题总离不开背后的老爷子，于是又传说老爷子这几天进了省城，有人见到他坐在省委组织部部长的办公室里喝茶。

老杯在小车班里善于总结外面的流言，于是综合方方面面下了结论：吴市长这是急流勇退，回京先把自己晾起来，回来后就不是挂职副市长了，正式纳入地方官僚体系，老余你有可能上纪委报到去。调侃中，他老杯已然成了小车班子里的“纪委书记”，代表组织开始找我“谈话”了。

我就说了：“让我老余给纪委同志们开‘面包’（车）住‘套房’（地方行话：双规），也比冷冻在这里强啊。我呀，每天靠茶水解暖一颗冰凉的心。”

有点倒是奇怪，我拨过小姜的电话，一直关机。

吴同学的突然回京让很多人意外，但不包括随身秘书胖妞。好像有先兆，她说，早料到吴市长会这样的，这叫以退为进，后退一步是为了向前迈出更大一步。她关心的是回京原因，觉得走得太仓促，但有一点可以肯





006

定，吴市长很快会回来的。

吴同学出走的因素有很多，我这个近距离接触者掌握着她少许家事，总觉得是昊昊的缘故；再加上小山给她灌了酒，她借酒消愁，便将满腹哀怨化为污秽吐洒出口，还原了女人柔弱本色，牵动了儿女情长。领导私事对一个小车司机来说，是绝对封口的，更何况我也是猜测，自然对外界无可奉告，包括对胖妞，我也没提及吴同学走前的失态。

胖妞很快换了个话题，冷不丁说道：“老萧可能要上 A 县任书记。”

这话让我瞠目结舌，远离了传言中的“冷宫”安置。

问她消息来源，她诡秘一笑说：“暂且保密，知道谁是新任秘书长吗？”  
她又扔出一颗炸弹，卖起了关子。

我发现自己才闲置几天，就基本处于失聪状态了，信息彻底闭塞。我强烈怀疑胖妞嘴巴的可靠性，这么大的人事变动，小车班里居然悄无声息，老杯同志是从不会“打盹”的，时刻保持着旺盛精力，竖起耳朵搜集红头文件，好在小车班里通报最新头条。

“驴唇不对马嘴，瞎掰！”我的好奇心就此打住，回敬胖妞道。我觉得有朝一日这妞若是进了组织部门，那绝对能让朝野上下乾坤颠倒。

胖妞见我小瞧了她，撑不住了，在我背后叫了一嗓子：“你就要在‘双轨’上开车。”

“双轨”是本地干部对纪委“双规”的另一种说法，都是隐讳词。对照先前老杯的戏言，我收住了脚步。

士别一夜，刮目相看，能达到老杯那样的境界，这胖妞没准是钻进组织部的绝密档案袋子里了。

胖妞像个垂钓者，撒下了诱饵，只等老余上钩。胖妞让我请她吃饭，说往后凑到一起吃饭的机会不多了。看来不像是玩笑话，胖妞的眼神还流露出那点点不舍之情，毕竟跟我这司机刚刚磨合完，好似才尝到蜜月甜头，就成了牛郎织女。

还是老地方。“贤聚楼”韩老板见到我，亲热地握起了手掌，摩擦的热量高过平常，抖动之间说：“老余，往后可要多来，咱快成一家子了。”

胖妞在旁笑着眨动眼睛，睫毛不长，意思很明确：我没瞎掰吧，监察局跟你成邻居了。

敢情这回我是身在庐山迷雾中，没发觉身外已是日新月异了。

咋一眨眼工夫就被“双轨”了呢？我懵懂着。

胖妞今天是铁了心要宰割我，没替我省钱，居然叫了瓶茅台，两杯下去她就被烧成粉面桃花了。我发现胖妞尽管体格宽硕了点，肤色倒也白嫩，饱满的椭圆脸，再加上高耸的胸部，能套上“丰满”两字。

第三杯下肚，胖妞忽然说自己有男朋友了。

我调笑道：“难怪你越发滋润了，耳垂都显得大一号啦！消息灵通了，保密工作做得不错嘛，对方一定非等闲之辈。”

胖妞从来不知道谦虚，自信十足，她吃了口菜，嘟囔道：“汪公子哥！老余头你没想到吧？”

听到这称呼，我脑袋确实有些胀痛，严重怀疑这瓶茅台是假酒。汪公子——太熟悉了，经常在一起玩牌，常将“大盖帽”老张使唤成“黑衣小弟”的角色。因为他老子是公安局长，背后都叫他汪公子，在本地可是脚能踩出震波的实力人物。胖妞称男朋友是公子哥一点不委屈他，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有手有脚的，成日游手好闲，就差拎着鸟笼子把自己扮成大清帝国的八旗子弟了。可别小瞧他了，本市最大的加油站承包人就是他，属于那种躺在床上数钱然后再垫到床上解闷儿的主儿。胖妞能把这样的货色奴役到石榴裙下，实在叫人咋舌啊！

我也终究明白胖妞小道消息的来源了，万变不离其宗：枕边风。

另类人物总能打造出不同凡响的惊世之举，胖妞俘获公子哥当护花使者也不足为奇了；不过，在汪公子眼里，她胖妞的优势项目很明显，上下“三点”尤为突出。汪公子泡过的女人实在太多，官府商邸的大小姐，风月场所的尤物们，只有肥腻的肉体才能满足他的胃口。我忽然记得有回麻将台上，大家伙将几大班子的女人们全数了个遍，汪公子好像跟我打过赌，说你们市政府的那个肥妞肯定是处女。

我问：“就凭肥吗？没男人敢上？”

他淫笑道：“老余你真是外行，瞧她走路煽动屁股的样子，绝对是珍品。”

胖妞算不上鲜花，可汪公子绝对是坨牛屎，插将下去，未免还是有些可惜了。

对于私情，多年的开车习惯造就了我的麻木，我未加评述，轻描淡写地缀上一句：“啥时候摆喜酒啊？肯定得警车开道迎花轿了。”

胖妞笑道：“你们那代人也太心急了，始终不明白谈恋爱跟结婚是两回事儿。我们刚开始没一个月，万里长征才抬脚，我是那种急于下嫁的女人



吗？离剩女的距离还远着哩！”

瞧她说话时眉宇间激荡出的“川流”，分明是借鸡生蛋过河拆桥的语气，估计她在市府也干不长久了，极有可能直接穿上警服化身为警花了。我的兴趣不在胖妞的归宿，而是老婆的归宿，你胖妞不是上道了吗，深入了绝密暗道，那就给我老余露出点光亮来。

我关心的不是新秘书长人选，而是宣传部副部长的位置，以证实小王从组织部长酒精里过滤出的精华是否有杂质。

于是问道：“宣传部那边呢？”

“非嫂子莫属！”胖妞回答干脆利索。

听到标准答案，我却没有一点惊喜，反而有些顾虑。从专业水平上给那几个候选人排号，老婆肯定是先拔头筹，但在人际关系上，她明显处在下风。老公是市长司机不假，可这司机在政道上完全是生手，无法给她引路开道。

真正的幕后引路人到底是谁？跟老婆有何瓜葛呢？

其实宣传部副部长的职位并非炙手可热，数上兼职副部长，能排出一大溜队形了，老婆的直接上司广电局长本身就是兼任宣传部副部长的。按理说，老婆身为广电副局长争这个位置根本就没希望的，你再能耐，笔杆子能绣出花来，组织部也不可能将广电正职所兼戴的帽子挪到你副职的头顶上，这有悖组织任用干部原则不是？可问题是，这次选任的是专职副部长，重要性在于是后备年轻干部的选调，是下一任宣传部的掌门人，以后做市委常委的材料。老婆争的是专职常务副部长，只要组织部同意了，自己的上司广电局长兼不兼任与她无关的。

胖妞爆料的焦点还是新秘书长的人选，在她点出“小杨头”名字时，我杯中的酒水晃动了几下，十分意外。

针对这次人员大调整，结合周围的“大道”消息，脉络有些清晰起来：老萧到A县实际是被当包袱剔除出去，就任书记也有安抚之意，别老在背后递交匿名举报信捅娄子了，将他放到县委书记位置上，属于重新编队，在市委直属下，还有胆量吃里扒外吗？小杨头杀个回马枪，显然也是壹号处心积虑的策略，趁新任市长腿脚未稳，派个管家给他壹号护好前院。其实这是双方妥协的结果，心照不宣中完成的一笔交易，休战的双方主导者就是壹号和老头子。因为秘书长的任命最终是要通过人大最后一道手续的，尽管都认为这道法定程序不过是“橡皮图章”，可老头子要是真动用一回宪

法赋予的权力从中作梗不予任命，壹号顶多只能冲省里埋怨说人大不配合党委。这在省委领导那里是老生常谈了，过去俩人搭班子时就经常发生这样的闹剧，所以省里才将老头子的座椅挪进了“养老院”给晾起来。在老头子看来，用一个秘书长换取县委书记，属于等价交换，彼此都不赔本，当然了，吃亏的是夹在了中间的新任市长。新市长还处在韬光养晦中，没能及时安插好自己的人坐上秘书长位置，等于管家是外姓，是别人派发的，难说以后不发生“祸起萧墙”的典故。同样充当过夹生饭角色的汪局长，这次火候到了，两边都松开了手，他可以伸出脖子透口气了。

有填补就有空缺，至少壹号眼下要重新打造自己的左臂右膀——车夫和秘书。

至于储书记，他才是这次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始料未及，对他的安排最容易，市政协副主席随他挑一个呗。

让我百思不解的是，她吴同学何故要搭乘“双轨”充当纪委的火车头，牵起反腐车厢，一路喘着粗气，驮动那些又重又黑的炭球啊？

纪委一把手那可是黑脸包公，经济学女专家显得过于苍白了点。

胖妞最后道明自己肯定在市府待不下去的，得罪了太多的人。

我就问了：“想换个地盘，戴上大盖帽？”

“那帽子太沉，我头小，消受不起。”

“补缺小杨头的位置？那可是连升三级呀！”我追问。

“有市委书记用女秘书的吗？亏你老余头是开小车的，以为是企业啊？”胖妞反问。

我笑了笑，说：“那就是舍不得你余哥了，想继续跟吴市长搭车？”

“呵呵，你这个老烟鬼有啥好留恋的？不过，能上纪委倒也适合我的性格，就怕吴书记不同意。”胖妞这就改口称“书记”了，看来她还没忘伯乐识马的知遇之恩。

“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有汪局长呀！”我抬出了她未来的“公公”。

“少跟我扯‘汪’字，八字还没见一撇哩，这话我可只跟你老余头说过，别给我传将出去，省得旁人又咬舌头根。”





## 2

今夜我才真正领教了啥叫女人的权欲，当权欲演变成色欲时，你才知道下山猛虎的凶猛，这两种欲望交织到一块，火上浇油，相辅相成。在这点上，没有性别之分，只不过男人充当的是上山虎而已。

兴奋中的女人将我折腾得筋疲力尽，连吹两根烟后才有所恢复，贪吃后的母老虎终于在我怀里消停了，居然打起了鼾声。

房事后的女人能打出鼾声，那是高潮后退却的潮声，余音绕梁，好似春梦呢喃，花粉迷离。

老婆的兴奋点其实不是我倒腾出来的，她一回到家就亢奋着，跟我说起她晚上的饭局。原来宣传部要招待省党报一位副主编，即将退位的老部长特意给广电局里打了电话，点名让她过去陪客，到了酒店才知道壹号竟然在座，到场作陪的除了老部长还有小杨头和省党报驻站贾记者。贾记者跟我老婆关系一向不错，只因为她跟我老婆大学同学水科长一直比较暧昧。水科长是市委信息科的，是老婆大学时的班长，毕业后一同分配到市里，一个进了市委，在科长位置上没得志，另一个在广电局混上了副局长，这让过去样样出类拔萃的水班长很失落。因为工作关系，水班长经常要跟贾记者打交道，两个人的名字也如胶似漆，贾记者只要在省报上发表报道，在此名字之后总要捎上水科长这个省报通讯员的大名。于是乎，由名字到肉体都扯到一块了。

老婆跟壹号在餐桌上近距离接触还是头一回，好似是委身冷宫多年的妃子，一夜间得受皇恩宠幸，点燃了兴奋点。就快退休的老部长隆重向党报副主编介绍了女副局长，说往后宣传部主管外事联络的就是她了。老婆听到这儿，有些腾云驾雾的失重感。壹号随后给老部长的讲话“圈阅”了，跟女副局长说经过常委会认真讨论，决定调你上宣传部任常务副部长。其实是屁话，壹号所谓的讨论不过是跟组织部长招呼一声，讨论就是打招呼，任命就是招呼的回应。一颗悬石落了地，女副局长自然是心花怒放，为了

感谢领导栽培，使出浑身雌性媚态，娇滴滴化作醇香液体，让领导喝起来尽兴。

老婆跟我说到壹号时，直接拿老头子做了比较，说：“书记酒量真不小，不像别的领导，让自己的秘书充当酒囊饭袋，他在酒桌上说话也跟作报告似的，都是书面语，从上到下没一句废话，不带半句俗语，也不像老头子，酒一多舌头就收不住，大放厥词。”

老婆这样的比较倒也符合情理，我那次送吴同学进省城朝拜时正面接触了壹号，发现他并非老头子一贯嘲讽的“书生意气”，在心里也曾将这两个对头比较过：都是家长作风，也都有风流韵事的传闻，仅从传闻上看，老头子的嫌疑还是占了上风。反正我是不大相信壹号跟刚哥老婆之间的戏剧性传闻，太离奇了点。

为官者忘记自己姓谁，也从不忽略酒桌上的领导嘴脸，多少人挖空心思捕捉这样的机会，凑近领导的脸蛋，嗅上酒精扑面的风味，那是一种独特的颜料，红白之间勾勒出领导的真情实貌，扯开了青色脸谱也就没了居高临下的威严。所以，人们时常会炫耀说，某月某天某夜，我跟领导喝过酒。寓意比较深刻，你完全可以这样理解：酒后我架着领导一同上厕所小便，哈哈，他裤裆里的尺寸还没老子的一半长！

酒桌作风能侧面窥探出一个领导的内心世界，虽说是觥筹交错间的流淌，酒杯一丢很快便关闸了，却是你琢磨无数个白昼也识别不了的脸谱。

可从老婆的事后说明中，我发现酒桌上的壹号同样滴水不漏。能叫一个耍笔杆子的属下把你的酒囊看成了报告，足见酝酿之深。

一个女人陪着几个男人喝酒，就跟麻台上差不多，收获的一般是女人。副局长老婆那顿酒确实没白喝，光亮的仕途已朗照在眼前，而且也确认了司机老公的车向：吴副市长要调任纪委书记一职。具体原因，酒桌上是不可能透露的，有待进一步考证。

习惯背后分析官场错综复杂关系的老婆又推理上了，认为如此重大人事变动的缘由有三点：其一，在任纪委书记老陈这几年动作太小，没有完全执行壹号的硬指标，清算了税务局长却没能趁热打铁，致使老头子毫发未损，安然退居，所以壹号对纪委的战绩很不满意。其二，壹号和老头子之间达成沉默式妥协之后，暗自又在积攒力量，为第二回合备战，吴副市长被推到了前沿，成了双方的排雷兵，至少在壹号眼里观察到的吴副市长跟人大主任之间的暧昧之情，仅是捕风捉影的荒诞之说。一个政客的视角



012 是理性的，壹号早觉察出吴副市长属于孤军作战，不属于争斗双方，在平衡中求得自保，而老头子始终一厢情愿，认为老同学担当的是“卧底”角色，还没到出手的时候，等到时机成熟那就是使出“撒手锏”的最佳时机。对峙双方，一个在前面鼓动，一个在背后放任，都将下一步计划落实到吴副市长身上。最后一点尤为重要，那就是有能量调遣吴副市长的，既非当权派壹号，也不是元老派老头子，而是上头的意旨，用一个学者充当纪检角色，制衡两派，从中挖掘权力斗争背后的腐败素材。

记者职业本色让老婆的双眼具备透视官场的功能，不管推理是否正确，思路还是挺清晰的，让我这个粗人明白：为什么壹号和老头子在吴同学的任命上再次达成妥协。

妥协往往是为了日后强有力战斗！

望着老婆睡梦中的醉态，我莫名其妙地打了个激灵，感觉怀里的老婆跟自己拉开了距离，跟壹号贴近了一大步。

老婆只关心自己的仕途和老公的车道，并没提及秘书长的人事变动，或许她从今晚开始已脱离了政府队伍，加入了市委行列，就算再换个市长，也无关她事了。

## 3

过了能有一个礼拜，组织部的红头文件正式下达，小杨头成了市府秘书长，老萧成了县委书记，副局长老婆成了副部长。

这天的天气不错，秋高气爽，挣脱了一个夏季的炎炎烘烤，老萧这只跛脚鸭子蹦跶到地上，还算是皮毛未损，依旧能“嘎嘎”成音。

今天是离开的日子，前任秘书长在自己的办公室收拾了大半天，科室里不少人过去跟旧日上司话别。甭管恩怨，人都要走了，往事也就成烟，无须在心里算计了。萧书记的语气是把自己当客了，姿态也低了，不失幽默地说：“A县是个烂摊子呀，以后还指望各位领导多关照，有事没事下去指导指导，谁叫咱一起战斗过多年哪！”跟他话别的下属级别比他低，但在

一个县委书记的眼里，那是市府干部，属于朝中人，芝麻大的乌纱帽顶到下面能大出一号来，所以前秘书长也入俗了，改称前属下为“领导”符合常规。

小车班里没人过去送别，“彩王”现在是“班长角色”，望了我一眼说：“老余你也快滚蛋了，就代表咱送送老萧吧。”不用他这“班座”下达指示，我也会过去的，毕竟曾经是老头子的左膀右臂，而且在这大楼里，我老余可能是他老萧唯一的旧交。

一个大秘书长在机关混到只能跟小车司机交心的份儿上，说明他早就不称职，也该卷铺盖走人了。

等我进去时，他坐在一边，正交代两个年轻男子将书架上的书分门别类地打包放进纸盒里。他的书很多，大都是政治经济类的，也包括古典文学。我借过一本《三国演义》，上面有他留下的批注，对挥泪斩马谡那段，他在边框写了不少感言，大意是说诸葛亮假惺惺落泪，实质是推卸责任，马谡充当了替罪羊。有两个字给我印象极其深刻，用红铅笔特注：“自保！”感叹号特粗，书页都被戳破了，分量够沉的。

萧大秘在两个后生面前已提前摆上“书记”的酷脸发号施令，话不多，却让两个后生感到了压力，在收拾书架时小心翼翼的，不时用嘴巴吹着书面上的灰尘，再用手轻轻擦拭，丝毫不敢大意。

我进门就作揖贺道：“老萧，恭喜你当上了封疆大吏！”

同样的级别，“老萧”这叫法以前顶多让秘书长皱皱眉，也就忍受了不敬，可听到书记的耳朵里，眼珠子都溜圆了，当着后生的面又不好发作，只嗯了声，把我这热脸搁到一边凉快着。

我终于明白啥叫土皇帝了，只要一亩三分地是他说了算，你就是钦差大臣也要收起尚方宝剑。等两个后生各自抱着纸盒出门时，萧书记才将脸转向我，阴沉着说：“我这还没上任哩你就当着年轻人的面叫我老萧，也太损我了。给我记住了，以后跑A县改掉你的口头禅，否则甭想捎带一包烟走。”我忙赔笑道：“从今往后，我要是再提一个‘老’字，到了A县，您不用管饭，呵呵！”

正说到这儿，“谍报员”过来给秘书长送行，开口就是萧书记，说以后下去搞调研可要给我们大力支持呀。然后又对我说：“萧书记前脚一走，你余哥后腿就上纪委了，我还真有点不习惯了。”

萧书记拍了拍“谍报员”的肩膀，拿出秘书长的派头，语重心长地教





014 导说：“你啊，也快熬到头了，听说市长对你很赏识，指不定以后要跟着市长了。唉，真是不容易啊，在调研室待得太久，屈才哟！好在苦尽甘来。”

“谍报员”手里拿着一大叠材料，说是氮肥厂的调研材料，市长正等着看，就不送萧书记下楼了。

“谍报员”走后，萧书记叹息了一声：“这大楼就像蚕茧，重重包裹着，出头之日是熬出来的。”

萧书记总算跟我平起平坐聊到了一块，说：“现在有些话还不方便讲，改日请你上 A 县咱好好聊聊，别以为我是上 A 县享福去的，说难听点，跟充军发配差不多。老头子那边我就不辞行了，现在形势更复杂啊，你也一样，到了纪委可不同政府部门的，清廉自律嘛，你得学会适应，别老想着车肚子，志向远点，总不能开着小车光荣退休吧？”

萧书记现在的语气明显变了，不再像先前那样大义凛然，要撞个鱼死网破，同归于尽。跟他过去风光时一样，多了些城府，少了点锐气。

两个后生回来时，我特意大声说：“萧书记走好，一路顺风！”

萧书记终于露出了笑脸，跟我热情地握着手，说有时间就上 A 县转转。

第二天听老杯说，是姚副市长亲自送萧书记下的楼，两个老搭档争斗了多年，在最后一刻有点惺惺相惜，握手别过。

官场上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现时的权柄，当对手弃柄而退，留守的人反而感到失重了，权力这东西也一样需要争斗来体现价值，不只是自我掌控。

萧书记就这么悄然离去，奔赴另一处疆域打造他专横的王朝，坐上“土皇帝”的宝座。

行政科已安排人将秘书长办公室清理得一尘不染，原来的布局彻底颠倒过来，办公桌转换了方向，沙发换成了新的，连盆景也换成了铁树。萧大秘的旧影随垃圾一同扫除了，一如他曾经的激情文字，收拢在废旧报纸中，只能在回味中孤芳自赏了。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万象更新，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同样是政府座椅的换代规则，无可厚非。

市府召开了一次欢迎会，全体工作人员，包括小车班留守的“书记”们也被召集过去，隆重欢迎小杨头荣归故里。

姚副市长亲自主持，在介绍新秘书长时，老姚的开场白很有意思：“杨秘书长在座的都很熟悉了，不用我多说，现在从市委调回市府，可见市委

领导对政府工作的支持与关心。我一贯欣赏他的办事原则，一切按规章行事，过去在咱这里受到过排挤打击，但杨秘书长并没有拿原则换位置，不向权势低头，作为机关干部就需要他这身正气。今后，希望各科室部门，在新秘书长的领导下，端正工作作风，提高办事效率，营造良好的政府形象。特别是过去养成的懒散、敷衍恶习，一定要杜绝！”

后面一句跑题了，像是在指责前任秘书长。

鼓完掌后，老姚让小杨头讲几句，小杨头笑了笑说：“其实老萧最适合这位置，组织上的安排我又不能不来，既来之则安之，希望大家多支持我的工作。”

新秘书长说完，就跟姚副市长提议说：“散会吧，这会本来就是多余的。”

一场欢迎会，十分钟搞定，拿笔记本的参会者兴许刚记录完会议时间，此时宣布散会倒是有点不适应了。

散会后，小杨头直接进了小车班，跟大家递烟寒暄了几句。

老杯问：“以前都习惯叫你小杨头，这回得改成老杨头了，不介意吧，秘书长大人？”

小杨头乐呵呵地说：“我有那么老吗？直接叫杨头吧！听着也顺耳。”

去掉一个“小”字，意思是截然不同的，符合秘书长的身份，“头”为“长”嘛，名副其实。

然后他指着我戏笑说：“老余除外，人家很快就是纪委‘书记’，可不敢在他面前摇头摆尾，得罪不起，别把我给‘双轨’了，哈哈！”

乱扯了一会儿，小杨头抱拳说：“以后仰仗各位多支持工作，我得拜访在家的头儿们去。”

将小车班放在第一要位的秘书长，注定会受到市长们的栽培，前任秘书长只尾随老头子一人，自然带来了事后的危机，他的平级调遣算是不错的结局了，倘若没有他背后的举报动作所带来的妥协，这会儿早被晾在调研员寂寥的空位上，也说不定随后就搬走那空位子，将他请进宾馆给“双轨”安置了……



## 4

没有吴同学的日子里，政府大楼依旧按部就班在运转，氮肥厂的拆迁工作也开展得如火如荼。所谓财大气粗，开发商提供的安置房已一步到位，就等那些叫苦连天的拆迁户搬进新居，开拔铲机入场了。省委组织部的红头文件很快传达过来了，吴同学留待新用，常务副市长由建委主任出身的凌副市长担当，自然也就挑起了拆迁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的重任。这才是真正的行家，至少不会像吴同学那样靠体察民情来给铲机引路。拆迁不是防洪，疏导非但不能通路，反而造就出“钉子户”来，给你搁到路中央，等着扎轮胎。新常务副组长的策略很见效，你不是赖着不签协议吗？咱给你立马行政仲裁，裁决书一下达，那就有了法定拆迁依据，你就是不服上法院“民告官”，也阻挡不了滚滚灰尘下将你的房子铲塌。打官司对老百姓来说，是消耗不起的，更何况是告政府，这种拆迁行政官司没两年下来是没有结果的，末了还是驳回起诉，来回一折腾，受损的还是你拆迁户不是？这样的前车之鉴实在太多，老百姓是最容易从众的，东家一搬，西家就担惊受怕了，自己主动搬离总比强制拆迁要多保留点财物、窗户玻璃什么的，自己卸下来以后还能继续充当遮风避雨的工具。

扛着煤气罐死守最后一块阵地的“钉子户”能有几人啊？

反正拆迁工作比预期要顺利得多，至少古塔上没人奋身跳江的。

当烫手的山芋在传递中降温后，那也是个软柿子，随便你怎么捏了。

吴同学原以为谁接到手上谁倒霉，结果相反，在凌副市长的拿捏下，一切都圆满了，得到市委主要领导的首肯，在城市改建上先拔头筹，也充分证明，北京来的吴副市长是不称职的，见难而退，圆滑有余。

对此现象，拆迁户们只能用顺口溜以解心头之闷：车间倒了卖机器，厂房倒了卖地皮。

最失望的当数老头子，坐山观虎斗的场面没出现，拆迁户偃旗息鼓了，实在叫他不甘心哪！

秘书长的位置换上了新椅子，而吴同学迟迟未归，常务副市长的缺位已有人填补了，剩下最后一个副市长的位置也该有人到任了。壹号向省委组织部举荐的人选是氮肥厂所在区的那位邢区长，拔掉了氮肥厂那块刺头，邢区长这个“地主”也算是将功赎罪了，用成绩粉饰了“暴力事件”刻录下的记大过处分。

壹号在吹风会上对邢区长的评价比较客观：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地主”其实并不好当，不光要应付群众上访，还要疲于向省里不同信访部门汇报安抚民心的工作情况，这才是最辛苦的差使，尽管汇报内容出自一个模子，大同小异，可万一与实际情况有出入，调查下来，首当其冲的责任人就该是他区长了，此类欺上瞒下的罪名不乏例证啊。风险与收益向来是共存的，度过了风险期就是收获季节了，所以，邢区长升迁副市长，替代凌副市长的位子，名正言顺。但好事总难以成双，壹号在提名邢区长为副市长时，老头子动用人大常委会的权力给否决了，理由很充分：一个刚受过行政记大过的区长在一年半的处分期限内是禁止晋升的。为此，老头子让人大办将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小册子送到了市委办，破天荒地给市委做了一次深刻的普法宣传，甚至在电话里跟省委组织部分管干部的副部长直接叫板了，有理有节，理直气壮，省委拿这个土霸王也没辙。壹号只能忍气吞声，知道权力机关就是法律小册子多，那些册子是刚性的，再加上刚性的人大主任，这回是无法达成君子协定的，因为壹号这边无法提供等价交换物，而老头子在官场这么些年从没做过折本买卖，也算给自己在“氮肥厂事件”上出了口闷气。

但壹号的手腕总是超长的，最终在有功之臣“邢爱卿”的脑门上扣上了“书记助理”的乌纱帽，分工上是这样的文字说明：协助书记处理日常事宜，分管政法工作。从表述上看，完全是充当了专职市委副书记的角色。自从地方党委书记实行“一正两副”后，党委权力貌似统一了，避免了职责错位，但有时候却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将过去书记“一言堂”的弊端充分显露了。就本市来说，精兵简政后留任的那位专职副书记看似在分工上扩充了权力，实质基本没变，原来就是党群书记，现在还是在主管党群工作，也难怪壹号要用“书记助理”的名堂来召集高参，分身无术不是？

因为老头子的作梗，市政府暂且空缺一名副市长，留待重新提名，对邢区长来说，未免就不是好事儿，因为他可以在壹号困顿时充当替身，从权力分配上，虽比不上主管城市建设的副市长肥差，但主管“政法”也不





018

失为软着陆了。壹号之所以这样安排也是对老汪的忠心有所怀疑，于是亮出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明晃晃的，悬挂在老汪的头顶上，让这个兼任政法委书记的公安局长温顺些。

副市长的位置不能因为地方派系争斗而空缺，很快便从省建委空降了一位副厅干部填补了空缺，老头子自然是大笔一挥响应省里指示了。新来的副市长姓朱，这朱副市长进了市府还是比较低调的，我原先开的那辆本田成了他的坐骑，这在市府大楼开了先例，因为从没有新上任的坐过前任的旧车。可能新官上任都喜欢别出心裁，表现出与众不同来。想当初壹号上任的时候，是从省城坐火车硬座一路熬过来的，而且下了火车也没跟人通气，直接坐车站巴士到了市委。可能是团委干部综合素质高，深刻领会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内涵，也懂得节省政府开支的大道理，从小事做起，一上任就做出了表率，至于以后能否坚持下去那就另当别论了。

朱副市长到任后，市府基本是大换血了，从市长到常务副市长，再到秘书长，好像提前召开了人大会，其实才刚换届不久。真是旧貌换新颜，包括我们小车班也多了个新面孔——老万。老万先前是给宣传部老部长开车，部长正式退休后，他进了政府小车班，准备给朱副市长开本田。

这老万四十多岁，从满口黑牙上看，资历就不浅，一直给老部长开车，从局里开到纪委，再到宣传部。说起纪委的经历，老万直挠头，说那地方太神秘了，当初老部长在监察局长的位置上本来干得好好的，大有可能接任纪监委当家人，后来也不知道什么事，调出了纪委，干起了宣传工作，没人知道内情，老部长一直守口如瓶。反正到了那地方的人，都会变得阴沉，走路都怕踩出响声，别人都跟你保持距离，说话格外小心，包括领导跟司机打交道，也是察言观色，塞你司机一包烟还要看领导的情绪。

被老万这么一说，我心凉了半截，本来跟吴同学在市府就过着清贫日子，把车开进“双轨”上，不等于自断烟火吗？

小姜有日子没给我电话了，一开口就跟我道喜：“入轨了，余哥，以后更牛逼了！”

我骂他这阵子上哪儿鬼混去了，该不会准备跟刚哥上“××大厦”守大门去吧？

小姜说：“没办法，老头子闲不住啊，上次在省城一待就好几天，还让我关机，神经兮兮的，快成地下工作者了，不就是拜会省委组织部部长吗？我一回来，全市人民好像都知道了，有啥好保密的呀？真怀疑老头子提前

步入老年痴呆了。”

随后他说：“老头子这阵子常提到你余哥，觉得你上纪委也是个难得的机会，将来没准会改行成为纪检干部。余哥，老头子是不是把你看得太高了？让我这个后来者倍受打击，他打发我的将来就是那句——哪儿来回哪儿去。我还就不服这口气了！”

我回敬他：“给刚哥接班啊。”

小姜说：“那是痴心妄想，不过刚哥说过，只要我愿意，以后随时把我安插到驻省办，别的不会，调教服务员我很拿手的。”

小姜还尚存自知之明，我倒觉得他更适合壹号车的岗位，壹号太含蓄，斯文有余，缺少小姜这样的无赖角色给他长脸。跟刚哥比较，刚哥只具备匪气，猪脑袋不灵活，除了方向盘，无法充当“守门管家”，而小姜是只狐狸，不光能学出狗叫，也会耍猴戏，更别说狐假虎威的老套路了，轻车熟路。

听了小姜的转述，我听出老头子是有话要向我灌输的，碍于上次将我扫出门第，不太好意思让我上门聆听。

老婆也以副局长身份正式到宣传部上班了，级别一样，待遇明显改善，有辆丰田小车专门接送她上下班。叫我大跌眼镜的是，她跟老头子一个德性，属于前排官僚。有关我的事，她也不像以前那样给我把脉了，到任没几天，已是两个晚上没回来吃饭，应酬明显呈直线上升趋势。我这个闲置的市长司机快蜕变成“宅男”了，按部就班地忙碌于厨房间，伺候家里的一老一少。

今晚老婆又是缺席餐桌，儿子埋怨说菜太咸了。

我忍不住骂道：“别跟老子挑淡拣咸的，等老子忙起来，你只能到街上大排档填肚子了。”

老爷子呵呵一乐：“看你以后还敢往家里带烟酒，上梁不正下梁歪，纪委是管别人嘴巴的，先要管好自己嘴巴，这倒让老子放心了，好好开车。”

饭后看了会儿电视，儿子忽然在房间叫我，情绪很激动。进屋一看，苍天啊，儿子QQ视频上居然出现了吴同学灿烂的笑脸，放着能让窗外星月失色的光芒。

儿子将麦克交到我手上，我终于跟吴同学跨过时空展开了久违的对话：

“老余，咋瘦了啊？现在还好吗？”

“吴市长你看上去胖了点，享受天伦之乐呢吧？我现在随时听候领导的



020

召唤，这些天闷在小车班里嘴唇都起泡了。”

“昊昊我都安排好了，我下周就回去，你考虑好跟我一道上纪委了吗？”

听她话的意思，我老余还有选择的余地，市府小车班早人满为患了，除了你吴同学，还有我挪动屁股的空间吗？

我正想表态，她又说道：“书记跟我在电话里商量过，他觉得你人不错，如果你对上纪委有顾虑，也可以给书记开车，他的司机很快要调动的。我还是那句话，跟我开车就别想着什么好处，到了纪委要求会更严格，预防针我先给你打上，去不去你自己决定。”

我迟疑了片刻说：“不会吧，我可是给老领导开过车的，书记就那么放心我？”

吴同学轻松一笑：“你过虑了，你就是个司机，技术好，为人稳重是根本，至于领导间的事，可不是一个司机能操上心的。如果领导心胸这么狭窄，还能胜任自己的位置吗？”

吴同学说得很轻巧，其实是有意回避官场的潜规则，领导看待司机就如同看待自己的坐骑一样，只能推陈出新，不可能废物利用。当然，朱副市长除外，用上了吴同学的旧坐骑。可给老头子开过车的老余，就是那辆废弃的旧奥迪，退居二线才是正道，怎可能驰骋前沿，牵动市委的火车头？

吴同学最后说：“你先不用答复，等我回来再说吧。”

吴同学的灿烂笑脸换成了昊昊的一脸奸相，我只好意犹未尽地将麦克交还到儿子手上。

出了儿子的房间，自己点上烟，埋头在烟雾中思考着吴同学刚才的话。我越发糊涂了，神通广大的吴同学夹在市委书记和人大主任中间，到底心系哪方？仅仅是中庸者，左右逢源吗？这不成中间派了吗？

老头子的意思很明确，想得很深远，让我丢开方向盘，直接进入纪检队伍，这实在是抬举自己的老车夫了。倘若给壹号开车，等于是背叛了旧主，老头子还能安心在书房里欣赏他的收藏品吗？那里头很多有我二传手的杰作啊！一旦败露，出卖的人肯定就是老车夫了，白眼狼一个！

冷静一想，取舍的答案是现成的，基本没的选择，就冲老头子对我多年的关照，我也不能充当叛徒的嘴脸。上纪委是权宜之策，以后有机会再跳槽也不迟，反正老万的话，加上她吴同学的秉性，让我明白纪委那道“双轨”是钢铁打制的，开车上去容不得一点缝隙，稍作偏离就可能车毁人亡，上那边就当是尝试新道，适应几个来回就岔开进入正常路面。

主意拿定，我才觉得轻松了点，因为吴同学就要回归了，我也别像个快要出嫁的老姑娘，死皮赖脸地赖在娘家吃闲饭。不开车只拿干巴巴的薪水，对一个领导司机来说，那是一种羞耻，职业性耻辱，不是领导无能，就是你司机太差劲，得不到领导信任，把你冷冻起来。

副局长跟当初的副局长在外表上区别不大，包括 C 罩胸脯，但骨子里的东西发生了质变，吴同学让我选择的两条道儿无须我透露，她早一清二楚。我严重怀疑副局长的宣传窗口是直接向壹号敞开着，长此以往终将胸脯坦露啊。这样的先例实在太多了，混杂在官场上的女人，要想春风得意，就得依附一个男人给她泼洒小雨，仕途甘霖，也便一帆风顺了。老婆说书记的司机下个月就要上驻省办当主任，准备物色一个新司机，市委办特意跟她提到过这事，看好我老余的。

老婆加重口气说：“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比上纪委强百倍，别跟着那姓吴的了。”

我洋腔怪调地说：“好像给市委书记开车是要经受住口水冲击的，都说市委书记跟刚哥的老婆有一腿，你信吗？”

老婆的脸莫名其妙地红了，看上去有点做贼心虚啊，难道这也是规则吗？给壹号开车前得先让自己的老婆当肉弹垫在车座上？

老婆自讨没趣，不再提这事。

都说女人敏感起来能从男人的短发上揪出一根长发来，其实男人敏感，直接能嗅出女人身上的异味。我开始怀疑支撑老婆进宣传部的幕后之手正是壹号，狗急还要跳墙，来一回飞蛾扑火，成就自己的升华。老婆当初可说过这样的话：你老余不管，那我就自己主动找书记去。女人失落时常拿男人做借口：你当老公的无能，可别怪我红杏出墙。

跟上次决断是否上“小招”一样，主意我得自己拿，我是跟定吴同学了。





022

吴同学回归的日子到了，今天一大早，我就开车去省城接她。飞机抵达时间是中午，我提前两个多钟头到的机场。给领导开车这么些年了，早成老油条了，对领导如此望穿秋水，真是第一遭。不是因为她吴同学是位丰腴美人，而是我这小车司机感到从未有过的寂寞，小车不冒烟，我嘴巴上的烟卷也失去了滋味，领导才是驱赶我寂寞的烟雾。

在机场的麦当劳吃了点东西，喝着可乐翻看报纸，其中的一则商业新闻吸引了我，说的正是氮肥厂拆迁的项目开发，采访省城地产“大鳄”的正是省报驻本市记者站的贾记者。不了解实情的人以为，这吴副市长一离开，氮肥厂拆迁就面临政府决策真空了，新市长只是接过去做做表面工作罢了，让“谍报员”调研调研就了事了。可一看采访内容，才知道所有的前置程序都走完了，大多数拆迁户都跟开发商签订了安置补偿协议，只有少数住户依然在为补偿标准而力争。看到“大鳄”对那次群殴伤亡事件的评价，真叫我恶心，说那是一起被少数黑势力分子挑拨的恶性事件，广大拆迁户被人利用造成的。贾记者配发的照片中还包括了山上的古塔，居然从风水角度问“大鳄”如何看待凶塔。大鳄的答复真叫绝：化险为夷，我们准备重新修缮，打造新的旅游项目，告诫后人不忘国耻。

看到“旅游”二字，我眼前不免浮现起小杨头和胡博士相拥游山的动感画面，那一刻，这照片上的凶塔似乎是一种祥兆，提供男女约会的古老风景线。

媒体报道都是文字加工后的产物，常人也知道氮肥厂的拆迁并不因为一个常务副组长的缺席而停滞，商业的运转速度永远高于政务。有人接过了吴同学撂下的担子，她没理由不回归了，抛弃先前研究地方经济的远大志向，改头换面要充当反腐巾帼英雄，吴同学终于纳入了仕途正道儿，外行总给内行签阅报告。

“反腐斗士”终于来了电话，说刚下机，问我哪儿。我喝完可乐，带上报纸，让她在出口碰面。

从北方空降而来的吴同学还是一身旗袍，外面多加了一件红披肩，面庞滋润了许多，显得很精神。我问她要不要找地方吃饭。她说在机上吃过了，回去体重增加了几斤，可不想多吃。

上车后，她说先开车上“××大厦”，明天早上要上省委组织部一趟。

我顺手将报纸递到后座，然后开车出了机场。

吴同学边看报纸边问我：“考虑得咋样了？”

我口气异常坚定地，略带玩笑地说：“一仆不伺二主，吴市长上哪儿我老余跟到哪儿。”

吴同学也笑着说：“把我当地主婆子了，我啊，指不定哪天回研究所，可没专车哦。”

沉默了一会儿，她又问：“你爱人同意吗？其实书记让你开车，是你爱人从中调和的，她现在可是市委那边的红人哪。”

听到这话，我气不打一处来，好像自己沦落成吃软饭的男人了，靠女人的嘴巴赏口饭吃。

我粗口骂道：“我家婆娘那是瞎操心，给我打转方向盘了，不自量力。”

吴同学没再说话，专心看着报纸，估计是看到氮肥厂的报道了。过了很久，身后传来她的叹气，说现在的开发商真能一手遮天，政府也左右不了。我很想跟上一句“哪有老百姓说话的地方啊”，还是忍住了，涉及政务的事，尽管是领导发牢骚，只要不主动问我，只当是没听见。

我岔开话题，关心起昊昊来，问她儿子的境况。

她继而又是一声轻叹，说：“这次回去主要是解决儿子的事，现在好了，把儿子送进了一所封闭型住宿学校，每周只准回家一趟，省心了。”

我又想到军分区政委来，吴同学走后，他给我打过几次电话，询问她的归期。正要提这事时，吴同学的电话响了。吴同学一开口就调侃起来，还保持着京片儿的唱腔，说向首长报告，刚下飞机。还说往后咱少来往了，你们部队需要资金建设，用不着找我拨款了。听口气，正是政委来的电话，追得很紧凑，有股子军人作风。

吴同学最后说：“接风洗尘就免了，太累，先上驻省办休息，养足精神明天去省委组织部。”

车行驶在机场高速线上，我有意放慢了车速，好聆听这政委与市长之间的时空对话。

吴同学并没有满足我的猎奇，挂上了电话。车上的话题随后落在了“纪委”这一敏感词眼上，我感觉吴同学对那片领域也挺陌生的，否则不会问我过去跟纪委打过交道没。

我笑道：“谁敢跟他们打交道啊，‘双轨’道上可不好开车，一般都躲着开。”

这次吴同学没笑，后镜里第一次反照出新任纪委书记的冷酷之色，严肃地说道：“到了那里首先一条就是自律，包括你老余，可不能给我拖后





腿，趁早打消你车肚子里的事，我约法三章在先，你现在退出驾驶室还来得及。”

冷冰冰的官话儿让我强烈怀念起送她回京的路上经历，那好似一道别样的风景，坐在车后是百分百的女人，让我老余在小车上贪婪地享受着一个男人的本色。

现如今，人未变，风景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那个严酷的吴副市长再现在后镜里，不，是名副其实的书记嘴脸，说一不二的冰冷“双轨”，钢铁打造的，硬若磐石。

吴同学打了声哈欠，语气才缓和了些，问起胖妞来：“她现在跟着谁了？”

我说：“跟我一样闲置着，不过私生活比较丰富，有男朋友了。”

吴同学听后笑道：“我才离开几天，她就恋爱了，速度可够快的。”

当着领导的面，我不能将胖妞男朋友的身份泄露出去，人家刚进入初恋热潮，八字刚画出撇来，我就背后道出她未来的公公是汪局长，太不地道。胖妞那天一再告诫我，自己的初恋对象还没公开化，注意保密条例。

我只说：“从面相上看，那丫头命好，运气来了喜马拉雅山都抵挡不住。”

吴同学忽然抛出一句：“老余，你说说看，能带小欧进纪委吗？”

这话问得叫我吃惊，开车以来，她这是第一次让我参谋一个人选，而且是重要的秘书角色。我一时不好回答，只说她自己说过在市府待不住了，可能也想换个地方。

吴同学听后，哦了一声问：“我小看了她，是想另选高就了？也难怪，我走前就听说她现在跟汪局长的儿子关系不错，男朋友是他吗？”

想不到吴同学对自己秘书的私生活还是有所耳闻的，并非视而不见，反正比我捕捉到的影子要厚实。我也只好摇头装傻，不置可否。

吴同学似乎对自己的秘书有些失望了，这种失望之情也容易理解。当初选上胖妞做秘书，真是丑小鸭跳上天鹅舞，吴同学提供了她舞台，现在翅膀硬了，登上了更辉煌的舞台，确实让吴同学脸面上过不去。可话又说回来了，你吴同学上了“双轨”，也没说要带秘书一同搭车，人家胖妞还是市府里的一员，剥开秘书的行头，只剩下科员身份了，基本是裸体状态，往后咋在科室里立足啊？得罪过我老余的，同时也敢于直面萧大秘的，这样的尤物除了尊重市长们，其他大小官僚肯定不放在眼里的。

人往高处走，剥开秘书华丽的服装，胖妞披上黑袍子，表演的舞台更宽广，也更神秘了。

吴同学忽然说：“老余，回市里后你给我约一下纪委第一纪检监察室的牛主任。”

身旁没了胖妞，我兼任上秘书之职了，真是无上光荣。老头子跟小姜的那番话难道是先知先觉？在我老余的肮脏体魄间也能冒出一身正气，具备纪检干部的潜质？

我内心得意地笑开了……

## 6

我跟吴同学没说实话，其实无须我多讲，她吴同学应该知道一个市长司机是不可能与纪委隔绝的，就因为老头子是市长。说起纪委的那些事儿，头绪太杂太乱，从水利局到市政府，纪委书记换了好几届，也都跟老头子关系不错，老头子在任市长时，跟现在刚调回省里离任的陈书记更是称兄道弟。不能不说，税务局长那个案子是让壹号对纪委和检察院最失望的案例，没有按照指示精神办成铁案，拧断系蚂蚱的绳索。

但有一点我必须承认，但凡老头子跟陈书记的私下碰头，即便只有他两个人，我也得回避。陈书记在这点上比市长强，自己会开车，不用带司机。记得税务局的案子告发时，两个人会晤的频率非常高，经常在礼拜天开车到 A 县一家不起眼的小酒店里说悄悄话，当时承办案件的正是第一纪检监察室，主办人就是牛主任。我只记得老头子在车上说过一句话：“一个死啃法律书本的，能翻了天不成？”说的正是牛主任。外面传言说，牛主任在办案过程中受不了上下挤压，向纪委常委们提议，让省纪委直接派人下来督办此案。陈书记给一言否决了，说安定干部队伍为首要，不能捕风捉影，人为将矛盾扩大化。基调定了，牛主任被排挤出专案组，最后移交检察院的只有税务局长。壹号精心设计好的“羊套狼”图纸样板没打造成形，实在浪费了材料。听说壹号是揣着材料直接敲开省纪委书记办公室的，岂料





026

吃了“闭门羹”。纪委领导语重心长地说，现在这社会啊，传言万不可信，检举信也一样不能全信，为官一方肯定要得罪人的，不瞒你说，我手头上的举报信，你们市委班子成员一个都不少……

这话分量很沉，壹号基本是一身汗津津地溜出纪委门槛的，老狐狸没逮着反弄了一身臊，得不偿失！

反正税局大案总结一句话是：牺牲一只蚂蚱，盘活了一条绳索。

牛主任的儿子跟我儿子是一个班的，有一次学校开家长会，他特别跟我提到税局案，想借我这司机之口向老头子委婉表达他自己当初那样提议，无非是办案压力太大，并不是想搞白色恐怖，打击干部，扰乱政务。

牛主任从面相看顶多是个教书匠，瘦条条的，还先天驼背，再加上一副厚实的近视镜片，感觉走起路来都喘着气，其实他只大我几岁。同样是学法律出身，跟浑身阳刚之气的小杨头一对比，牛主任活像个病夫。然而，正是这位体貌懦弱的书生，这些年来让不少趾高气扬的副处干部卧轨而倒，包括A县前任纪委书记就栽在他手上，背后人称“牛鬼”。

纪委书记一职是“反腐倡廉”的旗杆，杆子都腐朽了，旗帜自然摇摇欲坠。前车之鉴，老储到了A县后，吸取了教训，借助老头子的手腕，让陈书记从外县调了一个五十出头老资历的处干充当了“旗杆”，这“旗杆”一眼望去有些老态龙钟，活像是拐杖，但用起来心里踏实，至少能迎合县委书记的风向。

我跟“牛鬼”的交往不多，最深厚的一次是在萧大秘的家里碰过酒杯。他俩是高中同学，平常走动比较多，那回是萧大秘喜迁新居，叫上几个要好的朋友吃第一顿家庭灶饭。酒桌上大家一个劲地给秘书长敬酒道喜，“牛鬼”却冒出一句叫人耳根发烫的话：“这么大房子，我怕活两世也挣不到手的。”假如换成别人，那肯定是羡慕的口吻，可他“牛鬼”是纪委的啊，话里藏刀不是？萧大秘当即跟老同学叫板了，说你这位反贪专家是不是想要从我这楼墙上掏块砖头带回去研究一下，挖掘里面藏着的票子啊？“牛鬼”也自觉失言，让萧大秘误会了，赶忙解释说：“这是哪儿话呀，我是佩服老同学的治家之道，误会，误会！”毕竟是老同学，多年的交情，“牛鬼”自罚三杯后，一笑而过了。A县风波猛烈之时，也传言说萧大秘私下约过“牛鬼”好几回，但老同学一直没给面子，躲开着。

吴同学上任前，先要跟“牛鬼”亲密接触，我感觉她离“蛇神”不远了。

小车上了环城路，我掏出电话簿问：“吴书记，要给王主任打电话吗？”  
其实是废话，领导履新前大都要进上级组织门槛儿拜节的，驻省办这类“官驿”就是落脚点。

肯定都得事先通气，好让“驿长”提前以排位安顿好“栓马桩”的次序，奥迪总是排在本田之前的。有时候车水马龙的，难免有撞车的时候，也叫“驿长”应接不暇。

“嗯。”吴同学居然应承了，我颇为意外，可能上次驻扎“××大厦”让吴同学的肠胃经受过洗礼，发现她对王主任没什么好感，尽管食物中毒跟“××大厦”无关。事后她对王主任的评价是：难怪老领导当初反对他当驻省办主任，整个一酒囊饭袋嘛！

跟我交往一般的王主任向来把对老头子的记恨算计在我头上，对我始终保持不冷不热的远距离，所以，给他打电话是听不出“余音”的。

“谁啊？”很不耐烦中传来熟悉的“长城谣”，碰撞起来铿锵有力，跟“砖手们”的嗓门一样响亮。

“我。”我生硬地回答。

“你？你又是谁呀？——碰小鸡！我操！”终于骂上了。

“老余。”碍于吴同学在车里，我尽量克制住自己，没还口。

“哎哟，老余啊，对不起，对不起，才几日没见，咋嗓音变得苍老了呢？一定是吴书记不在，你老余贪杯烧坏了嗓子啦，哈哈！”对方的热情像是闷了一大口老白干，从内烧到外，点燃了蜡脸，喷发出灿烂的笑花来。这夸张的节奏感有点类似于王主任跟刚哥勾肩搭背的阵势，再稍微加点火候，就打造成“断背情”了。

“吴书记要过来！”我硬邦邦地回敬对方。

“啥？这么快就从北京回来了，不是说下周吗？老余你该早点通知我呀，叫兄弟我措手不及啦。”随后电话那头传来一阵嘈杂声，掐断了“长城谣”，即刻又鸦雀无声了。

没等他接茬，我把电话给挂了，加快了车速。

午后的“××大厦”在阳光下反射出金辉，大厦正面镶嵌着遒劲有力的镀金楷书题名：“××大厦。”酒店式的大门旁挂有显著的招牌：“××市驻省办。”题名者肯定是大有名堂的，从镀金色泽上看，也一定属于政治过硬的首长级别，否则那上面的光环早就剥离殆尽了。

每次上这里，门前的喷泉都一直向上挺直着，活力四射。



也难怪王主任午后要修理“长城”，大厦前停靠了好几辆 O 牌小车，有一辆车牌号是我熟悉的，正是组织部翟副部长的“尼桑”。

车刚停靠好，手机就响了，正是翟部长的司机小王来的电话，问我是不是要多待几天，晚上多摸几圈。

我说一个晚上啦，便挂了电话。

吴同学正准备进门时，里面冲出好几位来，为首的王主任热情洋溢地向女书记打着招呼，说没上机场接领导，真是失职，请吴书记批评。跟在后面的是三个局级干部，都曾照过面，在女领导面前都成了散架的烤鸭，腻歪歪的，笑纹里盛满了脂肪油。

吴同学照样没理会王主任伸过来的热熊掌，问他身后的官员：“都来办事的？”

几个局座相互对视了一眼，其中脑门最亮堂的那位收起了笑脸，语气相当沉痛地回答道：

“翟部长住院了，我们几个顺道来看看。”

抬出了翟副部长，吴同学不好追问下去，她很清楚干部跑驻办跟医院看病人是“驴唇不对马嘴”式的借口。

王主任已安排好吴同学下榻的房间，还是上次那间豪华套房。

吴同学交代我说，她先休息半个钟头，到时候叫她。

“女菩萨”打坐了，我这个“撞钟和尚”便随王主任进了电梯到楼下，在电梯里我忽然感到肩膀有些负重感，有悖失重原理，这才发觉王主任的熊掌一直搭在自己的肩膀上……

“小王住哪间房？我跟他凑合一下。”我在电梯里挪动步子，摆脱了“熊掌”。

“老余啊，你今后可是要经常光顾‘三人间’的，还是多享受享受豪华单间吧。”不可一世的王主任终于将我“并轨”了，纳入了刚哥一级的待遇，相当于处级了。

就这样，我在大厦六层跟三位局长成了单间邻居，小王也只能委屈在五楼和局长司机们群居了。

进房后，王主任支走服务员，亲自给我泡了杯“碧螺春”，递上香烟。

“老余，就要上纪委了，那地盘可是‘赤脚大仙’伸一脚，地球也要抖三抖啊！”王主任说这话时，嘴巴上的烟卷也跟着颤动。

此类言不由衷的奉承，这阵子快把我老余的耳垂戳开耳洞了，戴上

“纪委”的金耳环，叮当作响，招摇过市，完全是大户“千金”派头。好似我老余摇身一晃荡，变做大家闺秀，找了个门当户对的王公侯爵，把自己光荣地嫁出去了。

我还是那句套话来应付：“唉，要过清贫日子了，咱换个位置成吗？”

“唉，我也快滚蛋了，给刚哥让位子……”王主任吞下一口烟，咳嗽了两声。

“肥水不外流嘛，你俩谁跟谁啊，共用一个马桶的，谁蹲上去结果都一样。”

“嘿嘿，你这是夸我们呢，还是骂我们呀？不过也真是这个理，咱和刚哥等于是磕头兄弟，给哥们儿腾出位子，没啥好抱屈的。”

话虽这么说，可王主任那对小眼睛分明被阴云所覆盖，光线浑浊一片。

跟他扯淡，我还不如蹲坑。于是我把尊贵的王主任冷落在客厅里，自己进了卫生间。

王主任自讨没趣便告退了，走前还冲我叫出一嗓子：“晚上我来安排啊，给你介绍一个新玩意儿！”



吴同学自己开车去了省委大院，给我放了假。这下我自由了，别看我过去跟老头子经常光顾驻省办，可大都是公务出差，老头子从没躺在这里享受过片刻身体娱乐。所以，我一直对这里的玩意儿很陌生，只在小车班里听说过名堂比较繁多，模特“入骨”表演，三流歌星一流唱腔，包括老毛子俄罗斯纯正血统的钢管妹子他王主任都能进口到“半月宫”里。“半月宫”很神秘，属于机密场所，就连我们这些“书记”也未曾踏进半步去，包括无所不能的刚哥。“半月宫”也是禁地，是专门接待省里厅级以上领导的，也是王主任巴结上层人物的公关场所，所以，这可能是王主任跟磕头弟兄之间唯一难以逾越的“门槛”了。官场传言说大厦里有间隔音密室，是王主任就任时重新翻修专门打造的暗道。我只听老杯酒后戏言，说





那“半月宫”根本就没在大厦里头，而是在郊外的一栋山庄里，除了个别老板，谁也不清楚“半月宫”的位置。

老头子曾骂过，那鬼地方迟早要吐出几具尸骨来。

一个连市长都无法知晓的密道，一定能牵引出狐狸迷情的动感鬼故事。

吴同学离开大厦没一会儿，几个司机就到我客房里放起了“烟火”，王主任很快叫人送来了麻台。局长司机们向各自老板交出了车钥匙，所以搓将起来都很尽兴。从他们口里我才知道，他们的老板结团进省城，表面上是顺道来看望住院中的翟部长，实际是来拜会某名校 MPA 研究生班某教授导师的，活动筋骨到了位，就能拉动脑浆容量的盘升，也便是知识武装的脑袋了，硕士乃至博士级的，官帽上再扣上一顶学位帽，双层保护，档案袋子绝对分量倍增。

此时，局长们可能正面向导师进行“论文答辩”哩，也难怪要亲自驾车，在老师面前脱开官方面纱，做一名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小学生。

小王说，一连打了两个通宵，实在坚持不住了。所以，他一直躺在沙发上，只动嘴皮不动手：

“余哥，兄弟我现在想起来就后悔哟，咋就没跟吴书记一条道儿开到底呢？还是老市长老谋深算，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玩了一手我党我军的传统游击战术，把我这个小鬼子给忽悠了。知道当初老市长怎么把我踢出本田的吗？糖衣炮弹啊，说翟部长要被扶正的，结果可好，是空弹！就翟部长现在这身子骨，我啊，指不定哪天就下岗了，老市长是典型的任人唯亲啊，让你余哥钻进了新奥迪，咱命薄，白板一个！”

小王大吐酸水，快把我当成“情敌”了。我没加理会，左首的司机接上了小王的话：“知足吧，跟咱一比，你王老弟住的是高层公寓，咱哪，顶多闷在土窑了。”

局长司机们随即附和着，数落起他们的苦衷来。我是从局级一路开过来的，自然知道他们在下面趾高气扬，可到了市府就低人一等了。旁的不说，跟我们这群“书记”坐到了一起，他们也得夹起尾巴当孙子，倒茶的活儿他们得承包。

我杠了一手，把话题岔开了，问小王：“翟部长的老毛病又犯了？”

小王揉了揉红眼从沙发上坐起来说：“可不，血压一直降不下去，只好进省院了，部里早传言说翟部长想提前内退，报告都打上去了。”

自从老头子进了人大，这翟部长的身体就每况愈下，才五十不到的人，

就经常往医院跑。老头子像个中医专家，给老部下号脉断症：心病！

“也好啊，刚哥不是要坐上驻省办位子吗，你替代刚哥呀，我可听说了，市委办正在给书记物色新‘方向盘’，都是市委大楼里的，你肯定也在考察之列，沉住气，实在不行就毛遂自荐呗。”我调侃道。

小王失控地怪笑了几声，走过来一瞧我牌面白嘲道：“我呀，就像你桌面上的这副牌，啥都连上了，唯独少了一张关键牌，单吊太难了。这么说吧，驾龄车技嘴巴我都能过关，丝毫不输给旁人，可有一样咱望尘莫及，信赖！书记连我姓啥都不知道，想给他开车不就是单吊吗？再者说了，这翟部长可是老市长一路带过来的……”

他还想说下去，被我狠狠瞪了一眼，才收住舌头。就这暴露门牙的嘴巴，咋能给壹号关好车门啊？

运气不错，我还真就自摸吊上了“小鸡”，回头冲小王笑道：“别泄气，事在人为。”

正洗牌时，王主任打来电话，问吴书记啥时候回。吴同学自己开车去的组织部，据我的判断，晚上她肯定又去找老同学聚会了，而且有意让我老余回避，这里头肯定有我不该知道的事儿。

我在电话里回道：“希望啥时候回，吴书记的晚餐还是要事先准备好，别再发生上次那件事了。”

王主任迟疑了片刻，让我放下手里的牌，上他办公室，有话要说。

手气正旺，我实在不想半途退阵，状态有所回升的小王一把拉开我叫道：“王主任晚上可能有特别节目安排，余哥就别在这里耗费精力了，养精蓄锐，晚上好发射。”

他们四个人淫笑着继续打牌。

王主任的办公室在二楼，因为跟他关系一般，以前我从没进去过，听说里面很考究，论规格够上副市级别了，山高皇帝远，也属于正常现象。仅从办公室就能看出为什么地方官员都喜欢把头颅削成竹尖，千方百计朝大小驻办里钻。打个不太形象的比喻，这里就是“驻外领馆”，外交使节为了工作之便，乘洋车，品洋酒，点头“Yes”摇头“No”，也就无可厚非啦。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到了二楼，我才发现这里的科室也是“一个都不能少”：行政部、财务部、外事办、接待处，居然还有“宣传部”的行头，就差“组织部”了。最里头才是主任办公室。



门开着，从里面迎出一位妙龄女郎来，身材高挑，模样秀美，一身白领装扮，嗓音甜蜜，娇滴滴叫我一声“余哥”，说王主任正等着。

驻办的不同就在于可以给自己办公室安置一个女助理，实质就是女蜜，坐在办公室外间给主任长脸。完全符合政府首长办公室“室外室”的布局，就近安置上传下达的“勤务兵”，也叫预约报到，再由秘书引进内室拜见。拿本市来说，过去盛行秘书制的时候，可以说人满为患，有几个市长就配备几个专职秘书，无形中滋生了“室外室”的官僚作风，第一道门给你敞开着，磕开第二道门就难了。近几年有两个因素打破了“室外室”的布局：其一是外地官员来本地就职的多了，办公楼里的“室外室”转变成了“小招”里的“室内室”，卧室和办公室融为一体了。就地办公为的是提高政府行政效力，“内”“外”之别不过是节省了点步行时间，布局一转换，秘书总不能驻扎进领导住所吧，于是回到本来岗位上，尽管手头的活儿还是一样，但距离拉开了，威信也有所降低，也只好每天夹着文件周转于办公楼和“小招”。其二涉及“精兵简政”，学起企业那一套，流水作业，生产线无须人工操作，原先固定岗位上的蜜蜜们脱离了专职身份，以适应“一才多用”的资源组合。

老头子当政时，先拿自己办公室开刀，废除专职秘书，其他市长办公室自然要效仿一把手的，结束了“室外室”格局。

驻省办属天子脚下的主儿，而且光明正大地用上了“女蜜”，当然叫人望尘莫及。

“以前也没见过你这大美人呀？刚来的？”我挪不开步子了，跟女秘书套上了话。

“余哥眼光高啦，从不俯视咱这张脸，我在大厦都快两年了，以前在外事办。”美女很会说话，一瞧就是公关高手。

“呵呵，难怪，我过去很少上二楼来的，真是金屋藏娇，你余哥有眼无珠哪。听口音姑娘不是本地人，国语很正嘛，外语肯定也不错，外事办，那一定经常跟老外打交道喽。”我这只久未偷吃的黄鼠狼开始吧嗒开嘴巴，垂涎欲滴。

“陕西米脂人。外语可不会，只识几个汉语拼音。”美女说完回到了自己座位上，按响话键向主任通报。

“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姑娘，咱回头再聊。”我言犹未尽地冲美女挥手说。

王主任起身相迎，问我是喝茶还是咖啡。我发现这里的茶具和煮咖啡的用具都成套装摆放在宽大的茶几上，中西合璧。

我说：“咖啡那是脑力劳动者的催化剂，咱没那高尚的胃口。”

王主任笑道：“给领导把握方向的可不是简单的体力劳动，我过去也没喝咖啡的习惯，可自从进了省城，我基本把自己练就成了猫头鹰，没办法，只能喝咖啡来提神，香烟不管用了。”

他慢条斯理地煮上了功夫茶。

“领导有何吩咐？”我直入主题，心里记挂的是上面的麻台。

“随便聊啦，过去咱兄弟俩都太忙，也都是给领导服务，时间都发配给领导了，咱们交流得不够，吴市长今天不在，机会难得，好好交交心。”他又跟我称兄道弟上了，我觉得太矫情了点，耐着性子等他说完开场白。

“吴市长怎么会想到上纪委了？”他背后口口声声称呼吴同学原来的官谓，似乎对女市长的转行感到遗憾。

我摇头说：“瞧你说的，这话该问你才是，你是交通联络员嘛，就没从省里打探出啥风向？”

王主任转动了一下眼珠子，将烟蒂使劲摁灭，说道：“反正你是吴市长的司机，又不是外人，告诉你老余也无妨。你可是吴市长的身边人，顺便给我考证一下这里头的水分有多少。”

作个不恰当的比喻，这驻办广播出的“天气预报”属于权威发布，风向及风力大小是反馈给地方气象的系数指标。远的不说，你书记市长打不通的关节，往往人家驻办主任一副狗皮膏药就给贴服了。所以，先前有关吴同学迁位的缘由都是道听途说，包括我老婆的缜密推断都是瞎子摸象的结果。

我颇感兴趣地说：“洗耳恭听。”

那天下午听完王主任道出的密闻，我本有的娱乐情趣刹那间化为乌影了，婉言谢绝了王主任晚上安排的活动，包括那米脂般的姑娘也让我提不起兴头了。

风力有台风之虐：陈书记昨晚上已被省纪委“双轨”了。

尽管王主任一再强调说是从一个老朋友那里听到的，可靠性不强，他一直没敢张扬出去，让我也要封口。如果消息确信，那按组织惯例，省纪委行动前一定会通告地方党委，吴同学肯定是知道的，包括我这个司机也会窃听入耳。见我吃惊的样子，王主任断定我确实不知情。



动一发而扯头皮，如果老陈真的被“并轨”了，等于是火车头失去了控制，那铁轮估计要轧碾出不少血肉之躯来，断肠碎肺的，暴露出腐蚀原貌。

我紧张是因为老头子也属于火车头上的“驾驶员”，跟老陈曾捆绑联盟，他王主任何故大惊小怪呀？从队形分列上看，别人的队列乱套了，他该幸灾乐祸才是，谁都知道他王主任的引路人就是壹号，属嫡系。

当晚我失眠了，失眠在豪华套房，失眠在冰凉的“轨道”上……

## 8

我无法知晓老头子和陈书记之间背后的交心到底有多深，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不是一个道上的，在权力斗争中有合有分，跟利益挂钩，毕竟人家老陈是省纪委空降干部，不大可能跟地方派系掺和到一块。老头子和老陈的强强联手只体现在对付“壹号”上，“壹号”是他们的共同目标。

第二天，我载吴同学回市里，随口问了句陈书记现在可好？见到他没？

吴同学么没回应，但从面部表情上看，比较凝重，看来老陈是凶多吉少啦。

快到市里时，吴同学才开口说：“你要是在驻办听到什么流言了，可不要随便散布出去，开车是本分。”

我赶忙表态说：“你不在时我就跟几个司机玩了几把麻将，啥也没听说呀。”

吴同学唔了一声，叫我等会儿就给牛主任打电话，让他尽快上“小招”。

我很珍惜来之不易的秘书角色，吴同学一进“小招”我就遥控上“牛鬼”了。跟“牛鬼”通话时，他一听嗓音陌生，便提高了警惕，问谁啊，怎么知道我手机号码的？意思是说，咱干纪检的，手机号码一般不对外公布。还别说，电话簿里只有他办公室的座机号码，我是朝纪委办的老白要的手机号码。

在我自报家门后，他才有所放松，可还是奇怪接到我的来电，问：“准备上纪委报到吗？那找办公室白主任呀。”能听出来，在他“牛鬼”的耳朵里，你们这帮政府司机都是些小蛀虫，挠得他耳朵发痒生痛。

我报出吴同学的大号，“牛鬼”立马来了精神：“吴书记回来啦？太好了，我正想直接向她汇报工作哩，余司机，我这就过‘小招’去。”“牛鬼”挂了电话，一声“余司机”让我倍感刺耳，跟先前胖妞对我不敬的感受一样，只觉得自己又碰上了一位另类人物。

另类的吴同学只对行为怪僻的人物感兴趣，长此以往，说不定我老余也被另类们同化了。

胖妞得知吴同学回来了，当晚就给我打电话，问吴书记有没有提到她，是否想过带她一道过去。我开始对胖妞内疚着，自己在吴同学面前还是暴露了一点她的隐私，后悔自己不该提到她胖妞也不想待在市府之类的话，让吴同学觉得秘书有背离之嫌。

从来没有员工能炒老板鱿鱼的，机关更是这样，稍动心思都能引发领导的无情抛弃。尽管胖妞攀附了高枝，可我能感觉出她对吴同学的依附，心里头还是愿意随领导共进共退的。我让胖妞明天自己电话里问吴同学去，是去是留她自己的态度很重要，并拿自己做例子，已在吴同学面前宣誓了，铁定了跟到纪委去，哪怕以后喝西北风也心甘情愿。胖妞说等会儿就给吴书记打电话。我劝道，明天为好，晚上她跟纪委的人谈工作，刚回来也累了，最好别打扰她。我是为胖妞着想，白天吴同学对她有所不悦，你直接电话叨扰，肯定自讨没趣，难说不把你遗弃在黑夜里了。

胖妞的性格还是那样较真，没听从我规劝，说等会儿过去找吴书记去，当面锣对面鼓，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还不稀罕啥秘书哩。

财大气粗，有了汪公子压在身上，胖妞的反作用力更为强盛了。看来，她早有两手准备，有备而去，当晚就要抉择。

我刚开始也同样是两手准备，最终选择了纪委“双轨”，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傻子才放弃壹号车的康庄大道哩。

没错，我老余有时候就得把自己当傻子！

我很想从胖妞的口中打探出王主任的口风是否真实，便谎说自己在省委大院看到陈书记了，看上去不大精神。

胖妞反应很一般，挖苦道：“回去成了调研员角色，肯定少了纪委书记的精神头，正常现象，你不觉得老头子的后背都驼了吗？”





036

胖妞现在是最流畅的通风口，她都不知道的事儿，说明王主任的风口刮的是阴风，道听途说。

老婆很晚回到家里，我本想也说说陈书记的事，可话到嘴边又收住了。身份不同了，她现在可是舆论喉舌，万一究其来源，我不是给吴同学抹黑吗？倘若是真事，女部长肯定推断是从车主吴同学那里探听到耳的，说明吴同学作为纪委“一把手”嘴巴没过关；没这回事的话，那喉舌的力量就更为强大了，一定穷追不舍，甚至要向壹号通报：这还了得，新书记刚到任，就说前任“双轨”，用心险恶啊！

反正这宣传部长对新纪委书记很有成见，因为女部长的老公从方向盘的角度，认准了女书记的魅力胜过了男书记“壹号”。其实，不管哪种角度，小车司机的视角都还是带有功利色彩的，我之所以选择吴同学，还不因为怕老头子多心吗？

这不，我刚一改口说出自己上纪委的决定，女部长就喷着酒精骂我是傻子，被姓吴的香水迷失了，魂不守舍。

我反讥一句：“小心你自己身上的狐骚味吧，别给老子整出一顶绿帽子。”

于是吵将起来，老婆张牙舞爪地数落起眼前这个小司机是只披着羊皮的狼，当初自己真是瞎了眼，看上你这样的伪君子，你也就是一脸憨相蒙骗人，除了开车，没别的能耐，老娘要不是嫁给你这样的窝囊废，也不至于为一个副部长位置跟人拍马屁……

反正是一场深挖历史的批斗大会，恨不得将我就地枪决。

我实在受不了她的撒泼，扇过一记耳光，自己出了门。

自卑的男人才选择逃避，跟老婆生活这些年来，我第一次发现在女记者面前自己很猥琐，也感觉到了距离。可能距离早拉开了，只是自己一直没意识到而已。

有种现象是常有的，一个女官僚的背后时常隐藏着一个破碎的家庭。

我们的战斗才刚刚吹起号角。

我如丧家之犬，开着车四处乱窜。老婆发来信息：有本事今晚就别回来。

这就是一个女官僚的嘴脸，副部长的丑陋心态，把黑夜当棋盘，把男人“将”死在黑暗中，暴露出女官僚施展权势的本性。

我该如何应付这样的僵局，我承认自己是个粗人，冲动之下会对女人施加暴力镇压，但这回不是秋风扫落叶了，我刮的是副部长的漂亮脸蛋，正在春天里昂然吐绿的硕大叶子，我自感到树大叶肥，自己不小心给闪腰了。

看看钟点，才9点多，尽管时令已接近秋凉，在这座城市却丝毫感受不到凉意，叶子还是绿的，行人还穿着短袖，唯有沿街乞讨的乞丐衣服要厚重点，身上破烂的行头可能是穿过了四季的轮回，在这秋日里提前为过冬做好准备。

此时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主干道上塞车很正常，我蠕动在“甲克虫”长队中，浑身躁动着，将音响开到最大，听着崔健的《红旗下的蛋》，歌是老了点，旋律也过于简单，我中意听那歌词：

虽然机会到了，

可胆量还是太小，

我们的个性都是圆的，

像红旗下的蛋……

吴同学回京的日子里，我常将自己锁在小车里听这操蛋一样的旋律。此时此刻，我有种莫名的冲动，想挤兑前方的“甲克虫”队形，一路冲撞过去，打开窗户咆哮：老子是纪委书记的司机，都他妈给老子滚远点——

我相信一路畅通无阻，因为这些车不是官家就是商家，没人敢跟我叫交警。

我正躁动之时，电话响了，是小强的。他就在我后面，说刚才见我超





038 车才发现我的。“陆战队员”的出现让我似乎找到了归宿，于是叫小强一道吃夜宵。小强说他刚把胡博士送回住处，自己有一肚子话想找我老余聊聊，憋得难受。敢情两个男人之间有时也像女人一样，需要发泄的出口大吐口水，于是，一同将车开向军分区的“金盾”。两个退伍军人在一起吃饭，还是喜欢“绿色”食物的。

“金盾”停车场前挤满了小车，其中也不乏警字号的，而贵宾车位处停靠的那辆凌志 RX350 显得尤为尊贵，莫非今晚汪局长亲自带队来清查他弟弟的老巢？胡博士的宝马车在这里是挂不上贵宾待遇的，小强因为跟在我后面，享受到了高级别待遇，无须为找车位烦心，保安很有礼貌地引领我们将车停好。别小看这些穿着旧式军装、没有领花的保安，举手投足之间都能看出是部队出来的。亲热地叫声余哥，夸张地行个军礼，我和小强滑稽地双双回礼，然后笑着进了大厅。楼上的餐厅早就高朋满座，喧嚣阵阵，大堂值班的女部长见到我，忙过来招呼，问余哥定好房间没有。我说没有，临时过来的。女部长面带难色地说，真是不巧，房间早定满了，要不二位哥哥先到休息室等等，我上去看看能不能腾出一个雅间来。我挥手制止了，说肚子早饿了，就上二楼餐厅吧。女部长连忙说不好意思，怠慢余哥了。其实今晚上要自掏腰包的，房间的最低消费也不少于 1000 元，咱可消费不起，也不想打肿脸充胖子，没房间正中下怀。在女部长引导下，找了个靠窗户的小桌子，比较安静。我和小强坐下后，随便点了几道菜，要了两瓶青岛啤酒，这就喝了起来。

刚一碰杯，小强就牢骚满腹，说给女老总开车真是烦透了，开快了骂我别有用心，稍微慢了点又说消极怠工，就差一句：你滚蛋吧，老娘自己开。小强目前的状况是两头受气，王老板要他担当好线人角色，及时汇报胡博士行踪，而胡博士又碍于他挡住手脚，限制了人身自由。小强叹气说：“我现在就是个出气筒，胡博士只有在公干时让我开车，其他时间我基本是游手好闲了，这不，今晚上刚把胡总从公司送回住处，随后就有辆车接她走了。”

我明知故问道：“谁敢半道打劫呀？”

小强摇摇头，没敢吭声，只说那辆日产尼桑是胡博士的私车，王老板也不敢跟踪人家的，开车的不是简单人物，王老板不敢得罪半句。

我笑道：“这王老板葫芦里到底卖的啥药，不放心女博士，想垂帘听政啊？”

小强给我递上烟，点上后说：“天知道啊，我现在想退身都没可能了，那个要命的保险箱把我给拴住了。”

听到他再次提到保险箱，我忙摇手说：“往后咱哥俩到一块，千万别提啥鸟箱的，听得我发怵，你总不会想把我老余也套进去吧，趁早把这档子事物归原主。”

小强停顿下来，浓眉紧锁着。

他抓起酒瓶灌了好几口，一抹嘴巴说：“唉，我早跟老板提过辞职，可老板就是不答应，说我知道了太多的事，叫我断了那念头。我现在后悔已晚了，贪图小利拔不出脚来了，其实我不就是听到那五十……”小强将后半句咽回了嗓子，他知道眼前这地盘的主人是谁，朝周围望了望，又灌起啤酒来，朝服务员一招手，吩咐再上两枝。

我今晚也在郁闷中，所以跟小强喝起来也无所保留着。

小强忽然压低嗓门问：“余哥，有件事我可要提醒你一句，姓胡的女人很阴险的，我无意中听到王老板的女儿说，那女人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装上了隐形摄像头，专门来对付政府成员的。”

我一听，当即吐出嘴里的啤酒，洒了一桌，忙问：“啥时候的事？”

小强说是上礼拜的事，王老板为这事跟那女人发生了争吵，说她那样做后患无穷。

我暗自叹了口气，庆幸自己当初陪胖姐上门时没有被监控。这招也太损了，阴险毒辣！过去我倒听说过商人跟官员打交道时，往往都是在宾馆酒店里穿针引线得到自己想要的色料，没成想这女人直接安装到自己办公室了。显然这招并非直接对付上层官员的，而是那些为领导跑腿的。跑腿的脚沾上了泥巴，那前台的领导身子也不干净了，揪出一个泥腿子，残留下的都是填补不了的坑穴，足以让领导陷于淤泥，无法拾足自拔。

“确定是刚安装的吗？”我还是不放心，追问一句。

小强点头说：“我见过公司电工拿工具进去的，当时谁知道是装摄像头啊？老板的女儿常在背后说胡博士的坏话，说到摄像头，我才想到那天电工在总经理办公室忙活的事来。”

说到这里，小强奸笑一声：“我可听说过，你陪吴市长的秘书上过她办公室，所以才提醒你的。”

我忙正色道：“别想歪了，我上去就喝过一次茶。”

两人正凑首说着悄悄话，我背后忽然被人拍了一下，吓得我打了个激



040 灵，回头一看，却是胖妞，她身旁叼着烟卷、一脸邪气的男子正是汪公子。

胖妞指着我开涮道：“想不到你老余头私下也傍大款的司机呀，这下被我抓着了吧？”

汪公子给新任女朋友助兴起来：“就是啊，老余，该不是进纪检部门前，先行调查道路状况吧？”

我回骂了汪公子，叫他少在朗朗夜色里说梦话，小心被人误传出去，这里头啥鸟都有。

汪公子的出现让小强无形中感到了不自在，见到儿子想起他老子，乌鸦也就一般黑了，不免有些紧张着。

原来是汪公子开他老子的车载着胖妞上这来消遣的，可能是刚才的女部长觉得过意不去，向少主人透露了我的位置，一对小恋人这才过来探个究竟。

汪公子嘴巴继续溜油，说怎么能让纪委“书记”在大厅里调查呀，请上包厢吧，便于问话。

我没答理他，而是问胖妞，咋没上“小招”汇报工作，上这约会了？

胖妞说，去啦，吴书记交代了，明天跟她上纪委。

望着胖妞立在汪公子身前胸有成竹的样子，我忽然反悔起来，事先没告诉吴同学胖妞男朋友的身份。进了纪委的胖妞，不仅仅是书记秘书了，在她背后还树起了一棵大树，树荫覆盖着她，既可以遮风避雨，也能抵挡烈日，更能让荫下之人化作浮影，叠加其中，隐身而窥。

不过，汪公子来得还算及时，离家出走的我想靠酒精麻醉自己，可以敞开胸怀喝一顿“霸王酒”了。

10

昨晚上我是在小强的屋子躺过后半夜的，我已记不清跟汪公子一块时自己到底贪了多少杯，反正往厕所抠了好几轮嘴巴，放空了再战。在包房一起喝酒的有好几位便衣警察，其中肚皮特大号的我认识，正是替代老张

位置的副局长，酒量跟肚皮成正比，千杯不倒的大将风范。老拿一句敬纪委“书记”，拿我当下酒菜了。好在有胖妞秘书给我挡道，已然跟警察同志们形成了两股势力，汪公子最终给胖妞策反过来，我才没有醉成烂泥。至于“陆战队员”小强，一贯不适应酒令上的水战，处于熄火状态。酒精和着口水，几位警察肆虐议论着朝政，觉得这次干部任命，最大的赢家是吴同学，最幸运的数老萧，而任重道远的就是小杨头了。当然也包括对纪委新贵秘书的吹捧，说有汪局长罩着，小欧往后足以承担起“双轨”的扳道工角色，将那些不听话的统统碾碎。老警们的口水向来是凶猛的洪水，能有一泻千里之势，冲击到各个要害部门，居然提到那赌徒，说姓萧的再不老实，随时收拾那赌徒，就地将姓萧的镇压在 A 县。兴许有小强在场，也可能是胖妞在把舵，口水最终关上了闸门。直到他们上歌厅唱歌时，我才被小强撩出了“金盾”。临走，胖妞行使了秘书权力，为安全起见，让醉态中的老余留下奥迪，明天她直接开到“小招”，老余头可以睡个懒觉，脑子清醒后再上班报到去。

回去的路上，小强就问个不停，说：“这秘书啥时候跟姓汪的成双成对了？其貌不扬，汪公子的口味也太重了点吧？”

直到回到他的住宅，我横叉在他床上，他的疑问还没清除。

我说：“只要你小强有胆量，王圣水的千金只等你扑上去攻破城池，包括那寡妇脸的胡博士，也能为你点燃熊火。”

小强的住宅是王圣水给他提供的，三室两卫，很宽敞，是王圣水年前刚收盘的一栋楼，上市没两个月就脱销了，属于旺盘。能在这里给自己司机留存一套大房，可见小强在王圣水眼里的分量，也难怪乎将保险箱的重任托付给了司机。

说起房子，小强的脸堆积上黑云，说：“王老板准备将房子送给我，我觉得要是自己接受了，就等于把自己套住了，以后想脱身都不大可能了。”

看来“陆战队员”也不傻呀，知道自己已被老板揪住了尾巴不肯松手，假如再收下房子，那脖子也给人掐住了，完全失去了自由。

我说：“先住着吧，除非你将保险箱的事完璧归赵，知道得越少你就越自由，自由就是安全。”我只能这样安抚一个公司司机，毕竟是不同部门的车夫，我这个“书记”看公司内幕也是瞎子摸象。官商之道间的司机有些惺惺相惜的味道，想要把车开稳当，往往力不从心，因为出离了方向盘的位置。





总之一点，官府有多深，浑水出自商。

浑浑噩噩地过了一个晚上，天亮了小强才想起问一句：“余哥，昨晚咋不让我送你回家呢？”

我说：“等你娶了老婆后，答案就有了，往后我要是醉不成步，就把你这当避难所了。”

小强没二话，说：“只要嫂子没意见，你余哥随时可以入住。”

早上小强跑楼下买来了豆浆和馒头，两个人也确实饿了，每人三个大馒头很快就吞下了肚子。胖妞打来了电话，说自己已在“小招”大门口等着吴书记。我忙将豆浆杯子拿到手，边喝边出门，叫她先别给吴书记电话，我这就打车赶过去。

胖妞说：“知道啦，所以先给你电话了，第一天上班你就开小差，吴书记肯定不高兴的。”

上了的士，我才发现昨晚关机后，积攒了十来条信息：五条是老婆的，隔段传呼，问我死哪儿去了；有两条是小妾的，只三个字，“朝贺见”；另外三条记不清是何方神圣，都是约修“长城”的。

开机没一会儿，老婆的呼叫随之而来，上来就破口大骂：“你这个混球，居然敢一夜不归，真把自己当纪检干部玩神秘啦，回来再跟你算账。”不容我汇报夜生活，武断挂了电话。

到了“小招”，胖妞坐在驾驶室里听着音乐，见我风尘仆仆的样子，下了车，塞给我口香糖说，嚼几口，小车驾驶室是忌讳酒气的。

都说恋爱中的女人弱智，我却发现了体贴，胖妞也有体贴入微的一面。我连抽烟带嚼口香糖，两个人闲扯了两句，胖妞这才给吴同学打电话，还问要不要先上市府道别。其实是废话，市级领导调离一般只听过欢迎，没听过道别的，符合老头子的茶水理论：人走茶凉。这点不同于部队，哪怕你是个兵蛋子，来时锣鼓喧天，走时也红花佩带。结果无须多问，胖妞候立在车后门，随时准备给吴同学开车门的架势。从这点上就能看出另类的秘书终于入俗了，知道一个秘书在车门前的职责了，认识到细节问题的重要性。老头子的车门过去一般是老萧在恭敬中出手打开的，只有我在场的情况下，我保留着部队的习惯，挺直腰板打开来，用手搁在上方，护住首长贵重的脑袋。

吴同学出现在大门，让人耳目一新的是，旗袍不见了，一身黑色套装，领口封闭得很严实，高跟鞋也换成了平底，听不到铿锵有力的“咯哒”声。

早晨的风级至少凑上四级吧，可风中也卷不来呛鼻的香水了。倒是胖妞的身上游散着轻微的香水，让这辆奥迪保持固有的气息，冲淡周身的油味。

胖妞开门的动作让吴同学有些意外，道了声“谢谢”进了车。等胖妞坐进了驾驶室副手座位，吴同学开口说以后别洒香水了。胖妞有些不自在，屁股动弹了几下，应了声“嗯”。我无法猜测昨晚上胖妞是如何说动吴同学将自己带进纪委的，从吴同学的神情看，肯定有约法三章的，否则，一到车上不会先从香水说事的。这也叫以身作则吧，她吴同学做了表率，香水流逝不说，连招牌式旗袍也忍痛割爱，牺牲不小，至少从着装上尽显纪委书记的本色——冷格调。

这不，车子一启动，吴同学便在小车里现身说法，跟左膀右臂讲起纪委机关应该注意的问题，浓缩成精华是一句：少说不看别打听。可能跟“牛鬼”单独会晤后，吴同学这个门外汉临时向“牛鬼”讨教充电了一番，现在是现炒现卖。从吴同学的口中，我才了解到纪委比起政府，算是短小精悍，既没有多如牛毛的科室，也没有所谓的小车班。胖妞还是在办公室当科员秘书，有把椅子坐。我就显得寒碜了，吴同学特别就我的去处强调说：“纪委的领导司机就那几个，没事就待在办公室看看报纸喝喝茶，别像在市府那样，到处溜达，业务室最好别去，司机去那里影响不好。”

整得像保密局似的，都是绝密档案室，挂上“非工作人员禁止入内”的告示牌。

我插上一句：“再怎么说，也要安插一个司机室吧，抽烟好有个地方不是？”

吴同学挖苦道：“不光是抽烟吧，乱嚼舌头根也是你们的嗜好，政府办要不是司机太多，早端了你们的据点，有些是非都是你们司机挑拨出来的。”

这话很严厉，上纲上线了，我一伸舌头，就此打住。

一旁的胖妞笑着说：“吴书记的话一针见血，早该整顿你们这群所谓的‘书记’了，败坏领导形象！”

新书记还没落座，秘书马屁就拍上了！

我赶紧表白自己的无辜：“我老余可不是那样的人，开车才是本分，吴书记，是不是？”

吴同学说：“还行，知道分寸就好，以后在纪委开车更要谨慎才是。”

市委大楼自成一体，大院稍微比政府办公区面积小点，分主楼和侧楼。





044

主楼主要是市委和纪委办公楼，侧楼分布着组织、宣传等直属部门。大楼后面有块竹林地，再往后就是几栋别致的别墅小区，人们习惯叫这块地为“竹苑”。市委那边一传出风声来，人们常换个说法：竹苑那头说……足见这片竹苑是市委大楼里的重中之重，这里住着外地市委干部，包括异地就职的市委书记和组织部长。新市长就任前，机关事务局也曾想过请新任市长住进“竹苑”，但市长没同意，觉得住进“小招”便于工作。

这机关事务局局长也够弱智的，市委和政府本来就是两大家子，两套人马，你偏偏要让他们成为邻居，往后咋开幕后通气会呀，先进书记客厅喝茶，然后再上市长厨房吃夜宵吗？这不是叫人难堪，无从落脚吗？

说来也奇怪，吴同学正式成为市委大员了，却没有搬家，放着“竹苑”不进，赖在“小招”里，难道是眷恋着那一屋咖啡色？

兴许是时间太仓促，刚回来，还没来得及欣赏竹叶之色吧！

新领导到任，按照惯例，要开个会议，在全体同志面前亮亮相，做个开场白。

同样按照惯例，新纪委书记到任，省委组织部应该派人下来宣读任命，并强调新班子要紧密团结在新书记周围，开拓反腐倡廉工作新局面。但偏偏静无声息，地方纪委书记是由市委书记提名的，省委组织部不给吴同学面子，至少壹号也应亲自出马隆重介绍才是，教导新班子成员们，团结一致，在市委统一领导下，在吴书记的带领下，为我市反腐倡廉工程添砖加瓦。

形式化流程是正常规则的体现，少了生产线，那一定是什么环节出了问题，容易引起安全警惕。

环节脱链是因为陈书记吗？

11

一切从免了，吴同学直接进了最东边的书记办公室，将笑脸相迎的办公室主任丢了身后。这主任也就四十多岁，个头不高，属于矮胖型的，

头发梳理得很光亮，大概是新调来的，以前没见过。胖妞好像跟他早认识了，称他为项主任。在项主任的引领下，胖妞进了一间办公室，里面有三张桌子，面南方向的右首，一前一后坐着两个男子，看上去都不到三十岁，鼻梁上也都架着眼镜，一看就是动笔杆子的嘴脸。见项主任进来，两人慢腾腾从椅子上起身来。主任把胖妞介绍给他们，称呼是欧秘书；两个人也自我介绍，一个姓李，一个姓王，都是大姓，都不苟言笑，态度不卑不亢。胖妞坐在左边单独一张办公桌前，派头有点像这块地盘的主人了。项主任跟胖妞说，等会儿再领她上其他科室走走，先熟悉熟悉。

在他们相互介绍时，我习惯性地坐到门旁的沙发上，顺手拿起报纸架上的报纸看了起来。项主任正准备抽身出门，猛然瞧见我跟了进来，而且架着二郎腿在翻看报纸，忙说：

“不好意思，忘记介绍老余了。”

我抬眼朝主任讪笑道：“开车的有啥好介绍的，主任你还是去找吴书记吧，问问书记对办公室的摆设有没有意见。”

项主任挑起拇指说：“早听说你老余是高人，今天一见领教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那就不客气了，我得赶紧过书记办公室。”

两个年轻人望着胖主任匆忙离去的背影，相视而笑，那诡秘的奸笑在他们年轻人的脸上经常流露出某种讽刺意境，一种藐视机关权威的锐气，从他们的身上，我似乎又找到政府那边的影子来，有些已磨砺殆尽，有些早换成强颜欢笑，更多的是销声匿迹了，将自己收敛起来，卷进报纸电话里打发着光阴。

“抽根烟！”叫小李的扔过一根烟来，我凑到鼻前闻了闻，还不错，玉溪！

小李跟小王点上后，吸上一口吐出来。从他们抽烟姿势上考证，属于三等烟民，因为鼻孔还没冒出烟来，这种境况是没烟瘾的，无须打通嘴上过道，有粮食就暴食一顿，断粮了也能靠茶水过日子。他们一般靠跟在领导后面捞点烟丝，绝对不会自己掏钱买烟的，买烟那是浪费钱财。

胖妞脾气很快就来了，像是要来个下马威，镇住这同居一室的两条狼。先不说话，她用力推开身后的窗户，双手夸张地挥动在眼前，然后才说：“别污染了空气，吴书记可见不惯办公室里有雾气。”

小王一听忙将烟摁灭了，小李回头望了望，继续潇洒地弹着烟灰，吐出的烟雾更浓了。





母鸡碰上了蜈蚣！这才第一回合就较上劲了，往后好戏连台啊，我也找到了看台。

“听到没，你们俩？”胖姐望着我，眼睛瞪得溜圆，分明是指责我没跟她配合，让她不好下台。

姑且满足一下这胖姐的虚荣心吧，咱是左膀右臂啊，以后还要一起战斗哩。

我乐呵呵笑道：“秘书大人发逐客令了，我上项主任办公室抽去，呵呵。”

项主任的办公室有两张办公桌，左右一张，右边的那张桌后有人正用报纸遮住脸去，看得很投入。他是办公室副主任老白，以前在乡镇干过纪委书记，一路磕碰着爬进现在的位置，头发已花白，也难怪本姓就是白字。白副主任也爱好修长城，偶尔我们也会在台面上切磋，交往不深，也算是麻友。我很想知道姓项的是从哪儿冒出来的，这样的前辈副主任没被扶正，让姓项的顶了上来，有失公允啊。

我往门边的沙发上一靠，扔出一根烟去，砸到了老白手中的报纸，他这才抬起了头。

一见是我，老白将烟卷从桌上捡起，忙过来给我点烟，笑着说：“早知道你老余要过这边了，事先咋没通知一声，咱好有所准备。”

我问：“听口气能给我在这里安排一个办公桌？”

老白继而讪笑道：“见笑了，谁不晓得你们开小车的坐惯硬板凳啊，这不，局长司机刚走你就过来了。”

老白给我泡上茶，坐在我旁边，小声说：“这里可不像政府办，你呀，得适应一段时间，准备过清贫日子吧。”

我也压低了嗓门问：“你咋没扶正呢，姓项的以前没见过呀？”

老白这才吐起了满腔苦水。原来老主任退休时，老白从资历上说，扶正是十拿九稳的事，偏偏在这节骨眼上，从下面一个区委调进来一位姓项的，老白退休前的最后夙愿落了空，更上一层楼成了珠峰之巅，再也没力气等下去了。

老白哀叹一声：“命哪，跟副处无缘！真想提前退休，回家抱孙子玩去。”

正聊着，项主任回来了，见我也在座凑了过来，给我杯子加上水，说以后没事老余你就来这儿坐。老白回到了办公桌旁，继续翻看报纸，不再

说话。

项主任又说：“等会儿让白主任领你和小欧上其他科室串串门，跟大家认识认识。”

我忙摆手说：“我就免了，老油条一个，不凑这热闹了。”

老白这时候打了个电话，然后就出去了。看样子是在抗拒项主任刚才的行政命令。我发现这纪委部门跟政府也没啥差别，胖妞那边的俩牛犊子，这里的俩老狐狸，要的都是太极招式，谁也不服谁。不像在外面看到的形象，个个面沉似水，冷若冰霜。机关脸谱有点像家庭矛盾，在外夫唱妇随，同仇敌忾，一关上门便闹腾得鸡犬不宁了。

老婆终于沉不住气，给我打来电话。我忙出了办公室，穿过楼廊，直接到了东头的拐角，这才“喂”了声。

“为什么不来电话解释昨晚上哪儿了？有本事今晚你还不回！是男人吗？小鸡肚肠，亏你给领导开了十几年的车！”副部长连嘲带讽的，发泄一夜冰床的寂寥。

我哈哈一笑说：“副部长同志，你要做好空守闺房的长久打算，以后我可能经常要住宾馆的，陪同你们这群县处干部。”

“臭美！你也就会在老娘身上占便宜开夜车，今天你早点下班，我身体不舒服。”老婆的口气变得温柔了。

家庭时常在妥协中过完一辈子，这机关也是个大家庭，纷扰下离散，妥协中聚合。不同的是，机关是台大机器，好比是整个社会，不为个体的脱离而停止运转，个体在那里始终充当不了铆钉的角色，除非你拉帮结派，组合成一个齿轮，在你断链时就有可能形成一定的阻力，但最终会被钳工修理出去，当废品遗弃，换上新轮子，添加润滑油，继续高速运转下去。

我感觉置身的纪委就是钳工的角色，专门修理报废品的，这其中也有可能为了节省材料，达成废物回收利用的妥协，也包括放任坏零件的滥竽充数，只要不影响机器正常运转。

老萧同样算不上一颗铆钉，但他依附在齿轮里，只要齿轮没断链子，就有他容存的空间，属于废物回收的节约型利用，本身就是妥协的产物，甚至还没动用过钳子尝试去拧开。



## 12

老婆的“大姨妈”来了，也无法拦截小车的航向，我只能在电话里跟她表明歉意，因为吴同学晚上要用车，而且非得我跟上充当名副其实的灯泡。地点还是“金盾”，会晤人却是政委，完全属于私人空间。我本不想让自己微弱的灯光照在政委魁伟的体魄上，光影实在太小，有损政委的军姿，可吴同学放话了：“到了纪委后，奥迪的驾驶室只有你老余的位置，不管什么场合，无人取代，包括小欧。”

我算听明白了，也就是说，小车司机这盏灯泡我是当定了，笼罩在私交公务上，用光影隐饰住私人空间，放大公务镜头，让她吴同学始终显现出“纪委书记”的脸谱，继而光明磊落，达到身正影不歪的艺术效果。

同常务副市长的位置比较，此时的纪委书记更为小心谨慎了，不只是位置敏感，也因为她是彻头彻尾的门外汉，失去了经济学专家的优势。既然这样，又何必叨扰这块已经沉静的土地呢？当初空降到这块陌生的土地，好比是农业技术员下放到田间地头，要将书本上研究的技术理论付诸实践，结果以失败而告终。其实这结局一点不意外，因为从一开始，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就没指望一个女学究带来GDP拉动，卖一小块地皮也比你那书本里文字来得见效。人们原以为你见好就收，回到京城继续做学问去，你在这片土地上的烙印不过是干部履历上增添了一笔精华：从实践中来，回理论中去，仅此而已。然而，谁也未曾想过你杀了个回马枪，而且在“双轨”驰骋，自然叫人怀疑你当初为官一方的初衷了。只能说你蜕变了，有官瘾了，要权力了。

这回权力是真格的，提名者是市委书记，受市委、省纪委双重领导，至少不用把政府放在眼里的。

矛头到底刺向谁？是这片土地上人们的深重思考，也正因为这种思考，才使得本已平静的事态处于紊乱状态中，失去了固有的方向。

因为迷失才思考，思考出路，寻找安全出口。

市委常委中，有一位高人是无须为出口处心积虑的，他就是政委同志。只要天下黎民百姓安居乐业，地方上的钩心斗角是用不上枪杆子的。恰恰相反，他似乎在为自己寻觅进口，吴同学在他眼里，像是一座尚未竣工封顶的防空工程，他妄图探进隧道里，领略没有风尘的境地。

进了“金盾”，一落座，政委先向我司机发难，光线柔和的包间因为我的到来，仿佛架上了高空探照灯，亮如白昼，失去了浪漫的情调。

“你是没地方吃饭还是吴书记不会开车呀？”政委酸溜溜地责问我，口气再不像以前打听吴同学归期时那样讨好了，把老余司机当小兵蛋子拷问了。

“老余现在是我贴身保镖，到哪儿都得跟上。”吴同学笑着给我解围。

“也包括‘小招’吗？”首长跟小兵蛋子吃上醋了。

“吴书记是在高抬咱小司机，首长别当真。”我忙说。

政委审视着我，继续挖苦：“从体格上看，在部队只能做后勤服务工作。”

我故作惊讶地叫道：“首长好眼力啊，我开过小车，警备司令部的。”

政委见我死皮赖脸了，也只好将话题引入正道，问吴同学怎么想到上纪委了。

吴同学呷了茶，没回话，而是望了我一眼，让我出去催一下服务员快点上菜。

这情景跟当初老头子和纪委书记密谈时一个鸟样，分明是让我回避。敢情我这保镖既不能贴身，也不能贴耳。

我笑了笑说：“二位领导慢慢聊，我直接上厨子那边督促。”然后知趣地退出了。

“老余，把烟带上。”政委说着，将桌子上的一盒中华烟抛给我，这是要我长久候在外头了。

其实，我对他俩一对一的饭局根本没胃口，出了门，招手叫来一个女部长，问她今晚有没有市政府的人来吃饭。部长说有好几间房，杨秘书长就在“北京”厅。听到小杨头在场，我算找对酒瓶子了。

推门而入，好家伙，正喝得天翻地覆的，个个涨红着脸，围拢在首席位子上，看不到秘书长的脸了。可他身旁的那张寡妇脸却保持着冷静，正是胡博士。不用想，这是一桌官商交流的盘中餐，酒精浓度自然显得很烈性。胡博士跟我一打招呼，秘书长的脸才从重围中解脱出来，举杯朗声笑





道：“纪委‘书记’来了，大家伙还不放下杯子，接受调查？”从脸色的苍白度上看，杨秘书长喝得快到顶峰了，他是属于那种越喝到后面越苍白的酒客。倘若他处于清醒状态，一定会假模假样地将身旁的商贾们介绍一番的，即便是面对一个小车司机，即便是在饭桌上，他都要分清官商界限，以便给此类饭局定性：他小杨头是身不由己，勉为其难。我刚在秘书长旁边坐下，洗手间门一开，居然是“谍报员”吐着粗气到了近前，看情形是刚抠过嘴巴的，嘴角还残留着黏液，极有可能充当杨大秘的小秘角色了。见到我也是分外亲热，没等秘书长发话，直接给我斟上酒，就要碰杯。我给挡了回去，说各位大侠放过小的，我是来打牙祭的，吃饱了好开车送领导回去。

杨秘书长清醒了点，卷着舌头问：“吴书记也在？”

我点点头说：“正谈事，顾不上吃饭，我听说你在这里，就过来先填肚子。”

奇怪的是，一听到吴书记的响名，这里当即静默了下来，看来真把纪委当回事了。

扫了大家的兴，我觉得过意不去，冲“谍报员”吼了一嗓子：“把这当足球场啦，不带中场休息的，赶紧整啊！”秘书长这才回过神，吩咐大家继续。

我刚吞下一碗饭，小杨头就借故先走了，说晚上还要向市长汇报工作，让“谍报员”留下。小杨头走后工夫不大，吴同学给我打来了电话，说菜都快凉了，我们也吃饱了，你怎么还不回来。

我这才起身告辞，去担当灯泡重任。随手带上“北京”厅的门，身后即刻又喧嚣起来，“谍报员”的嗓门最亮堂。也难怪，沉闷了多年，终于爆发开来，自然有些癫狂。

我倒是为“谍报员”的咆哮感到一种快意，至少是人才辈出，埋葬在宦海中的一粟修成正果了，荡成一叶扁舟开始航行了。人才需要机遇的土壤，也需要阳光和雨露，阳光是领导的赏识，一张笑脸，雨露是你肚子里的材料，天时地利人和，方才造就出一帆风顺的水手。

“谍报员”显然是接近水手角色了，只不过他尚未知晓统领他的舵手是谁罢了。

等我回到包间，政委正把酒自斟，吴同学斯文地切着一盘牛排，就着饮料品尝着西餐。而政委是不习惯刀叉的，用古老的传统餐具夹着下酒菜，

# 13

老婆在宣传部的分管工作最终让兼任副局长的广电局长提前辞去了宣传部的兼职。让一个专职副局长分管报社、电台、电视台，实际上间接压制了原来的局长上司，局长自己被架空了。为此，我向老婆提议说，去局长家里私下解释一下。老婆倒显摆上了，说本来他就不适合当广电一把手，我这样做算是给足他面子了，保留了他的局长位置。

这就是官场，留足面子的官场。

我就问了：“那谁又给了你的面子呢？”

“书记啊！”老婆一语中的。

答案明确了，动议让老婆充当舆论第二喉舌的正是壹号。

“凭啥呀，不会是脸蛋吧，建议你以后多喷点香水。”经过上次暴力斗



争，我改变了策略，拿出君子风范，只伸舌头不出手，口头交流。

我的话让老婆哈哈大笑起来，用手戳着我脑门骂道：“老娘若是靠脸蛋，现在至少坐上副市长的位置了。老余你还别不信，你也就是只癞蛤蟆，只配给老娘开小车的，想开床上夜车那是白日做梦。”

这话我倒是信服，现在这官场上的娘们儿，哪个不是出水芙蓉，父系氏族的男权战斗，需要点娇色来调和，起到润滑功效。男女搭配，干活不累，也适用官场。俘获的女人越多好似也成了另一种政绩象征了，位置越高，女人越多，也越发精致，女人成了人肉梯子，每升一步，脚下那都是肉体铺垫成的。

老婆接着托付我一个光荣神圣的任务，说：“昨天陪同书记去报社视察工作时，书记私下让我转告你老余，给他推荐一个司机，毕竟你在机关开车这么多年了，对大小司机都知根知底的，条件是四十岁以下，身板硬朗，为人要稳重，最好内向点，驾龄至少有十年。”

我一听又火冒三丈了，挖苦道：“你娘的才上宣传部几天啊，这就把自己扮成‘竹苑’一号楼的管家婆了，是不是也要给他洗内裤呀？”

老婆被我骂得脸色微红，不自然地解释道：“还不是你高姿态，没把书记司机当回事吗？人家书记不避前嫌是看重你人品好，开车安全，跟我也就顺口提了一句，看把你急得。”

我冷冷道：“别看我是开车的，车道上的事我是你师父，跟你这样说吧，你面子大到可以向书记举荐秘书人选，也不要推荐哪门子司机，司机就好比是领导的过门媳妇，事关命根子的大事，谁敢做这档子媒婆啊？！除了书记的姘头！”

这最后一句让老婆失控了，一拳击在我胸口上，穷凶极恶地逼问我谁是姘头。

我一把揽住她腰身，使劲往胸前一拽，笑道：“能有谁？刚猪头的老婆啊，哈哈！”

老婆将头贴在我心口上，慵懒地说了声：“道听途说，你还真信了，放心吧，书记不是那样的人。”

壹号到底是怎样的官僚，可能只有老对手人大主任给出标准答案了，我这个老车夫是无须为之操心的，也无暇给他推选什么壹号司机的，真要让我大力举荐，我肯定让小强出马，精干的“陆战队员”不配枪也比那满身肥膘的刚猪头强百倍，充当首长保镖是绰绰有余的。问题是壹号敢起

用一个身披商业迷彩服的司机吗？那倒是小强挣脱王圣水的最佳方式，就算接受了老板的房子，他小强也能理直气壮地一脚踹开王圣水。反之，王圣水也求之不得，书记看上自己的司机就等于把他拉拢到身边了，当成心腹之人，说不定能官复原职，继续红顶商业的生涯。

老婆终于在我怀里倦怠而眠，合眼前还嘀咕一句：“你可要有思想准备，书记有可能要见你问话的。”

在我问到书记秘书人选时，老婆已打起了鼾声。

在纪委上班已好几天了，除了上下班接送吴同学，基本足不出户，市委大会小会也不少，比起文山会海的政府来说，好似从牛毛里揪出一簇金灿灿的头毛，都是精华部分，牛尾巴上的毛再多再长，也只是给牛头装面子的，所谓摇头摆尾的节奏及方向还得由牛头来掌控，这是决策与执行的关系。在这层牵扯的关系上，往往也不见得融洽，配合也不默契，老头子当政时，时常把尾巴翘得老高，甚至有横扫牛头的非分企图。决策是刚性的，执行是柔性的，所以常要变通执行，研讨起来方案多多，埋头于会场也就无可厚非了。现在不同了，吴同学本身就是牛头上的金毛，开会也不需要小车开道了，坐上电梯直达会场，比坐奥迪省事得多。省事对一个小车司机来说就是麻烦，成天坐在别人的办公室里荒废光阴，这是最大的麻烦，我明显感到有些不适应了。而其他副书记的司机好像早就习以为常，往人家办公室里一赖就是一天，茶水伴着口水，喷洒在报纸铅字上，像是把一天的时光给嚼烂了。尽管事前已了解到纪委机关的办公气氛不太活跃，但没想过如此沉闷，沉闷到你失去一块发泄的领地，被积压在一个角落里，坐立不安着。

我强烈眷恋起政府小车班来，同样念旧着老杯的嘴巴来，在那边，无聊的空间时常让老杯的播音节目充实着，能找到些乐趣。

在老白那里坐了大半天，烟抽得太多，有些口渴，刚加满杯中水，项主任忽然拎着两大袋子水果进了办公室。

我笑着问：“这里流行发水果？”

项主任扔给我一个苹果，语气有些发酸地自嘲：“不比政府，政府长年累月发奖金，咱这里一穷二白，水果也吃不上，这是下午开会用的，吴书记要请退休老干部回来开个座谈会。”随后有个司机拎着装满矿泉水的袋子跟着进来，气喘吁吁的。这胖司机是第一纪检监察室专用司机，开着一辆面包车，听他们都叫他大胖，手脚比较勤快，面善人缘好。





望着一个“双轨”专用司机担当起采购的小角色，我削着苹果问：“都闲着啦，咋不出去办案呀？”

老白点上烟呵呵一笑：“老余，外行了吧，你以为这里是公安局，婆媳吵架也要听从110指挥调度出警呀？跟你这么说吧，咱这里逮只耗子还要看它是不是先误吃了耗子药，纪委不是猫，想伸爪就能扑上去的。”

我听出这话里的意思，警察碰到嫌疑人，无须请示报告，掏枪就能主动出击，而纪委得听上头的指示精神。看来，“轨道”是现成的，火车司机也是待命的，启动要靠调度指令。

大胖不愧是业务室的御用司机，拧开一瓶矿泉水，润了润嗓门就炸开了：“检察院比咱纪委强多了，咱掌握很多的线索放着不用，都让检察院捷足先登了，人家决定干一把才先搁到这边来过过场的，可话说回来了，人家检察院有权扣压赃款，咱没有啊，只能靠政府拨款当经费，车一出去就费油钱，咱没资本折腾不是？出差一天才补助几十块钱，盒饭钱都不够花的，有啥好忙的！”

大胖还要说下去，被项主任制止了，项主任说：“让牛主任听到这话，你会倒霉的。”

大胖一吐舌头：“余哥不是外人，咱被窝里吃嚼蚕豆，没响声……”

项主任招呼大胖叫几个人手，把东西摆进会议室，他这才收声走了。

我问：“办公室这边没车吗？”

项主任说：“以前有辆面包，现在都充实到了业务室，唉，忙的还是咱们，用车还要跟他们打招呼，庙穷穿破裘，我这主任也够寒碜的，还没有在区委待遇好。”他不让别人发牢骚，自己却接茬了。

老白听后一脸奸笑，没出声。

我啃着苹果又进了胖姐的办公室。她这几天也一样烦闷着，整天对着电脑上网消遣，再加上小李同志烟火不绝，老跟她作对，让她这个昔日炙手可热的秘书找不回影子了，十分郁闷。

就胖姐一个人在，一见我就嚷道：“那胖子真搞笑，叫我过去给他布置会场，摆放水果饮料，有病！”

她端的还是书记秘书的架子，只会吃喝，不会干活的主儿。

我说：“这里不同政府啦，大家都很低调，我也没想到让人敬畏的纪委竟然是这样的冷清，汽油都省得冒出车尾了，哪像是呼风唤雨的纪检门槛啊？”

“这就后悔了？那你老余头上市委给书记开车去呀，多美的差事给你浪费了！”胖妞瞥了我一眼，分明是挑明：你老余头现在可不简单了，脚踏两条船不说，连书记都礼贤下士请你入阁，背后是当部长的老婆给你撑面子吧。

胖妞的神态让我的脸上有些发烧，这妞已完全脱胎换骨了，装备上了千里眼、顺风耳，没有她不知道的事儿。

我尴尬地笑笑说：“真有那事我会上这里来吗？莫信谣言。”

正说话着，两个后生走了进来，小李嘴里吐出一块葡萄皮，不偏不正，刚好落到胖妞的办公桌上。胖妞不干了，责令对方给她擦干净。

小李眼睛一瞪说：“我们在会议室义务劳动，你坐在这里像个地主婆子作威作福，嫌剥削咱劳动成果还不够吗？自家院子自己打扫！”

胖妞的脸气得近似要扯下肥肉来，将桌子拍得“咣咣”响，叫道：“你这家伙等着瞧，看我以后怎么收拾你。”

小王一见双方互不相让，对峙下去就要惊动领导了，忙从卷桶里扯下手纸，给胖妞揩掉了葡萄皮。

小李点上烟，指点着胖妞说：“别以为自己以前在政府是市长秘书就把狗尾剪了跟鹿跑，你在大学捧书本时，老哥我就是陈书记的秘书，你也太不识相了点，有胆量跟我上吴书记那边说理去，看书记是不是还惯着你啊？”

胖妞算是碰上对手了，同样的刺头扎到一块，针锋相对。可人家小李说得也在理，前任秘书正处于寂寥期，给后任秘书上了一堂生动的教材课，难怪胖妞这次忍气吞声，不再言语了。

## 14

昨天下午的座谈会开了有三个钟头，头发花白的老干部们重新被召集到一起，消磨时间那是肯定的。参会的除了干部室正副主任，其他科室的头头都没通知到场，包括管家项主任。听老白说，以前的纪委书记很少召





056 集这样的会议，陈书记在任的几年时间里，好像有一年的春节把老干部叫到会议室，给老同志们拜了个团年。这新任书记第一次召集会议却不是在职的纪检干部，确实叫大家有些不解，那活属于老干局的事，再者说了，老同志们无非是呐喊退休待遇问题，咱纪委自己温饱都没解决，能管到老同志的胃口吗？人越老胃口越金贵，只喜欢甜食了，吴书记可不是当初的管财的吴副市长了，应该有自知之明的。

不过，等老干部们个个喜笑颜开，满意而归后，大家才知道点会议精髓。其中一位在副书记位置上退下去的老干部，会后在办公室闲聊时做了总结，说纪委工作现在是一年不如一年，而腐败现象是一年强过一年，根源在于纪检干部没有发挥正常的监督职能，见风使舵，顺流而下，一味听从领导指示，工作完全处于被动，眼见着国家财产中饱私囊，养肥了一大群蛀虫，实在叫老百姓寒心哪！我们当年可抓过不少大案要案，包括中纪委都曾从我们那时候的干部队伍里抽调过精兵强将直接参与到副省级领导的大案调查组里，这些年里你们有吗？不说别的，县处级查出了几个呀？人家现在不照样住在大别墅里颐养晚年？我们这些退下去的老同志，看着心痛啊，这样的纪委机关不是摆设吗？只拿薪水不干活，不如解散算了，节省国库开支……吴书记在老同志面前是表态了，下决心要改变目前纪委工作的被动局面，领导只是决策者，具体工作还需要你们业务部门放胆去做，不能再这样消沉下去了，要有急迫感，更要有责任感……

老实说，这几天来，还是这位老书记的会后感言让我这个小车司机感觉到自己是坐在纪委机关当班。

每天到这里击鼓申冤的老百姓也不少，但大多是留下一篮子陈旧的废纸张便不了了之了，把这儿也当成信访局了。

昨天我就碰到一位瘸着腿、步履蹒跚的老妇女上办公室来哭诉，口口声声说，窗口那么高，我儿子咋能够得上窗子上吊自杀啊，派出所要赔我儿子的命，你们领导可要为老百姓做主啊……

老白看上去是司空见惯了，麻木不仁地把老妇女打发出去，叫她上公安局去。回头跟我说，这女人真可怜，前年就来过多次，儿子自杀了，她也快疯了，老以为儿子是被派出所干警打死的，真没办法啊，对付这样告状的，每年都有好多类似的投诉告状，也分不清主管部门，到处申冤，到处投诉，咱信访室转出去的诉状不比法院少，唉！

我摇头说：“这话不夸张，市府那边也一样，我们在小车班里也遇到

过，把咱司机也当青天大老爷了，门卫拦都拦不住，人家带上身份证件，名正言顺找政府信访部门你总不能拦住吧，可一转身人家就上了市长办公楼，知道‘信访跑烂鞋，不如拦小车’的理儿，找大官才管用。”

从吴同学这次会议精神上看，她这是先拜师学艺，先向前辈征询意见，然后才拿出方针大略，跟在职的一线同志们交流。

没两天，组织部的一份任命书传达到了纪委，“牛鬼”荣任纪委常委，继续兼任纪监一室主任不说，外加分管信访室。

原先一个常委被调离了，大家对牛主任的称呼有了改变，改为牛常委。现在想来，这吴同学在北京期间不只是在儿子面前担任母亲角色，也为上任新岗位做了准备，包括对干部队伍的摸底，所以，一回到“小招”就召见了纪委业务能手——“牛鬼”。

“牛鬼”这几天上省纪委接受业务培训刚回来，升任常委让他颇感意外，当白副主任也改口叫他常委时，他晃着脑袋说：“老白，你也跟着叫呀？还是老牛听起来顺耳。”从两人谈话中，可见关系不一般。老白事后跟我说，他和牛常委曾经共事多年，是纪监一室的老搭档，假如换个说法，那他老白还算是牛常委的师父，手把手教会当年初出茅庐的小牛同志的办案技巧。那时候的小牛总在身份上错位，把自己当成了普法宣传员，引证法律给接受调查者解说枯燥的法典，结果适得其反。人家狡黠地一笑说，电视上的港台片子经常有句“有权保持沉默”，那就是你这位小同志所说的法治精神吧，好嘞，我保持沉默，一直陪你们在宾馆住下去。老白给这位法律高材生找回了本色，告诉他纪检工作实行“双规”，就是让涉案人提前交代问题，千万别向对方说教啥法律词眼，思想工作早应付不了那帮腐败分子了，司法介入前咱得想办法先让他张口，口子一开纪检工作就算完成了，至于后面的事那才是检察官的职责，咱是无权抄家封号的。

总之，“牛鬼”能有今天，也是师父老白当年的调教。老白很是得意，自己只能在副主任位置告老还乡了，但弟子在升迁，便觉得宽慰了许多。

老白还给弟子抱打不平，说吴书记是伯乐啊，过去要不是被压制排挤，牛常委早当上监察局副局长了，那娘们儿还不是投桃报李给提拔上的？陈书记把她当第二夫人了，外人不知道，咱纪委的背后都叫上“书记夫人”了……

老白的上述道白都是在麻台上散布的，“书记夫人”正是监察局副局长。身在官场，甭管你先前官衔多高，只要退位了，首先贬损你的就是曾





058

经的下属，将过去满腔郁闷爆发出口，焚毁你的影子。一碗水都端不平，何况是浩淼缥缈的宦海，虾兵蟹将们随波逐浪，各显神通，潮起潮落间将一肚子苦水呕吐出口，抱怨大海无风也起浪。我同样相信，市府那边也有此类怨言流窜：吴市长不是一直自命清高，以专家学者自居，为官不贪权吗？怎么跑进纪委了？原来把咱这里当跳板了……

自从进了纪委开车，除了办公室和胖妞那里，我还没光顾其他地方，严格遵守吴同学的禁令。其实吴同学有些故作神秘，至少我看到副书记的司机是没这规矩的，信访、干部、廉建、调研等几个室尚且不说，就连三个纪监室和案审室也是他们喝茶消遣的悠闲场所。我还看到其中有个司机经常上女副局长的办公室，一待就是老半天。听老白说，那司机原来是跟陈书记开车的，也姓陈，陈书记走后，一直没有安置新岗位，车少人多，现在闲置着。

女副局长正是“贤聚楼”韩老板的前妻，从老白的道白可看出，传言中她的某市委常委姘头也正是陈书记无疑了。

事关一把手的传言总脱不开一个“色”字，甭管真假都先给你乌纱帽镀上色料。倘若背负着这样的名声一帆风顺跨越了宦海，功成名就中还保住晚节，那当初的色料便随风而吹了；可一旦东窗事发，这颜料的负面作用就带来致命一击，好似冻结成拳头大的冰雹砸在窗户上，让你遭受白色恐怖袭击，有色的脚印后面很容易找到蛛丝马迹的。君不见，很多线索都是从色料上深挖出暗道的，打通暗道后，便春风大泄，房子票子车子奶子都晾晒到阳光下了。

每一个蛀虫的后面，都残留下坑坑洼洼；每一个贪官的影子，都罩着粉粉面面。

小蚱蜢老萧也带染色体，赌徒男人只是前奏，桃色女人才是后面的铺垫，若不是达成妥协休战，老萧的色体将被一层层剥离开来，最终将面临黑袍法官的审判。就目前来看，本市几个巨头中，壹号、老头子、陈书记无一例外印刻着这样的色篆，就差新市长了，估计新市长帽子上的颜料正在选配中，很快便要亮相的。有关政协主席的段子更荒谬，听一个在组织部开过小车的司机说，老部长只对未成年少女感兴趣。比起其他巨头，有过之而无不及呀！我倒为吴同学担心着，跟老头子之间的暧昧还在纠缠不清中，半道冒出了程咬金式的政委来，一旦被人捕捉到，那色调未免太深厚了。

接下来，吴同学又使出没有门派的招数来，要召开全市纪检工作会议，参会成员为各县（区）和市属单位纪监机构副科级以上的党员干部，而会议地点选在了A县。按惯例，这样的会议肯定放在市委办公主楼的小礼堂召开的，何故跑到偏僻的县城呢？包括落实会议通知下发的项主任也琢磨不透，让小王将一大叠信封送往市委收发室。项主任给A县纪委提前打了电话，口头通知那边尽快准备好会前部署，包括参会人员的休息场所。然后又给吴同学打电话请示书记：“发言稿该谁来起草？小欧吗？”随后他道了声“好的”，就挂了电话，手托着腮帮，若有所思。

我放下报纸，问项主任：“开几天啊？最好多开两天，在那边搓麻将我手气一直不错。”

“就半天。”项主任回答。

老白颇为不解地问：“才半天会议，去那么远的地方，这不是舍近求远吗？”

项主任离座给自己加满茶水，向我问道：“以前不是欧秘书给吴书记起草发言稿吗？”

我摇头说：“不大清楚，从没关心过这样的事。”

其实我心里很清楚，胖妞在吴同学面前可不是动笔杆子的御用文人，也不是给领导出谋划策的幕僚。我很难给胖妞的职责下定义，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她常给吴同学抵挡了不少马屁精，让吴同学免受夜幕下的骚扰，工作之余享受着“咖啡”般的清静与悠闲。胖妞倒像是吴同学的护门神，包括那神通广大的胡博士，吴同学在任拆迁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时，胡博士始终未能如愿叩拜。胖妞在车上提过，拿人家的手短，嘴巴还是要动一下，这样才心安理得。

吴同学当时的答复是：“这样的人你负责给我拦在小招门外，切记！”

看着项主任为难的样子，我笑着问：“书记叫你亲自捉刀？”



项主任摇头讪笑：“我哪敢给书记写稿子啊，水平有限哪，书记说早交代牛主任了。”

原来他是觉得自己这个办公室主任被冷落了，牛主任的手伸得太长，让他这个正儿八经的办公室主任产生一种危机感。

别说是办公室主任，就算是司机，某一天发现自己的驾驶室被别人霸占了，那感受也很酸楚的。机关的职位有大小，有轻重，可不管处于什么样的位置，都忌讳被别人取代。假如你是专门负责给领导输入文字、校对打印稿的，有一日领导拿着手稿给了你隔壁那位同事输入校对，千万别在自己近视镜片上找瑕疵，以为度数不够了，忘记加“冒号”了。问题不在视力工具上，而是电脑识别系统，极有可能你的指头连打汉拼，电脑将原文中的别字给自动修正了，领导能怪罪死脑筋的电脑吗？只能怪你人脑不够灵活啦。

中午我正在食堂吃饭时，小姜打来了电话问：“过几天是不是要上 A 县去？”耳朵够灵敏的，会议通知刚一发出去，他就提前截获了。

没等我说话，他又解释说：“是老头子让我代为问话的。”

上次 A 县风波，我的事后表现让老头子很失望，感觉这个旧车夫是刻意要跟自己保持距离了。我一直想找个机会，重新拉回主仆间的距离，以示自己的赤胆忠心始终未曾动摇。可我知道，老头子是性情中人，丢失的东西是铁了心不想拾回的，我就是他丢弃掉的一把钥匙，那张门被锁死了，除非我动用铁锤主动给砸开。

我跟小姜说：“纪委要召开会议，地点落在了 A 县。”

小姜随后才说：“老头子好像有很多话要问你，余哥你还是去一趟他家里，从省城回来后，老头子一直阴沉着脸，我快成老家伙出气筒了。”

显然是 A 县那边向他通报了吴同学的最新动向，将上任后的第一次亮相安排在了 A 县，背后是否有什么含义，这可能是 A 县那边焦虑的，毕竟纪委会议不同于招商会，容易让人推测：那边可能要出事。

最忐忑不安的可能是萧书记了，老子屁股还没坐热，你纪委就跟过来摆椅子开会，这不是成心要我坐不安宁吗？难道是换个手法来要弄我，直截了当想叫我萧某人睡宾馆？不对呀，不是休战了吗？赌博案不是消停了吗？咋没完没了呢？把老子发配到荒疆，然后实现“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构想？

蚂蚱躁动，绳子就颤抖，于是老头子也开始琢磨这事了，也觉得蹊

晓了。

假如真想探究到吴同学的举措的意图，他完全可以找陈书记的余党们垂问，包括女副局长，她也是常委身份，不可能连一次会议的主题都知晓的。就算我在老头子面前密报，也只能重复跟小姜所说的，我只知道是开会。

我始终不相信老头子会向自己的旧车夫打听啥政治动向，再怎么着也是权力机关首脑不是？饿死的骆驼比马大，我在老头子的眼里就是一个车夫，仅此而已。他若想找我谈话，可能还是念旧往情，给我的车道明确航向。

只要旧车夫一帆风顺，他的老奥迪就不会抛锚。

吃完午饭，我习惯坐在胖妞的办公室里剔牙，喝几口水看几份报，然后休息。胖妞正在煲电话粥，好像是汪公子在心疼女朋友为减肥又没吃午饭。胖妞耐心解释着自己为什么节衣缩食，死不承认自己在施行减肥，说像她这样的完全是遗传基因，喝凉水也长肉的。办公室的另外两个后生午休一般不回办公室，所以，胖妞笑起来眉飞色舞的，完全处于热恋中女人的弱智状态，听起来叫人发怵。

她一放下电话就说：“你老余头一脸阴笑，偷窥癖啊。”然后啃起苹果来，起身将我手里的报架抢过去，回到桌前自己看着。

我善意提醒道：“女人对自己的身子有个误区，贻误终身啊！其实男人都喜欢女人丰满点，那样才显得女人水灵，可女人明知道这个理儿，为什么偏偏寻求骨感呢？吃药挨刀也在所不惜。”

胖妞扔给我一个苹果说：“中午没吃饱吧，唉，现在我们过的是饥寒交迫的苦日子，你也以为我在减肥啊？我是不习惯食堂里的饭菜，比政府那边差远了，闻着就反胃，你说是不是咱以前免费餐吃得太多，把自己胃口养金贵了，不适应这里的粗茶淡饭？”

“也许吧，不说别的，单出勤奖一个月下来才区区几百元，往后我老余也跟着减肥得了，也好，肚子太大，刚好排气。”我就着苹果点上了烟，道出心头的不满。

胖妞笑了笑说：“咱俩这叫悬崖勒马，弃暗投明，想想跟胡博士抹那点油水，我都后怕了。我嘛，还没转正就快成腐败分子了，想想你老余头在领导车子里窝藏这么些年，一定是劣迹累累啊，该庆幸才是，至少这里是安全部门。”





说到这里，胖妞压低了嗓门，这话是跟我老余头的关门之言，话里透着影射，贬低自己，戏弄我老余。

我故意装傻问：“这话是怎么说的啊？整成逃犯似的！”

胖妞奸笑两声：“嘿嘿，打个比方吧，我是浑水里的一条小鱼，你哩，就是一只扎进淤泥里的泥鳅，一缺氧气，首先浮出水面的是像我这样的，至于你，哪怕水干了，也能靠淤泥生存，这也是司机的好处呗，树大好乘凉。”

越说越城府，感觉她一定失去处女之身了，每次呻吟好像都掺杂着血的代价，字字珠玑啊！

男人善于改变一个女人，不只是女人的胸脯，也包括改造女人的脑子。汪公子肯定朝胖妞的脑子注了不少浆液，润滑了女朋友的脑部神经元，卖起关子就如同汪公子的麻合作风，声东击西。

我试探着问：“像是有风声？跟我先吹吹风头，我好关好车窗。”

胖妞经不住我敲击，终于道出了隐密：“这次A县会议是经过市委那边筹划的，A县这回真的要出大事了，姓储的不是还没有新任命吗？极有可能请到这里当‘贵宾’招待了……”

胖妞说到这儿，急忙收住了舌尖。——两个后生进了办公室。

听后，我十分震惊，小李凑过来给我点烟时，我嘴里烟卷忘了吸。

小李问我：“咋溜神呢？刚才是不是进来过大美女呀，叫老余魂不附体了。”

我这才看到鼻前的火舌，忙吸气燃着。

胖妞收起报纸，将头埋在办公桌上要睡午觉，嘟噜一声：“午间休息，请勿打扰！”

连日纷争，小李可能也习惯胖妞的语气了，之间也达成了某种妥协，毕竟是新书记的秘书，老书记的秘书风采已成过去式，还得看僧面的。

两个年轻人一个看报纸，一个上网，办公室变得很安静。我却坐不住了，只感到自己把小姜的传话过于简单理解了，老头子这次有话要说，后果比较严重的。

如果说，上回老萧这只小鸡崽没被斩落，猴子虚惊一场，这次等于是将火苗直接引到了猴毛上，劈啪声下，烤起了猴屁股，后院起火啊！

胖妞的秘闻绝对来自壹号的小范围的圆桌会议，从未来公公嘴边吹来的，她是憋不住才透出口的，纪委会议的背后行动肯定是在口头吹风会上

规划的，难道吴同学这么快就成了壹号的风口？不是达成妥协备忘录了吗，怎么忽然阴风骤起啊？

记得老婆对老萧的调遣做过评价说：“出去了就回不来。你以后少跟老头子那些旧党残羽掺和，上次 A 县风波就是教训。”

我开始感到妥协之后是更大的狂澜要掀起，兴风作浪的不是别人，正是吴同学。

吴同学这次要脱身夹缝，冲杀出身子，拿党校老同学开刀吗？

种种疑团好似车尾吐出的废气，呛得我心慌意乱着，我决定趁着夜色去探究老头子的内心世界。

我敢肯定，风声也吹到了他的耳边，未雨绸缪，他得像上次那样，给自己预先撑开一把伞，将风雨抵挡身外，等天放晴了，再完整收拢。

只是，吴同学是那把伞具吗？

## 16

周末晚上，老婆意外回家来吃饭，心情好像不错，下厨做了好几道菜。老爷子现在难得碰上媳妇给自己做一顿丰盛的下酒菜，米酒喝得很开怀，还让我陪他喝了两杯。我说今晚跟人约了牌局，仓促吞下一碗饭便出了门。

我没开车，叫了辆的士，直往政府大院而去。还真有约麻台的，只是汪公子主动邀约算是第一回。叫我上“金盾”，说今晚有“王圣水”大财主作陪，杨秘书长早摩拳擦掌了，有发小财的机会肯定要搭上你老余。我说稀罕，以前从没发现你有菩萨心肠，见我上了纪委，你大发慈悲来给我扶贫了？

汪公子讲了实话：“现在不一样了，小欧在你车上不是？在那边多照应点，给我看住了，那边我听说年轻的色狼可不少。”

真把胖妞当天鹅肉了！我听后确实有些恶心，所谓物极必反，汪公子这只癞蛤蟆贪吃了太多天鹅，撑破胃之后，换了口味，蠢笨的企鹅嚼起来才带劲儿。



我说：“今晚上实在没空，改天吧。”

事先也没打电话，我的突然造访，让正看电视新闻的老头子一时没反应过来，纳闷地问老婆子：“院门没锁吗？”

老婆子招呼我坐下，沏上茶才回答：“才几点啊？有这么早就关院门的吗？老年痴呆啊你？！”

见我提着两条烟，老婆子责怪说：“你小余哪怕几年来一次都不是外人，怎么还拎东西呢？”

老头子冷冷扫视了塑料袋子里的烟，鼻子“哼”了声：“自己掏钱买的吧？留给自己抽吧，我还不至于混到让自己司机孝敬烟的份儿上。”

老头子真是火眼金睛，一眼洞穿了两条中华来自司机的钱夹。挖苦的是啊，自从跟了吴同学，这中华牌子早是过眼烟云了，我勉强依靠老婆收受的礼品过一个中档烟民的生活，偶然会向别人趁火打劫。

老头子的话让我猛然产生一种委屈，鼻子酸楚楚的，像一个久未啃到骨头的流浪狗，在回归主人膝下时，哀怨成吟，流下一嘴哈喇子……

老头子目光依旧关注在电视画面上，镜头正落在他身上，又是在主持人大常委员会会议，同样是常委会，他脑子里的画面一定聚焦在市委常委会上，那场合才是真正当权派，他可是代任过市委书记，也曾坐过壹号位置，只是没等到焐热，就给推下了。

“你老婆不知道你来我这儿吧？”老头子望着电视问。这话显然是在我夫妻两人间画了道“三八”线，老婆属于那边的人了。我自然领会他的意思，便说自己借口出来打麻将的。

老头子终于点了下头，递给我一根烟，将电视关掉，让我喝茶。

他开口问我：“上纪委那边适应没？那种地方可不是小车班向往的，容易断火。”

我忙说：“自从跟了吴书记，断火早习以为常了，烟也少抽了。”

听到“书记”两字，老头子苍眉紧蹙，咳嗽了几声接着问：“不是有更好的选择吗？你老婆为你可费了不少心思，咋没珍惜机会啊？”

话题越发敏感了，我老婆那档子事看来他早看穿在眼里。

我尴尬地挪了挪屁股，说：“女人嘛，瞎操心，我怎么能让一个娘们儿使唤自己，头发长见识短。”

“呵呵，不见得，她比你有战略眼光，你这叫不识时务呀！”老头子干笑两声，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来，让我看一张照片。照片不是很清楚，可举

杯媚笑着的正是我那副部长老婆，跟她碰杯的也正是壹号人物。老头子啥时候学会了私家侦探这一套，居然背地里人肉搜寻？我的脸一下子火烫起来，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老头子说：“你别激动，公众场合的晚宴。你老婆不简单呀，我当初没给她动位置就因为她太不简单，官场上不适合有野心的女人，我那是为你好。可现在是爱莫能助了，掌控不了局面哪，凡事得靠你自己了，你能继续留下给小吴开车，说明我当初没看错你。”

我赶紧表态说：“她也就是想换个单位，像她那样的，除了卖弄文笔，没多大领导才能的。”

老头子的小眼睛转动了几下，继续说：“我看不见得，她是冲以后常委的位置去的，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身在机关，谁没有野心啊？只是女人的野心一旦膨胀开来，就节外生枝了，往后啊，有的是流言蜚语灌入你耳朵的，你应该告诫她，不能拿原则做交易。”

老头子最后一句是一石击双鸟，凭我多年来给他开车的体会，这话中除了女人“色”字交易外，还有更深刻的意思在里面，那就是我给他开车时所发生过的那些黑夜里的事，那其中的原则性更强，一旦从枕边风吹出去，就足以构成龙卷风的威力，吞噬一切。

将一个小车司机的原则迁移到司机老婆身上，是顺理成章的，这也是老头子最为担心的，也极有可能是老头子当初不提拔我老婆的关键所在，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政治本身就是交易的产物，符合正常规律，等价交换，钱，财，色，也包括那些个原则性的见不到光亮的事儿。

我斩钉截铁地、也极其委婉地回答说：“我开车这么些年，从没丧失原则。”

这话尽管不能叫老头子吃颗定心丸，但态度很明确，我才是当事者，只要我牙关紧咬，其他也都是些道听途说了。

没人相信一个男人在老婆面前讲究啥原则的，裤子一脱，强暴也轮不上强奸罪名，原则顶多是个避孕套子，薄如蝉翼。同样的套子用在妓女身上，性质就骤变了，防范病毒的原则性再强，也避免不了标签的正当性：非法嫖娼，非法交易！

老头子终于卸下凝重的神色，放松地哈哈一笑：“你小余是多虑了，咱俩共车那么些年了，一直四稳八达的，从没发生过事故，包括闯灯超速，除了尾气污染点空气，从里到外都干干净净的，交警那边是没有污点可





查的。”

这话听来很轻松，可字字掷地有声，叫人耳鸣成嗡。明里是给我这个车夫打气，暗地却在警示我：你所见到的都是些废气排放，乌烟瘴气的小车那是机械化的结果，空气浑浊，谁敢说自己的呼吸系统没遭受侵蚀？法不责众也就理所当然了。

老头子切入了正题：“以后有什么事就给我电话，不要再登门了。这回小吴是充当先锋官了，矛头直指 A 县，是要动真格的了，老储的裤裆能不能捂住，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这样也好嘛，至少让过去那些风言风语不攻自破了，老子跟小吴之间只是同学关系，好嘛，现在听从帅帐指挥，跑到我老家反腐败去了，老子倒想看看能抠出几条蛀虫来！”

我还是低估了人大主任哪，吹风会再隐秘，也逃不出他的耳朵，兴许他的耳目就安插在壹号的圆桌会议旁。我来得还算及时，至少在斗争拉开序幕前，向旧主子咬紧牙关表了态，我牙缝越小，他就越放松，车夫心定，车主才能安神休憩。

我先前所理解的“妥协”看来是判断失误，老萧赴任前步履沉重的样子，是觉察出其中暗藏的杀机，将两只蚂蚱拴到一起来烧烤，那蹦跶的力量足以叫绳索哆嗦。可我始终弄不明白，这吴同学到底是何角色，难道真的跟壹号之间达成了攻守联盟？她这样做意图何在啊？仅仅是要在官场上开辟第二战场，树起一面反腐大旗，洗刷在市府的怀才不遇？

老头子的话进一步证实了我对吴同学的分析，他深叹一声说：“做官也有瘾啊，知识分子当官的瘾更大！我当初给省委组织部引荐小吴真是败笔，来下面实践好几年了，甭管成效如何，回去总结理论至少有了活生生的一线材料吧，干吗要折腾回来呀？一句话，是官瘾！我的话老同学是听不进了，只听那书生煽风点火，我是极力反对让一个知识分子主持纪检工作的，可省委组织部没把我意见当回事，我是瞎操心啊！看着吧，这纪委上面的双重管辖很快就会被那书生一手遮天了……”

老头子像是一肚子话憋得太久，也不管眼前只是个司机，倾将道出口来，把我当成省委组织部部长了，指责上级领导没有明鉴。

话题太敏感，叫我难以消化，我呛了一口浓烟，咳嗽了两声，老头子才回到现实，将烟卷叼上嘴巴，收住了话头。

那晚也没谈多久，老头子就端茶送客了。临走他拍拍我肩膀，老生常谈道：“你只管开好车，我心里有数。”

心里有数，是老头子每次在风浪面前的自我淡定，绝非说给旁人听的，是在给自己打气，鼓足勇气踏上踏板去冲浪……

## 17

这几年里，如此隆重的专题动员大会在纪委机关还是不多见的，在市外召开更是破天荒，人们都隐约感受到会前的紧张气氛，也都领教了新任纪委书记不拘一格的工作方式。当初在市府也放过“三把烈火”，只是充当消防员的反对者势力太强，动用高压水泵把火给浇灭了。这次的火势直接从外县蔓延开来，火舌方向不明，自然叫人琢磨不透，如坐针毡。

会前两天，一切准备就绪了，吴同学在纪委会会议室召开了常委会，就这次会议主题定了调，全面清查“经济环境”星级测评点。

吴同学的基调早在常委会前我就了解到了，因为枕边有了副部长夫人，晚上吹出来的。为了剔除我内心的疑问，以免我怀疑她和壹号有着某种不可告人的亲密关系，她说消息是壹号新到任的秘书提供的。水班长终于扬眉吐气贴近壹号当上了机要秘书，听老婆说是省报那位副主编推荐给书记的。这水班长很有女人缘，大学里恋爱和学业两不误，在学校就入了党，还做过系学生会主席，天生是位仕途胚子，所以，他当初选择市委机关，是仕途的最佳捷径了。然而，事与愿违，他在信息科混得并不如意，笔头功夫一如当年，挂着省报通讯员的头衔，跟省党报记者站混得不错，但最终也只捞到科级，比我老婆还矮一级，这让高材生很不平衡。机遇的平等性并没有公平体现在官场，缺少提携之人，机遇总同你擦肩而过，多少个仕生在这里面熬白了头发，直到回家抱上孙子了，还在夕阳下投射出怀才不遇的阴影啊。不是我技不如人，而是没有我施展伎俩的舞台呀，舞台由谁设，非演员，是导演，提携你的幕后人。小杨头的升迁，留下一处肥缺，估计夜色下的“竹苑”一号门槛被脚跟磨去了几寸，排着队伍要填补那份空缺，有举荐的伯乐，更不乏毛遂自荐的勇夫，勇夫靠的不是胆量和义气，而是口袋里的筹码，搁到天平上偏向自己这一方，那就是完美结局了。小





068 杨头在机关混了那么些年，可以说呕心沥血吧，身子却粘在副处的椅子上挪不开身子，可跟到壹号屁股后面没几趟，便扶正了，这点跟领导坐骑差不多，科级跟班的就形同桑塔纳 2000，叫壹号跌价，至少在外头替他发号施令的威信还不够，所以，必须更新换代，与时俱进。当初壹号在校友会上看似是朝小杨头扔了块馅饼，让他在苦涩中尝到了甜头，其实苦涩本身就是获取甜蜜的本钱，他那份苦涩正是老头子在市府给他酿造的。机遇不光只是给有准备者去赢得的，更多是别人将机遇攥在手心舒展到你面前，由不得你不出手抓住。与其说机遇来自壹号的馈赠品，不如说是老头子给他小杨头酝酿的高粱酒，时间越久，味道越烈，也就越发醇香了。小杨头是只酒瓶，老头子是酿酒人，壹号是揭开瓶盖的品尝人。

水秘最终通过省报副主编举荐成功，也是他的知己贾记者幕后操劳的结果。在贾记者的撮合下，主编这样的高级文人讲究的是清高脸面，比糖衣炮弹威力要高得多，喉舌嘛，决定你一方水土的纯净，壹号自然是无法挑剔的，所以水秘不费一枪一弹便杀出了重围，实现了战略大转折。老婆说水同学过去在学校有个花名——水蜜桃，看来是叫对了。老婆说这话时有些酸溜溜的，敢情她不是女儿身，那机会就不是水同学的了，也难怪老头子对她评价很到位：一个有野心的女人。熬出头的水蜜桃上任以来一直很低调，知道自己还在试用期，还得小心伺候着壹号，有些话儿也只敢跟老同学透透气，所以，我这个纪委书记的司机赶超在纪委常委会之前，就学习到了会议精神大纲。

对于“经济环境”星级测评点这一新潮名词，我知之甚少。过去在车上听老头子提过几次，都是电话里听到的。老头子跟陈书记在电话里说过，省纪委拿本市的企业做示范点，咱市纪委不妨拿 A 县做试验田，从 A 县逐渐推广。我当时不太明白这词的含义，后来才听说那是在任省委书记一手倡导的反腐倡廉策略，从企业入手，打造一道防火墙，扼杀滋生企业行贿受贿的土壤。老头子在 A 县搬石造田时，也正是那位省委书记把他赞誉成“当代愚公”的，所以，特别交代在本市做示范点。老头子刚在市委书记“代”字上行走，便想到发迹地 A 县了，想在省委书记面前打造第二次“搬石造田”的创举，于是 A 县成了试验田。星级测评具体做法是，纪委通过审查核实，从试点企业中列出“经济环境”廉洁名单，然后再综合评估，像评星级酒店一样，给企业挂上纪委专门打造的星级牌照。初衷自然是好的，好像挂上“文明户”的牌子一样，树立榜样模范，让其他家庭看

齐，争当文明户，营造和谐气氛。但后来一经推广，就变了样，成了纪委重点保护单位了，星级越高，摆出的姿态就越离谱，甚至敢于藐视司法，叫嚣：我是纪委挂的五星级，你反贪局有胆子来摘吗？于是，大小企业都争先恐后地向纪委申领“保护伞”。其中以 A 县最为猖獗，一个落后的山区县，仅矿厂企业就挂有好几个五星，实在叫人瞠目结舌。后来出了几起矿难，其中也涉及五星级的，安全系数大打折扣，从矿厂老板那里得知，牌子是从县纪委书记那里买到手的。纪委书记撤职查办了，牌子自然也摘了，可实验田继续在扩张中，不能因为个别现象而怀疑上面的决策。当任陈书记有了背后老头子的支持，冲锋在前，格外卖力，奋战在试验田里，像头老黄牛，任劳任怨地耕作。有人背后就评论了，说纪委其实在卖伞，变相创收，为此还流传起顺口溜来：头顶一把伞，避风能当山，反贪门前站，一样把门拴。

但这次毕竟是省纪委贯彻落实的示范项目，省委书记只是倡导者，所以，不遗余力的老头子终究没能迎来仕途第二春。老头子正准备在全市大力推广时，壹号接位了，老头子挪出了一把手座椅。新任市委书记也认识到这里面的弊端，但地方纪委毕竟也受垂直领导，上面的决策他也不敢妄自非议，只能听之任之。这也是老头子最为得意的手笔，陈书记本来就是省纪委派遣下来的干部，在省委的关系不比壹号单薄，所以，这位陈先锋的冲杀确实叫老头子出了口闷气。关键还在于他和陈书记之间只是暂时的盟友，算不上绳子和蚂蚱的关系，也正因为如此，老头子到了人大，隔山观虎斗，享受着渔翁得利的境界。至于说利从何来，那就不得而知了，至少，死党储书记在 A 县那头是百分之百地继续贯彻落实改造试验田的老黄牛精神，五星牌子继续在更新。老头子是 A 县老书记，那些矿厂自然是忘不了老书记的，县纪委书记得听县委储书记，储书记得听老书记的。

壹号也绝非袖手旁观，省委领导来视察工作，在首长耳边小吹一下这边的歪风邪气，还是免不了的。可首长评价说：在你这样的位置上，绝不能道听途说，改革难免要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有问题也是正常现象嘛，不要害怕问题，要敢于面对，勇于探索，妥善解决，如果因为问题出现就停滞不前，还谈何改革啊？

此时的省委书记已调离省委进了北京，后来者当然要保护前任者的政治资产。

这话我是亲耳在车上听着老萧模仿首长的口吻原汁原味说出口的，当





070 时老头子拍着大腿笑道：书生是想独揽大权啊，假如真要改革，就先将纪委机关脱离地方党委的领导，一垂直领导，腐败才能从一把手开始。

现在想来，老头子说那话也是有感而发，毕竟他代任过壹号的位置，享受过家长式的作风，金口玉言，说一不二！

从“水蜜桃”反馈给老婆的信息看，老头子这次出口的“心里有数”是沉重的，我感觉有点秋后算账的危机，而且摆下虎头铡的正是吴同学，对她吴同学，他反而显得束手无策了。

老婆阴险地笑了两声：斗争复杂化了，鹿死谁手，就看她吴书记能否做到铁面无私了。

最后郑重告诫我：“老余，该跟老头子分道扬镳了，包括那不省事的小姜，少通电话。”

语气带着刀光剑影，女部长终于行走江湖了。

## 18

晚秋的天空显得很阴沉，像一个老态龙钟的老人，苦巴着满脸皱纹，拂面的凉风好似老人的叹息，叫人眷恋起早逝的春色。

窗外的景致都随时令而衰色，A县的广袤土地上，升腾起阵阵烟雾，那是农民焚烧秸秆的烟气。他们懂得就地取材、废物利用的道理，生态是循环的，仕途官道又何尝不是？坐在后面的吴同学也是一团烟雾，缥缈在A县的苍穹，化风化雨抑或是电闪雷鸣，谁也无法预知。

吴同学先行一步，提前一天向A县进发，因为是科级以上干部大会，胖妞纵然挂着“秘书”头衔，吴同学也没叫上她跟趟。这叫胖妞很窝火，自从进了纪委机关，她这个秘书基本成了闲人，成天坐在办公室上网打发每一天，实在太厌烦了，就跟前任秘书小李同志较劲，两个失落的秘书将窝里斗当成一种消遣方式，倒也不失为乐趣。昨天小李还话里藏刀地说，哥们儿大小也混出个副科，好久没上A县品尝农家菜肴了，到时候好好享受享受，小王你还要努力啊，争取早日向组织靠近，把入党申请书交上去。

这话显然是说给胖妞听的，怎么地？你这个秘书至今还是个科员身份，而且是民主人士，混得还不如我李同志，得瑟个啥嘛？！

恼羞成怒的胖妞像是受了奇耻大辱，指着小李尖叫：“小人一个，副科就让你卖弄上了，等着瞧，看你能神气到什么时候？”

小李吐着烟圈说：“嗯，等着来人铐我，那位汪公子没佩枪吧？我很害怕哦！”

胖妞跟汪公子的亲密接触处于半公开化了，所以在纪委机关，胖妞啥都不用做，工资少不了一分钱，杂活也都交到了小李和小王的桌面上，项主任是从不敢向胖妞下达指令的，因为胖妞有着双重身份，公私两面都挺沉的，像块石头，他项主任有自知之明，生怕搬不起来砸了自己的脚。

吴同学也有所耳闻了，在车上忽然问起这事：“是不是真的？”

我忙回答说：“自己也是刚知道的，真没想到她和汪局长的儿子谈上了。”

当初吴同学一回来，我要是多嘴提到这事，那她肯定不会带胖妞过纪委的，官场上最忌讳把这种裙带关系的人带在身边，她吴同学再另类，也会遵循规则的。

“老余，我带小欧过来是不是考虑不周全？”吴同学继续问。印象中这是吴同学针对自己的秘书第二次向自己的车夫讨教，过去老头子也常在我面前嘀咕这类破事。在领导们怀疑自身的判断力时，会向车夫提出疑问，其实等于是自问，把握不定的情况下千万别向领导陈说你的高见。

领导的脑袋容量是海洋，你车夫就算绞尽脑汁充其量也只能灌满半桶水，不在一个层次上，就无须卖弄你那半桶水了，晃动起来叫领导眼花心烦。

我的回答是迂回的，既不让领导错以为我跟她秘书亲密无间了，给秘书唱赞歌，也不能将秘书踩到车轮下碾扁了，那样领导又觉得你这司机爱好落井下石的把戏。

“她说过自己想跟着你的。”这是我应对的标准答案，去留那都是你领导决定的，即便她不愿意也得服从组织安排，不管你考虑周全与否，至少遂了她的愿，她是心甘情愿，周不周全已不显得重要了。我这样说也是实话，人家胖妞确实是想跟着你吴书记一路走到黑的，哪怕是你现在弃之不用，她也安分地坐在办公室里。

“唉，还是觉得这小欧太有自己的想法了。”吴同学微叹一声，不再说



072 话。显然她已感觉到这秘书非等闲之辈了，已不是当初敢叫市长专车的愣头青了。

领导身边没了秘书，接受视察的单位等于失去了指南针，A县纪委办主任是不敢随便拨通领导电话问一句：“您老快到了吧？”除非是紧急请示，即便领导手机处于24小时开通状态，也不能冒失打扰。

胖妞不在，也不知道对方怎么知道我号码的，嗓门不大，居然开口叫了声“领导”然后介绍自己是A县纪委办的，问吴书记到了没。

我说快了，便换上秘书的职业性口吻问道：“准备得怎样了？”

对方诚惶诚恐地说：“一切就绪，萧书记要亲自向市委领导汇报会议准备情况。”

我挂完电话跟吴同学汇报说：“A县打过来的，老萧正等着你。”

吴同学随后纠正我说：“人家现在是县委书记，你这叫法可不对头，怎么感觉不出你是个开车的？”

被她一挖苦，我也自觉失言，忙说：“过去私下这么称呼成习惯了，今后改正。”

吴同学也接了个电话，同样是老萧打来的，人家吴同学知道维护基层领导威信，开口就是一声亲热的“萧书记”，还说你忙你的去，我提前过来是想跟纪委班子先讨论下会议议程，毕竟是东道主嘛，听听他们的意见。

接着吴同学又解释说：“会议安排在A县主要是考虑到那里是当初测评实验点，萧书记可不要有啥想法，这是市委的决定。”

此时的大会议题已公布出去了，市纪委书记是很有必要跟县委书记做思想工作的，不是我吴书记要拿A县做肃清示范，决策者是市委，我只是执行人；再者说了，你萧书记不是刚上任的吗，前任在那边留下不少污迹，好比你的手脚上生出了疥疮，我吴书记过去给你挤出脓血，再涂上些消炎药，等伤疤愈合了，才是你萧书记放开手脚施展政绩的最佳时机。

纪委书记下来，有时候还真像个背着小药箱、清廉无私的赤脚医生，使出“望闻问切”的传统疗法，喂几口感冒发烧的小药片，基本就能将病毒镇住了，病夫擦去几行鼻涕，吐出几口浓痰，再流下痛悔后的几滴浊泪，咳嗽几下后，清亮出嗓子发誓说：今后一定多加几件衣服自我保护，以防止病毒侵蚀。于是就当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了，还是在你名字前面挂上阶级情感的标签——同志。对于顽固不化的病毒，该打针就得打针，该住院就得隔离，否则传染出去，病倒一大片，赤脚医生可是失职的。

吴同学和老萧的现存角色，就是医者和病夫的医护关系，吴同学想治病救人。

## 19

吴同学没上招待所休息，在工作人员作陪下直接进了办公大楼。有个小伙子满脸堆笑地将我引进客房休息，两人点上烟刚坐下喝茶，有人就进来将用报纸包着的东西放在茶几上，然后带上门退出去了。

小伙子说：“萧书记特别交代的，硬盒的，不要见怪哦！”

不用看我就知道是两条香烟裹在里头，我装出不屑的样子，假惺惺地说：“老萧也太客气了，刚上任的父母官，要学会勤俭持家啊，破费了不是？”

小伙子也姓余，跟我格外近乎，说自己原先是教书的，来机关没两年，往后还望余哥多指教。我就说了：“你一个教书的进机关没两年就做了书记秘书，让老哥我惭愧啊，混到今天还是捂‘方向盘’的，不冷又不热，饿不死也撑不饱。”

余秘书这才道出实情，说自己的父亲也是教书出身，跟老领导过去是同学，因为老领导的面子，他才有机会弃教从政的，摸爬了两年后刚好萧书记来了，老领导推荐他做了书记秘书。“老领导”是A县官场上对老头子的尊称，提到这爷子辈的老书记，A县妇孺皆知。秘书都一样嘴脸，我便想起老储的秘书来，老储现在一直空闲在家里，等候他的是重新安排位置还是秋后算账，谁也说不准，他的秘书又当何去何从？没找着新座位的老储该不会也让过去的秘书站在“公交车”上吧，至少也要给他招辆“的士”送别不是？

我这一问，余秘书的脸上当即闪烁起羡慕之色，说自己的前任现在可是实权人物，上安检局当局长了。

果真是遍地生花的好差事，A县是农业大县，但山区工业自有山区的资源优势，矿山水泥厂也有不少家，规模虽小，在当地也算是税收主要来



074 源了。规模越小，生产往往越卖力，环境污染也就越厉害，事故当然也是警钟长鸣了。

经济越落后的地区，规范性的东西越时常被藐视，包括官场上的事儿，穷困的家庭才知道粮食的珍贵，包括蛀虫们也要跟人口争饭吃。从我身旁的报纸原始包装上看，等同于 A 县的整体形象，外穷内腐，又叫“穷则思腐”。别的不说，单就 A 县街道两旁林立的私家楼舍来讲，不是局长就是厂长家的，老百姓都戏称为“局长路厂长街”。

我故意问余秘书：“没啥好的吧？出了事故，责任方首当其冲就是安检局呀？”

见我提出异议，余秘书开始班门弄斧，拿起教鞭，犯上了教书匠的职业病，正式给我开讲起来。说从权限上看，这安检局的双手能伸向各个角落，工矿商贸，建筑工程，特种设备，只要涉及生产就少不了“安全”二字，检查、督促、整改、处罚等等，哪一个环节不是权威体现？说到事故责任，至今还没发生过哪位局长引咎辞职，完全可以把责任推到一边去，不是没处罚没责令，是有令不止，总不能请来警察拿枪顶着那些老板的头让他停产吧？

说了这么多，我倒觉得老萧选拔自己的秘书不只是老头子的面子大，关键还是这位小余同志比较适合给他拎包，像老萧这样的老秘出身是绝不会容忍一个翻版跟在自己身后返照出他的影子来，因为这样省得他恶心自己，秘书的嘴脸时常随着领导的喜怒哀乐而调整面部肌肉韧带，媚笑之下也叫自己恶心。对于老秘出身的萧书记来说，秘书本身是多余的角色，到了他这种仕途境地，已分不清楚自己是书记还是秘书长了，抑或是兼而有之，所以，这余秘书从职能分配上说，是名副其实拎包倒茶的跟班角色，派不上大用场的。同样是拿过教鞭的，老萧跟小余一对比，这位在仕途讲台上还是位实习老师，而老萧早已让粉笔灰染白了岁月的鬓发，桃李满天下了。

在这余秘书的身上，我能找出当初胖妞的影子来，眉宇间舒展出一种独特的得意之色，说起话来，有些口无遮拦。

他直截了当问起储书记的近况：“这次市纪委来 A 县开会，是不是储书记出问题了？这边已传开说储书记被‘双轨’了。”

我冲他一笑说：“你把我当成吴书记秘书了。”

余秘书也觉得自己多嘴了，这才起身告退，留下一张卡片，让我有事

随时呼叫。

当晚，吴同学在招待所吃的便饭，萧书记客套了一番，也没硬拽着市委领导吃大餐，一来了解吴同学的秉性，不随大流，包括在宴席上讲究家常便饭；此外，人家是刚上任的纪委书记，又是来A县召开“摘牌”动员大会的，不能在饭桌上留下什么口舌，该避讳的就得避讳。当然了，餐桌还是设在雅间里，我们几个司机在旁边搭了个便桌，凑合着吃了一顿十分清冷的晚餐。尽管那边作陪的县委书记和纪委书记很殷勤，没有酒精作用下的公家饭也显得淡而无味。只听萧书记不停地给吴同学介绍餐桌上的农家菜，说都是些绿色食品，在市里很难享受到这种天然菜肴。纪委书记从年纪上看比两位领导都要大，我只听说是老储到A县提拔上来的，对老储是忠心耿耿。除了作陪的官员们用口水代替酒水，吴同学基本是无声应付，很快就散席了。

我正起身要回自己房间时，萧书记走了过来，小声跟我说：“等会儿随我一道去吴书记的房间，吴书记交代的。”其他人一听，跟县委书记请示了一番，书记挥手表示没别的吩咐后，大家便退了出去。

老萧问我境况：“上纪委感受如何？”

我说：“比过去是空闲多了，还不如在政府开车。”

老萧闷声抽了会儿烟，然后跟自己的秘书打了个电话，说晚些时候让他过来。

随后我们出了餐厅，上了楼梯。

我问：“吴书记私下召见你，怎么要带上我呀？”

老萧将烟灰吹出去，冷笑一声：“过去在政府时，她不是也这样吗？习惯啦！”

我明白他的话意，我这司机是盏灯笼，给来自不同层次、不同部门的两个书记照亮的，以证实没有搀和到一块避光。

敲门而进，吴同学客气地给我们倒了杯茶，然后三人便坐了下来，吴同学递上烟盒说，想抽烟自便。

老萧和我燃起烟火时，朝吴同学笑了声说：“我真没想到您上了纪委。”

吴同学摇头作出无可奈何状说：“服从组织上的安排，你不也来了A县？我也没想到你做了这里的一把手。”

喝了几口水，老萧又说：“A县条件不如市里，这客房小了点，要不要去东方宾馆住？”





076 吴同学忙说：“不用，这次会议开支也是市财政出，不能给你们增添负担的。”

沉默了一会儿，吴同学忽然将话题转移到我身上，说你俩都是老熟人了，现在老余跟我上了纪委开车，以后对老余要求可要严格点，毕竟是纪检部门。

我吧嗒一下她的语意，敏感地觉察出她要从烟上说事了，忙晃动着手上的烟枪解释说：“吴书记，我抽的可是自己掏腰包买的。”

此地无银三百两，我这一声明，反而有些造作了。

吴同学盯视我一眼没理会，继续说：“我不管别的领导司机是怎样的，纪委书记的司机一定要看清楚自己的位置，手只能搭在方向盘上，严禁出界！”

这分明是要老萧和我划清界限啊，警告老友不要在纪委书记的司机身上下迷魂药。

老萧干咳了两声，稳稳当当地呷了口茶，赔着笑脸说：“吴书记放心，往后只要在A县，我会像老领导那样一如既往地严格要求老余的，绝不给吴书记拖后腿。”继而收住笑脸，神情严肃地问：“吴书记叫我来就为这事？”

吴同学这才轻松一笑说：“没别的事，就是想跟你说说老余。”

老萧显得很失望，将他县委书记召见来，只是拿一个小小的司机说事，实在是大材小用了，县委办主任也是绰绰有余啦。

老萧实在憋不住了，起身给吴同学加满茶，也顾不得司机在场，当然他还保留着在市政府的优良传统，从没把我老余当外人。

老萧问到了敏感点：“吴书记，这次会议对事不对人吧？眼下A县上上下下可是人心惶惶的。”

吴同学望了望我，欲言又止，觉得老萧问得太唐突了。

我忙起身，知趣地想退出，高官论坛岂容司机旁听，这也是吴同学的原则。

吴同学却叫我留步，说等会儿有事交代我，我只好重回到椅子上。

老萧这时候也感到自己太冒失了，解释说：“吴书记请不要多心，我也是刚上任，这椅子还没坐热，市纪委就在A县召开这样的会议，事前也没跟我们地方通气，这里的干部有些不理解也是正常反应。”

话说到这份上了，吴同学也按不住了，说：“没有跟你们通气是市委常

# 20

第二天上午，各市县的参会人员聚齐了，县委招待所肯定是搁不下的，住进了附近一家宾馆。过去 A 县无论召开“两会”还是党代会，东方宾馆是官方接待场所。这次纪委会议按照常例也应该进驻“东方”才是，可一开始就让吴同学否决了，会费由市财政出，自然是她吴书记说了算。于是将大家圈进了一所没有正规星级牌号的宾馆，显得格外寒碜。纪委干部因为“双轨”原因也都习惯星级宾馆，陪伺养尊处优的贪官污吏，不提供良好的居住环境，人家肥嘴巴一撇：同志，还没被宣判就把我搁进号子了，可是违反人权的。管好吃喝拉撒睡，让“卧轨”者无须担心火车头呼啸而至，精神上放松了，也就防不胜防，容易说漏嘴巴。“双轨”跟“铁窗”的区别就在于策略不同，从政策攻心，方能达到坦白从宽的境界，给戴着脚镣的死囚犯谈政策，人家哈哈一乐：说了也是死，不如死得轰烈点！所以，相对来说，“卧轨”者身份越高，那“三人床”的套间就越高级，纪委干部自然也跟着享受星级服务了。旁的不说，保安措施到位呀，而且大都是办案定点宾馆，这类定点宾馆基本对“双轨”那一套很熟悉，纪检干部没资格佩枪，可宾馆里的保安们手握电棒那是严阵以待。逮个亡命徒，保安是不够划弄的，必须得警察出击，可对付那些肥头大耳、走路也喘息的贪官污吏们，那是绰绰有余了，跑不出半步就可能引发心肌梗塞或是脑血栓冲顶，都是要命的祸根，死了也太憋屈，没等绳之以法就畏罪自杀了。

这所不起眼的宾馆有悖于纪委干部们的职业习惯，他们同样是普通干部，同样习惯于文山会海，同样习惯于会务间的休闲娱乐，所以，他们中的大多数紧锁眉头跨进那宾馆门槛，也是正常反应了。好在午餐是设在县





委招待所，这才显出点官方会务格调来。

我进宾馆串门时，正赶上白主任挨着门房给大家发餐券，午、晚、早三餐，第二天得赶回去吃午饭。小李和项主任同居一室，他朝主任发起牢骚，手掌追逐一只苍蝇，拍得“啪啪”作响。

项主任说：“小李，你少发牢骚好不好，条件是差了点，不就一个晚上吗？”

见我进来，小李就跟我说上了：“余哥，晚上我跟你上县委招待所混一宿成吗？就这破房间，晚上肯定得喂蚊子了，秋天的蚊子可是垂死一咬啊，我是O型血，赶明天就出斑点的。”

我一屁股坐到床上，吐着烟圈说道：“那你赶快向常委靠拢呀，常委在招待所可是豪华单人房，我那里是三人房，早住满了。”

小李终于拍死了一只蚊子，跑进卫生间洗手，嘴巴也没停下：“项主任，瞧咱混得，都不如他们小车司机了，你大小也是副处级，连县委招待所都入住不了。唉，我嘛，当初跟着陈书记上A县，哪回不是‘东方’豪华单间，现在可好，就差睡桥墩了。”

项主任摸着宽脑门说：“你就别抱怨了，陈书记不是回省里了吗，迟早会把你调进省纪委的，年轻人要沉住气。”

小李擦拭着手，躺到旁边的床上，重叹一声：“别指望了，一个副厅级调研员等于是提前退休了，我可没那奢望了，只盼着早点把我调进纪监室，多揪出几条大虫来出气。”

他伸手向我要烟抽，话题忽然转到胖妞身上，骂道：“吴书记怎么会看上那丫头片子？脑子少根筋，挂羊头卖狗肉的小人！我就纳闷了，汪局长的儿子怎么也跟她处上对象了？真他娘的睁眼瞎！”

项主任咳嗽了几声，像是提醒这位后生我老余的司机身份，跟他刚才提到的两个女人是同乘一辆轿子的。

小李不在乎，猛抽两口烟吐出来继续说：“余哥不是那样的人，嘴巴肯定能过关，否则能把小车开进咱纪委吗？纪委是啥？八个大字：张嘴进来，闭嘴出去！”

这八个大字一出口，当即把我和项主任逗乐了。

项主任反问：“我看你呀，就是没做到这八字方针，亏你还是秘书出身。还不明白为什么没给你挪位置吗？就因为你这张嘴，适合跟我在办公室打杂活。”

说到这里，小李才收了声，看着电视抽闷烟。

我这才问项主任：“项主任以前一直都是在办公室吗？”

项主任首先纠正我对他的称谓，说叫他老项好了，然后才说：“我呀，自从进了机关就是干杂活的命哪！在区政府那会儿最忙碌了，后来进了区纪委才清闲点，不瞒你老余说，本市文具专卖店的打印纸，我能给你报出不同店铺的价位来，没法子啊，谁叫咱是清水衙门。”

小李在旁失声而笑，忍不住插话道：“余哥，从经济效益上说，你来纪委完全是失策了，别的不说，你现在口袋里的烟绝对是跌价了。”

我点头称是，问他：“你跟陈书记的日子里，没少抽原装‘骆驼’吧？”

小李摇头：“那是陈书记挚爱的牌子，咱被动吸进鼻孔而已，我还算不上真正的烟民，有则抽之，无则弃之。有一点我至今也弄不明白，为啥混在官场上总脱不开一个‘烟’字呢？我可听说了，A县前任纪委书记‘卧轨’期间，居然开口向调查组讨要‘大中华’来熬夜，好嘛，调查组的同志自己抽‘红塔’陪着抽‘中华’的腐败分子，可见腐败分子多猖獗，这分明是高低档烟火间的较量，熬夜问话吃亏的还是咱调查组同志，香烟劣质，焦油含量大，有损身体不是？”

我发现这位小李同志具备一等秘书的口才，又掺杂着三等秘书的愚钝，本身是个矛盾体，也难怪陈书记一走，他就被当外套给挂起来了。定力不足，天真有余，投入纪委怀抱，当真与他自己总结的八字方针格格不入。

我和项主任都沉默着，他继续用口水滋润着冒烟的嘴巴：“假如有一天，烟酒直接给列入贿赂清单里，我想机关便也不再浑浊了，大家都能保持健康的体魄，法定退休年龄也该向后推迟了，跟上人口老年化进程，与时俱进。”

扯得太离谱，项主任一句“别扯淡了”，然后出了房间，走廊里传来他管家式的嗓音：11点准时进餐，下午2点开会，中午大家别睡过了头——

项主任不在，小李下了床，靠近我低声问：“余哥，都说吴书记这次要拿老储开刀，是不是真的？”

没等我反应，他自语道：“问了也白问，像吴书记那样的人是不可能跟自己司机吹车风的。”

这口气符合一个秘书标准，也说明吴同学的秉性，新属下们也都有所耳闻的。





我的兴趣还是落在陈书记的身上，因为以前老头子跟陈书记谋面的场合里，从没出现过小李的身影，公共场合下也只带着个司机，这小李秘书是如何体现自身价值的呢？

我问：“你跟陈书记也有好几年了，我好像见你的机会不多呀，只负责撰写讲话稿？”

小李说：“余哥你这话问到点子上了，这陈书记一直是做纪检工作的，当年在省纪委可是破案高手，没有他撬不开的嘴巴，善于缜密细察，从细微入手，顺藤摸瓜。这样心细的领导向来是谨慎从事的，不可能把我搁在左右当录音设备的，我哩，说白了就是个摆设，证明领导除了司机，还有跟班的，面子上的事，总不能光杆司机下去检查工作吧？得配备勤务兵，我就是那个小兵蛋子。”

跟我接触的秘书比照之下，小李的自嘲倒也符合情理，也难怪他牢骚满腹，因为自始至终他还没融入到角色里，名义上的秘书，实质的勤务人员。

我这个司机今天要破例参与朝政了，因为眼前就是现成的录像机，我很想从小李的身影里偷窥到陈书记的蛛丝马迹，毕竟是跟过班的，背后尾随过，再谨慎也抹不去脚印的。

“这‘经济环境’招牌可是陈书记在任时一手打造的，现在召开肃清大会，陈书记在省里不可能没有耳闻吧？”我又递给小李一根香烟，试探着问。

小李一听来了精神，嗓门也大了：“市委肯定事先跟省里汇报过的，陈书记自然知道啦，可远水解不了近渴，干着急也没办法。再说了，这次只是盘查，又不是跟省里唱反调，这一招确实高明啊！”

他接着问道：“余哥，当初打造招牌时可是老市长背后鼓动的，怎么现在不出来说句话呀？对了，老市长跟陈书记也都爱抽‘骆驼’，志趣相投啊。”

“这里头水太深，咱还是少说两句吧。”见小李谈兴正浓，我转移了话题说，“你呀，是个男人，以后别跟小欧较真，她就是那样的人，刚进纪委跟我一样不太适应，担待着点。”

小李说：“放心吧，内战总要走向统一战线的，咱那是斗中取乐，打发无聊的日子呗。”

有会议就有媒体，就有绚丽多姿的镁光灯。我回到县委招待所时，楼廊里更热闹了，余秘书带着帮小年轻人伺候着入住的“贵宾”们，除了市县级的宣传部门，省报记者站的那位贾记者也来了。她跟“水蜜桃”关系很近，形同恋人，只可惜都是已婚人士了。这次“水蜜桃”被省报主编举荐升迁，有他这位女知己一大半功劳在里头。

娱记们喜欢追逐星儿们编造花边新闻取悦于老百姓，同样，“官记”们总爱傍在官长左右，抓拍最佳镜头让老百姓关注。小车司机在与他们打交道时，跟领导秘书没什么两样的，因为有时候小车司机也充当“二传手”，将红包塞进“官记”们的口袋里，公开的名堂是策划、赞助费之类的开销，实际是叫对方多买点墨汁，让笔下生花。老头子当年“龙王爷”的美称虽说是老百姓有感而发的呼声，若没有“官记”们形成铅字后的宣扬，也实难传开的，千万张嘴巴不如一个铅字。这就是媒体舆论的力量：能把你捧上云霄，也可以将你打入十八层地狱！

上部书里咱也提到过老头子“搬石造田”的伟大创举，打造了第二大“悬河”，那正是媒体包装的效应。也就是说，早在根据地A县起家时，老头子就尝尽了“官记”们笔下之花粉，甜蜜蜜的。在水利局给他开车时，他也时不时跟过去的“官记”老友电话里叙旧，那些人既有省里的，也有中央级分驻省站的。也不能说老头子这只蜜蜂只贪吃那点花粉，水利工程只要遇到资金困难，需要省里领导关注时，他总让媒体走在前头，然后才打个报告上去，请求省财政支持。这种越级请示自然是市领导不愿意看到的，可人家真就求来援金了，市领导也只好沉默，没动用地方财政那就是天大的好事。事后老头子振振有词：不是我越级请示，人家省里媒体都报道了，我是向省里说明情况。可见老头子是轻车熟路地套用“官记”给自己先行开道，往往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等他真正坐镇市府了，那些有头有脸的“官记”们有事没事也下来溜达溜达，啥招商会，啥旅游节，啥开





082 幕式，在市长的吆喝下，他们是绞尽脑汁树起大笔摇旗呐喊，末了吃好睡好也拿好，满载而归。

可终有另类例子的出现，好比是婚宴席上冒出个混吃的人来，新郎新娘都错以为是对方的朋友，喜颜相迎而入座。那是一次声势浩大的招商会，老头子为此还出国考察了近半个月，带着一帮干将回来时，就策划了一出别开生面的招商会，直接将会场扎进了省里，自然非同凡响了。大小媒体接踵而至，睡豪华客房，喝名贵洋酒，拿华丽礼包，不亦乐乎。新闻发布会上，老头子身为一市之长，成了焦点人物，二十多家媒体会聚一堂，收录市长的慷慨激言。到了记者提问环节，老头子忽然避开主持人萧大秘预先准备好的回答稿子，让现场记者即兴发问，他习惯于脱稿，包括这样的发布会。这叫萧大秘措手不及，原先设置的提问顺序及问题全被打乱了，记者们用举手方式要求提问，老头子瞅准一位就算开始了。其实这里面都是他熟悉的面孔，套用老头子的口头禅来说，那是“心里有数”，应付故友，信手拈来，反正具体项目和数字身旁有招商局长作为旁答，他市长只管喊几句口号，无须罗列数字的。结果一路问下来，都是些空洞的陈词滥调，老头子在谈笑风生中迎来阵阵掌声。

正说到兴头上，老头子忽然手指最后一排靠边角落的座位说：“最后一个问题是留给那位先生，他一直没有举手，请提问，不要客气。”

大家的目光随即投向那个角落，就见一个低首垂肩的人折腾了半天才抬起头，也是西装革履，头发溜光，可就是脸色苍白着，嘴巴也嗫嚅着，对着递过来的话筒，半天发不出响音来。记者群里有人开始窃窃私语，说这是哪个单位的，以前咋没见过呢？新来的？

一时间热闹的发布会现场变得沉静下来，老头子也有些纳闷，翻腾脑海就是搜寻不出这位记者先生的图像来。

“请……请问市长……”真是金口难开，就在他吞吞吐吐时，有个记者忽然起身大声叫道：“这家伙是假冒的，上次也冒充记者混进酒店，没想到又来了，赶紧报案……”

话音未落，那家伙早夺门而逃。老头子一直亢奋着的脸膛瞬间化成了肥皂泡，狠狠地瞪了萧大秘一眼，一场发布会在闹剧中收场。

事后老头子问责下来，招商局的头头们被骂得狗血喷头：“自家的门槛都没守好，谈何招商引资？看门狗都不如！”

这就是“官记”们的另一面，一种职业为他人所模仿，直至伪造，那

就不是好事了。

贾记者虽是省报新派遭到站里的，但跟老头子也算是故人了，我记得老头子当副市长时，她只是省城一家晚报娱乐版的记者，正儿八经的“娱记”。那时候老头子精神文明抓得挺卖力，逢上重大节日就让文化局想方设法从北京拽几个二流歌手过来捧场，贾记者便尾随而来，在报纸上丢下一小块豆腐渣，再配上市长亲切会见歌手的小图片，就足以让老头子美滋一番了。那也是上了省城报纸的，地方领导有时候也热衷于追星的，宦海之中娱乐自己，也不失为“与民同乐”吧。

现在身份不一样了，党报驻站首席记者，哪里有会哪有她，是否能见报就另当别论啦。

因为老婆的工作性质，再加上老同学“水蜜桃”这层关系，贾记者跟我老婆平常也比较亲近。偶尔也会上门到家里找我老婆上街一同购物，碰上礼拜天，两个女人能坐上采访车进省城逛商场。我一直困惑于贾记者节假日也不常回在省城的家，老婆给了答案，她丈夫是省政府法制局的一名处长，跟办公室的一个女下属关系暧昧，婚姻正处在冷战状态，实质是分居了，因为老婆去贾记者家不少回了，从没见过她丈夫。

老婆去了宣传部后，因为公务繁忙，礼拜天也难得有空休息，贾记者上门的机会少了。

在楼廊上看到她时，她正向余秘书打听吴同学的房间号。

见我过来，贾记者笑着说：“老余，我就住你隔壁，咱现在成邻居了。”

我说：“那太好了，晚上我们司机想摸几圈，三缺一，你刚好来填补。三男对一女，女人肯定满堂红，这可是麻台规则，你可别错过了大好时机。”

“唉，都要像你们这些‘书记’清闲就好了，五毒俱全，却又肥头大耳，熬夜不是能减肥吗？咋到了你们身上不管用了呢？”女记者的辛辣讽刺跟笔杆子一个调儿，戳得人无地自容。

在她面前我也是个泼赖相，厚着脸皮说：“想知道原因吗？同样都是干手工活的，我们开动机器保护好视力就畅通了，而你们是呕心沥血，费尽脑汁，大凡伤透脑子的人，是长不出肥膘来的。”

“嘻嘻，这话可是老余自己说出口的，猪脑子一个，就知道贪吃贪睡哪！”说完她就进了自己的房间。

我所在的三人房此时已被烟雾笼罩着，另外两个副书记的司机正在腾





云雾中下着象棋。他们年纪都不大，二十多岁，平常很少在办公室见到他们的身影。听老白说，因为纪委小车有限，专职常委们出门有时候要用副书记的坐骑给自己撑脸。上纪委一个多月来，我好像还是第一次近距离地跟两位小师傅接触。

见我进来，他俩问我不要杀一盘，赌注是：一盘一盒硬中华。

我的象棋水平很臭，在市府小车班里只有老杯属于高手，经常拉上像我这样的臭手任他当棋子宰割。但从没有为输赢下赌注，精力大都保存到麻台上了。

彼此不太熟悉，又因为自己刚收获的两条烟已如数退给了余秘书，实在是拿不出赌资了。

我将口袋里的半盒玉溪扔到他们棋盘上，自嘲道：“你们的赌局是给大亨专供的，咱这个小赌徒只能玩一把老虎机过瘾了，晚上咱摸几圈吧？”

两人一听，几乎是异口同声：“三缺一呀？”

我手指墙壁说：“隔壁那位贾记者啊，叫过来不就凑成了？”

其中一个递给我香烟问：“人家大记者会跟咱司机同流合污吗？最好把老白叫来。”

另外一个摇头说：“白主任可是来开会的，吴书记新官上任以来第一次开大会，谁敢娱乐啊？可惜老陈不在，小庄又不爱这一手，大胖和小孙倒是两把好手，打的却是五元钱的小麻将。”

老陈正是陈书记以前的司机，现在还坐着冷板凳；小庄是女副局长的司机，属于小强那类司机，比较清涩纯洁；大胖和小孙都是给业务室开“面包”的，不嗜好麻台也是正常现象，毕竟跟小车司机有着等级区划。

话题从赌局岔开了，焦点落到了老陈身上，其中一个问：“现在不是有辆供常委机动使用的桑塔纳吗？怎么没安排老陈开？牛常委经常自己开车也不用老陈，是不是要把老陈解雇啊？”

一个领导司机再得意，也时常能从老车夫寂寥的影子里看到自己的结局：领导的任期是有限的，汽油能源也是有限的，都不能重复利用，包括司机本身，当领导引身而退后，车夫就是尾气了。

“余哥你是好命啊，公务员编制，不愁没车开的，开着小车等退休。不像咱弟兄，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醒来喝凉水啦，小和尚撞钟，混一天是一天。”给我递烟的司机没兴趣跟对手杀下去了，扫兴地将棋盘掀翻，躺在床上。



会址放在县剧院，剧院从外面看上去比较陈旧了，但里面装修一新，现在此类剧场一年到头基本处于停业状态，充当了公务会场，一年“两会”期间才是最热闹的场所。

今天下午的场面虽赶不上人代会规模，但也将近有百来号人马涌人，只不过塞满停车场的大小车辆上，没贴有“人代会”特有的徽标而已。街道两旁行走的人不时驻足朝这边瞅上几眼，没有彩旗，没有标语，也没有大红条幅，一切都是素面朝天。

这次会议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显得神秘而凝重。

既然是大会，承办方就要设立很多工作小组，会务组在将所有参会人员登记完毕后，大门一关，接下来就该是接待组上场了。公务场合里，有多少小车就有多少领导司机，总不能让“书记”大人们继续坐在驾驶室抽闷烟吧。剧院旁边还有一个三层高的侧楼，从构架及装潢上看一定是后来添加的，用于会前临时休息场所，总不能让领导坐在主席台上等下面的干部坐齐不是？惯例是参会者翘首企盼时，领导从主席台侧门按照固有的排位鱼贯而入。既然里面迎合的掌声已响起，那外头的“书记”们就成了主席台上灯光反射出的影子，进入领导级休息场所，也就自然而然了。

与市剧院不同的是，那边无须侧楼相衬，里面的设施一应俱全，领导休息室就差分清党政军字号了。比较之下，这边显得很寒碜，也符合农业大县的地方特色，好比是放映厅，这里仍处于原始初级阶段，一张幕，一台机，再加上观众就齐全了，而不是豪华包厢及多功能设备。

在接待人员引领下，大家陆续上了侧楼，大都被安置在下面两层，茶几上搁上烟茶，随便吹水吧。我们一正两副“书记”被请上了三楼，我顺手拉上了小庄，这年轻人跟市府小车班的“彩王”很相似，也不抽烟，将那包硬中华悄悄塞进了我的口袋。同住一房的那两位司机一进休息室就抱怨这半天该怎么熬过去，然后讥笑小庄不玩麻将，未婚就提前患上了严重





的“妻管炎”。

小庄笑着说：“就算会玩，你们敢在这里修‘长城’吗？斗地主倒是可以的。”

旁边的工作人员早准备好扑克牌，交到小庄手上说有事随时招呼一声，然后就出去了。

除了麻将，我其他项目都是弱项，几轮下来都是我挨斗，正穷极无聊时，来了信息，打开一看，是余秘书的，说是萧书记正在招待所等我，要我过去一下。这次可是100%的纪委内部会议，包括东道主县委书记也没被邀请上主席台。老萧这时候找我该不会嘲笑我连两条烟也感觉烫手了，失去昔日“书记”本色了吧？

也好，我正愁无处可去被人“批斗”哩，跟老萧叙叙旧也不错，顺道探听一下老头子那边的最高指示，是不是真的能像过去那样，稳坐钓鱼台——“心里有数”。

开车回到招待所，直接上了老萧的“总统套房”。说是“总统套房”一点也不夸张，相比于吴同学的西洋式“咖啡屋”，这里是散发着皇家宫殿式的华贵，跟原先储书记的壹号套房比较，储书记就活在“贫民窟”了。一进门就是一间大候客厅，两旁摆着崭新的黑色真皮长沙发，从质料和光泽度上看，属于进口货，至少也得是意大利的名牌，色调阴冷，符合主人的阴沉秉性，有待日后那些等候宣召的官吏们，用屁蛋下的热烈光阴烘烤主人的冷脸，换来马屁后的灿烂坨屎，马屁精们的功夫足以消磨掉进口沙发耐磨的表皮，着染上国货色彩；令人蹊跷的是，沙发质料一流，可四周围什么摆设也没有，连个茶几、盆景都没摆上，空荡荡的，让偌大的候客室显得格外清冷，茶几和烟灰缸向来是搭配物，烟灰缸是附着体，没了这些家什，显然是警言在先：禁止吸烟！但在面南墙壁上三个遒劲的毛笔草书的字匾给这里增添了少许人气，多少排挤出一屋子压抑着的紧张气氛，“和为贵”的墨宝一看就是主人一气呵成的，笔锋间没有拖泥带水，足见行草时笔杆子的分量，三个大字用红木镶在镜框里，在窗外投射的阳光普照下熠熠生辉……冷中有热，静中有动，这是候客室的总体格调，与主人秉性相吻合。

走过候客室向里，有扇门连通着，就在我推门而进时，门忽然打开了，出来之人差点跟我撞成满怀，退步抬眼一看，正是余秘书。我这才听到里面传来说话声，老萧的嗓门还挺大，像是在呵斥下属。可在余秘书带

上门时，声响即刻被隔离了，貌似这道门里嵌入了隔音材料。

余秘书赔着笑脸说：“余哥来得真快，萧书记还在谈事，余哥先委屈一下，坐在这里等会儿。”

我往沙发上一靠，掏出烟来点上，然后问：“你们萧书记对下属也太冷酷无情了，咋连个烟灰缸也没有呢？这不是在故意折磨那些烟君子吗？”

余秘书真够迟钝的，也难怪萧大秘选择这样的货色在身旁，秘书越迟钝那安全系数就越高，前提是主子本身不需要这样的生态蜜蜂给他嗡鸣采蜜，而是用一只机器蜜当摆设，随主子按动遥控。

余秘书终于反应过来，推门进去倒了杯茶水，也捎带出一个缸子来，放在沙发上，低声说：“萧书记谈工作时是禁止吸烟的。”

“哈哈，也杜绝喝茶？”我笑出声来。

余秘书尴尬地摇摇头说：“本来这里有茶几和饮水机的，可每天的来人实在太多，一桶饮水都不够用，茶叶至少得准备两袋子，后来萧书记私下跟我说这样太浪费了，我就擅自做主把茶水撤了。”

“你叫广大干部群众干坐在这里听候宣召，连茶几也不留下，萧书记同意吗？”我发现了在市里向来铺张浪费的萧大秘一进这穷山沟，就彻底改造了自己的小资思想，懂得勤俭持家了，可屁股下的沙发以及墙壁上的红木框架好似跟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显得格格不入啊？

余秘书说到这里，笑道：“茶几是萧书记叫人搬走的，说那玩意儿摆在人面前更容易叫人口干舌燥，浮想联翩，一个不留来得更干脆。”

跟余秘书碰面两次，也就是刚才这话回答得有点秘书水准。你想啊，书记将茶几请出去，也就间接表扬了秘书，领会了领导意图：节约资源，保护环境。

“当然了，进去后自然有茶水喝。”余秘书这句补充让我呛了一口烟，将我刚才心里给他树起的秘书形象击了个粉碎。

进去后还没有茶水供应焦渴的嘴巴，咋有那么多口水向书记汇报工作呀？

谈工作就是在烟水中吐洒口水，浇灌跑官数字嘛！

余秘书塞给我一包精制装“骆驼”，说老板怕你等久了坐不住，换个口味。

我说，你们老板也真叫入乡随俗啊，这么快就奉上“骆驼”进荒漠了，抛弃了“中华”秀美河山。小余你给我老余分析分析，为啥这贫困地区





## 总习惯出“洋货儿”？

余秘书凑近我坐下，绕开了我的“？”号，小声道：“余哥，你退回来的两条香烟叫小弟很难堪呀，老板很生气，让我留着自己抽，分明是对我的工作很不满意，我啊，还是给你提回来好交差，不就是两条烟吗？吴书记不至于朝自己的小车里挖掘腐败材料吧？这算啥啊？假如断了烟火就能反腐败，那咱国家把全中国卷烟厂给关闭了事啦。至少得有好几亿烟民‘举枪’起义！远的不说，咱就说说林则徐的虎门销烟吧，那不光是烧给洋人看的，振我大清帝国天朝国威，也是清政府反腐败的杰作啊，可谓一箭双雕，可结果咋样？既得罪了洋商，也触动了上层利益，鸦片战争肯定以失败而告终啦，原因不是洋枪瞄得准，而是上层官僚想找回既得利益，这是我以前大学毕业论文上的观点，老师评了个优秀！哈哈——”

余蜜好似脱开了秘书官谱，两袖清风地回到了讲台，正手舞教鞭，在白色粉末里冲下面的学生挥洒着口水。

我点上一根“骆驼”，在品位“洋枪”的硝烟里，打开记忆的闸门，翻开了中学历史课本里的那陈旧的书页，好似是分析过“腐败”是造成鸦片战争失败的根源，而不是洋鬼子炮坚舰固。

我呵呵一笑说：“小余同志，这话要是让你们老板听到了，你肯定要挨板子的，别忘了老板也是教书的出身。”

“岂敢，咱哥俩不是随便闲聊嘛，不打官话儿。哎，两条烟……”绕腾了半天，这死心眼儿非得问个究竟，我忍不住骂娘了：

“奶奶的，真娘的废话，反正我是送回去了，你把包裹搁在我车轮子下，老哥我还能轧过去呀，那不是糟践粮食吗？”

“瞧我这笨样儿，余哥别见笑，等会儿我就给你提过来。”余秘书用手使劲敲打自己脑门，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

“可别当着你们老板的面。”我有必要提醒这样的蠢蛋，为了向老板表示出色完成了二次“点烟”运动，他完全有可能当着老萧的面“出货”，好让老板验明正身，那两条烟他这个跟班的绝没贼胆私吞。

这就是老蜜驯养的小蜜，胸针的尺度和刃度绝不能超越前辈。

正在说话之时，余秘书的电话开始畅响开来，呼叫得十分猛烈，而余蜜的答复都是胸针刺出去的，一针见血：咋呼啥？不知道老板今天很忙吗？改天啦！

我发现这余小蜜说话有个显著特色，常缀加一个副词“很”字，从而

## 23

吭哧完三支“骆驼”，才见里间的门终于打开来，从里面走出好几个敦实的男人，脑门都挺宽，脸蛋也很厚，跟余蜜客气地道别，也冲我热情地握别，其中一位跟我算半个旧人吧，储书记的秘书——安检局长。几个人里就数他神情凝重，握手之间显得机械而笨拙，凉飕飕的。

主子被扫进冷宫，那仆人就成丧家之犬了，安检局长显然是觉得啃骨头的好日子快临近边缘了，想到往后饥寒交迫的窘况，也难怪从内到外散发出凉气。

“储书记还闲在家里？”安检局长小声问。

“能上哪儿？”我反问。

局长嗫嚅着嘴唇，望了眼后任秘书，没再说话便匆忙离开。

等这些人走后，我刚离座要进内屋，却被余蜜叫住了，说余哥别见怪，咱得先进去通报一声。

官僚主义！我骂了句，大咧咧地跟在他身后，余蜜抢先一步进了门，





献媚地讨好道：“萧书记，余……”

后半句他给吞了回去，在老板面前该如何称呼我，他还没来得及设计：叫余哥明显是抬高了余某的政治地位，在书记面前称兄道弟的，他这个刚出巢的小蜜显然翅膀还嫩了点，关键问题是听到老板耳朵里，好似老板自己也成了余哥的小弟了，不过，按照警匪片上论资排辈的规格，那至少也得跟老板是同一级别的兄弟；假如换成余司机或是余师傅这类俗称，又觉得对余某人不恭了，人前人后亲热地叫声哥，轮到老板面前就赶紧改口，过于势利了，更何况余某人跟老板的私交甚深，稍有考虑不周当的地方，余某人在老板跟前略微一动嘴唇就足以断送他小蜜的大好前程……

老板见自己秘书噎在了半道上，挥手嗔怪道：“笨嘴笨舌的，快给你余哥泡杯茶，壁橱里的极品龙井你拿两桶，待会儿给你余哥带走。”

然后才请我坐下，推说工作太忙，让我久等了。

我无暇顾及他的客套，发现这萧大秘换成老板的行头后，从内到外，革新换面了。

眼前才是真正的“总统套房”，刚才那间候客室只算作走廊了。

跟一般官府居住办公一体的套房相比，老萧自成一格。客厅与办公室之间少了一堵墙，门户开放，这与主人的谨慎性格背道而驰；一个一米多高的褐色陈列架替代了隔墙，上面陈放着不少颜料各异的坛罐儿，有些旧品比老头子书房里的收藏品还要显得苍老，锈迹斑斑的。贴墙的红木书柜呈半敞开式面北而立，跟主人的大班桌、官帽椅方向一致：面北背南。完全冲破了传统格局。架上的书琳琅满目，书架上的装饰花纹与木格博物架饰成墙面色调和谐搭配，显得庄重而典雅，不经意间流溢古意，更具文人气质。再加上眼前的樱桃木茶几和坐椅，脚底下厚实的绣花羊毛地毯，营造典雅高贵之气，烘托出大气沉稳的整体格调。

此时此景跟过去那间秘书长办公室相比较，才明白“职位决定办公”的硬道理，那时候的萧大秘至少没敢放肆地将“龙书案”面北背南，跟整个大楼和谐而统一。同样的处干，咋屁股一挪动，就改变方向了？

见我专注于“总统套房”，老萧先没出声，只挥手让余秘书出去了。老板不说话，秘书得低头，余蜜用眼神跟我交流，向我道别。

“咋样，我这里的摆设？”秘书一离开，老萧递给我一根“骆驼”烟。

“呵呵，比当初老头子办公室阔绰多了，你萧书记啥时候也玩上破罐儿了？”我特意在官谓上加重了语气，老萧的脸上露出得意之色。能叫一个死

不改悔的假包“书记”改口承认他这个名副其实的书记，他自然觉得自己已切入了角色，不再有人老叫出一嗓子“老萧”。

老萧弹了下烟灰说：“老余，不瞒你说，我被打入冷宫时专门研究过《易经》，才发现风水之术跟封建迷信是两回事。你还记得老头子当初办公室里有一个旧式挂钟吗？《易经》上说‘吉凶悔处咎生乎动’，意思是动静的物件儿都会影响到风水的。从方位上说，挂钟只适合悬挂在朱雀及青龙方，指的是前方和左方，这样才带来吉相，可老头子当时挂的位置刚巧是后方，你想啊，把一个运转的物件儿藏在了身后，等于是捆绑了自己手脚，结果怎样？只下不上了，进了养老院。唉，不能不信哪，可惜那时候咱还不懂得风水之术，否则就给老头子换个方向挂上了办公室。”

“哈哈，萧书记的掐指活儿快赶上天桥上的算卦先生了，给我这司机也掐一卦呗。”我发现这家伙坐上地方一把手位置，反而动摇信仰了，这变化实在太大大了点，跟过去满口原则的萧大秘判若两人。

他呷了口茶水，继续讲经道义着：“正要给你说上一段《易经》上的寓言故事，‘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

见我不知所云的样子，老萧走到大班桌旁拿来纸笔，给我比画上了，有几个字儿生僻得叫我这个大专学历的司机成了睁眼瞎。

写上这段字，萧书记耐心地向眼前这个不学无术的假包“书记”翻译着：“记好了，故事的名字叫‘驾车顶牛’，话说有一个汉子，赶着一辆老牛车，在路过一道岔口时，那头老牛净顾着埋头向前走，没答理这岔儿。那汉子赶紧跳下车来，想让那头笨牛往后退几步。此时他只要一手扬起牛鞭子，另一只手牵住牛缰绳，老牛再犟也只能乖乖地听他鞭策后退。问题是，这汉子偏偏一样是位牛脾气，开始跟那头老犟牛较上蛮劲了，双手扳住车把子拼命向后拖拽。这样一来，那老犟牛就更来劲了，撒开牛蹄子玩着命朝前走。于是乎，南辕北辙了，一个向后拖，一个朝前奔，那汉子就在大路上跟老牛顶上啦。可想而知，等待这位笨拙、一味蛮干的汉子肯定不是啥好结果，难免要闯祸的，料不定将来还要吃官司，被刺头额，割掉鼻子的。”

果真是说驾车的，我不得不服老萧博大精深的知识脑海，连根白头发丝里都泛起学者的光泽度，上次从脑子里给我捞出小车司机“鼻祖”，这回又引出一头老犟牛来，博古通今啊！

我还是没太明白老萧说这故事的用意，反而笑道：“这故事实在牵强得





很，跟小车司机没大关系，只要油箱装满了，这头‘铁牛’肯定百依百顺不是？”

老萧眯缝着眼，吹了几口烟，才慢条斯理地问：“老余，你跟老头子不是一年两年了，你给说说看，他是那汉子呢，还是那头犟牛？”

这话把我给问住了，和着费尽口水说“顶牛”，是影射老头子啊。

我摇头自嘲说：“都不像，赶车人是我，我老余有时候还真有点像那家伙，一条黑开到底。”

老萧微微叹了口气，说：“这官场啊，就像一条大道，路再宽再平坦总会遇到岔道的时候，大丈夫能伸能屈，咋就学不会退一步说话呢？真把自己当犟牛了，顶在路上，不出车祸才怪呢。”

见我这假包“书记”难以消化他的寓言里的精髓思想，他不再说下去，走到右墙窗户旁的鱼缸，朝里面撒着鱼料。我这才注意到这不大的电子鱼缸造型很特别，非一般的长方体，从远处细瞧之下，会发现呈龟壳状，向外凸身，里面却养着一条大龙鱼。在老萧拉开窗帘时，龙鱼显得兴奋起来，上下扑腾着。

老萧手指敲在鱼缸上逗着龙鱼，随后打了个电话，叫余秘书明天派人买点小河鱼回来，龙儿饿坏了。

这声“龙儿”叫得很亲热，有点亲情的味道。

茶也喝了，烟也吹了，故事也听完了，我觉得上“总统套房”好似还没进入正题。正想问老萧召见自己来有何见教时，老萧坐回了官帽椅子，朝前方的挂钟望了一眼说：

“时候不早了，你该回影剧院接吴书记了。”

“没别的事？”我总觉得老萧没把话说完，日理万机的县委书记叫我过来，就是说段《易经》故事？凭我多年对他的了解，挖出心来我也不信哪。

“去吧，我要忙工作了。”

老萧拿出书记的派头，挥手之间将我这假包“书记”打发出门了。

第二天上午会议按部就班中进行着，我和几个司机正在影剧院侧楼休息时，余蜜特意过来一趟，单独把我叫出去。彼此心领神会，在我打开车肚子时，他动作娴熟地将手里的塑料袋子塞了进去。这“大中华”折腾了两趟，最终还是喂进肚子里了。余蜜说老板昨晚上熬夜了，到现在还没起床，回去也是闲着，余哥咱找个地方喝茶洗脚去。

我发现这县城的娱乐节目依然没有剔除糟粕，吸取精华，动辄就拿自

己脚板子娱乐，敢情是为“重走长征路”做起了脚保健操。

我摇头说：“我最烦让人一边搓臭脚丫子，一边喝茶，咱车上扯淡吧。”

“也好。”余蜜随我坐进了驾驶室。

“你们老板该不是失眠了吧？”烟雾升腾，我眼前浮现出“总统套房”里那样式怪异的龟形鱼缸来，不免哑然失笑。

“余哥跟咱老板真是铁杆儿，咋知道老板失眠呢？有时候熬夜太晚得吃安眠药才能入睡，我还真为老板的身子骨担心，才四十多岁啊。”余蜜说话时表情很沉重，貌似在为老板胃里的白色颗粒而揪心着。

“唉，呕心沥血，日理万机啊，真是位好书记。”我造作地配合余蜜的表情，叹息一声。

余蜜忽然压低嗓门道了声“余哥”，随后支吾着欲言又止，硬把话茬吞回去了。

我笑道：“做秘书的说话都事前打腹稿，对我这破旧的‘方向盘’你也心存戒备？”

“哪会，哪会，这话我不好开口问，有损领导形象，可就是觉得奇怪……”

“呵呵，跟你们老板有关吧？那你算问对人了，他睫毛一眨我就能判断出当天的风向，你放心，畅所欲言，我不会给你泄露的，谁叫咱都姓余哩。”余蜜的犹豫反而引起了我的好奇，只要跟老萧有关的话题我都深感兴趣，总觉得在他老萧身上有很多细胞是变异的，组合到一块儿让这老官僚成了活生生的艺术化标本，从中能抽离出一些共性的特征在现实中对号入座。

听我这么一套近乎，余蜜消除了疑虑，便敞开了心扉说：“老板上任也没多长时间，每周都要往乡镇跑，到了乡镇除了检查工作，还给农民宰杀过好几头猪——”

我点烟时差点烧到了鼻梁，诧异地打断他问：“你是说老萧帮人杀猪？”

“没错，我也很奇怪，老板从哪儿学会的这门手艺，而且宰杀起来干脆利落，只给猪哼哧一声的机会，我就奇了怪啦，一个县委书记怎么会有这样的嗜好？”

点上烟卷后，我一拍脑门笑了，余蜜懵懂着，忙强调说：“千真万确，老板那活儿绝对是一流屠宰手。”

“哈哈，你这一提醒，我还真想起了老萧这门祖传手艺，以前可从没见



094

他出过手，只知道过去他家祖上是宰猪个体户，一直传到他这辈分上，对了，他有个弟弟，进城前就是个杀猪匠。”

“你是说萧大队？真看不出啊，上礼拜天老板接待省农科院下乡搞调研的专家，没空回市里，让我开车送县里一位老中医到他弟弟家做针灸医疗。萧大队跟我闲聊时说他过去是城监大队长，真叫人难以置信，咋就半身不遂了呢？还别说，瞧他那架子骨真有杀猪匠的腰板，唉，可惜上肢发达，下肢瘫痪了。”

我发现这老萧对自己的亲兄弟真是牵肠挂肚，人都离开市里了，还不忘给弟弟寻医问药，期待着奇迹发生，让弟弟重新站起来，恢复男人雄性。有种说法，称杀猪匠出身的男人雄性激素都比较高涨，因为手掌褪过太多猪毛了，继而发生变异，胸口也变得毛茸茸的。荒谬之言，不过这老萧确有一小撮胸毛，这是他最为得意的艺术佳品，所以，游泳是这老笔杆子唯一运动强项，每当夏季来临，只要有空，本市大小游泳场都会向秘书长那撮胸毛敞开着。

有一次，老头子上水库游泳特意带着他在身边保驾护航，在遮阳伞下喝水休憩时，老头子关注到他那撮毛了，笑着问：我就纳闷了，你这胸口尚能带点黑色，咋嘴唇上就一毛不拔呢？

听余蜜这么一说，我也深为叹息，因为从遗传学上说，这萧大队的胸口极有可能跟兄长一样，雄性勃发，只可惜胸口上的黑色调再浓密，也无法将头颅上的绿帽子漂黑啊！

## 24

我老余讲故事喜欢岔开，咱先搁下“双轨”上的冷话题，顺着余蜜的疑惑，送上老萧“宰猪”花絮，插播一段猪嚎式的摇滚曲，让列位看官放松一下。

“屠宰专业户”是老萧家“祖传秘方”，这还是前几年的一顿饭局上我亲耳听他所说。那次他随老头子去本市最大的生猪屠宰厂视察工作，当时

流行一个词叫“菜篮子”工程，一次师范学院食堂学生集体食物中毒的恶性事件，毒源是“红烧肉”。事件发生后，在本市掀开了“反毒”浪潮，有学生在校园贴上了“大字报”，不光省里来了人，也惊动了教育部，下派大员做调查，就差“CCTV”也来焦点访谈了。一市之长的老头子在教育部长官面前表了态：再发生类似事故，我和主管食品卫生安全的副市长一同引咎辞职。决心一下，老头子亲自抓起了“菜篮子”。老头子向来不爱看下属的书面报告，据说中毒事件发生后，当时能跟“菜篮子”靠上边的各主管单位呈上来的书面报告能塞满纸篓子，压在老头子的书案上，相互推诿责任，都表示自己像黑猫警长似的，猫视眈眈严把门槛，没让老鼠在自家门前拉一粒屎。老头子一气之下将那些废纸丢进厕所坑道里给焚烧了。

那天夜里，睡梦中的我被座机铃声给震醒了，接过来一听，居然是萧大秘的声音，好像也是刚睡醒，咳嗽了几声，嗓子沙哑地说：“老头子是不是有病啊？这都凌晨了，咋想着要车呀？还非得叫上我陪着，受刺激了不是？”

很少听到他敢这样评价顶头首长的，就算老头子摇身变成周扒皮学几声“半夜鸡叫”，他萧大秘照样提起锄头就下田，毫无怨言。细听之下，我才明白了缘由，沙哑声里掺杂着微微的娇滴音：“要死，都几点啦，还出去……”他老婆的嗓门是高分贝的，在别人奉承他官运亨通时，他会谦虚地调侃一句说：啥时候我老婆的嗓门变得柔情似水了，我才能一帆风顺。咱一直没提到这位粗嗓门的秘书长夫人，那是因为老萧同志一直在外头拈花惹草，干柴烈火，熊熊燃烧，但后院很消停，没冒出火苗。

反正我是听得出修车场老板娘那“水声”的，好比是老萧赤脚裸胸，汗流浃背地踩踏着水车发出的声响，水车板的“咯吱”声显得吃力而沉重，但那捣腾上来的水流声，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啊！

发完牢骚，萧大秘打着哈欠叫我立即备车先去接他，然后上市府大院。

搞了半天，我还没弄明白出车的方向，老头子可从没有半夜三更的要备马。

“天晓得！”萧大秘叫了一声挂了电话。

我只能服从组织决定哪，穿衣下床。

老婆懒洋洋地翻了个身，抬头一惊一乍地问：“别是警察查房把老头子给堵在客房里不好突围吧？”

老婆说的是笑话，却也有鲜活的典故，也为全市人民广为流传。这段



子可不是凭空捏造的，话说某位省大员来我市视察工作，晚宴上一本正经地拒绝了地方要员的“娱乐”好意，让属下惭愧万分，觉得还是省部级领导素质高，能打造金刚之躯抵挡糖衣炮弹。岂料三声鸡叫时分，公安局长家的座机响了，火烧眉毛，十万火急，小片警们查房偏偏没认出有头有脸的省大人。这也容易理解，咱片警同志平常加班带点的，哪有空闲看你新闻联播啊？也不看报纸吗？头版头条上有呀！嘿嘿，报纸上不是远镜头嘛，识别不清。反正首长同志给几个小兵蛋子堵在客房里了，隔壁的贴身秘书先给铐上，又不能道出真实身份。咱提到过小姜同志的发廊遭遇，不管领导抑或是秘书，包括领导司机，裤裆里的事儿都是见不得光亮的，自然是忍气吞声了。好在躲进厕所闭门不开的首长遥控了局长电话。结果当然是有惊无险了，首长天没亮就逃之夭夭，打道回府了。目前这位首长已安然退休静养，段子因为他的退休而流光溢彩，据说是从警察那边传开的，而且也是位老片警，就因为扫了首长的“性”，该带队同志最终在片警上光荣退休，休后第一件事就道出了这段子，自此流传成为典故。官场常戏言一句：私下偷猎下要戴套，上有面罩，这样才双保险！

面罩是什么？乌纱脸谱！

老头子确实也被堵住了，堵在自家院门内，市长夫人挡住了道，骂丈夫神经有问题，折腾到大半夜不睡觉，黑灯瞎火地上外头找孤魂野鬼呀？

我跟萧大秘远远望着对峙的双方，没敢进院子，看苗头像是人民内部矛盾造成的离家出走。这样的镜头以前也发生过不少，老头子跟夫人一吵完架就打电话要车，先兜风，然后直接上“小招”的歌舞厅里吼几嗓子军歌也便气消了。歌舞厅是专门为艺术细胞雄厚的上级领导们特设的，在那种场合，老头子就是头闷驴子，打死也不吭哧一声，甭管多大的官儿，也享受不到老头子的“冲锋号角”，老头子只破例过一回，给一位老红军战士高唱过一曲《红星照我去战斗》。

萧大秘吐了口烟雾，低声嘟囔道：“负气出走也不看啥时候。”

萧大秘是有感而发，他那粗嗓门的老婆在家一咋呼，他便拂袖而去，当然了，肯定要选在天黑之前，那样一夜不归搂抱姘头就有正当理由了：奶奶的熊，赶老子出门还关心在哪儿过的夜，这不是毙了犯人还要追讨弹药费吗？

老头子不至于要上“小招”学“半夜鸡叫”吧？

有萧大秘的身影，那都是官方色彩，这夜幕因他的到来而增添了色彩，

与星月同辉的光环。

不出所料，老头子大手一挥就把夫人拽到了一边，沉声道：“上天平屠宰场。”

我和萧大秘都一脸愕然，朗朗星空下，春色也盎然，怎么会想到如此污秽的场所？实在大煞风景。

天平屠宰场是全市最规范的牲畜定点单位，市民都喜欢上那里买“放心肉”。

一上车，萧大秘就敏锐地捕捉到了老头子的意图，做起了自我批评：“这些天检查组只重点查办了一些无照经营的黑网点，忽略了对正规屠宰场的抽查，这是我考虑不周，严重失职啊。”

老头子鼻子哼唧了两声说：“你这人喜欢舞文弄墨的，知道武侠小说里常讲的一句至理名言吗？——越是危险的地方越安全，这话呀，我看要颠倒过来看，现在这食品安全问题别以为都是黑作坊加工出来的，有些不安全因素恰恰来自免检企业。为啥？有尚方宝剑呀，你伸手去查就担着被剁手的风险。老子当初在水利部门干苦差，可没少跟这类免检产品打交道，深受其害啊，有本事你上部委去质疑钢印真伪，别把偷工减料的罪名往我们生产企业身上栽赃！这种现象可怕得很哪，杀人不眨眼，萧秘书长，你说能免检通过吗？”

## 25

那天老头子的预备工作很到位，打开手里的塑料袋子，也不知从哪儿弄来的三件工作服，刷白刷白的，白帽子往脑门上一扣，如果都在脖子上挂上听筒，俨然就是三位教授级大夫要开专家门诊了。我和老萧尾随在老头子身后，大摇大摆地进了屠宰场车间，我特意留意了手表，大概是凌晨一点半左右。

等混过了门卫，我有些心虚地对萧大秘说：“咱这身装扮可别惹出是非来，露馅了被他们过瞪了，宰红了眼六亲不认的。”



我这一提醒，真把秘书长给唬住了，敢情把笔锋当“匕首”投掷的杂文专家进了屠宰场也就缴枪投降了。其实我这话并不夸张，我老婆是记者出身，升官前为了拿一线焦点资料，经常模仿央视记者学啥针孔摄像暗访。有一回勾搭省电视台的记者一起乔装打扮，上A县探摸山洞里的假烟制造作坊，结果可好，让一条大狼狗给嗅出狐臭了，差点被山民堵在山洞里当狼狗夜宵给交代了。亮出记者身份也白搭，正好让狼狗吞食灭口啊。天公作美，那天碰巧也有当地便衣警察混在里头要端窝点，事先彼此并没通气，眼瞅着记者暴露在狼口之下，扮成烟贩子的警察只好亮枪提前行动。结果记者是搭救了，但前来提货的南方大烟贩子闻风而逃。警察向来对记者比较感冒，因为记者的针孔技术也常在他们身上实验，所以，那次他们也乘机报复记者同志，在冰冷的山洞里接受调查，等查实身份后天光大亮，两个记者冻得全身僵硬才被护送下山。警察友善地提醒道：今后万不可擅自行动，提防狼狗！

因为有老婆失败的侦探教训，尽管跟在两位首长后面，我心里还是没底，旁的不说，先一顿胖揍，然后才认你市长、秘书长，接下来再自我批评，跟皮肉之苦比较，等于是隔靴搔痒啦。谁能想到你市长同志凌晨时分微服私访咱肮脏的屠宰场啊？

老萧拽了拽老头子的衣袖，小声说这样进去有些不妥，万一造成误会，怕遭受不测。老头子嗓门丝毫没减弱，骂道：老子当年在前线做排头兵，啥阵势没见过啊？从死人堆里跨过去的，难道还怕等死的猪头了？笑话！哎，你过去不也做过杀猪匠吗？现在生手了？”

尽管在路灯下，我依旧能看出老萧的脸色涨得通红，没进车间已见血红了。

我听后实在太意外，实难想象我们尊敬的秘书长笔腕子竟然要弄过尖刀。

我怪笑一声道：“想不到你留有这一手。”

老萧瞥了我一眼，脸色快成朱红了。

老萧闷头不再出声，老头子一路咋呼着，磨刀霍霍的，很像一位德高望重的杀猪匠。

“放心肉”是怎样生产的？列位看官随着我们一同查访吧。

再往前面走了几步，拐进一条宽敞的大道上，感觉两旁杨柳在风中摇曳下的不是白柳絮，而是黑猪毛。

就在我恶心之时，突然爆发出一阵嚎叫声，惊天动地啊！

老头子事先踩过点似的，来得恰到好处，在杀声阵阵中，准时抵达屠宰场内的猪肉生产车间。热气腾腾里，我们好似雾中的游客，散步在阴阳两界，望着那条条生命在眼前凋零，实在有些惨不忍睹。我只见过咱乡下人宰杀的场面，几个壮汉和一头肥猪玩耍完“猫捉老鼠”游戏之后，将五花大绑的肥猪捆在一条长板凳上，将一口瓷盆放在猪脑袋下，随后杀猪匠隆重登场，尖刀直插猪喉，血浆成行喷洒进盆子里，嚎叫着的猪一声惨叫后呜咽气绝。这是熟手老匠的刀法，颇有“中原一点红”式冷酷一剑。若是遇到生手，合着肥猪要倒霉了，有时候挨过几刀也切不中要害，咱老猪不干了，使出天蓬元帅的力气，脱缰而逃，血迹斑斑，最终失血而亡。

过去的刀法是典型的“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就地镇压，旗帜鲜明！

而眼前的“刑场”是讲究步骤程序的，完全是流水作业。

老头子有点猪老倌的味道，一路指点着把我们领到车间里头的大“猪圈”，通过连向车间的一条狭窄路，就是养尊处优后老猪们赶赴“刑架”的第一层台阶：它们末路狂欢似的嚎叫着，挤兑着，退缩着，强烈地抗拒着前方那致命一击。在工人们手中棍棒无情追击下，老猪们嘶叫着被赶进了“电击区”。

车间工人按部就班地运作着工序，谁也没注意到身旁多了三个滥竽充数的闲职人员。我们站在一边观望时，老头子忽然转头问老萧：“死刑犯现在用电刑吗？”

老萧身子震动了一下，好似触电一般，麻木而机械地摇摇头。

“哈哈，这玩意儿一上身能省下弹药。”老头子把眼前的场景当成沙场了，只等着将“敌人”包圆消灭。

先电倒，后上铁套子拴在输送线上走向后一个工序。接下来的场面很震撼，明晃晃的尖刀切西瓜似的捅向了嚎叫者的颈部，鲜血伴随着最后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喷射而出，伤口处汩汩地冒着猩红的血泡。

场面是血色的，惨不忍睹，我脆弱的胃部开始倒江翻海着，而市长和秘书长好似熟视无睹，直面“屠杀”场面。接着老头子拉着老萧到了褪毛开膛区，就见一个澡堂似的热水池里浸泡着死猪，里面有个机械斗翻抛着死猪，将死猪抛到褪毛机里，工夫不大死猪便光条条，一毛不拔了。裸猪们冷却之后重新吊挂着，进入“开膛”环节，几个工人手抡大刀小片的，各尽其职，分工周密。





老头子看到这儿，压低了嗓音，略带玩笑的口气问：“知道少了点什么吗，专家同志？”老萧尴尬地笑了笑说：“按照检疫程序，这里没有对刚开膛的猪内脏进行检疫，直接输送到内脏加工间了。”

老头子满意地点点头，然后领我们到了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区——“肉检区”。

老头子继续向“专家”咨询：“这猪宰杀前后到底需要经过几道关口验收合格才能称之为‘放心肉’？”

这场中毒事件也让老萧做足了功课，至少不是原始杀猪匠的原生态意识，略加思索后回答了市长的问题：“其实一头生猪采购进场前就应该在产地进行第一次检疫，进场宰前肉检人员要进行第二次检疫，等上了流水线，还要经过头检、皮检、内脏检、淋巴检，直到总检等诸多关口，最后才由检疫部门盖章入市。”

“那最后该怎样入市？”老头子成了考官，在给原始杀猪匠评等级。

秘书长显得底气十足，响亮地回答：“入市前要‘开边’，用电刀剖开两半，然后按照序号交到旁边的批发市场，再由猪肉批发经营户们分批发给经营小贩。最后经过小贩流通到各市场肉摊上。只有经过这些严格的检疫程序和分批渠道，老百姓才能买到真正的‘放心肉’。”

“作为市政府秘书长，此时此景能让你放心吗？”老头子换了口吻，像个暗访记者，揪住了猪老倌的小辫子，开始严厉拷问。

“这……”秘书长朝身旁望了望，重重地摇头。

“好了，眼见为实，我两天后要看全市屠宰场的检查结果。”老头子硬邦邦地丢下一句，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赶紧跟上去，只听身后传来“削一刀”后人的一声咆哮：“你们厂长呢？叫他滚过来！”

把一个大秘书长丢在凌晨的猪场里，我觉得老萧够可怜的，老头子坐在我旁边闷声抽烟，一言不发。

我想提前打破这晨曦中的死静，便故作轻松地说：“真想不到老萧还会宰猪。”

老头子终于干笑了两声：“他那弟弟在城管大队手一痒痒就下乡宰猪去，我也是听当地一个乡长说的，他家祖上就是杀猪匠，传到他老子这辈分上，老百姓生活水准提高了，杀猪手艺自然是发扬光大了，老子杀出了名堂，乡里人送给他绰号叫‘萧（削）一刀’，生意很是兴隆，老子忙不

过来，兄弟俩都曾给老子当下手，后来一个上了大学，另一个继续深造祖传家什活，我还真担心有朝一日这哥哥也像弟弟一样，有那么一天手痒痒了，下乡找老猪解气，哈哈——”

## 26

果真被老头子言中了，这老萧真的下乡扫荡拿老猪当靶子给练上了。这次会议的召开，估计他萧书记再没雅兴去练就祖传传统项目了。

纸终究包不住火的，有关陈书记被“双轨”的消息按既定风向在全市掀起了龙卷风，而老储正处于风窝中心地段，惶惶不可终日。陈书记的双轨和吴同学的会议主题显然是配套题材，一个对人，一个对事，但仅从“星级经济环境”这几个字就能挖掘出太多的人和事之间的龌龊勾当来。二者结合到一块儿，属于双管齐下的“硬着陆”了，眼下就看吴同学的手腕是否跟当初伸向“氮肥厂”一样温柔了。一手硬，一手软，符合“萝卜与大棒”的纲领，该硬的时候绝不手软。

老婆没跟我开玩笑，也正是在这样的风尖浪口时，从“水蜜桃”那儿带过来话：书记要见我。

诏书已下，我是没理由抗旨不遵的，壹号葫芦里到底装的是啥药，我还得向老头子当面请教，当然，现在跟老头子谋面绝对是要瞒着部长老婆的，她现在可是顺风耳朵，稍有风吹草动，她就能引出一条蟒蛇来，缠住我的手脚：上天入地任你选，就是不能靠近老头子，那是一枚定时炸弹，没准什么时候就被人遥控引爆了，炸得你车毁人亡。

老头子这次没在家里约我，而是丢开小姜和小车，徒步进了一家很不起眼的小茶楼，茶楼老板是文化局一名退休干部，属于老头子结交过的学究，所以，在这里找一间雅室主仆叙话最合适，至少很少有官家人光顾这里的。

老头子的精神头还是很足，好似置身于龙卷风之外，连银发都不乱出一根，整齐有致地倒背在亮堂的额后，呷着茶，悠然自得。





“你这次上 A 县收获不小吧？听说县委书记爱上乡下宰猪去，有没有给你捎几只猪耳朵当下酒菜呀？”

老头子一开场就很风趣，先拿往事逗乐。

我也笑了：“真给您说中了，他哥俩咋一样德性呢？”

“物以类比，这才叫哥儿俩，一个娘胎诞生的。跟猪较劲，其实是跟自己较劲。”老头子亲自给我斟上茶，说是自己从家里带来的，让我品尝一下嫩尖。

我忙双手捧到鼻前，造作地深吸一口，赞叹道：“好茶，真香！”

“唉，你他娘的彻底被吴市长改造了，你啥时候学会识别茶道了？跟老子虚伪上了！”老头子一瞪眼，口里还是对老同学改不了称呼。

我讪笑道：“不瞒您说，自从老萧让我改口叫他秘书长，我就开始自我反省了，您批评的是，除了烟道，我小余没啥道道的。”

“嗯，难说呀，你现在有老婆背后掌舵，方向盘越发灵活了，没有拐不过的弯坎儿，是不是啊？”老头子笑里藏刀，一边喝茶，一边从小眼睛里渗出刀光来，割得我浑身一哆嗦。

也是啊，连“削一刀”的后人重操旧业他老人家都没放过眼里，何况眼前这个跟他南征北战多年的老脚夫啊。

我惭愧地低下头，说了实话：“是我老婆背后撮合的，连吴书记也这么说过，您说这女人真他奶奶的野心勃勃，非得把我往‘书生’车子里塞，这不是让我迷失方向吗？”

我尽量让老头子心态平衡下来，不惜把高高的壹号贬低成他老头子的口头禅——“书生”。

老头子这个野战兵开始展开进攻了：“老陈的司机被省纪委人带走了，你知道吗？”

“嗯，昨晚上听说了。”我头皮开始发麻，哪壶不开揭哪壶。

陈书记司机被带走，是老白告诉我的，他从“徒弟”牛常委的口里得知，陈书记已正式接受省纪委调查，案外人首当其冲的就是他的司机了，至于说前任秘书小李，省纪委早了解他只是个跟班打杂的，掌握不到什么线索，所以先从司机开始。听老白转述的口气，司机也只是协助调查，陈书记只在公众场合让司机开车。

“那司机是临时工吧？”老头子明知故问。

我跟陈书记的司机仅是点头之交，对他的了解也只是停留在“临时工”

的层面上。

我点点头回道：“好像是，以前没打过交道。”

“是啊，老陈自己驾技不错，很少让司机把握方向的，一比较，我算是把方向全权委托在你小余的手上了。司机没有正式编制好啊，不能适用‘双规’，也无后顾之忧。”老头子今天仿佛变了个人似的，说话不带粗口不说，还暗藏隐语，话里套话。

我忙像过去一样，旗帜鲜明地向主人表态：“给您开车，我可从没撂挑子，从没偏离车道。”

“哈哈，我心里有数。”老头子紧绷的皱纹里终于绽放出笑容来，亲近地跟我碰了碰茶杯说：“喝茶，喝茶。”

沉默了一会儿，老头子才切入正题说：“‘一把手’要见你，我看是醉翁之意，你可得提高警惕，他一句随意的问话，你回答时要拿出百倍小心来，‘书生’嘛，喜欢做文章的。”

“明白。”

“既然决定跟吴市长，就不要拔出萝卜来还带着泥。其实呀，他叫你过去，谈车为名，套话是实，这叫啥，奶奶的，黔驴技穷，拿老子的司机当老鼠尾巴了！”

老头子最终动粗了，骂了对方也自嘲自己，我小余是尾巴，那老鼠非他莫属了。

也没冤枉壹号，壹号眼里的老对手是不折不扣的硕鼠！

主题谈完了，老头子显得轻松了许多，话题回到老萧身上，埋怨他这个人就是沉不住气，当了土皇帝便觉得扬眉吐气了，其实 A 县那破地方就是一潭泥沼，稍有大意就拔不出脚来的。

“去过他住所吧？我可听说装修得很铺张，还叫来一个江湖骗子给他采风吸阳，搞起了风水，奶奶的，一个十几年党龄的老党员居然唤风招水了，你说是不是邪气呀？”老头子说到这儿，啐出一片茶叶。

“嗯，很豪华，那鱼缸可让我一饱眼福了，像只龟壳，屋内的摆设确实经过精心设计的。”我附和道。

“哼，最可气的还是他在立柜空调机上放了一个‘杨梅’盆景，用意是指‘扬眉吐气’，这不是瞎扯淡吗？老子在电话里把他臭骂一通才撤下去的。唉，回头一想啊，没让他当副市长算是明智之举，否则现在尾巴早翘上天插进乌云里了。”



104 见老头子今天没喝酒，以茶助兴，高谈阔论，也不避讳政坛了，我也萌发出一种少有的冲动，忍不住问了句：“储书记没事吧？”

老头子将茶杯搁在茶几上，沉吟了片刻，恢复了原色，缓缓说道：“问题不大，我心里有数，吴副市长总不会拿老储来点火的。”

点到为止，主仆就此话别。在我出门时，背后传来老头子的粗口：“叫你那婆娘消停点，别娘的干那些献媚进谗的勾当！”

## 27

老头子是过虑了，杞人忧天之嫌。第二天下班后在家刚丢下饭碗，吴同学就打来电话，让我跟她一同上“竹苑”一号。老婆事先好像是知道，所以满面春风地将我送出门外，叮嘱我到时候机灵点，别叫书记扫兴。我回头骂了句：操，把老子当三陪呀？！

在车上吴同学解释说，是壹号交代让她带上自己的脚夫一同朝拜的，并强调说，书记确实在物色司机，要你老余当面给他举荐一个。

我厚着脸皮问：“机关小车司机这么多，书记咋就相信我哩？我毛遂自荐，提拔我老余当机关事务局局长得了。”

吴同学笑了，然后又说：“毕竟你跟过老市长，书记让我们一道去，是不想让你太为难。”

吴同学是过去汇报工作的，属于公事公办，但司机的搀和让她这次“竹苑”之行带有私活性质。

我明白她的意思了，我跟壹号之间非一对一对话，拿她纪委书记当灯泡，亮度是超过千瓦度的，光明正大，不搞阴谋诡计。

我给她吴同学充当过太多的灯泡角色，每次亮度不强，但次数多了，也值得她纪委书记献身一回。

我忽然问：“吴书记啥时候搬进‘竹苑’啊？这样便于工作，也不用来回倒腾车了。”

吴同学没说话，我立刻明白自己犯规了，真把自己当成机关事务局长

了，干涉领导私生活。

快到“竹苑”时，吴同学才说：“住‘小招’习惯了，我不大喜欢有竹林的地方，夏天虫子多。再说，这里不比‘小招’清静，更闹腾。”

说得没错，一路上只见竹影晃动，有不少人从林边走过，三三两两的，也有单独行动的“夜行者”，他们的影子都在“竹苑”一号的门槛上刻下了烙印，能不闹腾吗？

就在这时候，我发现“彩王”的车从对面开过来，瘦瘦的市长在他背后只露出半张脸来。市长的车主动停下了，像是要和纪委书记打招呼。我忙停下车，两车在交错间都摇下了车窗。就见市长在车窗口冲吴同学一招手说：“清查工作领导小组我就不凑热闹了，我跟书记说过了，他也同意，需要我们市政府配合工作的，请吴书记直接联系杨秘书长，他负责这件事。”

吴同学道了声“谢谢支持”，就跟市长挥手道别了。

擦身而过时，“彩王”诙谐地冲我笑道：“有空回娘家看看，同志们十分想念你！”

吴同学的电话再次响起，她恼怒地问道：“有完没完啊，不告诉你今晚没空，要上‘竹苑’汇报工作吗？你怎么浑身冒出游击习气呀？”

随后我听到关机的铃声。我心里窃笑政委同志的脸皮也真厚，这一路上穷追不舍，至少来了四通骚扰性电话，难怪吴同学跟他急眼了，直接关机。

不过，这也不只是冲着政委同志去的，汇报工作嘛，为了尊重领导，最好是关机或是调为震动，以免干扰领导的耳垂敏感度。

我也早把手机直接关闭了。因为老婆告诫过我的，说现在太多人盯着老板驾驶室里的“书记”位置，不光是四大班子的小车班，包括下面的局、委、区单位，社会上的三大姑八大姨的力量更是无孔不入，见缝插针，反正她老班长“水蜜桃”的手机被打爆了，快成人肉炸弹的遥控器了。有关今晚上的书记与“书记”之间的高级会晤，无须宣传部门策划上镜了，因为早被关心的人群捕捉到了影子，直接了解到余“书记”在向书记举荐新方向盘，于是，遥控器从“水蜜桃”那里转到了我的手机上。

别无选择，今夜关机。

说实话，这一刻我莫名其妙地有些紧张起来，难以想象跟壹号面对面时，自己的手该放在何处，那地方可没方向盘的，“方向”只握在壹号的手



106 心，旁人只能附和尾随。包括另类的吴同学，反正她提到“书记”两字时，比“老市长”三个字要悦耳得多。

久违的“水蜜桃”出现在“竹苑”一号候客厅，很长时间没见了，原本消瘦的瓜子脸儿彻底改造成了宽硕的国字脸，从光泽度上看，营养很到位，红润中反照出强胜的气势。过去“水蜜桃”一直戴着副黑边眼镜，现在变成金色架子了，与气色相搭配，一看就是春风得意、一帆风顺的佳境。他现在兼任市委办副主任，但人们还是习惯叫他“水秘书”，跟班的对象不同，秘书的分量就不一样，所以“水秘书”大于“水主任”。

见到我们，先是热情握手，并说今晚老板谁也不见，就等着吴书记你了。在吴同学进里边的办公室时，水秘书叫我坐下，小声说：“老余，你是哪里修来的造化，今晚你可是主角，刚才有好几拨人被我打发掉了。呵呵，让市委书记在百忙中给一个司机腾出时间来，只怕闻所未闻吧，好好珍惜机会。”

我还像过去那样称呼他为老水，老水没介意，我发现现在称呼上，他跟小杨头有些共性，不太在意官谓。这点值得老萧学完后半辈子，越在乎自己的人往往被别人所遗弃，最后只好拿猪撒气。

我说：“自从你高升后，咱就瞅不着你影子了，往后多照应。”

“呵呵，老余你真会开玩笑，嫂夫人眼下可是炙手可热的人物，该照应的是我这老同学，你爱人同志忙乎得都不爱答理我这个老班长了。”“水蜜桃”喜笑颜开，完全冲刷了过去满脸积云，活出了全新的自我，找到了早在校园就设计好的位置，现在终于坐上了，工夫不负有心人啊！

他说的照应也没错，没有我老婆从中撮合，他也没机会跟贾大记者完美结合到一块儿，贾大记者在省报总编面前的吹风，才使得他最终脱离苦海，如鱼得水了。

同样一个人，同样的单位，位置决定你是不是有才，而不是才能决定你的位置。道理就这么简单。

吴同学的汇报时间也不长，很快便从壹号办公室出来了。壹号对她礼节有加，特意把她送出门外，顺势瞥了我一眼，我真他妈窝囊，屁股居然本能地脱离了沙发，毕恭毕敬地站起了身子，太他娘地丢老头子面子了！

吴同学拿走了车钥匙，自己先走了。从打开手机的速度上看，极有可能要回复政委的呼唤。

得，政治委员就是会做策反工作，吴同学终于抛开老余这盏灯泡，勇

敢地投入了黑夜的怀抱。

“叫老余进来。”壹号发号施令了。

“水蜜桃”做出“请”的手势，脸上浮出笑。

壹号也大不了我几岁，可从面相上看，绝对比我在部队时那些老首长还要有官态，军人看坐姿，官人看脸膛，腰板硬度决定军人的资历，而嘴角间的沟纹注入了官人的城府，沟越深，仕途越广阔。

壹号坐在大班桌旁看着文件，招呼我坐下。“水蜜桃”斟好茶后，就要出去，却被壹号叫住了，让他留下。

## 28

直到今天我也无法弄明白，那个晚上我是不是脑袋注水了，将陆战队员小强推到了壹号的驾驶室里。老头子是小看“书生”了，人家只字未提旧车上发生的那些破事儿，从“水蜜桃”参与司机人选的讨论就能看出，人家壹号是真心实意要给自己找一个脚夫。从谈话中也能看出壹号对老脚夫刚哥并不满意，打发刚哥把守驻省办算是策略上的安置。既能给王主任肮脏的屁眼擦屁股，以防“卫生”检查，也能甩开刚猪头，少给他壹号带来负面效应。刚猪头只要能补缺肥差，自然就没了怨言。

“水蜜桃”给自己的老板司机初步定位在机关以外物色，理由是在机关混的小车司机太油滑，容易给领导脸上抹黑。那是在影射刚猪头，时常在外头扯虎皮称霸王。

至于为什么将小强战士举荐出口，我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概念，那小子不是进退两难吗，被王大财主用银行保险箱给锁住手脚了，实在是浪费一个陆战队员的光荣历史，应该到他最合适的位置发挥光和热。

我向壹号举荐的理由有以下几点：一、为人憨厚，品性好，烟酒不沾；二、身体素质高，驾技也是经过部队千锤百炼的，给他一支枪，点中率不比特警差；三、赤胆忠心，敢于充当“防弹衣”为领导保驾护航。

107

反正我老余没一点比得上人家，真让我推荐，非他莫属。





“在哪个机关开车？”“水蜜桃”饶有兴趣地问。

“先前给××区政协王副主席开车，现在一直在王副主席的公司给女老总开车，从职业性质上看，属于企业司机，符合条件。”我回道。

一直沉默寡言、让秘书代言的壹号“哦”了一声，通过我的介绍，好像第一印象还不错，并叫秘书明天找人打听一下。

“还有谁合适？”壹号好似在物色后备干部，要实行差额选举。

我摇了摇头，自嘲道：“我们这些都是老油条了，都是废油炸出来的，外面金黄，里头早发霉了。”

“呵呵，老余你过谦了，若不是避嫌，我这车啊，指定是由你来开的。”

壹号笑着亲自给我加茶水，一副平易近人的亲民作风。

讲了有半个多钟头，我的烟瘾犯了，本能地掏出烟来又收回去了。

“老余，随便抽，没关系的，我这里可没有香烟招待，你自便吧。”寥寥数语，我忽然发现这市委书记的身上有股子特别的魅力，容易叫人死心塌地跟着他走，由他作为领路人，绝对是阳光灿烂地走一回。老婆对他赞不绝口还是比较客观的，我对壹号的成见还不是因为他是老头子的对手吗？先入为主地将他安放在老头子对立的战壕里，那就是“敌人”。

我老余是那种蹬鼻子就上脸的主儿，从来不知道虚伪客套，便抽上了。

“水蜜桃”咳嗽了两声，他对烟雾很敏感，听老婆说，这是他在大学校园里的优势项目，女生很反感抽烟的男人，所以，水班长套女生时不用嚼口香糖，属于原生态清新口气，自然深受女生爱慕。

从“水蜜桃”的表情上看，我放肆地在他老板面前抽烟，有冲犯之意，可老板发话了，他也只能忍受烟雾。

壹号真是位高人，谈完了司机“主旋律”，他回到了办公桌前，我琢磨着这是“端茶送客”的意思，刚想起身告辞，没想到“水蜜桃”先出了办公室。

秘书一走，壹号抬头望了我一眼说：“老余你先喝会儿茶，等会儿咱继续聊。”

原来他这是在暗示自己的秘书退场。这跟老头子截然不同，他要是叫人退场，一般会从嘴巴里喷出一口浓烟，再咕咚喝下一大口茶水，别人便心领神会了。

过了能有十分钟，“水蜜桃”进来加了两次茶水，我已抽完了三根香

烟，壹号才重新回到茶几旁。

我这人只要过足了烟瘾，那周身上下就会涌动出一股鸦片膏催发出的兴奋，便不再拘束，完全自主了。

我首先开了口，斗胆问道：“像你们这样长年累月在外工作的领导会不会想家？”

“呵呵，瞧着你还挺细心的，看到我墙壁上的全家福了。我们也是常人，是常人都会的，听你爱人说你儿子还比较乖，我那儿子啊，不瞒你老余说，太早熟了，才上高二就在班上谈恋爱，真把我给气死了。”壹号说话时，指点着挂在墙壁上相框里的儿子，眉宇间透出一丝温情，跟吴同学谈孩子时的表情差不多。

“给我一根。”壹号忽然伸手向我讨烟，我赶忙将烟盒交给他。从他掏烟点火吮吸的连串动作来看，应该是老枪杆子的示范动作，咋就“熄火”了呢？

“在我刚进机关的年头，这玉溪可是名贵牌子啊，一年抽不到一包的，那时候流行红塔山。”壹号贪婪地吸了一口，有点流连忘返的境界。

我发现跟这壹号找到了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忙点头称是，接上话茬说：“我刚入伍时，为了孝敬老兵蛋子，省吃俭用用军饷买了两盒阿诗玛，原本想细水长流，慢慢贿赂他们，谁成想一夜之间就被他们瓜分了，当晚我就失眠了，第二天野外拉训，我成了倒数第一。连长就问原因啦，说这小鬼头这么好的体质怎么会半途呕吐呀？班长只好向连长同志解释说，都是两包‘阿诗玛’惹的祸，连长一听急眼了，说我军的优良传统都糟蹋在你们这帮老兵油子身上了，忘记啥叫‘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啦？借东西要还，你们班明天给我还回两包‘阿诗玛’。军令如山，第二天物归原主了，我也在拉训中争取到了第二名，连长当着全体战士的面表扬了我，在我出列跑到他跟前时，您猜怎么着，他居然小声向我勒索，说收回的40根枪里，有他一半功劳，给他留一包‘阿诗玛’……”

壹号爽朗的笑声打断了我的烟事逸闻，可能笑得太失控，没把烟雾喷出鼻孔，壹号给呛住了，连连咳嗽着，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秘书能耳听八方，眼观六路的，“水蜜桃”及时赶到现场，给老板加上水。见老板夹着烟，一副谈笑风生的样子，“水蜜桃”很是费解，凑上前汇报道：“邢助理刚才来电话，问您有没有空。”

“我不是说过吗，今晚一律谢绝来访。”壹号恢复了书记面孔，严肃地





“好的。”“水蜜桃”临走前瞟了我一眼，像是在问：你的烟雾是不是迷魂散啊？

顺着烟事，壹号聊起了自己的戒烟生涯，说自从离开省城后，这是他抽的第一根香烟。他第一次戒烟是在机关工作第一年，别人抽的档次高，自己的拿不出手，相互打烟时很是发窘，所以干脆给戒掉了；后来当上了科长，酒桌上的烟酒也水涨船高了，有了档次便有了破戒的充足理由，于是重吸了；第二次戒烟运动是他调进省委宣传部当副处长，当时的机关办公室还没有禁止抽烟的规定，但部长是位女同志，对烟深恶痛绝，率先在省委机关掀起了禁烟浪潮，只允许楼廊过道上抽，那时候的烟君子们大都利用蹲马桶的时间来过把瘾，壹号积极响应了女部长号召，有了第二次戒烟；可最终让自己在办公室给破了，因为他当了团省委一把手，经常要干笔杆子活，所以再次冲破戒令；至于当上市委书记后，为什么又要戒烟，壹号没再往下说。

他话锋急速一转，立马尖锐起来：“我听说 A 县有个传统，招待上级领导的香烟牌子是‘骆驼’，这里头有啥说法啊？”

我忽然感觉有种从绿洲坠入荒漠的沉重，自己骑在一头“骆驼”身上，摇晃起来，仿佛这头“骆驼”从原产地，从大西洋对岸牵进了 A 县崎岖的山道上。

我坐直了身子，想了想说：“我也是听说，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候不是外烟进口量少嘛。现在已没这说法，掏六块钱就能买到一包，比国产烟便宜得多。”

“嗯，你说的是伪劣‘骆驼’，大都是假烟，我儿子都能买到的。我讲的‘骆驼’是原装进口的精品，而且价格昂贵，有些东西养成了习惯了是改不了口的，只怕 A 县的‘骆驼’比‘大熊猫’要娇贵得多。”壹号的口气像是烟草局的纠察员，很专业。

我这才回味出老头子所说的“醉翁之意”，壹号这是借“骆驼”来影射老头子的。

我先前的那点轻松感荡然无存了，神经元像是被“骆驼”拽进了沙漠里，有些生痛起来，手里的烟也忘了吸，只顾喝水。

壹号围绕“骆驼”继续展开下一轮进攻，把我老余当成虐待动物“骆驼”了，越发觉得自己成了老头子的替身，被壹号面对面清算旧账。

壹号继续说：“过去常说：一盒烟，一斤油；一顿饭，一头牛。我看现在一盒烟能换十斤油了，我是在自己身上做过反思的，假如我们自己掏腰包在烟和油面前做出选择，我相信大家都会买后者，民以食为天嘛，钱乃身外之物，也就是养家糊口之用，能带进棺材里生利息吗？所以啊，有了我第三次戒烟，不抽了，也就躲开了别人的烟雾弹。我相信，如果每个领导干部能从烟事上以身作则，小利不图，何来大贪呀？老余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我很想反问一句：那您的司机能做到您这样的洁然一身吗？

我只得点头，接受教育。

他好像摸透了我的内心世界，给我加满水说：“其实啊，我选择司机还有一个条件没列上，最好不抽烟。”

“呵呵，那我就不合格了，小强正合适。”我挤出笑容来，茶几玻璃上映照出僵硬的表情，真他娘的尴尬，这顿茶水分明是“鸿门宴”，剑气逼向了老头子。

“身为领导，有时候能带好几百号人，但不见得能管好自己的司机，知道为什么吗？”壹号的目光不再温和，犀利得像把匕首掷向我。

我心虚地垂下头去。这不是明知故问吗？咱小司机就靠你大领导的旗杆树在外头呼风唤雨，司机跟小车融为一体了，都少不了“油水”，除非你砸烂自己的小车，以步代车。

沉默了片刻，我装出轻松的样子，讨好道：“还不是跟领导靠得太近，领导忽略我们了。”

壹号摇头道：“正好相反，是司机忽略了领导，说严重点，是替代领导了。”

一剑封喉，壹号的话尖刻辛辣，完全失去了一开场的亲和力，彰显出“一把手”的本性来，句句掷地有声。

“老余你知道‘骆驼’牌香烟的活广告是两次世界大战吗？”见我沉默不语，壹号又把“骆驼”拽回来了。

这话更直白了，直接将老头子摁在了“骆驼”背上，战争的主角自然是军人啦。

老头子在A县当政时，政务烟道上首创了“骆驼”牌子，在招待上级领导视察的同时，也顺道给首长们介绍自己跟“骆驼”之间的渊源。来源渠道是××军区的老首长，南疆战役期间老首长特别关照这个会打巧仗的



得力干将。而老首长自己曾开赴过朝鲜战场，从美国大兵那里缴获的战利品除了牛肉罐头，也有香烟，其中最普遍的牌子就是烟盒上有头“骆驼”，画面上的骆驼昂首冲天，一副傲视群雄的胜利者姿态。后来通过翻译向俘虏打听，才知道这头“骆驼”跨越了美军对外战史，在一战期间充当了美军物资给养的一部分，由士兵带到了欧洲；到了二战，美军牵着“骆驼”基本是周游世界了。残酷的硝烟战场上，士兵们在喷射弹药的同时，也需要“骆驼牌”香烟的薄雾给自己围拢一个空间，享受疲惫不堪后的短暂自由和快乐，因为战争，“骆驼牌”香烟又被寓以新的含义——自由。老首长为之感染，自此吸上了象征“自由”的战利品，直至欲罢不能。南疆战场上，老首长对部下最高级别的奖赏不是军功章，而是一包“骆驼”。部下趋之若鹜，问其来源，老首长坦然对答：美国佬也有好东西，有好东西就要设法弄到手。老头子常说：老子在南疆时中意两种烟味，热血焦土和“骆驼”焦油。至于老头子通过何种手段弄到山姆大叔家“骆驼”的，就不得而知了，时代不同了，国门开放了，自然“骆驼”也引进国门了。

“听说过，是美国大兵开辟战场带到全世界的。”我回答道。

“嗯，没错。这牌子还有一句经典广告词：为了一支骆驼，我愿走一里路。我可以套个说法：为了一支骆驼，我愿走到A县。”壹号说到这里，显得有些兴奋，又主动向我要了一根烟，一边抽着，一边踱起步来。

“‘骆驼’是腐败的产物啊！我希望你老余要远离这头沙尘暴里的‘骆驼’，时刻记住你现在是在市委开车，给吴书记开车。”他终于道破了主题。

29

在向家里“书记”汇报完市委书记的会见议题后，女部长陷入了深思，因为主题是按照老头子既定的方向顺展下去的，却大大脱离了女部长先前“宣传”策动的范围。她一直坚信壹号的召见纯粹是为了驾驶室候选人，没想到节外生枝，错综复杂了。她低估了壹号的政治觉悟，即便是在面对一个小车司机时，也要把权力斗争的柄杖横扫一通，压制背后的靠山。显然，

在壹号眼里头，我背后的靠山依旧岿然未倒。

“你这段时间没跟老头子接触过吧？”老婆忧心忡忡地问。

“绝对没有，电话也没打过一个，我把老人家彻底遗忘在‘养老院’了。”我编造谎言道。

“真是奇怪，老提‘骆驼’，何必在你面前翻老头子的旧账本呢？你又不是管账先生，敲算盘的应该是老萧啊。”老婆掏出烟来，吧嗒在嘴巴上，若有所思。

从“竹苑”一号出来时，“水蜜桃”特意送出门外，竖起大拇指说：“老余你面子是大过常委了，老板的办公室是严禁吸烟的，包括握有枪杆子的汪局长和军分区首长。”

我只得苦笑，心里骂道：奶奶的，烟不是从我鼻孔里冒出来的，而是沙尘暴卷起来的，狼烟四起啊，从沙漠里蹿出一头“骆驼”来，差点没把老子顶趴下，知道啥叫欲擒故纵了！

老婆点上烟卷后，从烟雾里抬起头来，问了句：“水班长在场吗？”她一直称呼老同学的校园官谓。

“谈司机时在场，后来就出去了，操，这壹号的脑袋瓜子太复杂了，一头瘦‘骆驼’能给你划弄成驮着鸦片烟的南亚大象了。”

“你懂个屁！这叫政治。你以为像你们开车的，一遇到塞车就按喇叭吗？”老婆骂出一句，开始拨开电话。

“班长，回家没？”老婆小声问了一句，但很快就把电话挂了，一脸阴云。

“咋啦，还陪着你们老板呀？这水班长真成‘水蜜桃’了。可惜哟，不是女书记。”我嘲笑道。

“给我闭嘴，别忘了你现在也是市委的人，身在曹营心在汉，狗改不了吃屎！”老婆的无名之火正旺，拿我撒气。

凭我多年来对她脸部阴晴变化的适应，我感觉天亮后的天气比较沉闷，她肯定早听到了什么风声，自从把持喉舌要位后，就对我有所保留了。

“市委这头是不是有啥新动作啊？省里的老陈卧轨了，A县的策反会议也闭幕了，该拉网了吧？”我问。

老婆鼻子哼唧了两声，不屑一顾，径自吹着烟。

我继续激将，诱导着：“咱党龄比你长两岁，跟老子咬牙切齿，严把嘴巴关，于公于私，你都没把咱老余当老公不是？”



老婆被我唠叨烦了，将烟蒂摁灭叫道：“过两天就要开常委扩大会，传达省委指示，专门讨论老储和 A 县的事，听说省纪委这次把重任交到了新任女纪委书记身上，放权给女纪委书记，由市纪委直接调查省管干部老储，省纪委只派人协助，而且省纪委因为老陈的案子可能要介入 A 县‘经济环境’专项清查工作，到时候就形成并案之势了，那问题闹大啦。你该满意了吧？”

我听后一缩脖子，像是被一只无形大手在黑暗中掐了一把，心里一阵慌神：步步为营，碉堡垒进，老头子能守住山头阵地吗？

因为女部长刚才的恐怖宣言，我不得不打开封闭着的手机，勇敢地去面对那些雨点般的炸弹。我很想知道老头子有无最新指示。他不会发手机信息，只要有来电显示，按照过去的惯例，无论何时何地与何人勾搭在一起，都得及时回复电话。

果然，信息炮弹似的呼啸不断，我也懒得细看，让我稍微有点安心的是，没有老头子的“原子弹”，但这其中的两条信息算得上化学武器的威力。

“小杨头”：老余，跟老板说了我中学班主任的儿子吗？

老张：老余，别忘了多给我弟弟美言几句，千万别他说他开过农用三轮车。

对于这两位老友的友情提示，真叫我汗颜呀。我这才想到，“小杨头”有次酒桌上跟我提过这档子事，说班主任的儿子一直开出租车，太辛苦，为了答应老班主任当年的栽培之恩，特意破例走一回“后门”，让我老余在老板面前隆重推荐老班主任的儿子。我当时以为他在开玩笑，说你人虽不在市委了，可也算是“竹苑”一号半个管家婆，这点小事直接跟壹号吹口气就解决了。

“小杨头”笑道：“推荐领导司机跟举荐干部有着天壤之别，同样是给领导当参谋，但干部举荐错了，不好问责，因为干部的腐蚀好比是树枝上垂挂着的红苹果，瞅在眼里和啃进嘴里的感官刺激方式并非总是一致的，没人能透视到里面的果肉是否残留下黑斑；但司机就不一样了，小车司机是啥，说不好听点你老余可别生气，就是脱衣舞娘，乳罩型号多大，那是目了然的事儿，你不自量力向俱乐部老板推销花样乳罩，一旦型号对不上，那产品责任就明显啦。比如说刚猪头吧，老板其实早就烦他了，但又找不到好的借口给踢出去，现在碰巧有个好安置，他刚猪头再猪头，也知

道老板做到了仁至义尽。他这个舞娘啊，胸脯其实不大，但非得给自己戴上最大号的，容易走光不是？这官场上的舞娘表演节目是限级的，保留三点，你一走光，那俱乐部老板就容易叫人查封了，咋办哩，只能踢出舞台啦！”

奶奶的，这叫啥比喻呀，把老子这等“书记”丑化成了舞娘，简直是“士可杀不可辱”。

我骂道：“操，如此重担你小杨头加压到我这破轮胎上，这不是叫我提前报废吗？我一直想知道刚猪头胸前的乳罩到底是谁兜售的，假如你能给我揭穿这位神秘的小贩子，我就舍命给你推荐一回。”

“小杨头”舌头一卷跑进卫生间抠嘴巴去了，在“哦啊”呻吟里一定在反思自己先前的失言：把老板比作俱乐部首脑，是不想混了。

反正我只记住了“小杨头”的苹果舞娘论断，早把他那老班主任儿子的事遗忘了。

对老张同志，我还是格外关心的，听说他在分局办公室被冷冻后，快窝囊成北极熊了，所以，对他任人唯亲的举措，我还是记在心里了，同情弱势嘛。可有一样，当年这送被子的庄稼汉嘴脸蜕变得实在叫人识别不出原貌来，他那宝贝弟弟在他副局长的位置上时，从乡间三轮车上拽进了分局治安联防队，成了一名吃“皇粮”的临时副队长，而且集训了小车驾驶技术，驾照自然也顺利到了手。在这点上，老张和老萧倒是找到了共性——手足之情，都给自己亲弟弟的脑袋壳上扣上一顶仿制的“大盖帽”，耀武扬威。人之初性本善，这人啊，自打学会直立行走后，善良的一面好似都是在学会爬行时返回给了大地，最终又用自己的双脚将善良的影子踩在大地上，直起腰杆的过程才是恶的开始，因为能腾出双手攻击了。可甭管蜕变是啥样，飞腾到天上的，潜伏到地底下的，都得有共性，格格不入的老张和老萧在两顶“大盖帽”上产生了共鸣：上阵亲兄弟，打仗父子兵嘛！

与城管大队长被人砸瘫相比，张副局长给撸了，张副队长不过是成了普通队员，有手有脚的，器官齐全，尚能继续保持直立姿势，所以，哥哥要把弟弟塞进小车里讨口现成饭吃的心情是相当的急切。

然而，联防副队长是大活人，不是一床被子，人与物放在一起比较，人时常遭受挑剔的原因就因为人的血肉之躯为思想所操纵，进而由行为方式派生出三六九等，物虽然也有优劣之分，但只要各尽其材，为人所用，



116 即便是垃圾也为人回收所用：有的地方总挑剔同类，有物的地方也总满足人的需求。所以说，老张的一床被子价值永远大于他这位联防副队长弟弟。

我可以向老头子随口点上一床被子，却不可能向壹号郑重推荐一个副队长。

等我上床睡觉时，女部长还待在书房里吞烟雾，热锅蚂蚁一般坐立不安着。

睡意朦胧中，我似乎听到她接了个电话，然后便出门了。

我努力睁开笨重的眼皮瞧瞧床头的闹钟，凌晨已跨出了两分钟。

## 30

直到第二天中午进食堂吃饭时，我才留意到一个未接来电信息，号码显示是“半边嘴”家的座机，时间正是昨晚上。

吴同学上京的那段日子里，我跟“半边嘴”通过一次电话，想窥视“后院”窗口，捕捉吴同学的影子投像。“半边嘴”只说那个女人不简单哪，不回来对你小余都不失为好事，凭你的资历，在政府换个驾驶室还不是小菜一碟。他特别叮嘱说：别以为风浪已过，两边很快就要剑拔弩张，你啊，最好夹在中间道开车最稳当。

眼下吴同学把持纪委，头一把火就烧向了A县，在“前院”人看来，老头子是火烧眉毛了。“根据地”失火，等于清剿了老巢，给你弄个底朝天，暴晒在阳光下，灰烬里的骨头再也清除不掉周身的黑色了。反正这两位党校同学的关系定会在这场风暴中洗刷明朗，好比是一条三八线，是敌是友，是恩是怨，该一分为二了。

“后院”里的老人们看问题比“前院”要深刻，至少不停留在表层上，眼光要切入肌肤内脏里透视。兴许他们的看法刚好相反，这把火架势够猛，但火候不烈，升腾的都是浓烟，遮人耳目，只为熏落几只蚂蚱，保全一条麻绳。

边吃饭边给“半边嘴”打电话，一直没人接听，正是午饭时间，这老家伙难道连一日三餐也免了，超脱成不食人间烟火了？当年“半边嘴”小车陷坑后，出了高墙后他再没用过手机，说很多事就坏在那“小砖头”身上。

也真是：一朝被砖砸，十年怕墙壁。

这两天纪委同志们的手脚好像都舒展开了，忙活不停，就连平常不爱写稿子的胖妞也装模作样地拿起久违的笔杆子。听老白说，吴书记已让办公室下发了通知，让各区县、市纪委，包括各单位纪检部门都在准备一套经济环境清查明细表，三天后上交市纪委办，统一整理后列出具体清查项目。因为是吴书记上任以来的首谕，在项主任的策动下，市纪委各科室也群策全力地开动脑筋，罗列起清查项目来，好似每个人的脑子装上了算盘，甭管是不是精通口令，先乱敲一通再说。

小李这几日比较郁闷，毕竟拎过包的主子“卧轨”了，在司机被请进省城后，他这个秘书心里自然是不踏实的，只要是拎过包，即便你装傻说自己从不敢偷窥包里的装载，可有一样你是无法做到一干二净的：包的重量。

关于领导的皮包，“小杨头”曾有段精辟论述，拿华尔街作了形象的对照。说股民盯交易所，交易所盯道琼斯，道琼斯则盯美联储主席的皮包，皮包塞得满满的，主席拎着很费力，说明问题严重，华尔街感冒了，大家赶紧准备纸巾擦鼻涕；皮包在主席手里摇晃，那说明问题不大，一定见涨啦。领导的皮包也是一种预兆，越轻便也就问题越少，积压在下级肩上的包袱就能卸下来。为此，“小杨头”将“皮包”理论升华成了“包皮”原理：皮越长，污垢越多，越容易滋生细菌腐蚀软组织，最终丧失功能。

所以，甭管啥“皮包”、“包皮”，先天不足，后天滋养，最终皮开肉烂。

领导“卧轨”官道上，而秘书像个游客一样，跑下列车围聚在惨烈的场面旁看热闹，那这个秘书一定连三流角色都数不上。“包皮”不光长，而且包裹太严实，无法出头了。

郁闷中的小李对吴同学开动集体智慧、罗列清查明细的举措不以为然，甚至嘲讽道：“这可不是人大代表提案案，中看不中用，当初搞经济环境试点挂牌也没看到啥指标啊，不一样都挂起来了？无标准挂牌，摘下来也一样不要定下框框，看着不顺眼就摘呗，谁敢问理由？理由其实是现成的，



118 随口编造一个都能对上号。这样的摘牌方式跟挂牌比较，效率实在太低啦！还是老书记有魄力，上牙一碰下牙，就给你挂上了。”

胖妞始终站在小李的对立面，尽管她对吴同学的别出心裁有看法，但作为旗手，不管风向如何，要维护旗帜才是本职所在。

她反唇相讥道：“嗯，银牙咬碎了，牌子就算黄金打造的，也得不偿失，千万别换来一颗致命子弹哟——”

“小欧同志，您这位新加入的同志好像还不太了解咱工作性质，思维不要定格在局外人的视角，一听到‘纪委’两个字就想到了高墙电网，危言耸听。知道啥叫‘双轨’吗？两条道上走路，路过咱这地盘的大都是清官，极少数才是污吏，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交代完问题后，很多检举材料都是诬告陷害。给你说个笑话，说某地方县长被人检举用公款包二奶生了龙凤胎，传言有鼻子有眼的，只好请上‘轨道’接受调查啦，那县长绝对是‘打死也不说’的主儿，两个月下来，调查组一无所获。就在调查组研究对策，准备继续施加压力时，有天晚上，县长在宾馆洗澡时终于憋不住了，泪雨滂沱地咆哮道，老子阳痿快二十年了，你们要不要请个女同志进来让老子当面试试？哈哈哈——”

小李这作料比较猛，当时确实让在场的纪委工作者们都捧腹大笑起来，我和胖妞作为新人，才发现这些平常沉默寡言的同志也有幽默的一刻。

胖妞居然厚着脸皮问：“试了吗？”

和“半边嘴”联系不上，我吃完饭，点上了烟，正寻摸着上市府大院，小李手拿饭盒，嘴里冒着烟走了过来。

他往我对面一坐，没头没脑地扔出一句：“余哥，过去咱兄弟俩怎么从未照面过？咱各自的老板却经常约面的，你也在场吧？”

吃饭的场合倒腾这种事，好似苍蝇嗡鸣，容易反胃。

我骂道：“操，你这阵子是不是特怀念过去的美妙一刻呀？我可没兴趣跟你扯那些破罐子类的事儿。”

“呵呵，确实是陈年酱醋了。老实说，我现在的心态有些失衡，才发现自己过去当书记秘书是多么的不合格，你想啊，司机都被问话了，秘书却被忽略不计，真他娘的失败到家！现在是我深刻反思的时候，难免不沉陷在过去时光里挖掘曾经失落的旧影子，料不定能向组织主动提供出新材料来。”他将脸凑近我小声说。

“别他娘的没事惹事，离我远点。”我夸张地用手推开他。

“痛定思痛啊，我居然从过去的影子里过滤出精华篇章来，想不想知道陈书记当年口头定下的星级考核指标呀？一般人都不知道，包括常委们。”他得意地奸笑几声，卖弄道。

我现在对故弄玄虚的话十分感冒，拿起饭盒起身就要离开，小李拽住我说：“余哥，那次老市长也在场，你猫到哪儿去了呢？”

提到了老头子，我感觉不像在瞎掰，这才引起了注意，让他随我一道到石桥上说话，食堂人太多，非私话场所。

机关的一年四季就如同小车轮子，无论阴晴圆缺，也不管刮风下雨，总在喘着粗气中翻转不息。机器再精密也有休整的时候，午后才是机关这台机器短暂休整期，润滑以后以备在夜色下加倍运转。

## 31

秋风瑟瑟下，落叶覆盖在草坪上，好似倦怠的老人在暖阳下舒展起满脸皱纹，享受着难得的清静。

午后，机关大院最静谧的时候，连小车们都收住匆忙的脚步。

本市城市规划布局历经不同时代的经济和文化变革锤炼，现在的政府办公楼基本是向城市外围扩张，政府楼迁到哪儿，那一定会带动地产业的蓬勃发展，于是栋栋新楼平地拔起，向权威建筑看齐。特别是区政府及其所属机关，基本都爱往地多人少的地方扎根，一来生态环境好，远离闹市的热岛效应源头，头顶蓝天，脚踩绿地，自然是生态办公了；二来外环路以外，天高地远的，连公交车也很少能光顾到，喜欢集体找茬的人民群众容易迷失航向，衙门前也便清静了下来。当然了，政府向来欢迎地产商尾随在自己屁股后面舔“黄金”的，咱放个响屁就能震动地皮破土开工，直接拉动GDP啦。于是乎，在政府楼周围，形成了权贵建筑带，高档写字楼、华丽酒店娱乐城、别墅小区等等“大资”们吆喝叫卖时，都要亮出雄浑的嗓门：黄金地段，比邻××大楼。与官府成了近邻，往往就“近水楼台先得月”了。



有点很蹊跷，甭管是勒紧裤腰带百废待兴的计划年代，还是敞开肚皮日新月异的市场经济，市委大院始终坚如磐石，抵制了诱惑，固守着那块沧桑却是天价的土地——龟山。城市的制高点时常是趋之若鹜的风水宝地，居高临下，登高望远，也就高瞻远瞩了。所以，从民国开始，本市制高点“龟山”就是政府衙门的象征。衙门总习惯学老鹰的恶相，张牙舞爪地伫立在制高点，俯瞰脚板下的一马平川，草民们就是些惴惴不安着的野兔，胆战心惊地匍匐前行，生怕被空中飞鹰给叼走。

龟山近看像山，远看就是座环状坡岭，成菱形组合，海拔不到100米，漫山松柏间夹杂着少许竹林地，给这片灰土弥漫的城市点缀出苍绿，因为外形上好似盘踞的龟壳，所以称之为龟山。这里的老百姓有个传统口头禅，在对政府有怨言时，常假借“龟山”来形容说：又把脑袋缩进龟壳里了。从民国到解放，一直到80年代，龟山就是政府的脸谱，只要提到“龟山”，当地人都知道那是指代衙门口。尽管经过岁月的蚕食，龟山还是成菱状，但“脸谱”上的器官早东分西裂，脱胎换骨了，现在的“龟山”只剩下脑部器官——市委。

大自然孕育了山水，人类同样在利用各种手段雕琢天然之物，人对于物的贪婪占有往往是不择手段的，乃至发动战争来掠夺。战争的硝烟也曾在缠绕“龟山”，挥之不尽，而“龟山”东首坡顶的残缺正是战争残留下的创伤。40年代初，日本人攻克县城，驻扎进了县党部，“龟山”上悬挂的“青天白日”换成了“郎中膏药”。那东洋人本就是岛国鸟巢小鸟人，侵占了陆地领土并不满足“县衙门”的区区寸土，也会大兴土木的，于是依山选址建造了好几排“鬼屋”，但对山后的一泓池塘耿耿于怀，于是抓来民工挖土要将池塘填平。那一泓池塘可不是普通的池塘，跟西山上的“凶塔”一样属于历史古迹，相传是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移师西南路过本地临时安营扎寨，三军埋锅造饭为囤积用水而开挖的汲水池。水池开凿得很考究，从西山上运来青石铺底，青砖垒壁，再开挖水渠从周围引水入池，囤积沉淀后也便清澈如镜。这段民间流传的故事是无法考证的，上了岁数的人在说到这池塘的来历时，常会提到小时候在池塘游水时，一般要远离池塘中央地带，因为那地方是禁地，曾经竖过一根大石柱，据说那上面刻满了字，是太平军开拔西进前翼王亲笔书写叫石匠刻上的，竖在了池中。遇到大旱季节，池塘见底干裂，可奇怪的是那个石柱却温润如玉，好似天池玉树，晶莹剔透。每到此时，百姓们便向石柱烧香叩拜，祈告雨水，结果

很灵验，总能招来一场及时雨，于是石柱被赋予了神灵之气，尊之为：翼王柱。有一次老头子召集文物保护的专题会议时，特意从省博物馆请来两名专家，就民间所传的“翼王柱”进行了探讨。专家的口径是一致的，说那纯粹是民间谣言，是封建社会老百姓寄托神灵告慰自己的无奈之举，且不说那根石柱太传神，翻遍中华大地也找不出半截来，就算原始森林化石原产地缅甸也难以挖掘出如此光泽的石料。老头子叫人找来一本清末地方史志，上面也确实记载着“石匪”西进时露营过“龟山”一带，可对“翼王柱”只字未提。那次研讨会很让老头子失望，觉得省里的专家只用书本记载的那些文字来考证，等于是纸上谈兵。老头子这人太执拗，尽管自己是百分百的布尔什维克，但因为嗜好旧物，所以对民间流传的“翼王柱”总搁置不下，始终认为有那么一回事。于是动用北京党校同学的关系，从北京请来了几位清史专家和考古学家，联合组队对当年那块“龟池”进行现场考证，勘探结果叫老头子很兴奋，基本证实了那地方确实遗存着太平军驻扎过的痕迹，只可惜“翼王柱”早为历史的大浪淘沙所隐埋。民间关于此柱的下落的口传就更离奇了，说石达开入川全军覆没后，晚清县衙里有个差人念旧“神柱”带来一方风调雨顺，又怕官府要打破“神柱”的妖言惑众，彻底根除草民们脑子里的保护神“翼王”，半夜三更从村野找来几个汉子挖堤决水，抬走了“神柱”。“翼王柱”不见了，可人们依旧对着池塘叩拜敬香，县令也曾动过心思要填平这屁股后面的水池，求得官运顺畅，却被师爷给阻拦了。师爷点化老板说：大人有所不知啊，若池中无柱，则水脉冲庭，石匪扎营龟山，其为“屋包山”之势，背梳坡岭，松柏成兵，刀光剑影，气宇轩昂，然阳气聚重，火盛则易自焚也，适才掘池蓄水，以解焦渴。何故立柱，皆因覆水难收，侵蚀阳气，擎柱止急流，乃阴阳调和也。

反正神奇的“翼王柱”就这么消失了，但灵性依存，官府给“池塘”留了活口没被隐埋，也给出了名分，官方称之为“龟池”，与“龟山”遥相呼应，经民间一加工，便诞生了百姓嘲弄官府的典故来：龟头掉进池里了。东洋鬼子填平了“龟池”，典故也经过了改造翻新，新潮说法是：又把脑袋缩进龟壳里了。可也正因为有如此活灵活现的传说，才使得“龟池”历经沧桑变迁，得以保存下来。不管是光头清政府，还是胡子军政府，都很敬畏“翼王”的灶水，乃至到了国民政府旗帜下，居然在“龟池”边上竖起了赝品柱，供香客们膜拜。





东洋人自然不懂得敬畏啥翼王的，人家眼里头唯天皇为尊。可不要以为东洋人填平“龟池”是长年累月困在岛屿上落下的毛病，是因为珍惜脚下每一寸陆土，学一手“精卫填海”的，实质是听了当地一名风水师的进言：庭后冲水，乃溃兵之恶兆。风水只识天象，不问政治，但给东洋鬼子勘察中华之气的风水师最终被游击队给锄奸了。抗战胜利后，风水师的徒弟才敢在国民政府衙门口为师父叫屈，说共产党游击队冤杀他师父了，师父虽然引导鬼子平了庭后祸水，却让鬼子在屋前正方向挖出了一条大道。他师父忽悠太君说：挖出道来一来便于皇军日后车马畅行，下乡扫荡；二来用挖出的土壤填实池塘。鬼子一听倒也是两全其美的好策略，结果路是挖成宽敞大道了，但池塘也只填去一小半，鬼子急眼了，忙问良民大师该当如何。大师手指坡上，朗声笑曰：就地取材，以石击水，乃阴阳交合，趋利避忌，大吉也！鬼子一听觉得有道理，于是乎在大师指点下，从最东面的坡岭上安装炸药，掀开土石直接滚落池塘，实现了风水师的阴阳媾和之象。按照徒弟在民国县衙门大堂口的申诉，他师父给鬼子出的主意其实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迂回之术，明着看是给小鬼子化解溃兵之灾，实际是转换了方位，因为“龟池”虽在庭后，但因“翼王柱”拦截了急流，所以池塘并非恶兆。精明的风水师觉得不能让小鬼子沾染了“龟池”的仙气，这才使弄障眼法，让鬼子修出一条大道来直插门庭，策划了一出“水冲前庭”的妙招，因为在风学问上，城市是以道路为水，山脊为龙的。随后风水师又忽悠鬼子炸平了东岭之巅，也是断了东洋人的龙脉，可谓一箭双雕。

尽管风水师的徒弟分析得头头是道，把国民政府衙门给弄懵了，明明是帮日本人毁我中华大地的瑞气，咋说成把东洋人给冲垮了哩？真要是这么玄乎，那让风水大师们掐指一算计，小日本的岛屿早沉没海底了，何必咱跟鬼子刀光见血地肉搏了这么些年哪。反正是吃不透这里面的玄机，实在太深奥了，于是推托说：谁杀了你师父你找谁讲风水去，有必要提醒你一句，共产党可都是无神论者，只相信枪杆子，拿尺子丈量山水，他们是不感兴趣的。

也就是那次专家考证，坚定了老头子“翼王柱”流落民间的信念，文化局不是清闲部门吗，西山上的古塔因为卖国贼的骂名而浪费了古迹材料，假如能挖掘出“翼王柱”的下落，那完全可以打造成“圣地”旅游品牌来，毕竟太平军打过洋鬼子，打过洋鬼子那就是民族英雄，甭管窝里头咱是咋你死我活地残酷斗争的，一旦枪口朝向了外寇，就是龙的传人哪！

老头子跟“柱子”较劲时碰巧是老萧刚到任秘书长的日子，知遇之恩，当涌泉相报不是？萧大秘亲自挂头指导文化战线的广大干部，开动脑筋，放手发动群众，深入到小街小巷，搜集线索，不放过蛛丝马迹，只为了那叫市长大人想入非非的一根石柱。铁棒磨成针，工夫不负有心人，萧大秘最终俘获的有价值情报居然来自老头子的根据地——A县。原来呀，在A县的峻山丛林里有个石头村，从年代上看属于古村落了，时代再变迁，那地方依旧保持着石头特色，是地道原生态村落，地质地貌、风土人情都刻下了老祖宗农业时代的记号，包括当地的诡异传统：池塘堤是用坟墓石碑垒成的，一色的青石板，上面貌似曾经刻满了文字，但具体年代远已被剥离成一撇一捺简单的刀痕了，分不清具体年代，能识别的也都是清朝光绪年间的。至于说那些墓碑从何而来，无人知晓，石头村里上了年纪的老人只知道是祖辈们留下的。为此老头子在A县打造“搬石造田”愚公精神时，也特意请来专家考证，生怕破坏了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文物。考证结果叫老头子很沮丧，既没有王公贵族，也没有侯门名胄，套用专家们的话说：顶多是些财主老爷残留下断碑。萧大秘不愧是拿教鞭子出身的，爱做文字游戏，因为他发现这村落没有杂姓，都是郑姓，刚好跟传说中的那位搬走“翼王柱”衙门差役姓氏相同，于是顺藤摸瓜，驻扎进了当地村委会。村主任最终被大秘书长的敬业精神所打动，担着不孝子孙的骂名领着秘书长翻山越岭，在一座寺庙里找到一位百岁老和尚，此人正是差役的堂侄。老和尚眼瞅着就快圆寂了，所以跟这位秘书长不再打哑谜，支走旁人后，证实了传说中的“翼王柱”确实是被自己的堂叔移走的。随后老和尚手指后殿叹息曰：先前此柱乃本寺定殿神物，只可惜香火不旺，袈裟支离破碎，寺庙日渐衰落，为重修佛像，老衲只得委屈神柱，挪作他用矣……

再问，老和尚垂耳不语了。等秘书长第二天再次光临寺庙时，老和尚已打坐圆寂，香案上一张黄纸上留下一首诗：翼王神柱擎龟池，小役驮柱避尘土。半张嘴巴吐黄金，功秋千代渍一户。到手的凤凰就这么飞了，萧大秘真是万念俱灰，恨不得即刻削发为僧呀。痛定思痛后，才从村主任口里得知，说大概是十多年前，寺庙来了一位特殊的香客，那人便是诗里所描述的“半张嘴巴”，嘴唇缺了一块肉。有一天是清明节，村里按照旧俗都要来朝拜圣物，可到了后殿却发现那根定庙宝物不见了，老和尚只说：昨晚翼王乘雨而来，山高路滑，拿石柱当拐下山了……





没了圣物，村里人不再上寺庙上香叩拜了。等过了一阵子，村里人忽然发现山巅上的寺庙焕然一新了，好奇地登山进庙，这才知道佛像身上镀了金粉。老和尚笑曰：翼王带着太平军忙活了几天几夜，把整个寺庙修缮一新了。

就这样，没了“翼王柱”，寺庙的香火反而旺了，都说是翼王显灵了。

神秘的“半张嘴巴”到底是谁，随着老萧带回去的情报，从政府大院流窜到了大街小巷，人们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了还蹲在号子里的“半边嘴”，说就是他这个壹号司机用奥迪驮上满袋子钞票上的山，偷梁换柱将“翼王柱”埋进了他主人家的祖坟后面。反正说得有鼻子有眼，连街头上算卦的也念念有词：柱擎急流，岂能入黄土哉？大忌也！人心腐，棺木烂，牢狱大灾！

老头子在这件事上，对向来坚定的“无神”信仰确实产生过动摇，曾私下对我说：“等那位老知青出来后，你给老子打听一下是不是真事儿。太他娘的玄乎了！”

就此，围绕传说中的“翼王柱”才宣告终结。听说那位壹号一被“双规”，祖坟后面就被人刨过，到底有没有石柱，没人知道答案，反正从坑道形状上看，确实成柱体。我后来也向“半边嘴”求证过，老知青咧嘴一笑：“千万别拿寺庙开玩笑，小心佛爷问罪。”

以上都是些荒诞之说，回到真格的话题。

“龟山”被当地人用来替代衙门口是从40年代开始的，当时小日本已被赶出县城，本地划进了国统区范畴。话说国军某杰出抗日将领在前往陪都重庆时，无意中路过小县城，觉得口干舌燥的，便住进县党部的官方宾馆里小憩。那宾馆其实是从日本人手里夺过来的“鬼屋”，因为风水师徒弟的话，县党部将一条好好的大道用土给填回了原样，但对东岭上的伤疤没做修缮，鬼子不是还没退回岛屿去吗？亡我之心不死啊，暂且把风水师的杰作给继承下来。至于几排“鬼屋”，基本原封未动，只在周围栽了些桃树用来避邪。“鬼屋”造型很考究，全部是木制构架，日式建筑特色，既别致又很古典，国军在反攻时把日本人赶出了县城，县党部的要员们也临时搬进了“鬼屋”。后来发现路过此地上“陪都”的军政大员委实不少，只好忍痛割爱奉献出“鬼屋”来招待这些权贵们。等这位抗日名将住进去后，他发现那房子很奇怪，大热天里不用风扇也很凉爽，不符合木屋吸热原理。这位将军本是南方人，打仗之余爱钻研风水之术，于是多住了几日，在木

屋四周逛悠，考究起周围的环境来。他最终发现这山体围拢成菱形是“鬼屋”似仙的奥秘所在，菱边山体多方位反射日光，再加上松枝竹叶的水汽重，蒸发出大量余热，就算烈日炎炎，待在“鬼屋”里也丝毫感觉不到熏热。于是，在这位将军的动议下，县党部决定扩大地基，营建党部大楼，形成“屋满山”的构架，这就是市委大院的雏形。解放初的县政府等部门也都靠将在“龟山”周围，后来才逐渐搬迁出去的，唯独市委没动地盘。而“竹苑一号”的位置正是当初“鬼屋”所在的地基，后来拆除重建的标准式机关大院，此后又经历了两次重建，最后才落定成现在的高层建筑。市委大楼出自“半边嘴”那位车主之手，政客最终向司法部门坦白的黑钱中，其中就包括了市委大楼300万的受贿。对于“翼王柱”是否被他拔出寺庙埋在自家祖坟后充当了圣物，老书记跟省调查组开了句玩笑：“若真有此柱，我现在就不会成阶下囚了。”但人们从市委大楼前那条连江的人工开凿的小河上，可以窥探出这位老书记的信仰早倾注于山水之间了：依山傍水的衙门口，在官道上一定是登峰造极。

## 32

市委大院石桥跨过那条四季常清的小河，比市府“小招”的人工湖气派多了，很难识别是人工打造的结果，乃天公造物，至少游动在里面鱼儿是原生态的，可以用鱼竿拽上来丢进锅里做菜吃，而非五颜六色的锦鲤、金鱼，泰国人妖似的，中看不中用。

我和小李坐在桥端的石墩上，点上烟接上话题。

我问：“啥精华篇章？读来听听。”

他诡秘一笑说：“你可要给我保守秘密，我时刻等待着组织召唤，向组织坦白立功。”

“操，别浪费午休时间，再不说我可回去睡觉了。”我催促道。若不是扯出老头子，我才懒得理睬啥星级指标，指标不都是领导一张嘴巴蹦跶出来的吗？指标的背后往往是纸币支撑着，系数越高，代价便越大。这是惯





例，谁敢质疑可行性？

如果老头子真的将手伸向了“指标”，那问题就复杂了。现在已传言说老陈私下定的所谓“经济环境指标”是：一个星价值在五万以上，挂上五星级，那就得三千张“老人头”。

小李收起笑脸，换成严肃的口气说：“我记得那次是和陈书记一道上省纪委开会，一连开了好几天，有天他特意叫我上省公安厅一位副厅长办公室取了一支德国制双管短柄猎枪，一看就是收缴的高档走私品，包装非常精致，从盒上很难看出是枪支。那天陈书记开完会回到市里天色已晚，因为当天下午在省城喝了不少酒，陈书记一路上都很兴奋，车到市委大院他没下车，忽然交代我开车送他去见市长。那时候好像正是市府和市委争斗最激烈的时候，陈书记仰仗着自己在省委的人脉，也不把市委一把手放在眼里。我可听说过，当年陈书记在省委办公厅做副处时，市委一把手那会儿还只是办公厅一名普通科级干部，是他的手下。后来撞上了狗屎运，破例提拔当上了某领导的秘书，自此才官运亨通的。过去的下属摇身一晃荡成了自己上司，这叫陈书记内心很难接受，听说当时要不是省委组织部空降干部名额有限，机会难得，陈书记就不会走马上任了。与一把手抗争中，他把市府当成了联盟，在市委常委会上时常出现两张反对票，将一言堂的嘴巴冻结在会桌前，这在本市政坛上可谓掀开了‘刘吴对曹’的鼎足之势……”

“操，别倒腾‘赤壁’大战啦，早灰飞烟灭了，讲正题。”我粗鲁地打断他的絮叨。

小李停顿下来，向我要了根烟点上，朝周围瞅了几眼，继续开讲：“长话短说，我很珍惜那次给陈书记开车的机会，因为连专职司机碰方向盘的机会也不多，我就纳闷了，上面人拿一个跟方向盘都陌生的司机问话，岂不是对牛弹琴吗？不扯啦，直接说说你们的老板吧，真他娘的操蛋呀，见到陈书记送给他猎枪当时就手痒痒了，拽上陈书记就上了车，让我连夜送他俩上A县试枪，你说是不是病得不轻啊。市长夫人当时追出院门骂自己的老头子是神经病。陈书记也需要找个地方发泄酒精，拍着老头子的肩膀哈哈大笑说，好主意，好主意，摸黑射击才叫刺激，顺道啊，我给你汇报一下这次全省纪委工作会议内容，咱市前期经济环境考核工作得到了省委领导的肯定，点名表扬了。咱得合计一下如何着手进行下一步，市委那头现在跟咱唱反调，咱要好好打一场翻身仗啊。当时我见到老头子擂了陈书

记一拳，说在省里混过空降兵就是不一样，咱呀，把试验田从 A 县向外铺开，先从山区开始，那里的矿山可不在少数，别瞧良田不多，土地贫瘠，有句话叫靠山吃山，咱还得像在 A 县那样，先从厂矿单位开始挂牌，等着瞧吧，那帮孙子肯定得使出吃奶的劲头往你那里运送粮食，往后啊，你老陈的裤带子可要放松点，肚子太满了，容易撑坏胃的……”

“奶奶的，你就继续编故事吧，两枝仙人掌合到一块心花怒放着，让你这只小蜜蜂在旁信手采集花粉，可能吗？”我实在听不下去了，怎么也不相信两头老狐狸会在一只绵羊面前失去方寸。

“余哥，信不信由你，反正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我适当加工了点。接下来才是关键花絮。陈书记就问了，说这牌子咱先拔头筹给弄到手不容易啊，可怎么挂上去呀？A 县定的规格可太低了点，往后标准该怎么定，你这个一市之长给我拿个主意。老头子一听嘲笑道，你以为这是过去评比五好家庭挂文明户牌子呀，分门别类地给打分？啥婆媳关系，啥尊老爱幼，啥勤俭节约，瞎扯淡不是？标准只有一个，每年创税额才是硬指标，谁家给财库添砖加瓦，咱就挂给谁，公平，公正，谁也挑不出理，贫困户也想戴红花，那样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哪——”

听到这里，我点头说：“嗯，这话倒像是出自老头子之口。陈书记怎么个看法？”

“陈书记当时就摇头否决，说省纪委可强调要将考核重点落实到‘环境’两字上，特别是经济来往中有无黑洞，说白了，只要存在经济账目不清晰的，一律拒之门外。老头子指点纪委书记说，你这个空降兵也太死心眼了，啥叫经济账目不清晰？你是审计局吗？不是。是检察院吗？也不是啊。你就是纪委，管的是官员的口袋是否干净，一进一出，看得见摸得着，省纪委的意思不就是指代商业行贿吗？那东西在账目上能清算明白吗？除非你先撬开人家的嘴巴，榨出账本数字里的水分，否则你就是注册会计师也抓瞎。只要没有商业行贿嫌疑，你就得给人挂牌，你要做的不过是定下一个标准，按标准分发等级。等级是啥？财大气粗嘛，谁脸盘大你就挂上大脸谱，没那么复杂……”

小李讲到这里，忽然手指桥墩下的青苔说：“水有多深，那青苔的尾巴就有多长，也堆积得越厚实。”

我没兴趣听他的哲学式感慨，问：“没啦？”

127

小李抬头说：“就这么多了，陈书记似乎是酒醒到一半了，注意到方





方向盘不是握在自己手里，所以不再说正事，闲扯到了那把猎枪的来历。对了，老头子最后好像跟陈书记提到一个姓钟的，名字我记不得了，像是 A 县的私营矿主，让陈书记到时候给姓钟的换个五星级，三星牌子不够档次。”

听到这儿，我心头一紧，手里的烟抖落到水面上，发出“哧”的一声。

“你认识那矿主？”小李将脸转向我问道，他一直俯视着平静的水面，仿佛在那面镜子里搜寻过去的影子。

我忙摇头否认。

小李收回目光，面向桥底继续说：“其实现在全市人民都知道，钟矿主跟凯云的钟大当家的是同胞兄弟，你不想承认罢了。咱就说说他的磷矿厂吧，经过他加工成料后，听说农民撒进地里头，不光能催肥庄稼，连害虫也被喂养得膘肥体壮，结果庄稼地全倒茬了。农民找政府投诉，钟矿主理直气壮地说，你们该多喷洒点农药，不知道咱那饲料能养虫吗？”

“想不到你这秘书还能做一手农村调查报告？”我点上烟嘲笑道。

“你有所不知啊，农民的庄稼地遭了殃，自然是到处上访，要求严惩假冒伪劣产品，政府一般当瞎子阿炳，拉动琴弦就把泥腿子给打发了，咱纪委接到的举报材料可以当农家肥了，咱也没辙，非主管部门，只能当假肥料给撒回去。有一回，我实在忍不住了，就将材料整理后交到陈书记办公桌上。你猜怎么着，老家伙眼睛一瞪朝我叫道：你小李是不是想进农业局啊？唉，瞧这纪委一把手当得，都分不清楚那是质检局的事……”

我不想再听下去，我发现自已小瞧了眼前的这位年轻人，一直以为在办公室里吊儿郎当的前任秘书就是个拎包的，没成想也有一脸忧国忧民的愁云浮现，比人家胖妞复杂多了。

我夸张地打了声哈欠，转身就离开了。

他在背后叫道：“那杆猎枪你见识过吧？”

这个礼拜天，不小心患上了感冒，因为嘴巴上的烟卷没闲着，所以咳嗽得特别厉害。见我病恹恹的样子，老婆破天荒地在家没出门，牺牲了应酬时间给我煲凉茶喝。我担心传染上本来就患有气管炎的父亲，就让父亲出去溜达。父亲说好久没见老知青了，上他那里转悠转悠。我这才说他家电话一直没打通，他儿子的电话都打到我手机上了，问他老子咋不接电话。父亲自言自语道：“别是生病了？我得赶紧过去看看，午饭我就不再回来吃了。”

我无聊地躺在客厅沙发上翻看报纸，真他娘的操蛋，头版头条上居然见到“水蜜桃”顶着把伞护在壹号的身后，走在乡间泥泞路上，标题是：市领导走进田间调研。

我笑骂道：“你们搞新闻的只会编词儿，搞哪门子调研嘛，秋收早结束了，下田也没虫子捉啦。”

老婆将凉茶端过来，瞟了一眼报纸数落道：“你懂啥，这叫体察民情，关心三农。我跟你说呀，你那天在书记面前的表现很差劲，你不抽烟能憋死啊，扯出了‘骆驼’不是？”

这话其实她憋了好几天，一直没工夫跟我教导，公务太繁忙了。

“你咋知道我们谈的是头‘骆驼’呢？当时水班长可不在场，难道书记的办公室配有窃听装置？”

老婆显然不想拽出“隔墙有耳”，用手点着我脑门说：“你呀，越抽越糊涂了，怎么给书记推荐了小强呢？傻大兵愣头青一个，是把握方向盘的料子吗？”

听她这么贬低当兵的人，我当即就火了，骂道：“老子也是傻大兵，你咋就中弹了啊？都说枪子不长眼，老子看你眼瞎了，多好的陆战队员，给你老板站岗放哨那是屈才了，这叫大材小用，知道不？别一跨进市委就门缝里扎眼珠子了！”



“臭流氓！”老婆的脾气越发见长了，手一划弄将茶几上的凉茶打翻了，回骂道：“咳死你这臭嘴巴！”

女部长一边骂着一边打着手机，像是在跟我宣战：“水班长，老板那儿有人吗，我要汇报工作去。”然后头也不回地出了门。

我是有气无处出，儿子正在房间里玩游戏，音响很嘈杂，我走过去带上了儿子的房门，骂了声：“妈的，下个月老子又要给你换眼镜片了！”

快到12点时，我才进了厨房，下起了冻饺，然后洗了几根大蒜。回到客厅，敲了敲儿子的房门，叫他网上休战，准备吃午饭。

儿子的房门终于打开了，擦拭着厚厚的镜片，进了洗手间刷牙洗脸。望着儿子蓬发垢面的样子，我实在找不出自己这个苦大出身的60年代生人跟90年代后的儿子之间的共同点，仅有的共性是带把子的，遗传因素，后天培养倒也能挖掘一点：生吃大葱。

我这口味也是老头子带出来的，据老头子自己讲，他是在南疆黑夜侦察养成的毛病，当时晚上有任务经常猫通宵，有人嚼辣椒，也有人吃大葱蒜。他说等你上过战场了，才知道邱少云同志咀嚼辣椒忍受汽油弹烧身不只是课本上的故事。所以，在饭桌上吃面食时，只要他在场，都得准备大葱，跟“酒鬼”、“骆驼”一样，属于招牌食谱。我自然就被感染了，也染上了满口葱气，吃面食总要吭哧几根葱。

因为这个口味，当年在追求老婆时真是费老劲了。旁的不说，一开口人家就捂着鼻子，退避三尺跟我保持距离，我一紧张就结巴：晚上有……有空吗？名记嗡声回答：有空啊，跟同事看演出去。后来我发现自已是临阵怯场，名记本身不就带着满身天然之狐气吗？所以，后来便不再结巴了，说话前我总要深吸几口气，借用名记的体味来给自己壮胆，直到把她揽进怀里。

老婆也是土生土长的南方人，生吃葱蒜在她眼里简直比吞鸦片还要可怕，可当儿子被老子同化，口味一致时，她哑然了，告诫儿子说，将来找女朋友约会前千万记住带上口香糖，否则可能会遗传你父亲口吃的基因，遇到女孩子舌头就打卷儿。

儿子就问了：“危言耸听，我爸不是一口蒜皮味把你娶了吗？”

老婆只好说：“你妈呀，后来患了鼻炎，便宜你爸了。”

“我操，老子是用葱蒜防身的，不知道你自己那股味儿？以毒攻毒！”

我的反问让老婆在儿子面前很窘迫，晚上自然拒绝同房啦。

我很少说教儿子的，觉得代沟实在太深，无法正常交流。

父子俩吃着饺子，在沉默中度过了午餐。儿子也出门找同学去踢球了，家里只剩下了我，中药凉茶被老婆打翻了没喝上，我只好继续吃西药。说来也奇怪，自从正式上纪委报到后，约我修长城的雀友明显在冷落我这个老瓦匠，过去这工夫电话不断的，我感到一种莫名的失落，浑身不自在。

家里电话响了，懒洋洋“喂”了声，是父亲打来的，他也不习惯用手机，出外很少给家里打电话的。

“在哪呀？老知青没灌醉你吧？”我问。

“灌个球，他被医生灌肠了，食物中毒。”父亲是从医院打来的电话，让我赶紧过去。

一听老知青住院了，我吃惊不小，难怪一直打不通电话，心里也有些自责，他儿子在省城没少拜托我平常多照应他，现在可好，进了医院我还不知情，真是失职呀。

今天车被吴同学用了，估计又是单独跟政委同志约会去了，从 A 县开会回来后，吴同学在假日里基本是自己开车了。我出门没车反而有些不适应了，胖妞却说：“吴书记在工作时间之外自己开车是正常现象，你老余也会习惯的。”

打车到的人民医院，这医院对我来说并不陌生，一来老头子夫人曾经是这里的院长，二来这医院也是市级领导专门对口单位。平常对腐败现象格格不入的父亲今天算是破例了，因为老知青所住的病房病号太多，人多手杂，老知青本来就有失眠的毛病，根本无法静息，让我过去给老知青找间单独病房。

“半边嘴”脸色很苍白，嘴唇却红红的，好似嘴角那块肉刚被割下；眼睛紧闭，干瘦的胳膊上扎着针头，正吊着药水。病房嘈杂，六个病床挤兑在小房间里，家属只有站的地盘了，还不时被换药的护士吆喝着退到墙角边去。父亲坐在了床边，手里拿着盒饭，四处瞅着，不知该放落何处。见我进来，他冲我挥挥手，把我拉到门外，叹了口气说：“唉，老知青差点就交代了，要不是邻居发现及时早归天了。这不，在医院躺了好几天哪，还不让人告诉他儿子。”

“怎么回事儿？”我问。

“听护士说是误吃了‘三步倒’。”

“老鼠药？咋把自己给喂倒了呢？”我回望了一下病房，此时的“半边





“嘴”已睁开眼，朝我挤出一脸苦笑。

我也不问父亲了，直接进门到了病床前问：“老爷子你不会想不开吧？拿老鼠药较啥劲呀？”

“半边嘴”摇头不语。父亲跟了进来，让我快找人挪病房，这里太闹腾了。

“别啦，我可住不起单房。”“半边嘴”终于吐出一句话。

我叫父亲先回家，然后又让“半边嘴”安心躺着，我这就给他办转房手续。

我直接上了院长办公室，女院长曾经是老头子夫人一手带上的，跟我关系不错。

听说我要给亲戚转病房，她怪责道：“咋不早说哩，我哪知道你有亲戚住院？这些天特护房一直有空着的，我这就叫人帮你转房。”

院长一个电话就能搞定的，跟她客套几句后，我随后就到了住院部隔壁一栋三层小楼房里，按照院长给我的房号，推门而入，一个小护士正给“半边嘴”换着药水，嘴巴甜甜的，叫老领导莫心急，挂完这一瓶就可以起床活动身子骨了。

小护士换完药退出房间后，“半边嘴”忽地“嘿嘿”笑出声来：“错把我当成老首长了，咱可消受不起，你这不是折腾老叔我吗？万一让这里的市领导碰见，不说我没有彻底改造好世界观吗？”

我没心情跟他说笑话，忙问：“到底咋回事？”

“没啥事，上了岁数记性不好，菜盆里的剩菜放下了‘三步倒’准备伺候老鼠的，结果自己先受用了。你说现如今这老鼠药怎么也变质了？估计老鼠吃了也能找到洞口，我若真是死了，也落个干净呀。”“半边嘴”吧嗒着嘴巴，忽然问我有没有带香烟。

“不是早戒了吗？”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掏出一根来。

“唉，人在生死之间啊，眼前会晃动着很多影子来，就像烟雾一样，我呀，当时就想抽根香烟再闭眼……”“半边嘴”贪婪地吸了一大口，呛得连声咳嗽，针管摆动起来。

等他平息下来，我忽然发现病床上的老知青好似复活了，话多了，眼神有灵性了，就差吭哧“蚂蚱”了。

我将椅子靠近病床坐下来，给他倒了杯水问：“您老要是被几粒‘三步倒’拉进了阴曹地府未免太委屈了，至少也得‘百步倒’才显得壮烈吧？”

“龟儿子是不相信我误吃鼠药了？”他的眼睛露出一种狡黠来，这眼神已是久违的余光了，在“糖果”换取“蚂蚱”的知青年代里，我太熟悉这眼神了，即便在一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面前，他也露出天生的狡诈来，从不做折本的买卖。

“为什么还瞒着家人？”我说出了心里的疑惑。

“半边嘴”沉默了，径自抽着烟，过了好一会儿，他的眼皮耷拉下来，扔掉后半截烟骂道：“娘的，咋越抽越反胃呢？”

虽然有护士二十四小时照料，晚上我不想回家了，感觉跟老知青在一起时，我也把自己当成病人了，吮吸着满屋的药水味，好似被打了一针，阵痛的瞬间，带来难得的放松，药水沿着脉搏游荡在我的体内，像一辆清洁车，一路喷洒着水，打湿满城的灰尘……

“半边嘴”出院时，我本来想用奥迪接他的，可他拼命制止了，只好打车送他回家，出医院大门时，他回头冲着医院叫出一嗓子：“死也不上这里了！”

我忽然想到他那晚下病床上厕所时冒出的一句话来：“尿能憋死人的，瞧着吧，总有一天，这特护病房要抬出一位让尿憋死的大人物，比‘三步倒’管用得多。”

## 34

就在我陪护“半边嘴”的那个晚上，纪委采取了行动，经过请示省纪委，吴同学下达了一号令：“双轨”老储。

过去市纪委的“双轨”固定地点是一家星级宾馆，靠近西山，依山傍水，有些度假村的味道，老百姓常戏谑道：吃好睡好总比号子好，你问我答看谁伎俩高。

这回吴同学移动了“根据地”，听说是“牛鬼”支的招，理由是宾馆档次太高，容易让卧轨者转换不了身份，错把“铁轨”当“水床”，动辄就把办案人员当秘书使唤：我说你记，我要圈阅的。



新开辟的“根据地”是一处废弃的学校职工住宿楼，曾装修成养老院，后来因为前面的老护城河一到夏天臭气熏天的，为了老人健康着想，养老院搬迁了，再没人入住过。经过机关事务局的临时抢修，成了“双轨”扳道口。因为老护城河的存在，刚启用就被人起了特别的雅号：水楼。现在都在说，姓储的陷进“水楼”了。听来既形象又贴切，困进那里头，甭想着净身出泥污而不染了。当然“水楼”跟万恶社会下的“水牢”有着天壤之别，也比文明国度下的“水刑”更讲究人权，只是在规定时间到规定地点谈清楚问题，水性好点的，完全可以带着泥污而脱身，至于“旱鸭子”，只能自认倒霉，溺水沉陷，再浮出水面，露出臃肿躯体，从里到外散发出腐肉的恶臭。

老储一被调离A县，思想上早做好充分准备，自己才上A县多久呀，蹲茅坑的时间都不够，甭说擦屁眼了，顶多放出几声闷屁来，顶多是违纪规格，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所以，吴同学清剿“星级”A计划，他老储有理由相信自己不在黑名单之列。问题是这陈书记前脚刚一迈进“轨道”，他老储后脚就跟上了，不由得让人怀疑两者之间存在“并轨”的可能性，莫非在区长位置上跟姓陈的勾搭连环了？人家吴同学早跟老萧会前放过话说对事不对人，可见老储掉进阴沟里极大可能跟陈书记有关。尽管过去老头子跟陈书记保持若即若离之态，但自己的爱将老储跟陈书记似乎靠得很近，据说他女儿和陈书记的儿子曾是大学同学，毕业后都进了省地税局，两家关系虽比不上亲家，但一直很深厚。子女的同学关系拉动了父辈们的权党联盟，纪委书记经常上A县约县委书记去水库垂钓，两人在爱好上有着广泛共性，包括对女人的品位。其中有条荤段儿在官场上很畅销，含沙影射到他俩身上，听来未免太牵强附会了，兴许是人们对朋党结盟的一种夸张讽刺吧。说某年某月某日一个漆黑之夜，“朝贺”有两位神秘人物造访，身后没有一个跟班的，鼻梁上还都架着墨镜，把黑夜缩成了瞳孔。两人在吧台表演大厅随坐下了，身旁自然少不了风骚女郎接连骚扰，那种动感加肉感的场面两人似乎都不太“感冒”，窃耳私语，对周围的喧嚣浪荡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就在两人谈兴正浓时，忽地发现所有的观众朋友都将目光聚焦到他俩的身上，而台上的钢管女郎正倒挂在管子上，频频向两个墨镜人倒抛眉眼秋波。男主持人透过麦克风发出高亢而热情的邀约：请两位戴墨镜的朋友上台来，可向霏霏小姐问任何问题，假如霏霏回答不了二位的发问，那她情愿接受两位先生的任何惩罚，包括服务项目，在此特别声明，

## 不准3p！

主持人的话音一落，台下叫声口哨声此起彼伏，气氛达到了火星热度，两个墨镜客容不得抽身退场，就被周围起哄人群推拥着上了台。两人都显得过于紧张，在主持人催促下，其中一位“嗯啊”几声后，问道：“mp3倒也听说过，啥叫3p？”

霏霏当即翻转露骨的身子下了地，夹在两个墨镜人中间，扭动水蛇腰，撅起翘屁股，这就回答上了：“古代有个知府，有次微服私访到了县衙门口，碰巧县老爷升堂办案，于是混进人群参与旁听。堂下跪着三男一女，县老爷问原告，你说媳妇被人奸污证据何在呀？原告答，老婆的屁眼不干净。老爷问女人，你当家的说的是否属实？女人指着其中一男子答，是他立在我背后撒的尿。老爷没听明白，厉声呵斥女人道，一洞岂容两虫？女人急了，手指另一个男子大叫道，老爷呀，这位淫贼是躺在我身下向上喷的。县老爷听到这里还是没找准方位，知府看不下去了，亮出身份后让县令暂时休庭，晚上亲自领着县令进了一家青楼。第二天，县老爷继续升堂问案，一拍惊堂木便破了案，最后总结陈词道，两屁夹一屁，屁滚尿流，三屁太不讲究生理卫生了。先生，这就是3p的来历。”

当晚，这两个墨镜人花了大价钱请霏霏出台演示了一遍那段经典案例，后来就从“朝贺”流窜出荤段子来：3p最佳组合是“两官一管”。

当猜疑成为了事实，外面饭后茶余的口水烈度至少能达到52度二锅头，吐将起来翻江倒海；而里面人却好像啥事也没发生，纪委同志们的步调还是不紧不慢的。A县专题会议后，大家的精力都放在了吴书记下达的清查明细上，不管什么科室，都在忙文字游戏，似乎忽略了牛常委及其手下的影子已消失在了第一纪监室。

我在看报时，胖姐忽然走到我跟前摆出严肃认真的姿态问：“请教一个你们小车班里的专业问题，车油费拿给人家报销，算不算索贿行为？”

“找谁报？”我一时没反应过来，莫名其妙地反问。

“老余头你就装吧，我可听说过，小车班里的生财之道可谓条条大道通罗马，除了有国库开支，很多人都想巴结你们给报销嘛。”她回到座位上，言犹未尽地说。

“欧秘书意思是，小车车油费不只是冲到政府账本上，就跟手机费发票一样，我的理解正确吗？”小李叼着烟卷插话道。胖姐已习惯了这冤家对头的二手烟了，所以小李抽起来很尽兴，无须浪费口水跟女秘书拌嘴。



我发现热恋中的胖妞有些得意忘形了，身为领导秘书敢拿小车说事，而且在公开场合，比起政府时的先进形象，她现在属于秘书中的后进分子，小李跟她对“双簧”显然是带有讽刺意味。

我第二次在胖妞面前翻了脸，这回也还是犯在车事上。

我“操”了一声问：“你去问带 O 牌的，别说娘的车油，弹药费都能报销！”

胖妞也意识到自己刚才的话出格了，朝小李骂道：“狗嘴吐不出象牙，吴书记要我们列举清查明细，我说的是企业向公务人员变相行贿，你不要夸大其辞，唯恐天下不乱。”

自圆其说，很牵强，扯到小车班了，那就不是明细，而是一本厚重的死账，没人敢清算的。

小李没再跟胖妞纠缠下去，适可而止，因为我老余在动怒中。小王给我倒上茶水，叫我消消火。

也就在这时候，听到吴同学的嗓音：“老余，你过来一下。”

吴同学到了纪委后，屁股蛋子“痛改前非”，不再赖在大班桌前消磨时光，学会了溜达，走廊里常传来女纪委书记悦耳的鞋跟声，没了旗袍在身，脚下自然也蹬上了平底皮鞋，可吴同学照样能踩出动静来。机关领导的脚步有点类似小学校园里的老师，雁过留声，提醒广大同学小心，别让发泄的口水吐到了“老师”身上。反正听到她脚步声，再嘈杂的科室也会悄然无声中迎合女书记的节奏。同志们将她的脚步声跟前任对照了一下，陈书记虽长得敦厚，脚下却轻便如风，突然间踩进科室里，叫大家有些唐突紧张；吴书记的节奏感强烈，让同志们提前做好了迎候的准备，私下吞吐的口水能及时咽回嗓子眼里。只有老白耳背，有次在办公室跟我们司机大谈纪委办案补助太少时，被吴书记“踩”中了，老人家十分发窘，书记也没多话，回头就让项主任向市府办发了函，没过一周，听说市府那边回应了，每月的办案补助提高了 50 元。于是大家冲女书记竖起了大拇指，管过财库的女书记说话就是有分量，不像陈书记，把自个儿养得肥肥的，广大干部的裤带子总松垮垮的。

吴同学这阵子忙得像个管账先生，拨弄算盘罗列那些条框，好似在给贪官污吏们编制鱼网，穿针引线设计大洞小眼。

也许这也是领导洞察秋毫的一种方式，反正不管我窝在哪个办公室，吴同学的“分贝”总能穿过楼廊灌入我耳膜。

吴同学让我坐到她大班桌前，表情很严肃，向我展示了一个信封，上面只写有“市纪委吴书记收”的字样，是手写的。

“一封检举信。”吴同学将信件放回到抽屉里，眉头紧锁。

“检举谁……”我开始紧张起来，书记跟自己司机亮出举报信，那肯定是小车偏离方向了，是男人都曾醉过，是领导司机也都闯过“红灯”。检举刚哥的信件听说散布在各要害部门的信访室里，检察院曾经有个副检察长酒后吐真言：随便拿出一封来调查，那家伙就够判的了。先前有位区委书记的司机，私下吃饭趁着酒精乱性，朝女服务员的胸脯捏了一把，结果被人家姑娘投诉了，调戏未婚女青年在酒场上属正常现象，不正常的是人家受辱姑娘给钱赔罪都不行，只要一个说法。那家伙吃热豆腐烫了嘴巴，最后被区委书记踢出了驾驶室。所以，“书记”被当成“人民来信”参本对象，也是正常现象，就看轿主能否给脚夫兜住了。我老余开车这么些年，还算是“清白”形象，至少没被人民群众用笔尖戳过，莫非这回被破身不成？

我问得太直接了点，把吴同学给逗乐了。

她笑着说：“你老余的车轱辘啥时候也学会脑筋急转弯了，政治觉悟有所提高嘛！”

我忙掩饰刚才的失态，虚伪到了肚肠，赔笑道：“吴书记，咱也是个老党员了，过去在市府开车实在太忙，放松了学习，以为坐进驾驶室里只动腿脚不动脑子，没给自己摆正位置，现在进了纪委，可得开动脑筋，加强学习了。”

“进了纪委就有区别了？”吴同学恢复了常态，下意识地又将信拿出抽屉，在手里掂量着，问话时目光聚在信封上，有些犹豫不定。

“谁写的？”我盯着那信封，换了种方式问。

“署名是小车司机。”吴同学发出轻蔑的鼻腔声，嗡声道。

我的手开始抖动着，揣进口袋里没着没落的。

“想抽烟就抽。”吴同学观察到了我慌乱的内心世界，一个脚夫的检举信自然牵连到轿主的。

我的手在烟盒上使劲捏了几下又收回了。

好像超市里的顾客，在别人满载着大摇大摆通过商场大门，而你空手而出时，保安的目光首先是审视在你身上，你自然如窃贼似的，感到浑身不自在，尽管你不是梁上君子。而我此刻的感受比空手顾客还显得局促，



138 因为我本是个“贼”，一个没有翻船的“贼手”，在同伙破釜沉舟，暴露那船上的窟窿时，便也觉察到脚下的悬空了。

一个秘书翻船后的灾难往往能祸及整艘船，而一个司机的翻车足以阻塞官道。

我暗自吸了口冷气，大班桌上飘逸的咖啡气息也填充不了我满肚子的冰凉：奶奶的，车屁股没擦干净，朝纪委伸手要手纸了！

“司机会替代领导受贿吗？”吴同学的眼睛像刀片似的，割得我头皮发麻，让我眼前老晃动着老头子手捧“猪罐子”玩耍的镜头……

## 35

“你咋回答的呀？”老婆在被窝里掐了我一把，忍不住问道。

“奶奶的，老子当时就懵了，哪敢多嘴啊？”我在她胸脯上啃了一口，算是给自己压惊。都过去两天了，我依旧胆战心惊着，心情一直很压抑，今晚实在憋不住了，发泄到了老婆的肉体上，秋光大泻后，便将吴同学收到小车司机检举信的事向老婆做了汇报。

“后来呢？”老婆推开我的嘴巴。

“然后就叫我离开了，交代我不要张扬那件事，我是唯一知情者。我一听不对劲呀，咱啥都不知道，只看到她吴同学的手里拈着厚重的牛皮信封。出门前我特意向她说明，咱啥也没看到。”后面的话是我编的，实际上我是夹着尾巴逃窜出去的，身后是头凶悍的捕鼠猫。

“瞧你这怂样，也没弄明白她为什么叫你看信封。这女书记也真叫人琢磨不透，跟自己的司机掏啥检举信呀？该不会里面顺带着提到你‘余书记’的大名吧？”

“操，你以为老子担心啥呀？这两天老子一直沉陷在小车的痛苦回忆中，脑袋瓜子快被车轮碾扁啦，这些年跟小车班里的那帮孙子同流合污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万一有小人报复过去的领导，顺道也拖上了老头子，老子的方向盘就失灵了。”

“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你除了往车肚子塞点干粮，还能干出啥惊天动地的大事？别是隐瞒过我哦？”

此时的女部长完全褪尽了官袍，赤裸裸成了个老娘们儿，一把攥住我的命根子，一脸逼宫的泼妇相。

“二奶无罪，两蛋有理，现在傻帽才费力码字揭发别人的隐私哩。女人是啥？权和钱两蛋球碰撞出的火花，那小火星儿是带不出火灾的！”话说得轻巧，还是在老婆拿捏下感到了沉重，挺举的沉重。

我试图再次雄起，却被老婆无情地推到了一边，老婆确实亢奋着，不在下面，是上面的脑子开始运转起来，坐起身子，点上了烟。

第二天一早，等我睁开眼，老婆已吃过早餐，坐在客厅里看早间新闻，这是她多年的习惯，典型职业病态。

“我昨晚上想了一通，小车司机的检举信一定是个粗人写的，因为他本身不会打字，又不敢让外人知道，所以信封上才是手写笔迹，另外，极有可能是位离职司机，明知道这种检举信一般都是在转发中被打发掉的，你想呀，要是在职的司机，手写笔迹很容易让人识别出来的，这不是掩耳盗铃吗？”家里的“书记”总带着辩证思维，总从两面性看待问题，不像司机丈夫，一条车道走到黑。

“问题是吴同学不习惯把自己的信转交给别的部门，问题是她为什么非得向我老余亮出那牛皮纸？此地无银三百两啊！”我用满口牙膏沫洗涤了她一夜脑汁，让她很受打击。

“也是。我可听说了，下周清查小组就要赶赴 A 县，省纪委还特意派了监督员督办，排除地方干扰，这回吴同学真要双管齐下了，倒霉的老储恐怕凶多吉少啦。你呀，这阵子给我安分点，多回家管教儿子，没事别耗在外头瞎混，你儿子的成绩已快进入倒数前十光荣榜了，指望他将来给你接班吗？告诉你说，你们小车班的人就是一群散兵游勇，就算被枪顶着赶上战场当炮灰，敌方的炮火绝对也是躲开着射，浪费炮弹不是？你们装出一副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写下啥战地‘遗书’，这不是给指挥官脸上抹黑吗？”

名记的嘴巴总是辛辣着，居然将挑起正义旗帜的“检举信”贬低为儿女情长式的“遗书”，实在愧对她曾经拥有的笔杆锋芒。

女部长的“喉舌”从不吐痰的，唾沫落地成钉。

139

当天纪委会议室里就紧锣密鼓地忙碌起来，副科以上干部聚集在那里





听省纪委督察员训导，连胖妞也进了会场，秘书终于开始在新的岗位上发光发热了。

我在办公室翻看报纸时，手机响了。

“余哥，小弟可犯难了，怎么会偏偏选上我？”小强一开口就向我倒苦水。

我听出了意思，可能市委那边已正式通气了，让一个老实巴交的陆战队员把握壹号方向盘确实有些勉为其难了。

“咋啦？”我明知故问。

“老板昨晚上单独请我吃饭，我就感觉不对劲，以为自己要被炒鱿鱼，也好，咱交出保险箱钥匙，一身轻松地离开。可结果根本不是那回事，你猜怎么着？”

“怎么着你了？别是你上了人家的宝贝千金，生瓜当熟瓜啃，选你做上门女婿了？”我开涮道。

“唉，真要是这样的桃花运，那是咱八辈子的福分，天晓得他是让我给市委书记开小车啊？我以为他是醉后说胡话呢。”这就是部队大熔炉炼出的陆战队员，我总感觉容纳小强的炉子是50年代大跃进时的原材料，火候欠缺，有点恨铁不成钢。王圣水的钢筋水泥是现代化生产线，所以对小强这块生铁他始终没舍得抛弃，他相信，就算自己的大厦倒塌了，这块生铁依然会扎根在他的废墟上。一个能为自己抵挡子弹的人，他没理由不把保险箱里的机密托付给对方。而眼下，他王圣水的保险箱似乎有了双保险，只要小强坐进壹号驾驶室，那就等于进了最牢固的外层保险箱，小强牢不可破了，那里层的保险箱自然也安然无恙啦。

“我操，你家祖坟一定冒烟了，天上掉下的馅饼，敢情你这个饿汉还怕被砸趴下？”我夸张地叫道，透出羡慕。

“余哥，别作弄小弟啦，你们那条道儿太黑，我一准抓瞎的。”因为跟随“王主席”混杂在黑白两道上，耳濡目染了黑白之间的色调，叫他有些色盲，识别不清路标。

“你这叫蹬鼻子就上脸，灌汽油就冒烟，你也别太拽了，可能是你老板一厢情愿，市委书记的司机可要经过组织三堂会审严格考核的，最好你爷爷是戴着‘赤农’的草帽，那可是政审的第一关口。”我继续调侃着陆战队员，为这寂寥的办公室里填充点轻松的气氛。会议室那头不时传来掌声，浓度比较高，可灌进耳朵里，却感到一种压迫式的嗡鸣，掌声里有欢迎也

有欢送，拍进来的以嗓门鼓动掌声，而拍出去的，自此便销声匿迹了。

“唔，也是哦。可我怎么觉着老板摆出了十拿九稳的姿态，甚至屈身给我倒酒敬酒，只有刚哥有资格在老板面前享受这种待遇。”也难怪他这么想，过去“王主席”红火的日子里，小强跟刚哥照面的机会也不少，但凡我在场的情况下，这刚哥能把自己当首长使唤这位小战士。最出格的是一次酒桌上，酒精中毒中的刚哥居然抄起空酒瓶，要拿小战士的脑袋试试陆战队员的头上硬功夫。小强再老实也不会软到让人骑脖子拉屎，说各位领导想见识咱就献丑一回，不过换个工具，找块木棒或砖头为好。大家伙一想也是，功夫再硬也不能跟玻璃死磕不是？毕竟人家是部队里练就的头功，讲究的是技术活儿，可不是街头上打把戏卖艺的，磕成头破血流的样子，那是给祖传金疮药做活广告用的。可人家“刚书记”非得让战士跟玻璃死磕一回，说就要看刀枪不入的“头罩功”，不瞧玩家家的小场面。小强向自己老板投出求援的目光，意思是咱可真真切切给您老人家挡过子弹，功夫再硬也架不住锋利物的穿透力。没料想王圣水怪笑一声道：试试呗。他也想考验一下日后保镖替代自己挨酒瓶的效果。陆战队员被逼到死角了，已无退路可寻。我当时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让服务员弄来两块餐巾垫到小强的脑门上，警告道：别太过分，现在是和平年代，犯不着让咱退伍军人流血洒场的。结果小强的表演很到位，酒瓶碎了，脑门毫发未损，大家发出一阵惊呼。唯有刚哥摇晃着猪脑壳嘲笑道：老余就是个托儿，这也叫硬功夫吗？操，戴顶套子入宫，不过瘾哪——

其实我很清楚，同样是司机，商道上的小强是极其鄙视我们这号人渣的，在他看来，商业场上肮脏的纸币跟橡皮章下的权势比较起来，都是贪得无厌，可区别在于，纸币再脏，流通到干净人的手上，那纸币也干净了，而权杖在传递过程中，始终脱不开橡皮性能，擦得越起劲，橡皮就越脏，权杖在手，再脏也能给擦干净了。

始作俑者是我老余，我当然是不能给小强拿主意的，我无法推断自己当初举荐小强到底是帮了陆战队员还是害了他，总以为那样做是为了给小强解套。现在想来完全是弄巧成拙，解下一道商套，却给他脖子上挂上了官套——能叫他窒息的套子。受益人非王圣水莫属，不费吹灰之力就将自己的脚夫塞进了壹号驾驶室，他完全可以充当幕后垂帘者了。



## 36

“经济环境”清查领导小组正式成立了。这发文的名单上，叫人意外的是壹号没有出现，而是吴同学挂帅自任组长，市委那头由刑助理出面，担当常务副组长。其他三个副组长分别是监察局长、副检察长和审计局长，成员主要是纪委科室业务骨干，并从财政局和审计局抽调了三名审计专业人才，下设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联络，“牛鬼”是小组成员，兼任办公室主任，胖妞和小李这两个冤家对头也一同编入了办公室，可笑的是，胖妞跟上次氮肥厂拆迁领导小组待遇一样，也有了临时官谓——办公室副主任。比名单上小李同志的后缀——“工作人员”多出俩字来，胖妞实在是长出了一口气。

市府那边为这次专向清查工作提供了资金保障，至少在车油费上保证马不停蹄。在车辆使用上，项主任特意将我们几个小车司机召集在一块开小灶，说是吴书记亲自交代过的，凡是领导不用车时，要积极配合清查小组的工作。按照吴书记的指示，我的服务对象是牛常委。因为“牛鬼”现在是身兼数职，“水楼”那边他得挑大梁，这边也是他担当先锋官，吴同学以身作则，将自己的奥迪支配给“牛鬼”，足以看出她对这员大将的支持力。

“牛鬼”也没客套，回纪委开完常委会就叫我送他上“水楼”。别瞧在肃反岗位上牛气冲天的，“牛鬼”也是后排性仕员，一上车就给我打出一根香烟，我夹到耳根上没点上，老土的红塔山实在不合我的胃口。

“余师傅，咱纪委车辆忙不过来了，这阵子要让你多受累啦。”“牛鬼”叫每个司机都是师傅，不分小车还是面包，在他眼里，都是车，都是司机。

听着扎耳，我也习惯了，笑着问：“牛主任，不用我开夜车吧？我可听说你们办案时一般都是在‘三人房’里自开夜车的。”

“夸张了。我们不是司法机关，工作方式就是找对方谈话，睡眠都保证不了咋跟对方交心呀？”“牛鬼”说话的口气总不冷不热的。

“也能到屋外谈吗？”跟“牛鬼”近距离接触，引发了我对纪委工作的兴趣，感觉他们老闷在客房里烤红薯似的，真能做到皮糙肉香吗？

“当然可以，昨晚上老储失眠，我还陪他到外面散步了。”

“呵呵，牛主任，我可听说老储过去是个工作狂，时常通宵达旦，现在被双规了，不失眠才怪哩。牛主任，你说这样拼命工作的领导干部咋就腐败了呢？”我感喟道，也是实话实说，人家储书记在A县的名声好着哪，在老百姓眼里头是屈指可数的好官儿，旁的不说，人家县委书记日理万机之余，每月都要腾出一天时间来专门接待上访群众，当面锣对面鼓地现场解决问题，比那些个啥热线电话实用百倍。据说储书记离开A县那天，县府大院的门口挤满了群众，自发集合在那里给书记送行。历任县领导中，这场面只在老头子当政离任时出现过一次，老储是第二位。不同的是，给老头子送行的场面当年上了省报，作为基层领导的典范加以宣传过，也推动了老头子的仕途更上一层楼。老储就没这么幸运了，老百姓眼里的好官跟组织考察的结果往往是背道而驰的，离任无非两种结果：升迁或平调，老储算是例外，离任后被搁置一般问题就严重了。同样是老百姓欢送的场面，热烈之后景况完全相反了，直至请进了“水楼”，接受浸泡洗礼。

“啥主任主任的，过去不是叫我老牛吗？都一个单位了，你余师傅怎么跟我拉开了距离？”“牛鬼”没再接茬说他业内敏感话题，反倒责怪我对他的尊称。说得也是，过去他也一直叫我为“余师傅”，可我为什么改口叫他主任了呢？对他那位萧氏同学，我反而不习惯叫官谓。

官道上的称谓经常出现此类非正常现象，给人以错位感，乱了规矩似的：下级直呼上级的名字，上级尊称下级的官谓。拿老头子来说，很少听到他称呼下级官谓的，但凡你听到他道出啥“长”、啥“主任”时，那后文就剩下满口脏话了：再这样下去，你给老子引咎辞职！当然这可能跟老头子爱给人起绰号有关，包括市委书记，他的文明用语是“书生”。最出格的一次，是他在公众场合里直呼一位北京来的部长大名，连姓也没省略。萧大秘以为老头子喝多了，便凑过去小声提醒市长，让市长明白自己的位置，那可是到市里视察工作的北京部长，省长亲自作陪的。没想到老头子充耳不闻，拍着部长肩膀跟省长说：这家伙当初在党校学习时就住在我隔壁宿舍，那时候跟我一般大，芝麻粒的官儿，眨眼间咋就蹦跶到部长位置了？×××，到今天我还没弄明白，经常往你宿舍钻的那个女人咱瞧着很眼熟啊，到底姓啥呀？





所以，官场也一样，不同的关系能派生出多重称谓来，关系一贴近，时常叫人乱了家法朝纲乃至伦理，忘却了固有的位置。

我戏谑道：“牛主任，以前咱称老储是区长、书记什么的，其实就是个叫法。位置不一样了嘛，你现在可是纪委领导，我的顶头上司，咱得尊敬领导不是？”

“得，明白你余师傅的意思了，合着你给纪委书记开车比起市长来，那是跌价了。敢情市府那边都不怎么待见咱纪委？”“牛鬼”嗡声嗡气地说。

“牛鬼”说得没错，老陈把持纪委时，纪委形象一直罩在市府的影子里，扳倒一个小科级干部，还得跟市长先通气。这确实是官场少见的现象，因为纪委首先得跟党委保持梯队。老陈最大的手笔不过是将A县的纪委书记撂倒了，原因很简单，那家伙在耕种“经济环境”试验田时，竟敢隐瞒上级机关，擅自将“三颗星”私自卖给了一家私营矿主。纪委书记撂倒了“本家堂主”，是动用家法，事先没跟市长通气，事后老头子冲老陈竖起大拇指感叹道：家贼难防啊！

深秋的午后容易叫人倦怠，飘落的梧桐叶子被风卷起，随后又被碾碎在滚滚车轮下，风尘里的城市是浮动的画面，懒洋洋的，又脏兮兮的，好似大街拐角处斜躺着身子的流浪汉，昏昏欲睡中梦见了雪花飘飘，禁不住打起了寒战……

穿过一条林荫小道，再爬上一座古老的石桥，前面不远处就是“水楼”了。这地方过于偏僻，四周都是老城区残留下的砖瓦平房，活像是旧城改造后故意遗留下的天然博物馆，从中可寻觅到城市改造时一路走过的经脉。据说桥下那条古老的护城河在元末明初年间，漂浮着成千上万具白莲教教徒的尸首，算是本地史册上最惨烈的大屠杀，朱大和尚带兵赶走元军后，曾整治过那条腐尸烂骨汇成的护城河，河道疏通了，但臭气始终驱之不散，臭水沟由此而得名。好的风水是天公造物，不吉利的风水却是人为造就的，正因为这样，那帮由推土机开道的房产大鳄们在面对“白莲教”的亡灵时，也望而却步了。

在贫民窟似的建筑物夹缝间，这座四层“水楼”可以用矗立来形容，其实早像卧床不起的老人了，剥离的墙面堆积了岁月的沟壑，灰白中夹杂着斑斑点点，院内的教学楼拆得只剩下空架子，皮包骨头；院墙是由水泥砖垒成的，能有一米多高，上面爬满了青苔和野草；一个双扇大铁门倒是五成新，旁边挂着一块木牌子，上面写有“敬老院”的字样。

在我按响喇叭时，有人过来开了门，是纪检一室的办案人员，见到“牛鬼”就皱着眉头说：“主任，午饭又没吃，他该不是想玩绝食吧？”

“牛鬼”没答理手下，回头对我说：“余师傅，等会儿我还要上 A 县，你也别回单位了，上去找个房间先休息会儿。”

我下车朝四周望了望，点上烟摇头说：“得，我就在车里猫着吧。”这破地方还不如看守所，简直不是人待的地方，这吴同学未免太小气了点，将人放进这种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水楼”里，不失眠才怪。我不免从内心对老储产生了怜悯，养尊处优惯了，若再玩绝食的把戏，这不是还没等到组织给自己下定义就提前向马克思报到了，背负有历史问题不是？

我将“牛鬼”的香烟拿在手上，凑近鼻孔闻了闻，然后不屑地丢出了窗外，自己点上软中华，放倒座椅，放松四肢，悠然地抽起来。

一袋烟的工夫，楼上忽然有人在叫我，伸出头一看，刚才开门的办案员向我招手说牛常委让我上楼。

看来“牛鬼”一时半会儿是下不来了，我只好下车上了“水楼”。

底层空荡荡的，每个房间虽然有门把手，但都敞开着，里面什么也没有。楼梯口也有一个小铁门，没有上锁，顺着台阶到了第二层。二楼比底层干净多了，房门都上了锁，楼廊天花板上拉了一根尼龙绳，拴在楼廊两端，上面挂了少许衣服和衣架，大概是办案人员休息的地方。第三层比较特别，楼廊全部装上了防盗网，好似鸟笼；墙面装饰一新，刷上了白涂料，房门是按宾馆规格新装的，嵌有房号，深褐色木板显得凝重而厚实，跟这里的气氛相吻合。通向四楼的小铁门被锁住了，从楼上的布局看，显然是防备“房客”跳楼自杀的。这种方式的“轨道”，非自杀者的温床，横下一颗心便碾成肉泥，一了百了。搭上这种轨道的旅客，一般是走着进来，夹着出去的，没坦白问题，想死都不给机会的。逃离这轨道一般有两种方式：一是先知灼见，跑在“火车头”之前闯栏杆，溜出境外；一种就是换个死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杀”，将所有肮脏的交易埋葬进土里，当然啦，自杀者的上线自此被抹去了，活者总会给死者一个交代的。

“牛鬼”走出中间的一间房，在楼廊上向我招手说：“余师傅，你来劝劝老储，不吃饭咋行，身体要紧。”

我没动步子，问道：“合适吗？”

“你也是咱同事嘛，怎么不合适了？再说了，又不是你一个人在场，我陪着。”



146 “牛鬼”还是没弄明白我的意思，毕竟我和老储过去都是老头子的嫡系，在这种场合下见面，按办案规定该回避才是。

听他这么一说，我也不好推却了，自己心里其实也很想见老储一面。

## 37

“我能有什么问题呀？老领导是最了解我的。”跟老储一见面，他就冲我大声叫道，显然是说给“牛鬼”听的。

别看“水楼”外面陈旧不堪，里面的设备超越三星级宾馆待遇了。房子很大，面积能有三十多平方，三张宽大的木床，白刷刷的床单，茶几和沙发都是新的，电视机也是纯平的。老储斜靠在中间的床上，床头柜的烟灰缸塞满了烟蒂，茶杯里冒着热气，他一边喝茶一边抽着烟，电视画面恰好是京剧片段——《智取威虎山》里的对白：

怎么又黄啦？

防冻涂的蜡！

我的到来出乎他意料，猛然从床上弹起，好似揪到了一根救命草，死命一拽。因为激动，他手里的烟灰抖落到床上，“牛鬼”忙伸手拭去灰烬，说道：“余师傅听说你胃口不好，是顺道过来看看你的。”

老储的眼神即刻熄灭了刚才冒腾出的火花，好像才想起，眼前这位余“书记”早把小车开进了纪委。

老储恢复了刚才的姿势，朝我扔过一根烟去，调侃道：“牛主任贿赂我的枪把子，你将就着点火药吧。”

“牛鬼”一脸关切之意，和气地问了句：“胃药吃了吗？我已向吴书记请示过，明天就送你上医院检查。”

“有你这样看望病人的吗？鲜花就免了，至少得拎上水果，两手空空倒像是探监。”老储干咳几声没答理对方，冲我挖苦道。我发现他说话时目光一直投掷到“牛鬼”身上，我只是他传话的载体。

我这才回道：“储书记，人是铁饭是钢，不吃饭咋行？得，我车上还有

一条香烟，待会儿拿给你。”

老储坐直身子，亮起嗓门问：“叫啥？储书记？！老余，看来你真把这当病房了。唉，外面走廊上的防盗网你瞧见没，比病房还要差劲，简直是疯人院，蹲坑都有人盯着。”

老储现在说话也粗俗了，不像过去文绉绉的，报告式发言。

他忽然跳到我跟前，眼光终于停落到我脸上，一字一句地说：“我现在只对牛主任的香烟感兴趣，精神食粮在拯救一个垂死挣扎的蛀虫，山珍海味都他娘的成垃圾了，消化不了！”

“请你说话注意分寸，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这些天你还没意识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性吗？”“牛鬼”忽然换了副面孔，厉声呵斥。

老储脸上的肌肉抽搐了几下，白胖胖的脸虽然失去了光泽，可那横肉彰显出官威依然不减，好像已习惯了纪委同志的软硬兼施，居然端起了架子，反问道：“这些天我不是一直在坦白自己的问题吗？不该跟人家唱反调，更不该站错队伍，等等等等，混迹官场这么多年，拉泡尿都能憋出屎味，谁敢说自己是童子尿液能当药引喝呀？你敢说吗，我的大主任？问题实在太多，严不严重还不是背后指点你们的人说了算？我时刻等待着检察官的召见，告诉你说，也只有检察官能撬开我的嘴巴，我每掉一颗牙齿，一大帮人要捂起腮帮子叫痛，信不？”

我实在想象不出，一个过去自诩为知识分子的文官嘴巴里，倒腾出世俗泼赖的诡辩之术。老储可是一名堂堂正正的政治学研究生，货真价实的法学硕士，在本市官场学历中含金量最高。当初老头子在党校学习时的论文基本被他和老萧承包，省行政学院时常请他上讲台培训年轻干部。省委一位老领导亲自到场听过他的理论课，曾对这位特殊“教员”下过评语：有理论，有实践，人才难得。所以，在老头子的梯队里，真正充当扶手的不是爱在报刊挖“豆腐块”的萧大秘书，而是在行政“讲台”上拿教鞭的“储秀才”。一个靠笔杆子，一个动嘴皮子，所以当初老头子对老储盯住宣传部长的宝座不放打击过老储，认为搞宣传萧大秘最合适。

“现在不谈这些，不管怎么说，饭得一口口吃，余师傅在这儿，你俩随便聊。”“牛鬼”坐到一边翻看报纸，不再说话。

我坐到老储的床前，递过一根软中华，他凑近鼻孔闻了闻说：“纪委同志们抽的可都是低档烟，老余你是书记的‘方向盘’，可不能搞特殊哟——”



我忙说：“从一个朋友那里捞来的，留给你提神吧。”

老储接过烟盒，扔给“牛鬼”一根说：“你们陪着我熬夜该吃点细粮啦，老余，不是说车上还有一条吗，赶紧拿上来，啥牌子？骆驼吗？”

“牛鬼”在旁哼叽了两声，像是“骆驼”踢了他一脚。

我说：“‘骆驼’太大，‘熊猫’才可爱。”

两人都笑了，“牛鬼”插话说：“老储你哪是胃痛，是烟土不服嘛，这样吧，你按时进食，香烟的事我回头想办法，老抽我的‘红塔山’确实粗糙了点，不好消化。”

我跟上一句：“是啊，储书记，咱可不能拿烟当饭团吞，身体是革命本钱。”

“娘的，老子革命了大半辈子，到头来可好，让组织给肃反了，六月飞雪哪——”老储将烟头狠命摁进灰缸里，起身拿起床头柜上的饭盒狼吞虎咽起来。

“牛鬼”忙走到跟前，问道：“凉了吧，放进微波炉热一下？”

“主任同志，要学会节约用电。”老储说话时喷出一口饭来，惊得“牛鬼”倒退两步去。

不一会儿工夫，饭盒见底了，老储剔着牙齿跟我说：“回去让我老婆带点茶叶交给办案组，我只喝碧螺春。”

说着用茶水漱口，又吐回到杯子里。

“牛鬼”看不下去了，扯着嗓子叫道：“说你腐败你还不承认，这茶叶可是我们纪委专门用来招待上级领导的，上等的龙井。”

老储眼睛一瞪说：“啧啧，老余你听听，纪委招待上级用上等龙井，至少得百元论两吧，到底谁腐败呀？我家的碧螺春才几十元一盒。”

“牛鬼”被他呛得红了脸，向我下了逐客令：“好了，让他休息会儿，等会儿继续谈话。”

在我出门时，老储提醒道：“留下‘熊猫’，这动物园就缺珍稀动物了。”

官场上道貌岸然的一级“讲师”蜕变成了油嘴滑舌的二流子，老储给我的反差实在太大了。他把“水楼”比作动物园倒也生动形象，但凡进了这栅栏里，再凶猛的野兽也会被驯服的，最终被拖到被告席上，败露出贪婪的画面：草食绵羊腐化成了肉食老虎。

等我开车送“牛鬼”抵达A县时，天色已晚。县纪委书记能有五十出

头，谢顶，粗墩墩的，在县招待所大门前见到“牛鬼”，低头哈腰作出迎候姿势，肚子太沉，显得有些费力。

“人在哪儿？”“牛鬼”下车来也没客套，直入主题。

“青山宾馆，下午萧书记亲自向他宣布双规的。”

“牛鬼”交代同车来的两个办案人员先随纪委书记上宾馆，他自己先去见萧书记。办案人员上了纪委书记的车，马不停蹄地出了县府大院。

一路上他们聊的话题都在老储身上，抱怨这刺头太难对付，说话滴水不漏，居然装起病来玩绝食。至于匆忙赶来A县的目的，我一无所知，但我能猜出八九不离十。

“谁又‘入轨’了，惊动县纪委书记的大驾？”跟在“牛鬼”后面，我随口问道。

“牛鬼”瞥了我一眼，好像在怪责我问了不该问的。

“要想套住老狼，得先进狼窝抓狼崽当‘狼质’。”我慢条斯理地说。

他鼻子哼了声说：“陪我一道去见老萧。”

“得，咱还是靠边吧，以防交警拖车。”我摇头说。

“这是吴书记交代的，你余师傅必须在场。”“牛鬼”在背后推了我一把。

奶奶的，敢情他们都策划好了，拿我打掩护。

“不就是安检局长住‘三人房’吗？区区一个小科长，值得这样严防布控吗？”我挖苦道。

我有些费解了，这安检局长是老储给自己秘书安插的位置，跟他老萧有何瓜葛呀？老萧若是从中作梗，岂不是狗拿耗子了？

今晚腿脚勤快的小余秘书居然缺席，我跟“牛鬼”是敲门而入的。老同学见面也没吭哧一句，直接进了里屋，老萧倒是回头瞟了我一眼问：“老余，要不要叫人先安排你休息？”

“不用，等会儿他还要送我上‘山头’。”没等我回答，“牛鬼”给我传过话去。那边是“水楼”，这头是“山头”，这“双规”场所的代号也组成别致的山水画了。

“老余也进专案组了？你们市纪委该不会忙到人手不够，拿司机来充数吧？”老萧给老同学点烟时，带着酸味嘲讽道。

我笑道：“我是督察员，代表了吴书记的方向，哈哈！”

呷了口茶，“牛鬼”若有所思地问：“碧螺春？”





“茶叶也有问题？”老萧有点惊弓之鸟，仿佛自己也成了调查对象似的。

“草木皆兵啦！”我指点着县委书记调侃道。一个司机的存在让这次官方对话变了调，老萧没好气地叫我过去给他喂鱼饲料。

“这没凭没据的咱就把人给双规了，老储那边开了口？”老萧憋不住了，咳嗽了几声问。

“萧书记尽管放心，我们手头早有证据了。”老同学始终是公对公口吻。

“吴书记会前可亲口跟我说过对事不对人，这清查工作还没开始，咋就把人请进了宾馆？老牛，你也是老纪委了，工作方式向来讲究稳打稳扎，这次是不是操之过急了？A县现在可是四面楚歌，上上下下都不太踏实了，干部情绪很不稳定。作为县委一把手，我有必要提醒市纪委。”老萧抬出封疆大吏的嘴脸，压制钦差大臣。

“错不了的，萧书记，我来只是传达吴书记的指示，‘山头’那边由我们市纪委直接调查，县纪委当务之急是着手准备这次清查工作，你们可是清查工作的第一站，不能分散精力的。”“牛鬼”显得胸有成竹，用“吴书记”招牌回击老同学。

“老储可是人大老领导一手提拔的标兵，也是省领导关注的培养对象，难道跟老陈的案子牵连上了？”老萧不是省油的灯，继续反击。显然是旗帜鲜明地站在了前任的立场上，这是有悖官场规则的，大凡前任倒了霉，后任一定沐浴在阳光下，在面对台下的广大干部群众时，一脸诚恳地训导：“同志们哪——前车之鉴啊，警钟时刻要敲响，我们绝不做第二个××！”

“牛鬼”没接茬回击，忽然对我说道：“余师傅，你家养过鱼吗？喂那么多想撑死呀？”

奶奶的，拿我当挡箭牌了！这跟吴同学过去拿我当灯泡的功效是一样的，“牛鬼”这是活学活用，拿来主义——当着司机的面，不要搬石头挡道，否则就违反交通安全法规了，轻则扣分，重则扣照。

这招真灵，老萧立马附和道：“就是，不知道早吃饱晚吃少的健康食量吗？”

我继续投鱼料，口里应答：“这你们就外行了，喂得越饱，鱼就越安分，不会为点零食争得头破血流，你死我活；若是饿着鱼了，天没亮它就给你翻白肚子腐臭鱼缸来示威，这倒符合你们打击腐败分子的章法，清水衙门就形同饥饿难忍的鱼儿们，恨不得拿对方当夜宵来填满胃口，所以扑腾个没完没了的，饿鱼起浑水，自然鱼缸发臭了。”

壹号驾驶室唯一候选人小强的面试是由“水蜜桃”亲自主持的，地点选在了“蓬莱山庄”，考官只有“水蜜桃”，我是作为推荐人身份坐在酒桌上，此时的小强似乎还没弄明白，将他牵进壹号车的是余哥。这次刚哥离任在小车司机中引发的地震波不亚于市委书记离任，而名不见经传的小强成了唯一候补，更叫人联想起泥腿子坐上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大跃进年代。老杯他们也不知道从哪儿探出了风声，骂我老余屁股一从市府挪开，胳膊肘就往外拐了，将这么好的肥差拐给了一个土财主的车夫，这叫劫富济富，也不考虑下人满为患的市府司机班。人大“书记”小姜同志的意见最具代表性了，说拿刚哥跟那兵蛋子比，一个是雄鹰，翱翔千里之外也能锁定地上一只蚂蚁，小强充其量是只蝙蝠，扑腾几下就撞墙了，这样的睁眼瞎能给壹号把握方向吗？

反正矛头都指向了我。

奶奶的，媒婆做成这样，里外不是人哪。

“水蜜桃”要的是葡萄酒，有意通过低度红颜料来考证面试者对高度白液体的敏感度。酒桌上有个习惯，不太会喝酒的一般对红酒是来者不拒的，而真正的酒客对此嗤之以鼻：老娘们的口红。红白之间，泾渭分明。

另外，喝酒不光是品酒，也在品人，好比是麻将台上，甭管你这人平常多深藏不露，杠你一白板，你脸色当即就会飘红。

男人不喝酒，交不到老友；宁可胃上烂个洞，不叫感情裂条缝。这些酒令看似庸俗，可也是酒精考验后得出的箴言：妈的把子，几滴水酒你都推三推四的，能指望你将来给老子两肋插刀吗？

跟陆战队员小强一起喝酒的机会不多，只知道他啤酒勉强能喝下两瓶，白酒基本没见识过他的肚量，假如拿杯白酒和空酒瓶放在眼前让他选择表演项目，我完全相信我们的战士会抄起酒瓶磕自己的脑门子。小强属于那种打死也不喝的主儿，烈性很高。





连端三杯后，小强摇头说：“水秘书，我这人喝酒是不掺假的，喝就痛快地喝下，不能喝了，也不懂得给人面子，今天得罪领导了，我真的不能喝了。”

“要不来两瓶啤的。放心吧，今天不用你开车，有老余在嘛，他可是千杯不倒，酒水能灌进油箱里当汽油用。”“水蜜桃”试探着说。

小强还是摇头，腰板笔挺地坐在那里，点上一根烟。

啤酒还是上了，“水蜜桃”倒满了三杯，径自喝下，然后以领导的口吻让我和小强一口闷。

我配合着“水蜜桃”的暗示，跟小强碰杯。“水蜜桃”若是不在场，别说一杯酒，一瓶啤酒他陆战队员当海水喝了。

这次小强没给我老余面子，抱歉地一笑：“余哥，我以茶代酒，不要见怪。”

“水蜜桃”故意拉下脸来，沉声问：“老余都喝下了，你不给我面子是不？”

“领导不要为难小弟了，实在喝不下。我自罚两杯水算赔个不是。”小强比过去灵活了点，知道迂回战术，而不是死磕的牛犊子。

“见好就收啦，又不是煮酒论英雄，摆啥鸿门宴。我这兄弟一向无不良嗜好，我还真替他担心上了，你说这刚哥的座垫会不会残留病菌，传染给我兄弟呀。”我开起了玩笑。

“水蜜桃”点头说：“老板这次对自己的司机选拔相当重视，不瞒二位说，这两个月来我手上的人选能有百来号，为什么让你老余推荐，还不是看中你的人品？按常理，老板不该信任你，其间缘由无须我多说大家也明白，可司机就是司机，除了驾驶室不属于任何位置，但有人偏偏不守本分，本分是老板对司机的最基本要求，我看小强在这方面是没问题的。”

初试结果不错，小强用疑惑的眼神望着我，才知道是我老余把他推进壹号驾驶室的，他一直以为是老板“王圣水”的杰作。

我继续调侃道：“小强先前一直给王老板开车，算是官商两道跑的，给市委书记开车轻车熟路嘛，我可听说了刚哥给配枪的，啥时候给小强办理枪支弹药交接呀？有枪在手，陆战队员一定堪当中南海保镖了。”

“水蜜桃”清了清嗓子说：“他下周就要正式上驻省办赴任了，老板过两天要抽出时间来单独见一下小强，要是没问题，下周一小强正式报到。小强，以后咱俩就要经常在一起啦，每天早上7点半，你要准时接我到

‘竹苑’。”

小强埋头想着心思，没言语。

“水秘书等着话哩，快向新领导表个态。”我生怕这傻大兵不识相，因为他对进壹号车一直心存顾虑。

“容我再想想吧，我怕自己干不来。”小强还是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没关系的，我家离市委很近的。说实话，给一把手开车的司机我算领教了，拿刚哥来说吧，自打我跟了老板，他可从来没用车接过我。小强若是做不到，也不勉强，我只希望咱俩往后能同舟共济，服务好老板。”“水蜜桃”显然是误解了小强的本意，也难怪，谁能想到会有人拒绝壹号驾驶室啊？准是白痴！

我赶忙打圆场：“得，事聊到这了，酒也喝好了，咱撤吧，水秘书还得回‘竹苑’，一大堆工作等着他陪书记熬夜呢。”

“水蜜桃”这样的人物出现一般无须买单的，“蓬莱”老板恭身将他送进小车里，他开车离开先走了。我和小强在“蓬莱”老板的引领下，回到了原来的包间。作为老大哥，作为引路人，今晚上我得充当政治委员，给这位小战士上一堂别开生面的“战术”课，从外到内彻底改造陆战队员的思想。

老板问接下来需要什么节目。我说等会儿再说，顺便把小强介绍给他认识。

老板热情摇晃着小强的手掌说：“早听说有人要替代刚哥的位置啦，今日一见，荣幸之至，二位‘书记’先聊，我这就安排下去。”

我知道小强没吃饱，这样的饭局让他拘谨，绝对影响到胃口。官商两道上的司机在酒桌上有着明显区分，商道上的老板们到一起聚会时，大都喜欢带上自己的司机，不是他们不会开车，一来是形象工程，系关面子问题，口水吹出原子弹来，连个专职司机都没配上，企业实力便大打折扣了，所以，有些实力一般的小老板在赴宴时要捎带一个会开车的员工当轿夫，反正自己开车有失身份，这点跟官场是迥异的，财政再亏也要给长官们安置一个专职司机，无关面子问题，而是千古流传下的衙门项目——官轿是抬起来的，属于公理范畴；商道酒桌上少不了司机的身影的第二个原由是在紧要关头能充当酒侍抵挡一面，有司机在场，也无须他们亲手斟酒，把司机整趴下了，老板自己把握“方向”就是了，所以，纯粹商道上的酒令，对司机也一视同仁，同样被称呼老板，他们的生命似乎更顽强，没有衙门





口那般娇贵，连司机的“方向盘”也纳入了政治生命的范畴。当然了，在官商共桌的场合你是很难见到企业司机的影子的，只要有官家在场，商贾们都会夹起尾巴保持低调，面子要留足给官家，只要有关照，当孙子又何妨呢？

官道就不同了，小车司机若无“灯泡”之效，一定被踢出驾驶室的，别担心他们的驾技，酒精一旦催发，豪情万丈，他们敢背起小车满街撒野。需要司机当“灯泡”照亮官方色彩时，有多少领导就有多少司机，一个都不能少，自成酒桌，但有一条：滴酒不沾。在领导面前喝酒那是对领导生命的冒犯，他们情愿自己喝一斤踩动油门，也不敢放任司机喝一两转动方向盘。领导们向来属于自信之人，而对他人缺乏信任度，包括自己的司机，所以，领导大都跟自己的司机也保持着一定远距离，而非车内近距离接触。

最要命的是官商夹杂的酒桌，大杂烩似的搅拌到一起，这种酒桌大都是死党聚会，称兄道弟的，分不清老板界限了，连两边的司机也直接当作料掺进了酒菜中，此种场合下，当孙子的一定是商道司机，忙上忙下，忙左忙右，一场酒令下来，酒水涨饱，饭菜未进。

刚才的酒桌并没让小强当孙子，相反，“水蜜桃”对准壹号车夫是相当的尊重，明白人都能看得出，这样的壹号车夫是“管家”秘书求之不得的，旁的不多说，至少能听他管家使唤。小强的拘谨是习惯带出来的毛病，因为“王圣水”曾经是炙手可热的红顶商人，摆设过太多的“大杂烩”式饭局，酒量一般的陆战队员好似失去了水性，有些诚惶诚恐。

又要了几道菜，准备上啤酒时，小强摇头说：“余哥，就咱俩了，喝白的。”

“也好，反正账算在水秘书头上，咱上瓶五粮液。”我发现这小强有一肚子话要倾倒，只有酒精能催发他的勇气。

“哥，你怎么把我推出去了呢？原以为是老板嫌我碍眼给我找个好去处，没想到是你。”小强紧锁眉头说。

“小强，我这是在帮你，知道不？”我给他倒满一杯，他一仰头就下了肚。

“知道哥是为我好，可我咋觉得那地方太不适合自己。我明白自己是咋样的人，缺心眼，官场实在太复杂了。”

“企业不一样钩心斗角？你现在是什么身份知道吗？双重间谍！”

“怎讲？”小强手里的闸蟹停在嘴边，一脸愕然。

我给他点上烟火，呷了口酒，吧嗒起嘴巴：“保险箱肯定藏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可能锁进了王大财主的发家史，劣迹斑斑啊，一旦打开，这个城市非得掀开锅底不成！你这个守门人责任重大呀，堪比 007 了。另外一点，王大财主让你给胡博士开车，司马昭之心哪——你现在夹在王大财主和胡博士之间，谈不上啥卧底，胡博士现在没把你踢出去，那是因为她还没站住脚，她不是早跟‘小杨头’携手共进了吗？如果我推测没错的话，氮肥厂项目一竣工，就是王大财主破产的时候。到头来，王大财主肯定要拼死一搏，拿啥做赌注呀？保险箱啊，那保险箱里装的是救命药。话又说回来了，你这个掌管钥匙的 007 是不是该撒手了？那玩意儿会致命的！”

“唉，我也想到过，可问题是老板对保险箱的事始终不松口，还一再叮嘱，进了市委若透露保险箱的事，就会惹祸上身，谁也救不了我。其实，我私下上银行打开过保险箱，里面啥也没有，信封里塞的不是存折信用卡，只有一个 U 盘。”

这次轮到我吃惊了，酒从杯中泼出，我紧张地问：“你打开 U 盘了？”

“没有，我可不想多事。昨天我还跟老板提了，想交回钥匙，可老板说那东西除了他只有我一人知道，不可能再有第三者介入了。我听出他话里的意思啦，就算走到天涯海角，我都得给他守好保险箱。要命的是我现在住的房子也不知道啥时候转到了我的名下，感到自己是被绳子套住脖子了，真想一走了之，可老板的势力太大，又有公安局撑腰，自己又能躲到何处呢？好几次我做了同样的噩梦，梦中被人追杀……”忧心忡忡的小强迷失在烟雾里，没精打采的，毫无陆战队员的斗志了。

“所以啊，你得先脱身出来，不能让王大财主牵着鼻子走，坐进壹号的驾驶室最安全。”

“我不是没想过脱身，有件事不知道自己做得是不是太不地道了，现在想来就后悔了，老板待自己不薄，我却背后捅了他一刀，有时候真觉得自己小人一个。”

小强这句话猛然给五粮液注射了烈度，我觉得嗓子眼有些冒火了。

“检举人是你？”吴同学在我眼前展示那封司机来信时，这念头曾在我脑子里一闪而过，我熟知的司机中，小强最不可能是举报者，然而，我脑子里也只闪现过他，因为那上面的笔迹有点似曾相识。

狗急了也跳墙，陆战队员也会破釜沉舟搏击一回的。

“啥举报？”小强的脸本来让酒烧成了熟南瓜，瞬间成了冬瓜，灰白中



夹杂着茸毛，刺激视觉。

“信！”念头向现实迈进一大步了。小强的表情有点像头一遭吃腥的嫖客，冷不丁被查房的掀下了床，赤裸裸的，手遮住裆口，鸡婆都不如，人家至少还他娘的门户开放着，寸布不遮。

小强埋下头，喃喃一句：“那晚上我实在太闷了，喝了点烧酒，把自己给灌迷糊了，然后就给吴书记写了一封信，这里的市领导我只觉得她可靠，比较正义。我在信里可没提到谁的名字，只是说出自己的想法……”

“我操，想法？一个小车司机的想法？！猪脑子啊你，你不是有电脑吗，干吗要手写检举信？你这是明目张胆要把自己当火车司机开进纪委了，老子自愧不如啊。”我忍不住叫骂起来，也开始后悔自己举荐了他。

“手写信？你怎么知道是手写的，是吴书记告诉你的？”我气急之下说漏了嘴，小强有些紧张地问。

“奶奶的，真把我当市委书记了，纪委书记得向我汇报工作？我在信访室碰巧见到那封信了，你小子倒腾出的蹩脚字老子一眼就看出个八九不离十。”

小强像是有意绕开“手写”，嗓门调高了说：“咱们不能昧着良心当自己是瞎子吧？咱可都是在部队面对党旗宣过誓的！”小强猛然起身来，高大的身躯在灯光下完全罩住了我，我躲藏的身影禁不住颤抖了几下。

“你今晚真的喝多了。”我无话可说，发现自己眼里的小强陌生了许多，多了几分执拗，少了点唯诺。

“不，余哥，我少有的清醒。”

那晚上小强最后一句话让我无地自容，原本是想当他的导师，试图从“蓬莱”的肉色中拨弄他脑子里的那根死筋，让他彻底开窍；可最终我这个“导师”退缩了，酒不醉人人自醉，买醉之人恰恰是我。醉意中的我似乎被小强那句话点醒了，也就没兴致带着这徒弟去消受“蓬莱”接下来的秀色餐盘了，因为在陆战队员面前，我第一次感到了卑微，卑微者不是身份出处，而是心灵的反省。

世人皆浊唯我独清。小强在那一刻是做到了，我越发感到 U 盘的分量已不是一个司机所能承载的了。小强的命运似乎也被刻录进了 U 盘里，被当成模板随机复制……

在副市长位置上时，吴同学像个裹足老太太，属于瞧着脚尖走碎步的人，现如今翻身得解放了，在纪委书记的座椅上雷厉风行。检查组正式进驻到了A县，连同陈、储两案，给本地政坛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一时间乌云密布，暴雨即至。本来市纪委科室人员编制就有限，公务车也是紧缺，领导小组也只是个虚声，只有邢助理有事没事溜达过来下达壹号的最高指示：一定要把储案办成铁案。我明显感到了吴同学的压力，她自然明白所谓的“铁案”不只是用“铁锹”在一个小小县委书记身上挖掘污泥，而是要用“金刚钻”凿开老储周围的铜墙铁壁，那里头围拢的是下水道，下水道里肯定滋生着不少硕鼠。壹号好比是捕鼠人，吴同学成了“捕鼠夹”，“灭鼠”行动是要断爪除根的。吴同学只能抓纲领，具体业务上她可是外行，在她埋案研究那些经济学理论的日子里，她是从数据中找规律，然后总结要点再付诸实践，因为不放心那些堆积的掺水数字，她才走到一线来考证的，结果还是在“外行领导内行”的公理面前落败；可不管怎样，她这个学者做梦也没想到过，有朝一日她要戴上草帽，赤脚走进田间给庄稼捉虫子，大小她也算得上“农业技术员”的身份，只要在田埂上给农民指点迷津就成了，无须冲锋到一线。然而，这次她是被真正推到了一线，要用铁腕跟“老鼠们”短兵相接了。她始终拒绝引用“外行领导内行”的公理，所以她将希望寄托到了“牛鬼”身上，如果她是“捕鼠夹”，那“牛鬼”就是一粒花生米，在夹板上充作诱饵。重担主要落在“牛鬼”身上，纪委工作思路很清晰：“星级”清查和储案两手抓。为方便“牛鬼”两手抓，吴同学将自己的专车临时配给了他，所以，我经常深更半夜穿梭在“水楼”和“山头”之间。“牛鬼”讲究的是工作效率，显然是想通过撬开安检局长的嘴巴，给“星级”清查理顺脉络，由点到面，再全面铺开。

在得知小强就是吴同学抽屉里检举信始作俑者，我感觉吴同学肯定是我和小强的关系不错。正因为这样她才故意在我面前出示信封的，是





怀疑我这个司机事前已知晓检举内容，还是想试探我什么呢？

那天小强想告诉我检举内容，被我制止了。我不想再知道他和“王圣水”之间的瓜葛了，他小强被自己老板套住了，我可不想节外生枝将脖子靠近小强，以防自己也落进了套子里。小强始终还留存着在部队渲染过的正气，而我，一个机关司机，身上的那点正义早被油污抹杀了，只想着明哲保身，握紧方向盘。我深感手握那封信的吴同学，手腕力度肯定超越了壹号的指示精神，我虽不知里面的内容，但可以确信它是沉甸甸的，像一块巨石挡在路中央，足以掀翻很多行进中的小车轮子。

这事我没敢向老婆有半丝透露，只能埋藏在心里，因为吴同学的出示，我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在逼近自己。

吴同学在向我交代给“牛鬼”开车要注意的保密细节时，特意问了句：“老余，听说书记的新司机是你介绍给市委的？”

“嗯，水秘书跟我老婆是大学同学，就直接让我推荐一个，我就随便那么一说，谁知道就通过了。也算是向市委那边有个交代，毕竟我推却过他们的好意。”

“不错，是这个理儿。那司机叫啥？哪个单位的？”

“哦，大家都叫他小强……”

“给王副主席开过车的那个大高个？”没等我说完，吴同学接着问：“现在给谁开车？”

“胡博士胡老板。”

“原来是这样。你跟他很熟吗？”继续逼问。

“关系一般，因为都曾在部队待过，算能聊到一起。”

“呵呵，能叫你老余推荐的人选一定是百里挑一的，可不是一般的驾驶室哦。”吴同学尽量保持平淡的口吻，但每句都带着刺儿，挑得我神经发痛。

我赶忙说：“人品没得说，至今连个女朋友都没交上，死心眼一个，适合做书记的驾驶室。”

这时候胖妞推门进来了，见我在场就往旁边沙发上一坐，气呼呼地说： “吴书记，我大小也是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小李把我交代的工作当耳边风，工作才刚刚开始他就撂挑子，往后咋配合呀？我请求将他调出小组办公室。”

其实这阵子胖妞是极其郁闷的，给她副主任的头衔是给书记的面子，

空头支票无法兑现实权的，实际在小组办公室负责日常运转的是项主任和小李，特别是小李，经常直接向“牛鬼”请示工作，把胖妞晾在了一边。只有老实巴交的小王有时候还能记得她的头衔，问一句：欧主任，这是 B 县企业的星级情况列表，请过目。

吴同学一挥手，让我走了。身后传来吴同学十分严肃的官话：“小欧同志，请你端正自己的工作作风！”

当天晚上，我送“牛鬼”上了“水楼”，刚开出院门，汪公子就来了电话。

“老余，今天小欧在单位咋的了，第一次在老子面前张牙舞爪的，居然跟老子称‘老娘’，真他娘的吃枪药了。你在哪儿？‘水楼’？”

奶奶的，跟上“牛鬼”后，只要一接电话，对方总拿“水楼”和“山头”打听我的落脚点，好像老子变成山魔水怪了。

“路上。”这是我多年来的常用答案，过去人家一听都能耐着性子恭候“书记”的驾临，现在不同了，这样的答案让我丧失了很多场绝好的麻台和风花雪月，因为他们都把“路上”理解成了“水楼山头”，不管是进是出，那条道上最好少搀和。

“咱上‘朝贺’，我开好房等你，不见不散。”汪公子匆匆挂了电话。

直到现在我还饥肠辘辘的，“牛鬼”倒是叫人多买了份盒饭，我闻着就恶心，便空着肚子往回赶。

也难怪人家老储玩绝食，胃口消受不起啦。

“王圣水”红顶虽被摘下了，但丝毫影响不到“朝贺”的红火，听说最近又引进了新项目，取名为“东瀛扇”，玩乐过的人戏谑为“淫扇”。

但凡“朝贺”上了新鲜货，“王圣水”的救命恩人小姜总要贪吃几口，这种霸王餐吞食起来带有感恩味道，也是“王圣水”涌泉相报的方式——以色报色，都是一个“色”字！

小姜曾三番五次跟我大力举荐“朝贺”新开的“红染宫”。进了那里头，可充分领略到什么叫“秀色可餐”，既有世界各地风味不同的饮食文化，也有天南海北、跨过大洋的绝色佳人，来这儿消遣，是种时尚，是种奢华，也是一种腐化，看在眼里的，摸在手里的，吞进口里的，全都化为污秽由肠道排出体外去，打个饱嗝，洗洗手，整整衣襟，再将凌乱的头发理顺，出了门，没人会在意 WC 是否冲洗干净了。

小姜掰掰指头说，余哥你就剩下没用“淫扇”给和服女郎宽衣解带了。



在小姜淫雨播洒下，我才弄明白“东瀛扇”不过是脱衣舞变个方式罢了，用纸扇拨弄穿着和服女人的腰带倒也新颖，难怪叫“淫扇”。

快到“朝贺”时，忽然接到老张的电话，刚听说他即将上C市就任公安局长，在冷宫里也没窝多长时间，就被破例扶正了，这叫反其道而行之：原地降职，异地升迁。

在仕途上能做到咸鱼翻身，我发现这家伙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了。

“奶奶的，任命书都下了，你还不请客，也学会深沉了？C市可是咱这穷乡僻壤里唯一的一块沃土啊！”我骂道。

“嘿嘿，往后你这纪委‘书记’少往那边打方向盘就成，至于烟枪我按月敬奉，哈哈！”他得意地笑。

“我他娘的真后悔上纪委开车了，旁的不说，麻台‘长城’离我越来越遥远，你们这帮孙子把我当匈奴族给防上了。”

“哈哈，匈奴你算不上，有那么强悍吗？顶多是个孟氏姜女，柔弱地哭叫一声，照样能把长城掀翻啦。万一您老哪天输盘不爽了，来个检举揭发，别人进‘水楼’，您却挂上卧底神探的招牌，谁敢跟您‘东风吹，战鼓擂’呐？”

“娘的，也太玄乎了！你是不是躲在女人乳沟里跟老子吐口水呀？在哪儿？”

“‘红染宫’里见，咱先摇扇子后码砖，劳逸结合，你快点过来吧。”

我似乎找到了老张打开冷宫的那道门，有汪公子做向导，游客总汹涌澎湃。

车到“朝贺”时，见到老张候在大门旁不时看着手腕上的表，好像在等人。我停好车，出来刚一招呼他，与此同时也有个人走过去，背对着我，老张跨步迎了上去。老张只回望了我一眼算是回应，热情的大手掌攥紧了那位尊贵之客。我紧走几步赶上去，才发现贵客原来是邢助理。

邢助理做区长时我跟他一起吃过几次饭，这人不光话多，而且出口就是市委领导的讲话精神，让人感觉他跟市委领导很近乎，时常把领导挂在嘴边的人，恰恰容易得到领导赏识，这不，区长成了书记助理，成了名副其实的嘴边人哪。

邢助理因为老头子的作梗，没能坐上副市长位置，自然是耿耿于怀，不过对老头子旧日的车夫还是相当客气的，虽然没有礼节性握手，却道出一句叫人暖心窝的话：“老余这阵子够辛苦的，今晚好好放松下。”

跟先前的“仙宫”一样，“红染宫”也在八楼，属于双倍特别的“VIP”专区。因为邢助理身份特殊，老张没让服务员头前引领，自己走在前面做导游。当走到粉色灯牌下，显示有“红染宫”字样的套房时，邢助理驻足细瞧了几眼，灯牌造型很精致，成扇形，霓虹闪烁中像一面扇子缓缓展开，上面映照着和服女郎的画面，胸襟半掩半露，肉色如雪，腰身扭转，衣带欲坠，叫人心神漾荡……

老张向书记助理投去请示的眼光，好似在问：咋样，这花姑娘？

邢助理批阅的眼神是带感叹号的！

“哈哈，王主席真是太有才了，难怪当年能把鱼塘改造成黄金地皮。”书记助理赞叹道。

门旁两个身着和服的迎宾小姐殷勤地鞠上一躬，轻柔地用日语说了声：欢迎光临。

“咱是中国姑娘，不准说鬼话。”老邢呵呵一乐。

这时候汪公子和王圣水从里面迎了出来，身后飘来一阵扑鼻的香水味，我敏感地打了声喷嚏：娘的，难道吴同学也混杂在这乌烟瘴气里喽？

老邢完全失去了刚才的官谱，双手一边搭上一个肩膀，笑道：“小汪你进这里可别让你老子扫黄扫到自家门槛上了，老王你这家伙也难怪脑门光光的，都他娘的钻研到女人身上了。哈哈哈——”

男人们当即淫笑成团，忽然从期间蹦跳出一声懒散的呢喃：“邢大官人，还有妹子我呢？”裙摆款款而至的竟然是胡博士，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呻吟好比是林中凤凰，足以点燃整个森林。

“哎哟——胡大美人啊，我双手不够用啦，下面的家伙这当儿还没伸长，别太心急嘛，哇哈哈哈！”

男女混唱，分不清公鸡叫晓还是母鸡下蛋了。甭管你官衔多高，红冠多厚，当你扑腾到专为下蛋打造的鸡窝时，你就是一只公鸡，猴急似的压



到母鸡身上叫嚣。

不为破晓，只为清火！

此时此刻，我感觉自己像只失声的鸭子，混迹在这里滥竽充数。

我开始后悔踏进了这样的杂居部落里，特别是胡博士的出现，让这本就犯浑的场面蒙上了香水般的瘴气。我无法找到自己的位置了，一个小车司机，就算开进了中南海，他也属于驾驶室。

“红染宫”跟“仙宫”面积一般大，但布局上差异很大，套房都像是矮出大半截来，房门也都是用红木推拉相邻。咖啡色木地板，清香弥散，黑色木结构墙体上镶嵌着不规则的鹅卵石块，几盏壁灯纸罩上的黑色日文字体勾画出异国风情，墙壁上武士时代的招贴画，栩栩如生，典型的日式风格，秋凉季节里，在这品尝烤肉和青酒，确有一番另样的风味。

“各位别客气，请落座。”王圣水今晚上亲自出马伺候。

“坐，坐，哎呀，你张局现在可是正当意气风发，不像我，也就长你几岁，可心已老了，不中用哪——”老邢将老张拉到身边盘腿而坐。

“哪里，哪里，这些年多亏您在区里上下照应，还有我们汪常委的大力提携，当然啦，也有王主席的鼎力相助。”老张开始拍起了屁精。

“老邢，我提议这第一杯酒先敬老张，氮肥厂拆迁是我闯下的祸，叫老张背了黑锅。好在现在老张重整旗鼓，要上C市再建新功，咱这酒有双重含义，洗尘加壮行！”王圣水端杯说。

“我操，你王大财主啥时候也学会文屁冲天了，有这么悲壮吗？其实老张被雪藏的日子那是我爸爸的保护策略，老张你当时就没看出来？”汪公子到哪儿都忘不了抬出老子的官轿来。

老邢吹着烟摇头说：“你们呀，都还没看到问题实质，今天当着老余的面，我也不怕跟各位透个底。氮肥厂事件一出，老板倒不是担心拆迁户上访，省委领导早给老板吃了定心丸，全力支持这次城市改造工程，不就死了几个人吗？权当是钉子户暴力抗法啦！为什么要拿你王副主席和张副局长开刀？因为有人背后紧盯着事态发展，唯恐天下不乱，具体是哪位高人我就不点名了，大家心知肚明。也不瞒各位说，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联名起草的督办议案案当初就搁在老板的办公桌上，好家伙，可不是撤职降职查办这样简单，啥玩忽职守、以权谋私、滥用职权等等，罪迹累累，你们二位主要责任者都得法办以平息民怨，至于我后果也相当严重，除了撤职还要除党，你们说说，是不是要斩尽杀绝啊？为那份议案，老板是苦熬了几

个不眠之夜，最后亲自上省委向省领导立下军令状，拿自己头顶乌纱做担保，如果拆迁再出问题，哪怕是伤及一人，他这个市委书记引咎辞职。正因为老板表了态，省委领导才做了批示：大事化小，息事宁人，稳定干部。要不是老板把自己垫在砧板上，二位早进铁网高墙了。可别小瞧现如今的人大常委会，那里卧着一头眯缝着眼睛的大老虎，朝咱们身上虎视眈眈，老张你别埋头抽烟，旧情萌发，陷入往事，你跟那只老虎也不过是床被子的事，你那点温暖早他娘的冻结在北极了，还指望着饮水不忘挖井人？还有你王财神，没错，你这个财主老爷过去也没少跟老虎套近乎，舔屁股的功夫也做到家了，结果如何，你他娘的半块地皮也没从他手里捞到过，这只老虎精着哩，虎面狐心，知道不？连老板也常敬之三尺之外，以防沾染狐臭。再说说你老余吧，也不是个省事的主儿，你不就是司机吗，居然没心没肺地溜达到 A 县凑热闹，也算你运气好，为顾全大局，老板没在那件事上穷追不舍，只揪了一把虎尾，叫他明白自己的位置，背后有武二郎，老虎再凶猛也扛不住武松的拳棒……”

“各位领导，今晚上你们是来摇扇纳凉还是卷舌议政？”胡博士忽地插口打断了书记助理的陈言滥调。

老邢刚才的话没有丝毫避讳，倒也一针见血穿透了两派权斗的经脉，血淋淋的，带有景阳冈的腥味。而听者中的四个男人，表情都显得不大自然，汪公子在意的是老邢有点后来者居上的优越感，拿老板压制他老子的丰功伟绩，叫他这公子哥下不了台，他早习惯人们在面对他老子的官轿时点头哈腰一番谀言奉承。至于另外三个男人，他们都曾在老虎的鞍前马后拍打过，应付这样的打虎场面自然有些尴尬，袖手旁观中自我感觉有种背叛的不道义。唯有胡博士是清醒的，她已不是局外人，却能将这样的唾沫星飞溅的场面给抹干净，实在是高出一筹，至少我们三个背叛者对她心存感激，再让书记助理口水流下去，足以淹没老虎曾经在三个追随者心中树立的威猛形象。

“胡博士说得没错，从现在开始，咱只摇扇子，只摇扇子，哈哈，胡博士，你请自便。”王圣水拍了拍手掌，身着和服的服务员跑着碎步进来领命。

“王总，咋啦？这是下逐客令要我回避？我来就是想领略一下这‘东瀛扇’的风力到底有多大，怎么能刮倒那么多英雄好汉。邢大哥，你说说看，王总是不是带着性别偏见呀？”胡博士今天给我的印象跟过去比较，有着强





164 烈反差。以前我随胖妞跟她在办公室打交道时，她总表现出典雅高贵的女商人气质，说话也带着女性特有的柔情，直到在西山见她和小杨头手拉手，我才发现这女博士身上还有着一般知识分子不具备的豪迈激情。尽管如此，她给我的总体感觉还是一个女商人形象，包括商人的奸诈也体现在她身上，从小强告诉我女博士暗装摄像头后，我再也没同她照面过，躲之不及。今晚若知道她在场，我情愿找站街女乐上一把过瘾也不想摇啥东洋婆娘的胸扇子。

现在的女博士完全将自己怒放在黑夜里，跟小招的潘氏女处长一样骚情了。

“胡博士说得没错，我们每次出国考察在夜总会看脱衣表演，场内的洋婆娘也不比爷们儿少嘛，刚开始考察团里的女同志还红着脸偷窥台上，后来啊，有位胆量大的女同胞扔出一张美钞，伸手摸了一把洋婆娘的大奶子，以验证里面是否塞了硅胶，结果弹性十足，让咱女同胞自惭形秽啊。嘿嘿，你们猜猜看，这位敢摸洋婆娘奶子的巾帼英雄是谁？”老邢青酒一上脸，舌头就卷红了，兴致勃勃。也难怪，胡博士上身那件真丝浅口衫早暴露出胸部的凹凸曲线，坐在他对面故意向前倾身，奶子随着酒杯一同晃动。

“不会是嫂夫人吧？”王圣水是个粗人，这样的想法在他脑子里冒出来，跟他年轻时睡上师母的炕头，是一个理儿。

“扯淡，我可从不带着老婆出国考察，又不是国家元首。谁猜中了，今晚上第一个摇扇子。”老邢话一出口，汪公子瞥着嘴巴，抽出讥笑的沟纹道：

“这是哪年出的戏台你邢区长搭进这里啦？不就是现任监察局副局长吗？当年只是区文化局扫黄办的一名小科长，要是没说错的话，邢区长当时好像混得也不咋地，区科技局副局长，甭管怎么说，文化和科技部门的同志都是知识武装起来的，考察到一块也无可厚非，问题是你所说的洋婆娘好像远在大西洋，你们造访的不过是南海边上的泰国，上那边瞧人妖表演的女同胞好像比爷们儿更大胆吧，捏‘她们’的奶子又不是掏雀窝，紧张个啥哟？我就纳闷了，你们那帮知识阶层上那里边考察是学习扫黄经验呢，还是要引进科学技术，制造中国特色的奶子新产品？”

老邢精心设计的笑料让汪公子的鼻涕给融化了，蔫乎乎的，封住了自己的嘴巴。

见老邢脸色变得跟酒一样发青，王圣水赶紧圆场，扯起破嗓子对着门外喊：“扇舞登场——”



话音未落，就见前面的幔帘缓缓摇开，露出一个扇形舞台来，粉色灯光也即刻闪亮着，小小的舞台好似冒出粉色气泡的温泉，让人浑身变得慵懒。老邢终于恢复了常态，拍着王圣水的肩膀笑道：

“哈哈，都说你这里的七扇风姿赛过七仙女下凡，我倒要瞧瞧你老王的楼盘里到底藏有几只金凤凰！”

“不瞒你老邢说，今晚上来表演的非同平常，是我专程从省城一家夜总会请来的，在舞蹈学校受过专门培训，举手投足跟东洋女人没多大差别了，叫床也能给你喊几句日文……”王圣水嘴巴吧嗒作响，像街头打把戏卖艺的，兜售膏药。

此时，一阵香气席卷而来，七个手拿纸扇，身着和服的女郎仿佛从天而降，一字排开在舞台上。因为脸上的粉妆太厚重，分不出子丑寅卯来，但身段绝对是一流的，尽管在和服包裹下，也能凸显出峰峦跌宕。

老邢微叹了一声，第一印象不太满意，包装过于严实，没门前灯牌里展示得那样摄人心魄。

随后，王圣水又拍响手掌，悦耳的东洋乐曲响起，七个女人先鞠躬说了套日语开场白，大概意思就是：欢迎光临，请多关照。然后展开纸扇半掩着脸，开始款款而动，动作不快，却很舒展，还真像是一回事。

“这鬼子的曲子咋听着跟哀乐似的，哎，我想起来了，我在川西考察时看过一种藏舞，动作跟这差不多，藏舞只挂脸谱，不像这化妆，好像成了蜡像脸，太苍白了。”老邢忍不住说出声来。

老张显然也是第一次来，不耐烦地附和说：“我听着像在闹鬼。”

只有胡博士跟汪公子看得比较投入，汪公子可能是这里的熟客，知道精彩在下篇，所以不动声色地等着新篇章；胡博士好像关注的是女同胞的身段，比较之下，她这位博士级别的腰部赘肉显得多余了。

至于我司机老余，奶奶的，老子今晚上关注的不是舞台表演，而是身



边几位高人的真实表演。

这时候，王圣水不紧不慢地将桌上花瓶里的七枝郁金香放在每个人的面前，然后淫笑道：“记住了，鲜花献美人，等会儿谁先将花交到其中一名舞者手上，那位舞者就将纸扇交到谁的手上，然后舞者出台外去卸妆，直到七名舞者全被点中后，再重新登台亮相起舞，这是规则，公平公正，谁能点中最佳镜头就看各位眼力了。在此有必要提醒大家，汪公子是常客，经验老道，大家千万别客气，让他抢了先。”

“那剩下的舞者咋办？咱这里只有六个人。”我终于开口说出第一句话，是小学一年级数学题。

“老余问得好，我正要补充规则二，那就是谁的级别高，就有资格选择两次，这叫‘双燕拍扇子’！”王圣水也有咬文嚼字的时候。

“操，官僚作风害死人哪，入个洞口也要论资排辈！”汪公子不服气地骂道。

“老邢是稀客，精力比较旺盛，让领导双飞如何？”王圣水像个龟奴，没答理公子哥的异议，开始分配指标。

“奶奶的，把老子累趴下了回家咋交公粮啊？”老邢双眼淫光闪闪地盯住了舞台，彻头彻尾撕烂了官谱。

接下来的程序是生产线，献花送扇卸妆，最精彩的篇章是各自用扇子上舞台去挑开那松弛的和服，素面朝天的女郎温顺地配合扇子的摆动，扭动胴体，最终褪去和服，露出裸体来。这样的场面可谓是群淫，比毛片更具点燃力。

叫我瞠目结舌的是，胡博士竟然也毫不畏惧地充当男人的角色，玩起了淫荡的游戏。

等舞曲一停，裸体们便拉着男人的手进了里间的套房。

胡博士的游戏就此告终，汪公子一把拽过她女博士相中的肉体，再搂上自己选中的，跟老邢一样享受起了双飞的仙境……

直到后半夜，老邢和汪公子才出了“宫”。我和老张早缴械投降，坐在外间沙发上抽烟歇息，和王圣水聊起这节目的策划人。王圣水大言不惭，说自己偶然看到电视上的日本舞蹈产生的灵感，于是套用上了。

此时的老邢显然处于虚脱状态，出来时基本是被两个女人架出来的，往沙发上一躺，软瘫成了肉球；而汪公子胃口似乎还没填饱，精神仍旧亢奋，左搂右抱不肯松手，嘴里叫着：

“胡博士呢？咱再战一轮！”

王圣水拖长了嗓门说：“这娘们儿早出去约老相好了，你们咋老叫她博士博士的，真以为她是洋海龟戴顶博士帽？狗屁！花钱买的，外国一样倒卖文凭，不信我到时候也把手伸过大西洋，弄一顶扣在脑门上，我能把省党校硕士捞到手，海龟照样当马骑。”

老张像个保镖贴身护卫着书记助理打道回府，王圣水跟在后面送行。

汪公子这才放过“双燕”，跟我聊起了正题。

刚从两个女人身上滚落，又将舌头卷向另外一个女人，这样的男人才算真正的风月高手。

“吴书记好像没把咱胖丫当回事，成天让她坐冷板凳，我想给她换个单位，她却死赖着不走，是不是有病？”“胖丫”是汪公子对女朋友的昵称，提到心上人时，汪公子收起了一脸的淫相，浓眉紧蹙，能叫花花公子摆上如此深沉的表情，也只有胖妞的魅力驱使了。

“不是刚任命了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吗？这几天也一直很忙碌呀。”我说。

“操，那叫官吗？这样的空官帽压到我爸头上，能比西山高出 100 米！芝麻大的屁事儿都要成立领导小组，纯粹是花架子，我爸早烦透了。可也没办法，有老板在首位，那下面的都得跟上队伍，老余，要是把全中国的领导小组名单凑到一块儿，我估计能覆盖整个地球。”

“不尽然吧，有些是必要的，拿这次领导小组来说，没有相关部门参与，咱纪委人手都不够。”

“可也是啊，你老余现在不就脚踩两只船，分身有术。听说你现在是‘水楼’、‘山头’两头溜达，能跟腐败分子亲密接触的味道一定不错吧？哎，老储跟你们玩绝食，你们吴大书记还是没把他挪出‘水楼’去，我真是服了，这女人一当家，至少学会节衣缩食，勤俭持家，省下办案费，奖金一定没少发啦。”

开始跑题了。我主动回到起点，绕回话说：

“其实小欧也该平衡心态，上纪委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岗位一样可部门不同，不能老想着市府，眷恋过去吃蛋糕的好日子。纪委也不错啦，粗茶淡饭不生蚜虫，老吃甜食会惯坏自个胃口的。”

“啧啧，难怪胖丫说你老余进了纪委才真正学会夹起尾巴做人了，那地方肯定是有洗脑用的灵丹妙药，把人从头到脚给清洗干净。就你刚才说话



168      的水平，已超越人大政协那帮老同志的思想境界，他们可常抱怨待遇不公哟——”

“嘿嘿，要说觉悟提高还是你家胖丫进步得快，你大概也知道以前在市府时，胖丫一有机会就叫我一道上胡博士那里喝茶，现在只怕没机会了。”我嘲弄道。

“这事我早有耳闻，海龟胡可不是省油灯，一手掏进小杨头的裤裆，一手在给大家录制小电影，心怀鬼胎！就她那一套小儿科，纯粹是庸医当道，早晚把自己小命给搭上。”

“没听明白。”我明知故问。

“这里头也一定藏有针孔摄像头，信不？”

我抬头四处瞅了瞅，王圣水刚好进来。

“主席，我刚才点拨老余说这里有摄像头，他不相信，你给他上一课，如何搜集写真。”汪公子眼里忽然闪出一道凶光，逼视着王圣水。

王圣水不愧是老江湖，拍着公子哥的肩膀哈哈大笑，拿出大佬派头说：“谁敢私带针孔，老子塞进他肛门里当母鸡奸！”

十足的流氓！

出了“朝贺”上了车，汪公子忽然摇开车窗吼出一嗓子：“叫那姓李的小子给我收敛点，改天我再收拾他！”

这才是他今晚约我来的目的，给他传话，让李姓小子先把脑袋藏在裤裆里。

42

有日子没见小姜了，在得知刚哥要进驻“××大厦”，这小姜如漆似胶地黏上了准驻省办主任。有回碰到人大一个司机，在聊到小姜时，他很奇怪老头子为什么总对小姜网开一面，有时候老头子要车居然找不到自己的司机。那司机在机关开车有二十载了，跟过县长，也跟过市长，说自己开车大半辈子也没见过如此嚣张的司机。他诡秘地告诉我说：“老余，咱人大

的同志们背后都在议论老头子，说他是不是有啥把柄给小姜攥住了。”

人在车上，身不由己，领导和司机都得留一手防着对方。所以，这种推测也符合常理。

刚哥就是现成的活例，掌握太多壹号不为人知的一面，当领导觉察某种危机感来自“方向盘”时，震撼力往往比车外的还要来得猛烈，此时只能朝对方口里塞一块油腻的肥肉来封口。

反面素材要数老陈的司机，好家伙，让纪委请进了省城宾馆，可见省纪委是经过缜密调查，将身边关键人物锁定了老陈“方向盘”，而秘书小李安然无恙。

至于说小姜跟老头子的事儿，局外人都是毫无根据的猜测，人都退进“养老院”了，看门之人就是睁眼瞎了，没啥秘密可窥探的。换上我这个老方向盘，也只见识过他书房里的那些坛罐儿，仅此而已，搓洗臭脚，推捏汗背，倒腾肉穴，那也都是陈年往事，比起“朝贺”的洋节目单，实在是样板戏跟三级片比拼，看三级片酝酿激情，唱样板更是革命性娱乐啦。

通盘在职的小车司机们，人们忽略了一个人，那就是小强，我总感到他才是浪尖上的弄潮儿，仅凭那封信，我完全有理由相信他的能量足以让整个政局彻底洗牌。

在这点上，我和吴同学似乎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共识：躺在纪委书记办公抽屉里的人民来信好似一颗定时炸弹，料不定哪天就引爆成灾了；那个叫小强的，一个不起眼小司机，实际是一座能量极强的休眠火山，一旦喷发，就是毁灭性的场面。

今天有机会在市委大院见到那辆旧奥迪，我倍感亲切，尽管没见到车主。

这次会议的倡导人是吴同学，就清查领导小组工作进展在市委小会议室作一次情况通报。几大班子的头头们都到了场，这么大的动作，自然要拿出谦虚的态度听听老同志老领导们的意見。在我印象中，老头子进了人大之后，影子已从市委大楼里抹去，就连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他也难得列席一次，台面上的应付都由常务副主任替代他。

然而，对老同学在纪委书记位置上的首次通气会，他却不请自到，按说清查领导小组配置给人大的副组长是常务副主任，理应由常务副主任到会的。

通气会的主讲人是“牛鬼”，吴同学只负责搭建台子，所以，在我开车



170 上“水楼”接他开会时，“牛鬼”在车上连打哈欠，可能昨晚上又跟老储熬到了金鸡报晓时分。老储是出了名的夜猫子，当政时听说他的黎明是从中午开始的，除非有特别安排，不到中午是不起床的。对付这样的黑猫警长，“牛鬼”也没了脾气，经常抱怨睡眠严重不足，到了车上就打鼾。

今天一上车，他看上去有些紧张，尽管很疲倦，牛眼却睁得大大的。

“牛主任，晚上又没休息好？”我问。

“唔。老储的香烟又快断火了，我正为这事发愁，总不能让咱纪委给他贴烟费呀，办案经费可没这一条。”

“他老婆不是送过香烟吗？”

“那烟来路不明，抽出问题谁负责？”

“腐败烟？”

“倒不是因为这个。我担心香烟经过改造加工，唉，跟你说这些是对牛弹琴。”

“领导小瞧咱了，不就是害怕里面藏有剧毒粉末，演一出畏罪自杀，一死百了的残局吗？对了，也可能里面塞上字条，互通有无，透露外围情报：同志，给我顶住，我们一定营救你出去。”

“操，谍报片看多了！”“牛鬼”笑了两声，忽地话锋一转，用试探的口气问：“听说老市长也抽‘骆驼’，从A县出来的干部都爱抽这牌子，为什么会这样？”

我摇头回答：“老头子抽烟可没特定牌子，A县官场上流行‘骆驼’我也听说过，也很奇怪那山沟沟里咋就蹦跶出‘骆驼’来。牛主任，你现在经常在A县办案，小心让‘骆驼’给驮上哟。”

“呵呵。”“牛鬼”只干笑两声，没再说话。

到了市委大楼下面，“牛鬼子”下车才说了句：“唉，有人大、政协领导列会，再简单的工作汇报也会变得复杂。”

小会议在六楼，有专门的休息室。我进去时已坐着好几位司机，正喝茶聊天，却没见到小姜。我刚一落座，手机就响了。正是小姜来的，说自己在“竹苑”跟刚哥在一起，方便的话让我过去，刚哥有话要说。

我骂他是不是准备上驻办给刚哥当小秘，他笑着说：

“嗯，老头子真要是把我踢出去了，我肯定要向刚哥讨口饭吃的。”

有老头子搀和的场合，壹号按照老规矩是回避的，老头子主政市府时，两人尽管背地里战斗不止，但正面冲突并不多见，有道是“秀才遇到兵，

有理说不清”，壹号一般主动退身，可胜利的旗帜最终都偏向了壹号。这样的会议从重要性上看，可称为局部班子会议，再加上老领导的参与，他壹号理应出席的，以示对后院“老同志”的尊重。出席会议的名单上本来是壹号居首的，因为人大常务副主任的退出，邢助理隆重出场替代了壹号。这一进一出，主次颠倒，在大小会议上时常发生，属于表象的趋和之势，实质却是斗争的鼎立状态。

因为上次受到过壹号召见，对“竹苑”那块风水我也不再“感冒”，所以欣然前往，很想听听刚哥对陆战队员这个后来者的评价，毕竟我是推举人嘛。

那天晚上“竹苑”一号给我第一印象是简朴，套内面积很大，但装修很一般。早听老婆说过，“水蜜桃”有时候跟班晚了，就直接入住一号，包括司机，在一号别墅里都有专门的房间备置。

小姜能将自己混进“竹苑”一号，本身已说明壹号的大门向他敞开了，而不只是刚哥的关系。司机再牛气也不敢随便将人带进领导私人领域里，壹号的举动实在叫人难以捉摸，容忍老对头的两任司机开进自己的地盘，可不是一般的豁达，而且还要扛住别人猜疑：司机成了双面间谍？

也难怪大人的同志们认为自己的一把手命脉让司机给攥住了，人都进“竹苑”了，心还在吗？

此时正是壹号工作繁忙之时，不时有人从前门进出，“水蜜桃”像个向导，在组织这群游客有秩序地排队游览。

我转到了后院，这里不像前院花鸟草虫热闹非凡，院里只有一个用来练身的双杠，显得很冷清。

敲了敲门，小姜叼着烟卷出现在眼前，瞳孔布满红丝，准是又开夜车了。

我没挑脚进门，说有话咱外面聊。

“老余，你又不是第一次来，就别谦虚了，后院老板从不干涉，只要不带女人，哈哈！”刚哥的嗓门还是很洪亮，手里拿着几张扑克牌到了门前，朝小姜叫道：“你小子又撑死了，赶紧掏钱！”

等进了里面向左拐，在厨房边上有一间房，能有30平方，内带卫生间。里头一张大木床，一张办公桌旁摆着几个椅子，桌上空荡荡的，只有一个烟灰缸和两瓶矿泉水，满屋充斥烟气，两边的窗户都打开了，门随后从里面锁上了。



“啥时候上任驻办大使？”我一屁股坐到床上，问刚哥。

刚哥先将一瓶矿泉水扔到我手上，然后又朝我上衣口袋塞了一盒大熊猫，这才吐出烟圈说：“下礼拜五正式接任，我现在正等着你那位小强战士过来换岗哩。”

“定了？”我没想到这么快。

“你老余推荐的人一定没错的，老板昨天见过他了，比较满意，让我尽快交接。可我总感觉这位小强战士有点不大对劲，眼神不定，精神不振的，跟以前给我的大兵印象反差挺大的，别是让女人给甩了吧？”

“就是，那家伙整个感觉是位不食人间烟火的主儿，一准让女人扫兴了，倍受心灵打击，这样的素质怎么能入选陆战队？纯粹是浪费南海资源。”小姜现在是刚哥的蜜蜜，他刚哥就是生出天花，小姜同志也能吮吸进口酿造成蜜。

“操，别他娘的出口就是女人，哪跟哪呀这是？小姜你就会瞎起哄，跟你这么说吧，假如车前立着一个女鬼，小强跟你都不会退缩，但小强敢直接轧过去，你小姜胆量更大，肯定会请女鬼上车，在车上就地播种。这才是你们两人的本质区别！”我数落起小姜。

刚哥一拍大腿叫道：“奶奶的，这比喻恰到好处，姜‘书记’色胆包天，人鬼不分的。我正寻思着要在驻省办设立一个新机构——洗头部，万一哪天姜‘书记’下榻到那里，好给他洗头接风不是？他娘的，这小子下面的头实在太脏了，千里之外就闻到腥臭，哈哈哈——”

“哈哈，你啊，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给姜‘书记’准备一张特制大水床，这样双飞后便于洗头！”

小姜听到这儿，大言不惭地说：“只要刚哥一句话，我立刻跟你上‘××大厦’，做个保安大队长还是绰绰有余的。”

“你他娘的还真舍得人大养老院？你这叫遗弃老人知道不？”刚哥得意扬扬地翘起二郎腿，眯缝着眼睛问。

“穷山旧庙破袈裟，咱还俗成了呗！”小姜耍无赖，亲娘老子都得靠边。我不免在内心有些怜悯老头子了，一个老领导被自己司机损毁到这种地步，也太窝囊了。

正闹腾着，有人敲门，小姜开了门见是“水蜜桃”，忙赔笑招呼：“秘书大人，啥时候给小弟一个面子，上朝贺喝酒呀？”

“水蜜桃”近似厌恶地扫视了他一眼，没答理他，在门外只冲我点点

头，咳嗽了两声压低嗓门说：“老余，你们响声太大了点，老板那边都听出动静了。”

“喂，我这前腿还搁在屋里，你就给咱挑鸡眼嫌碍手碍脚是不？”刚哥板着青脸问。

“对事不对人，我是说老板在办公……”“水蜜桃”脸色微红，觉得再牛叉你也是个司机，在这豪宅里，秘书是管家，司机是轿夫，门外管不了你轿夫的脚步，门内也该管管你嘴巴了。

“得，别老拿老板说事儿，反正我快滚蛋了，往后别欺负人家小强就成，你们秘书的拿手好戏就是拿鸡毛当令箭。”

见双方拌嘴了，我忙圆场说：“刚哥，咱后院说话去。”

“不成，明天我就卷铺盖了，现在要分秒必争呼吸这屋子里的烟雾，你们不知道，每次我一离开这屋子，一准有人要在里面喷香水，点檀香，我就纳闷了，机关事务局啥时候给老板配了保姆呀？”刚哥说完咧着嘴巴大笑着，小姜在旁献媚附和。

“得，你爱怎么闹腾就怎么闹腾吧，老板刚才说了，要你明天就跟小强做个交接，包括这房间钥匙……”

没等“水蜜桃”说完，刚哥抬脚踹上了门，房外传来“水蜜桃”的自言自语：“啥人啊这是？！”

兴许是舞台上的最后一幕疯狂，在卸妆前，刚哥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失落，仿佛是一个戏子无法走出戏中，走火入魔无法识别真实的角色了，只能借用谢幕前的最后时机，暂时填充那份惆怅。

## 43

那天在“竹苑”一号待的时间不长，可听到耳朵里的都是绝密要闻。我发现自己才离开市府没几日，那头的事儿已是日新月异了。刚哥原以为壹号给自己预留的位置是凤巢，他一伸手就能捞出凤爪啃，岂料王主任撒手的“××大厦”早就成烂尾楼了，离任审计报告一出来，叫审计局长脑



门发烫：一个驻省办单就账面上的窟窿就高达五百多万，还不包括大厦改造扩建工程拖欠下的三百多万！王主任在任也不过五年，据说当初接收大厦时，那会儿不光能自力更生，不花财政一分钱，年末还有少许赢利用来给省里领导买年货。王主任已回市做离任述职，市府那头对王主任的述职报告很不满意，一直不见批复。特别是新市长对审计报告里面的亏损数字深表怀疑，在市府常务会议上特意提到了这件事，说随便开家宾馆，一年盈利至少几百万，怎么可能每年倒贴进去百来万呢？王主任反正是离任了，开着辆警车到处逛悠也不着急，倒是市府管家杨秘书长沉不住气了，他跟“水蜜桃”的心思一样，巴不得刚哥早日上任，好让壹号轻松地坐在车里自由地享有自己那片领地。可现在前任的述职报告给晾在市府这头，等于是将新任命搁置了。主管驻省办的凌副市长也无可奈何，自己毕竟是常务副市长，市长对驻省办交接工作先冷却不处理，他这个副职也不好插言，自己也才刚刚坐上常务副位置，面子上的事他还得做足了，市委书记都没表态，他何必心急吃热豆腐？按刚哥的说法，起初大家都没太在意那份审计报告，数字就是水分，时间久了水分最终要蒸发掉的，市长会上对驻省办数字的质疑不过是说句场面的话。可结果出人意料，一直低调的市长调子调整了，人们发现市长要施展洗脸功夫了，先把毛巾浸湿，再拧干擦拭，他觉得数字太水分，要拧干毛巾给“××大厦”擦脸。王主任丝毫不在乎，敞开肚子跟秘书长杨头说：嫌我脸不干净，那先得给市委领导擦拭。身单力薄的市长好像早有心理准备，特意交代审计局听听人大老领导的意见。市长将球踢给人大自有他的道理，首先符合章法，这也是政府部门时常将最棘手的问题摆到人大门口问斩的缘由，大人的同志们平常有事没事，大会小会，开口闭口那都是“监督”当头，现在问题来了，该你监督机关行使权力的时候了。实际上，这种政府窝里斗争后的残局需要人大来收拾战场，倚老卖老有时候还是能得到充分尊重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老头子市长任上的众多帽子还没来得及一一摘落，新市长对花样百出的常务副组长之类的名堂不大感兴趣，或者说刚到任火候未到，脑子还没找到多余的缝隙给自个长脸，对那些表象上的帽子也就没往心里去，老头子的大名依旧横七竖八地躺在大小不等的领导小组名单榜眼位置。有人跟壹号提及此事，说这是占着茅坑不拉屎的主，没一点政治自觉性，建议按照惯例重新发文变更小组成员。壹号倒也没上心，只调笑道：名单不过是形式，这么些年来他老人家就像根针芒扎在我屁股上，让我时刻提醒着自己，现在他退到人

大了，我还真有些不适应……

尽管退居二线，但老头子的势力范围并不局限在“老人院”的围墙内，目光时常要越过院墙，焦灼在驻省办的那栋大厦上，因为他坚信：最安全的房屋往往也最容易生成鼠洞，因为老鼠也喜欢安乐窝。所以，“××大厦”在老头子的脚下始终远而敬之，也好似是他精心打造的一处狩猎特区，貌似草肥林茂，实际草木皆兵，处处暗藏危机。他在等着一出猛兽坠落陷阱的好戏，就如同当初壹号精心策划一次别开生面的烧烤，要瞧他这草绳上的蚂蚱在火上煎熬的壮烈场面一样心情急迫。

老头子同样让权力机关的监督职能落到了实处，敢于将市委书记推举的副市长人选给一票否决，这可是里程碑式的杰作，比他树立的标志性广场更具有时代意义，至少让习惯性思维的官人们见识到了来自班组成员外的权杖，这权杖本是法典刚性的，却时常被人揉成了麻花似的。

正因为这样，但凡老头子出没的场合，舆论喉舌的镜头从不敢给出侧面像，总是在焦点位置。这回市长的如意算盘敲得正是时候，材料是现成的，数字也是敲榨后的渣滓，经历A县风波冲击后的老头子该出拳反击了。

结果倒叫“渔翁”市长失策了，审计报告人大那边也有一份，审计局长领着市长的旨意去打探人大主任的风向，人大主任怪责道：

审计局当务之急是要先配合好纪委的清查工作，这离任审计不都是走过场吗？我到人大前不也一样被你们审计过，审计风暴那是上面决定的事，千万别当一回事儿，咱这小地方就别凑热闹了，建议你们重新做份报告，离下届人大会改选的日子还早着哩，欲速则不达，别以为你借审计风暴就敢一意孤行，这么跟你说吧，“××大厦”的建筑商是市府，而建设单位是市委，质量问题得由发包人验收，承包商只管收钱啦。

怀揣下届“副市长”美梦的审计局长被人大主任一棒给击醒了，发现自己搭上市长的那艘刚下水的船儿，有些头重脚轻了，赶紧回去重新修正报告。你市长不是怀疑里面的数字有水分吗？咱立马就给蒸发掉，理由很容易找的，随便安插几个“0”符号，就如同安插几顶“乌纱帽”一样简单。

市长彻底懵了，感觉错拨了算盘珠子，在市委书记面前露出尾巴不说，还让老谋深算的人大主任玩耍了一把，这本账算下来，韬光养晦的市长大人亏大了！

刚哥在说到人大那边的事时，时不时会问身边的小姜一句：我没说错





吧？小姜即刻点头称是。这家伙算是把老头子彻底出卖了。刚哥完全失去了先前的踌躇满志，“××大厦”经过离任审计一折腾，叫刚哥有些不安着，他担心自己成了替罪羊，专给别人拾荒。他对“水蜜桃”的无名之火其实是喷向老板壹号的，因为他隐约觉察到自己上“××大厦”不过是充当了瓦匠的角色，要在上面添砖加瓦补漏。

刚哥最后冲着门外咬牙切齿地低声骂道：“别让老子双手哆嗦，容易出车祸！”

司机一旦跟自己的老板咬上了牙关，那问题的严重性赛过一打秘书的十二张嘴，也难怪省纪委要找老陈的司机谈话，“半边嘴”那张残缺的嘴巴不正是啃过牢窗吗？

老头子到会的详细情况是老婆事后向我“通报”的。让所有参会者深感意外的是，不爱唱高调的老市长在人大主任的位置上破天荒唱了一曲咏叹调：不管涉及什么人，什么事，要一查到底，该查办的查办，该撤职的撤职，该吃枪子的别怕浪费弹药！反正咱中国几十年没打过仗了，拿腐败分子当靶子练技术。

因为老头子的表态，先拿A县开刀的清查方案获全票通过。包括老储的案子，老头子也没绕道规避，同样在会上做了自我批评，说自己过去提拔干部太看重个人能力，淡化了政治素质，现在退居二线了，时常深刻反思过去的从政教训，那时候只找会端碉堡的勇夫，忽视了思想觉悟，希望在座的一线领导同志以己为戒，吸取教训，在后备干部起用上一定要遵循民主推荐的组织原则，杜绝“一言堂”直升机式的任命方式……等等台面上的官话儿，听来叫与会人员都感觉像是壹号在作报告，破马张飞的人大主任摇起鹅毛扇成了孔明，这是唱的哪门子空城计呀？最为感动的数吴同学，储案自立案以来，虽说得到市委的大力支持，可鉴于老储是老头子梯队上的掉队者，吴同学一上任就拿老同学的门生动刀，从私情上说叫纪委书记有点为难。现在老同学旗帜鲜明地站在了自己这边，她吴同学的手脚就松绑了，心态也恢复了正常，就等放手收网了。

老婆说：“这次姓吴的有点感情失控，居然起身冲老头子鞠了个躬，说感谢老领导的理解和支持，希望老领导今后一如既往地支持纪检部门的工作。你猜这老家伙怎么说？”

“能咋说？还不是他的口头禅：问题不大！”我说。

“呵呵，老家伙前面扔出了一颗烟雾弹算是火力侦察，后面才是真炮实

弹。他说呀，过去当市长时我就大力支持纪检部门反腐，老陈出了问题那是他个人没珍惜作为纪委战线反腐斗士的荣誉，不代表市纪委队伍出了问题，好比这场清查风暴，同样不能否定省委当初拿我市做‘经济环境’考评示范的决策，改革嘛，就是开荒造林，不能保证每粒种子都能生根发芽，长大成材，难道因为有几棵荆棘碍眼就焚烧掉整个森林吗？所以，这次清查工作一定要注意把握好大方向，不能搞一刀切，白色恐怖！我可听说了，A县广大干部现在是人人自危，个个心惊，干部的思想负担很重，已影响到当地正常的行政效率，某些执法部门甚至出现了不敢深入厂矿企业履行监督职能了。在此，作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我有必要提醒在座的各位，这片林子能长成今天的样子着实不容易，不要随便朝里头丢烟头，也希望吴书记把这次清查工作做得更为细致些，稳扎稳打，不要急于求成，跟腐败分子斗争不是速战速决，而是持久战。另外一点我也有必要提醒大家，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抓痛处，不揪短处，假如说因为收过一条香烟就标上腐败的标签，我想，今天在座的除了女同志，大家都是腐败分子了，包括我本人，也包括从不吸烟的同志。不能因为捡芝麻而丢了黄豆，我希望老储交到纪委手心的是粒黄豆，而不是芝麻……”

老婆讲了一大堆，好像她是会议记录员，一字不漏地重吹起老头子的战斗号角。

“奶奶的，我怎么听着不太像老头子的口吻，你娘的在杜撰吧？”我骂道。

“你爱信不信，反正书记那里有会议记录，‘水蜜桃’让我看过了，一字不差，别忘记我是记者出身。”

老头子这次出马好像没啥底牌了，只能拿省委“示范”之类的俗套来解招了，这么快就黔驴技穷向壹号书生缴械投降了？

官道上说套话拿上级来压制人的，说明其自身政治生命已是强弩之末，不堪一击了。

老婆同样对老头子的反常举动疑惑不解，跟上次他保全萧大秘的策略完全颠倒过来了，上次是用手掌护着“秘书长”，这回连指头也懒得动一根，全真空放任，拿俗套的把戏来应战，这对吴同学来说实在是小儿科了，他这位老同学是专家学者出身，只认公理不食人间烟火，理想的字典里只能找到“大公无私”、“铁面无私”之类的成语。

“老头子真的身正不怕影子斜？”老婆问我，“A县就是沼泽地，从那烂



178 淤泥地里拔脚不带腥臭的肯定是神人，能驾祥云代步的。老头子能做到洁然一身吗？”

“奶奶的，就你们老板出泥污而不染？我可听说了，你们老板让个司机上‘××大厦’意在重新粉刷墙面，这叫啥词儿，那成语叫——对，粉饰太平！”我回答道。

“呵呵，粉饰太平？不太平了再怎么涂画，颜料也是血色的！我估摸着老头子这回是在劫难逃了。唉，我倒是为你担心，这些年你可没少往尾箱里塞东西，也怪我，那时候咋就没制止你呢？”

“操，一张金卡就叫你娘的心花怒放，别忘了你脖子上的项链是怎么来的。”

“这不是你送我的结婚纪念日吗？有问题？！”老婆一脸愕然。

“我坦白了吧，那是钟总送的，那年老头子给夫人做寿，你跟着沾光也弄到一条，比老婆子的项链细一点而已。”

“要命！”老婆失声叫着，一把扯下了那条夺命绳索，脖子上勒出一道红印……

吴同学第二次跟我提到那封举报信时，小强已在壹号驾驶室度过了一星期。这次谈话比上次更为深入了，从她话里我已听明白目标基本锁进了壹号驾驶室，吴同学当然不知道我老余掌握的一手材料早锁进了“王圣水”的保险箱里。有一点我始终琢磨不透，她吴同学又没见过小强的笔迹，怎么能锁定在陆战队员身上？第一次谈话是想侧面了解领导和小车司机之间到底有没有堵墙隔着，因为我这个司机跟她之间就远隔着万里长城，她也仅凭道听途说来推测小车司机和领导之间的亲密度；这回谈话主题思想已升华，一开口就问：

“老余，你们当司机的有时候是不是也会对领导心存不满，甚至会记恨？”

这话问到了点子上，刚哥和壹号之间就是范例，彼此都不满意，却能苟且同坐一辆车，将司机推进“××大厦”的无底洞里，对壹号来说本身就是招险棋：把司机扔进地窖里发酵生霉当然不如亮在阳光下显得健康，一旦腐蚀成了霉菌，那就牵连上母体了，断毫发而痛头皮，壹号自然明白这个理儿，司机可不是破旧的轮胎，想扔就扔的；壹号究竟为什么这样做，可能暗藏着更深的背景，对待心腹之人，重用过度了，再好的材料也会磨损报废。主子向来喜欢用手掌两面来决定心腹之命运，抬手拾云把你搁进云端里先逍遥，末了便翻手化风了，将你刮到荒漠中彻底埋葬。

我感觉刚哥此时正处于壹号手掌的边缘，就快跌落了。

我含糊其词道：“可能吧。”

“什么叫可能？有还是没有？拿你来说，当初不让你车上抽烟，心里不知道咒骂我多少回。”

“嘿嘿，咱跟女领导可没这么小心眼的，不过确实心里不痛快。”

“这不结了，抽烟只是小事儿，客厅禁止阳台开放嘛，总有出烟的通道。可碰到啥大事儿，那问题就严重了，你跟老领导之间有过大摩擦吗，这些年来？”吴同学好像是第一次在我面前挖老同学的墙角，检查起车轮碾过的不规则痕迹来。

我沉默了，无从回答。

“不回答就算有啦。”她逼问道。

我赶紧摇头，解释说：“过去在局里确实发生过不愉快，就拿用车来说，因为不配合办公用车，我被老领导当面责骂过，跟小欧那回用车，您的态度要和气点。”

“你啊，滑头！”吴同学指点着我说道，“避重就轻，不想说就算了，我也不绕弯子了，直接问你得了，小车司机检举自己领导有经济问题，可信度一定挺高吧？”

“啥经济问题？报销私人发票？”我只得装下去，显得自己相当弱智。

吴同学失去了耐心，从座椅上站起身，教训道：“老余，你现在是纪委工作人员，刚来时的那点觉悟哪儿去了？我跟你现在的谈话不是聊天，是谈工作，知道吗？别老把自己当司机成不成？知道我为什么叫你跟着牛主任吗？那是觉得你有可塑之处，难道你想手握方向盘一直到退休？”

分明是诱导的招数，我自己有几两重，老头子早给我掂量过，同样是党校出来的优秀毕业生，我绝对相信眼前这位女同学的智商一定在男同学





之上，忽悠自己的司机不带这样下三滥的吧。

“您说的是老陈？”我躲开锋芒，转移视角。

“得，就算是吧，省纪委调查老陈的司机不正说明某些领导的罪恶行径是逃不出司机眼睛的。”

好家伙，这就加上“罪恶”了，我心里禁不住敲起了鼓，脑子里又晃荡起“猪罐罐”来。

“吴书记，您不是知道答案了吗？老陈就是例子不是？”

吴同学的脸色一下子变红了，气鼓鼓地瞪着我，叫我把门关上，她想抽烟。

女人也有失去耐力的时候，跟男人一起灌啤酒时，男人喝一打要上十二次厕所，可女人能坚持到最后一滴也不挪动屁股一下；同样表现在烟事上，男人被逼急了，能蹲在马桶上和着臭气往里吞，而女人为能在男人面前展现淑女的一面，即便是老烟民，也能假模假样地剧烈咳嗽。这都是超凡的耐力在作怪。吴同学的耐力自然是超凡的，从来不在办公室抽烟，而且烟就装在她随身携带的挎包里。

她掏出了一根，贪婪地吸上两口，吐出青烟说道：“没错，老陈的例子说明了现实中不乏其例，这正是我所担心的，假如那封信所说的都是事实，那问题真的严重了。检举人可能就是小车班里的一员，你给我数落数落，这小车班里的司机有哪位不会电脑打字的？”

终于点到了正题，小车司机的不良嗜好居多，有能耐把长城砖头码回大明朝去，对方正脑袋的机器家伙可不像车轮子那样玩得转。

我这回回答很干脆：“吴书记，您要数会打字的小车司机嘛，我算上一个，不会打字可多了去啦，老杯和老万这帮老方向盘暂且不说，人大那边的小姜也是个电脑盲童。其实这也不奇怪，据我知道，很多领导至今也没学会用手机发信息，比如说老领导和萧书记。”

“是吗？你们那位刚哥会吗？我可听说你们俩常碰面的，他也是电脑盲童吗？”吴同学抽到半截将烟给掐了，这是她吸烟的习惯，常半途而废，实在浪费粮食。

“您可别听人家乱说，我跟刚哥始终远而敬之的，不过您说准了，他也是地道的盲童。”

“那书记的新司机呢？他可是你推选的人选，该不会也是盲童吧，现在入过伍的可都得学会信息化操练指令。”

终于破题了，直接影射到了陆战队员身上。

“会，当然会，听说退伍后还考过计算机一级，只是没通过。”我实话实说。

我心里早对小强手写检举信颇感费解，总觉得这家伙可能是故意留下蛛丝马迹，假如纪委书记不畏权贵，肯定顺着笔迹找到他问话的，他就等着组织主动找他谈话；相反，检举信石沉大海，说明这女书记跟别的官员乃一丘之貉，没大区别。可这驴脑袋就没想到万一他那厚重的“牛皮纸”化作鹅毛般的“人民来信”飘扬在不同部门的办公台前轮回转悠，最终卷进碎纸机里粉身碎骨，结果极有可能是举报人锒铛入狱遭受皮肉之苦。

吴同学眉头紧皱，喃喃自语：“这不对呀？”

“吴书记，又怎么了？”

她抬头盯望我一眼，陷入了沉思，挥手叫我出去。

她疑惑的问题也正是我无法解答的，一个会打字的匿名举报人何故要手写，岂不是自相矛盾吗？

好几天没见到胖妞了，她主动请求上 A 县收集清查材料，也就在这几天，小李莫名其妙地被人从背后砸了一棒子。光天化日之下袭击纪检干部的，大都出于报复，可用到小李身上，作案动机似乎又不成立，他只是清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打杂的，非一线办案成员，内勤地位还不如胖妞。向住所附近派出所报案结果很让他生气，只简单做了笔录，连回执也没给他，理由是要进一步核实情况。好在只是外伤，上医院包扎后小李请了两天假，回来后把我拉到楼梯安全出口处问我是不是出卖过他，将他那天在石桥的话散布出去了。还说陈书记这几年安插的党羽可不少，严重怀疑是陈书记公安局里旧党羽用木棒在警告他，否则他娘的连个报案回执也不给他，大小也是纪委科级干部不是？实在是窝囊得很哪！小李也不是假想，因为 A 县已发生这样的事，安检局长的太太就收到了恐吓信，明确告诫她男人在里面别乱讲话，否则她独门独院的大宅门随时有可能引爆。女人失去了章法，拿着恐吓信大闹县纪委，说纪委书记这是把人往死里逼，她一家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祸首就是你纪委书记。县纪委书记相当震惊，忙向牛常委请示，“牛鬼”淡然一笑说，狗急跳墙了，叫他家属上公安局报案去。萧书记很重视这件事，责令公安局限期破案，为纪委调查工作清除障碍。这样的案子很难查个水落石出的，属于纪检工作中司空见惯的现象，“牛鬼”让老同学萧书记沉住气，并拿自己当例子说，这样的恐吓信他一年能收好



几封，到现在他那 60 来方的房改房和一家六口安然无恙。

精神压力和皮肉之苦比较起来，还是肉感来得猛烈些，好在没留下脑震荡后遗症。小李清晰地记得，自己冲动之下要向组织打小报告的慷慨陈词只有桥上的老余听到耳朵里。

我向毛主席发誓：

“我听到的早湮灭在桥下了。”

事后我给汪公子打去电话，骂他这招也太阴了点，至少得让人家拿回报案回执吧？现在可是法治天下，别把自己当成是黑老大。

这位花花公子开始还嘴硬不承认，后来才说：“放心吧老余，我那帮兄弟出手有经验，留个记号就得了，叫他往后把脖子伸短点，别太嚣张。”

果真是职业杀手，小李的后脑勺当真留了块疤。

我从吴同学办公室出来，碰巧小李拿着一叠纸走出纪委办，跟我招呼道：“余哥，上我那里抽根烟。”

刚一落座，他就凑到我跟前十分自信地说：“我明白是谁给老子下黑手了。”然后嘴巴朝胖妞的座位挪了挪骂道，“等她回来再算账，娘的，老子真不信了，这顶着神圣国徽的公安局真就成了黑社会。”

小王一听忙劝说：“欧主任这几天出差在外，可别胡乱猜疑人，她这个人就是脾气不大好，可也不至于找人暗算自己的同室同事吧？”

“我呸！她算是哪门子主任啊？仗着有位阔少给自己解裤子，就觉得门户显赫了，这事没完，我得拔根阴毛下来祭奠我的流血。”小李白眼珠子挑动，血涌脸膛，流氓一般作出“强奸”之势。

我忙说：“小王说得在理，咱纪委办案讲究用证据说话，私事也一样，无凭无据那是诬告。”

“操，老余你是个明白人，忘记自己那天没头没脑忠告我少惹这肥婆娘吗？多亏你的提醒让我找到了犯罪嫌疑人作案线索，我在网上查阅法律了，轻伤就够判的，老子被砸成了轻伤，一定要将犯罪嫌疑人法办！”他的脑子依然好使，我确实忘了曾经代汪公子传了话，结果弄巧成拙，提供了线索。

我只好拿领导来压制他的猜疑，解释说：“吴书记那天问我你们办公室为什么总闹腾，是不是你和小王欺负人家女同事，我当时还说你们年轻人到一块儿好展开舌战争辩。不是我说你，小欧不错了，你们之间不和是事实，她可从没有在吴书记面前嘀咕过半句你的不是，女孩子嘛，你也该谦让谦让。”

我这么一说，小李才收声了，回到座位上还是郁闷地吼出一句：“这事没完，我就不信这公安局改姓汪了，是他汪家的。”

45

“谍报员”终于修成正果，脱离了潜伏中的“谍报生涯”，正式升任市府办副主任，正科级，成了市长机要秘书。秘书长小杨头过去在市府时就跟“谍报员”关系不错，两人都有点怀才不遇的惆怅感，同病相怜，常在一起喝小酒。现如今两人得道成仙，可谓扬眉吐气，意气风发了。然而，旧貌换新颜了，秘书长与秘书称谓上仅区别一个“长”字，可服务对象有着本质差异，小杨头好似成了名副其实的“谍报员”，因为他的背后老板是壹号，安插在市长前院里当管家。能做到市长位置的，其本身政治敏感度是极高的，自然知道杨秘书长的来头。驻省办审计风暴暂且处于休眠期，人大主任那头没反应，市长另辟新径，亲自下达行政命令调整了新秘书长的分管，将原来属于常务副市长分管的驻省办直接划拨到秘书长名下分管。驻外办向来是常务副市长和秘书长双管齐下的重要部门，现在可好，秘书长一手揽过去承包了。凌副市长在常务位置上还没坐稳当，就在分管口上刮起了“审计风暴”，正愁着无处藏身之时，一把手手腕一转，转变了风向，常务副市长自然来个顺水推舟，举双腿赞成一把手的英明决策。“××大厦”经过这番折腾，变得错综复杂了，刚哥和小杨头又碰撞到了一块，杨大蜜夹在新旧驻省办主任之间，面临着多项抉择：已知的是如何处理棘手的“审计风暴”，市长定了调子，而王主任又跟汪常委有着裙带关联，汪常委更是壹号老板的铁腕工具，市长和书记这两面墙壁合成的胡同是没有出口的，这叫杨大蜜束手无策了；而未知的“刚猪头”将怎样打理大厦，他杨大蜜彻底没底了，他太了解这个蛮横车夫的恶习秉性，往后极有可能他要给“刚猪头”朝大厦上添砖加瓦，补漏填缝，最终会被猪脑子拖进猪圈子，惹来一身腥臭。

在此背景下，小杨头拽上了“谍报员”，并共同邀请我老余赴席叙旧。





“贤聚楼”是我们三人过去在市府时喝酒的老巢，小杨头委身人大后，我们三人聚餐机会就少了，等小杨头进了市委，再没一起喝过酒。上次在“金盾”巧遇他俩跟胡博士在一起，才算重聚。

今天这个饭局显然是有备而来的，两人都有重新沟通的心理需求，我正是他俩的沟通渠道，“对饮成三人”嘛！

领导司机不光对外充当“探照灯”，对内也是盏“省油灯”，有领导司机在场调和，省略不少口水，起到节能之功效。

“谍报员”身为市长秘书没多大改变，依旧保持苗条身段，说话时还是一副木楞的嘴脸，唯一变化的是眼镜框架换成了黑色，从色调上略微显露出市长秘书的少许官威。

“杨头，恭喜你接管驻省办了。”“谍报员”还是那样迂腐，哪壶不开揭哪壶，一上来就点中小杨头的眉心，刚才还舒展自如，马上就蹙成“川”字了，愁眉苦脸道：

“这年头啊，宁建一座烂尾楼，勿造一颗核弹头；宁当一村支书，莫做一乡之长。驻外办是啥，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瞧上去怪叫人眼馋的，秀色可餐，剥皮后才发现空乏其囊，没什么可咀嚼的。时下耸立在省城的‘××大厦’就是一根竹笋，甭指望它能带来节节高，还是老板技高一筹，一记凌空抽射就将皮球踢进我的小门里，不瞒二位说，有些鸡奸痛感。”

我就接茬说上了：“杨头，你说的老板是指哪家门店？你守的又是哪家球门啊？”

“呵呵，杨头这叫两边友情客串，各守上下半场，先是市委书记罚点球，后是市长开出了直接任意球，点球进了，任意球托出去了，所以，最终叫杨头城门失守的是书记老板的临门一脚。”“谍报员”口才涨势很强，用足球常识通俗易懂地刻画出小杨头眼下的尴尬境地，确实达到了秘书级水准了。

“不错，很贴切！”杨秘书长跟市长秘书碰杯说，“可话又绕回来了，‘××大厦’这个泄了气的皮球，扑到手上还得吹足了气给圆满地踢回中场去，我少的是那口气不是？”

“那就再来一杯，酒能提气，更能壮胆，先前的小杨头可不是现在的酒品，咋一推三让呢？要不咱请胡博士过来助兴？”小杨头坐拥女博士知己现在已是半公开化，而不是躲在西山古塔边悄然牵手了。听我提到胡博士，小杨头将酒一饮而尽，大笑道：

“二位兄弟有所不知，跟高知分子女人打交道时，你千万别当洋酒品假装斯文，其实她就是一瓶二锅头，只要你有胆量揭开盖子照直灌进嗓子里，先辣后热的滋味跟个村姑味道是一样。高知分子女人啊，有时候也跟领导有着相像之处，你也要把领导当二锅头，只有不在乎领导烈度时，你才有机会品尝到苦尽甘来的愉悦，畏惧领导就好比对高知分子女人患有恐高症，其实他们都处在同一个层面上，高处不胜寒啊！”

“高见，真乃高见，来，杨头，为高见而干杯！”“谍报员”似乎深有体会，过去给老头子破译电码式报告时，生怕译错一个标点符号，见到老头子如同恶霸再世，他这个佃户大气都不敢出，老担心年头又要加租加息。有一次老头子要下A县做调研，准备从调研室带一名随从，兴许是记得“谍报员”是专职给自己整理讲话稿的，特意让调研室主任通知“谍报员”一道随车下去。被钦点的“谍报员”有点受宠若惊了，诚惶诚恐地挤在后座拐角上，畏手畏脚的，十分紧张。我刚启动车，老头子朝后望了两眼，忽然叫“谍报员”回去工作，不用跟着了。“谍报员”有点茫然失措，又不敢问，懵懂着屁股退出了奥迪后座。车镜里反射出的“谍报员”形象至今历历在目，恰似遭受一场冰雹摧残，可怜的小科员萎谢在夏日的骄阳里，影子都在颤抖……

我问老头子为什么又叫人下车了。老头子说：

“畏缩在角落里的人只配整理讲话稿，就那块材料了。”

“谍报员”那会儿的表现正是小杨头阐述的理论：把领导当洋酒嗅到鼻孔了。

“你倒是说说，你一个搞统计数字出身的怎么能从市府办笔杆子丛林中破土而出的？”小杨头也想知道市长老板为啥用“谍报员”这样的一根筋给自己拎包，这也是市府办大小秀才们疑惑不解的悬案。

“不会在上氮肥厂搞数字统计时顺口给广大拆迁户宣扬了一江两岸花园城市的施政方针吧？于是乎钉子户们也被你策反成功了，拔掉了门前的钉子，坚决拥护城市建设，舍小家为大家，一呼百应就那么搬家了，你‘谍报员’的几串数字强过了拆迁公司的铲车，自然是当老板秘书的材料了。”我开涮道。

“明人不说窗户话，实话告诉两位仁兄，到今天小弟我也不知道自己从哪儿进修来的造化，莫名其妙地给老板拎上了包，回家跟我媳妇一说，猜猜怎么着，媳妇在我额头上摸了半天说，没发烧呀。哈哈，这叫狗屎运知





道不？”“谍报员”颇为得意地笑着。

“就这么简单？我可听说了，提拔任命下达前一周，你随市长出了趟澳门，就你们俩，有这回事吗？”小杨头搁下筷子问，眼光逼视着市长秘书。

“道听途说，老板因私事出境，我哩，碰巧老母亲生病在省城医院住院看病，请了几天假，也碰巧跟老板同一个时间回到市里，不信你们问他司机，那天小车上有没有我在座。不是有人造谣说，我陪市长上葡京耍了大半宿后又被花车接进了桑拿殿洗鸳鸯浴吗？我倒希望是真事儿，上那边要色子玩女人算是一种时尚消费吧，今生能求一回醉也值当哪。”“谍报员”一边动着筷子一边拌着嘴巴，说得情真意切，合情合理，由不得你不信。

三人又碰完一杯，“谍报员”也搁下了筷子，意味深长地说：“杨头，有关你的说法也不少哟——先不说你把自己的青云直上归结为校友机会论是否服众，单就你上任市府秘书长一职说法就有 N 种，条条大道通罗马，甭管众说纷纭，可结论是相同的，说你是一把手腾出的一只假手，伸进市政遥控二把手来着，秘书长作何解释呢？”

“奶奶的，我成三只手了，来掏市长大人心窝的。老余，你给瞧瞧，我跟大家伙一样，从娘胎里出来只有两只手嘛！”小杨头看似在诙谐中自嘲，可表情很僵硬，“谍报员”的回击力度比五粮液冲多了，呛得他直擦汗。

谈到这里，我一开始对“谍报员”的认识是肤浅了，此刻的“谍报员”在我眼里完全判若两人，不再是机械发报式的，滴答声中蹦跶出思想的火花，迂腐的表象下隐藏着不易察觉的心计，真应了那句话：大隐于市，大智若愚。

我忽然找到了“谍报员”踩中狗屎运的缘由了，时刻在准备着抬脚机会，机会只留给有准备的人。就“谍报员”这头盘龙卧虎来说，新老市长眼力一对照，后来者才具备伯乐慧眼，而老头子纯粹是睁眼睛，将收敛错看成了畏缩，难怪他调教出的是萧大秘，跟壹号打造的“杨头”一比较，显得太没领导水准了，但真正骑上千里马的应该是新市长，因为他挖掘出隐身于厚土之下の大隐之士，能将小杨头比作“三只手”的人，其本身就多出了一只眼，也真是棋逢对手了！

彼此试探性的对话看似是酒精挥发出的涌动，实际运载着巨大的对抗能量，我这盏微弱的“省油灯”是不自量力了，没有我的照应，他们的影子照样能投射在大地上纷争，苟合，再战斗。

高手出招向来是点到为止，见好就收，无须见血的。

“谍报员”主动转移了焦灼的话题，舌头卷向了我，伸进了纪委，关心起老储的案子来。

“余哥，听说你上了一趟‘水楼’，老储就不再绝食了，可真有你的，跟着吴书记开车，境界就是不一样。”

“就是，老储的案子究竟咋样了？”小杨头也真能装聋作哑，一脸打探的急迫之情，完全跟他秘书长的高贵之躯脱节了。

奶奶的，两只蜜蜂把我当黑郁金香来调戏了，我不过是他俩对话时下载的工具，借助我的嘴巴给他俩接口水，比酒水烈度更浓，真叫老子恶心。

“别看我老余身在纪委，可对纪委同志们的一线工作基本是抓瞎，谁叫咱是开车的呢？不瞒两位领导说，在市府小车班咱司机至少还有个安乐狗窝，闲时可看报抽烟喝茶，困时也能横七竖八眯上一觉，可到了纪委那头，无固定场所不说，除了办公室，其他科室均视为禁地，闲人免进。我确实上了趟‘水楼’，也受到了敬爱的储书记亲密接见，敢情进了‘三人房’的‘入轨者’是可以扯着嗓子把陪住人吆喝成女服务员的。‘牛鬼’冷酷吧？可在老储面前有时候也是一副孙子面孔，从那以后，我再没兴趣涉足套房半步，丢不起那人，谁叫咱也是纪委一员呢。所以说，进了‘水楼’的老储没咋地，就是饭菜不对口，借机减肥啦！绝食之说，是‘牛鬼’他们没辙时编造的理由。我就知道这些，二位领导也放开肚量，跟我老余掏点内参消息吧，自从我老婆上了宣传部，我的信息渠道彻底关闭了，同床异梦哟，长此以往，难说不给老子扣顶绿帽子啊！”

我说这番话是有感而发，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自立身的纪委机关所谓的神秘面纱不过是人们的想象，就如同大小处座干部对办案捕快“牛鬼”敬畏一样，“水楼”里的“牛鬼”并非外界想象成的凶神恶煞，他跟老储短暂对决场面，处于下风的恰恰是他。

“杨头，我可听说了，省纪委对老陈的案子最终处理结果好像相当保守的，可能只做党内发落，咱市委班子将这次经济环境清查工作的调子是不是定高了点？居然提出把陈、储两案结合到清查工作，三位一体掀起反腐浪潮，口号也忒响了，陈案可是省纪委主抓的，咱这边配合协助，怎么唱起了主角？”“谍报员”滴答的消息果真绝密，这是要把陈储两人拴到一根绳子上，再顺藤摸瓜，最终圈起那块腐土肥沃的瓜地，揪出瓜王。

小杨头显然不想深入这样的敏感话题，吹出一口烟来，故作深沉地说：“你这么下结论为时过早，是不是老板在常委会上勉强举手赞成这次反腐工





“杨头可别误会，纯属个人看法，跟市长无关。”“谍报员”赶忙声明。

“你们知道老市长在列席常委会议时是怎么发表意见的吗？”小杨头话锋急转，刺向了老头子。

“洗耳恭听，听说是老市长一般很少列席市委常委会的，人大那边都是常务副主任列会，但这次纪委清查工作一开始运转，老市长就在关注中，很多人——”“谍报员”忽然停顿下来，好像这才意识到眼前的老余曾经是老头子的老轿夫，有所避讳了。

“照直说，老余不是外人，更不是进献谗言的小人，不会上大人那头给你市长秘书打小报告的；话又说回来了，就算打小报告，老头子又奈你何呀？等你在市长秘书位置上功成名就想到区长、县长肥缺时，老头子早回家带孙子去了，人大任命不又回到橡皮章形式了？”秘书长小杨头自己话里藏话，却怂恿手下秘书畅所欲言，这可能是“长”字的显著区别所在。

“谍报员”喝了口茶，改口道：“老市长这人性格太直了，同样一句话他说出来容易让人误解，得，还是听你说说常委会上的事。”

“谍报员”还算没忘本，副科官衔小，却是仕途之道的关键交叉口，假如你错过了花样年华，花白头发时被迫认为政治局委员又有何用？君不见多少贤士俊才逡巡于这一交叉口望穿秋水，有机会抬脚迈上第一个台阶，才有可能走向万丈高楼。“谍报员”的第一交叉口是老头子亲自过问下通过的，尽管老头子对他的仕途下过无期判决。

“老市长这次义无反顾地支持书记的决策，大家都知道他是当初力推经济环境考评的主要参与人，而且又是老储的引路人，能有这样的态度实在出乎书记的意料，带头起立给老头子鼓掌。老头子的发言大概是这样的……”说到这儿，小杨头清了清嗓子，模仿老头子说话的腔调：

“反腐倡廉大会年年讲，小会月月讲，没会也天天讲，为什么没啥效果？为什么腐败分子越反越多，这里有个代价问题。过去我们在老山前线常喊一句口号是‘牺牲我一个，幸福十亿人’，以一人之死换来亿民幸福，值得！这是正面教材，虽然有些夸张。反面教材呢？我看过大案要案内参纪实，其中有位被判死刑的跟记者有段精彩对话，记者问他才五十出头就要终结生命了，贪污受贿值得吗？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猜他怎么回答吧。他说，我啊，如果无灾无病的也许能活到八十岁，从现在开始算起，我离退休也只有十来年时间，工资收入累加起来不过几十万，扣除乱七八

糟的费用，所剩无几了，最终还得靠养老金活着。这样算下来我的家人咋办？他们的工资收入矮我一大截，我尚且只能养活自己，他们能指望到退休养老金吗？太遥远的事都是没谱的，咱是中国特色，没啥社会福利可讲究的，儿子结婚要买房，将来儿子还要给孙子买房子，孙子那辈人肯定得出国深造吧？对了，我这套房改房还有老婆的一半家产，指不定哪天离婚了还得分割房子不是？我只说房子这一桩事上，你是法制记者，你用法律条文给我算算，我那区区几十万超前透支的工资够我支撑到入土之日吗？现在我可以明确告诉你，我的家人都在大西洋彼岸安家落户了，房子跟外国人一样，独门独院的带花园草坪，不多，就三套，我和老婆一套，儿子一套，另一套给孙子预备的，成了外国公民多好啊。我嘛，是享受不到西方人的生活方式了，可我觉得值得，用我未到手的几十万换来一家人的国外生活划算！我说同志们，听到这里你们注意到没有，他竟然没有正面回答记者的提问，那就是生命的代价，一个贪官贪到忘却自己生命价值时，这种贪婪成本就是零……”

模仿得惟妙惟肖，老头子经常将战场上的那些事儿摆到大小会议桌上当作战地图指手画脚。

“可这次纪委召开的清查工作通报会上老市长的调子又变味了，拿省委压人了，说经济环境考评示范是省委的决策，咱反腐败不能越过底线，人为扩大打击面。”“谍报员”推了推镜框说。

“那是因为老陈的问题可能党内处理，老市长讲话有了底气，现在头疼的是市委书记了，大网铺撒开了，该如何收网？”杨大秘书长心系市委那头。

“奶奶的，这政治鱼网也忒沉了，鱼虾不多，淤泥不少，累不死你们这帮渔翁才怪哩！来，喝酒，二位领导莫谈国事啦。”

我径自闷了一大口，忽然想起了什么，忙问：“今晚谁给埋单报销啊？”



老头子住进省空军医院了，喝酒喝成了胃出血。

听小姜打来电话说，老头子上省城是参加军区大院一位老首长孙子的婚宴，婚宴上喝酒没尽兴，散宴后在儿子家里独自喝闷酒，结果躺进了医院。

要是搁在过去，打两声喷嚏就有人“擦鼻涕”，埋怨市长是个工作狂，不注意休息：您老的身体属于全市人民的，您流鼻涕，那全市人民都得跟着打喷嚏。

军人出身的老头子身板一直很硬朗，包括酒精考验的胃功能，也是相当的强盛。所以，躺在医院里接受大小官员膜拜的机会不多，膜拜都得敬香火。老头子针对“领导干部一躺下，虎鞭鹿茸接茬上”的现象曾在会上作出深刻而尖锐的批判：

“有些人亲娘老子进了棺材也挤不出半滴眼泪来，上级领导一躺下就风风火火地拎着袋子追到病榻前问寒问暖，巴不得拔掉领导胳膊上的针管给自己扎上，这种人该叫啥？我总结为‘医药代表’，把病人当医生了，变相贿赂！”

当一个二线领导时常往医院闲逛时，说明他着实病得不轻，而且是心病大于体病，但他绝不会找心理医生的，躺在特护房里当静养。所以，人大主任上医院还是心病，我这个轿夫从没过去看望过，我也相信没什么人给他充当“医药代表”的，因为有心病的人是很难对症下药的，他们也推销不了产品，因为心病之人有时候才是真正的病夫，在心理上是极其抗拒“药品”的，那东西副作用太强，能叫你长出两个下巴来，脑子也显得更加笨重。

我记忆深刻的一次老头子卧倒在医院病榻，那年时逢百年一遇的大洪灾，老头子跟武警战士一同跳进齐腰深的洪水中搭建人墙保护江坝，结果被一个沙袋击中了小腿部，造成骨折。轻伤不下火线是经过战争洗礼老兵

的战场口号，老头子一直在水中坚持到了江坝转危为安。当天在医院做了手术，一时间大小报纸，大小官员，蜂拥而至到了医院看望抗洪英雄。

当时壹号就任时间不长，刚剥夺了老头子头顶上的“代”字，也正处于韬光养晦期，“土皇帝”倒下了，他得拜门子以示尊敬，于是亲自带队到医院看望搭档，身后自然少不了捧场的镁光聚焦。老头子可好，一点不给新书记面子，像个长辈教训道：“有空你上坝堤上给战士们送点雨衣去，我这里无风无雨的更不需要灯光镜头。”一班人马灰溜溜出了医院，老头子背后还骂道：“娘的，草莽英雄总是给这帮书生军师长脸！”

我在电话里问小姜老头子的病情，那家伙躺在“××大厦”里丝毫不在乎地说：“早没事了，躺在医院里跟护士下棋玩，我啊，这几天也没过去，跟刚哥他们打麻将，现在这驻省办比以前大方多了，我也住进了豪华套间，跟那些局领导成邻居啦。”

最后他感喟道：“老头子这人大主任真的不值几个钱了，‘××大厦’这帮孙子情愿打牌玩女人也不过去瞧他老人家一眼，对了，就连张局长听后也没眨个眼皮，典型的忘恩负义啊！”

“哪个张局长？”我听到这里心里很不是滋味。

“能有谁？C市公安局老张啦！”

我跟吴同学直接请的假，她有点奇怪，问啥事。我说是私事，需要三天时间。

她面露难色地说：“现在牛主任工作很忙，你一去就是三天，能不能就一天？”

“吴书记，牛主任又不是不会开车，我跟着他也是吃闲饭。”我莫名其妙地提高了嗓门。

吴同学当即拿出长官派头回绝道：“请假找项主任去。”

“必须由你吴书记亲自批准！”我豁出去了，坐在她办公室里一动不动。

见我意志如此坚定，吴同学察觉出了什么，表情有所缓和，问：

“到底啥事？是上省城？”

我点点头，鼻子酸楚起来，抽起鼻涕说：“老领导病了，我该去看看。”

“哦。”吴同学似乎被我的鼻涕状感染了，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这样吧，明天咱一道去，我也是刚听说，行程你就别告诉其他人了。”

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次老头子病进医院，官方是没有委派代表去慰问的，倒不是私人活动造成的不适，而是老头子现在的公家身份让人容易





官场上，就算你是芝麻大的个头，只要在一线，倒下后，就会有人跑上前关切地问一句：领导，摔得重吗？痛也不痛啊？我家有专治跌打损伤的祖传狗皮膏药，一贴就好……

吴同学表达出由衷的慰问之意，完全出自同学之情，也属于私人活动空间，并不代表官方慰问团色彩，所以叫我保密行踪。

当晚回到家里，我跟老婆说到此事，老婆态度很冷淡，说我现在跟着“牛鬼”忙前忙后的，还有空闲上那么远的地方探视病人，是不是要代表吴同学？

我骂道：“老子再忙也不过是踩油门的，少了老子汽车跟地球一样照转不停，你们这些搞宣传的，都他娘的医药代表？”

“啥医药代表？”老婆没听懂。

“蹲在医院门口找白大褂搞推销啊，你们换了个地方而已，只找带官帽的。”

“乱弹琴，你要看望老头子怎么扯出医药代表来，牛头不对马嘴！”

“假如躺在病床上的人是你们老板，你们这帮探子肯定得蹲在病房找镜头不是？”我进一步阐述“医药代表”的隐含。

老婆的脸色有点不自然，给自己点上一根香烟说：“你还是别去的好，别瞧你是纪委的人，还真是有点自知之明，你就那点要方向盘的本事，其他一概睁眼瞎，我可告诉你了，A县‘山头’可是拿下了，就现在交代的就有这个数。”老婆说着伸出两个手掌，夸张地摇晃在我眼前，然后接着说：

“太可怕了，一个小小的安检局长一年不到就从姓梁的矿主手里捞到百万，若换成县委书记，那还不得长出十只手来啊！”

“奶奶的，说你们是探子一点也不冤枉你们，你们探明白‘××大厦’的窟窿里能伸进多少只手吗？按级别来比，一个小小的科级局长算是小庙宇，驻省办主任就是北京太庙了，你们老板啊，也别太得意了，千万别落个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复返。现在的局势可不像当初老萧那阵子可以握手言和，这回呀，弄不好鸡飞蛋打，都他娘的玩完，你这个宣传部副部长指不定就下岗了。”

我这一诈唬，真把女部长给唬住了，忙将烟头掐灭问：

“你早见过老头子了？他又跟你煽风点火了？”

“你也太小瞧我这个转车轮子的了，这么些年也在风吹雨打中过来的，你们的权力斗争其实并不高深莫测，技术含量比起麻将实在少得可怜，你们打的翻牌，一目了然，靠的不是技术，而是手气。当局者迷，你们好似深陷在迷宫里找不到出口，只好相互挤兑，圈外人早把你们那点弯弯肠子看穿了，迷宫出口就在你们眼前，你们却总绕道而行。”

“啧啧，老余，跟你厮守这么些年来，今天你老余好像茅塞顿开了，甭管你怎么贬损我们宣传口子，路线斗争却看得很透嘛，这样吧，你就说说你老婆吧，请大师给小女子划出个道儿，好躲过血光之灾。嘻嘻——”

我的话非但没招来老婆的漫骂，反而牵动了她的白肉蒲向我扑张过来，狠命地在我胸口咬了一口：

“你倒是开坛舞剑呀！”她催促着。

“好嘞，咱上次齐动，上舞下动……你知道我老家村子里的人在咒骂一个乡干部时最毒辣的字眼是啥？”我骑在老婆身上，开始现身说法了。

“贪官污吏呗，这年头大家都拿这词来发泄自己。”

“这词太文明了点，直接骂上断子绝孙，你想啊，富不过三代，官不过三朝，到了三朝元老级别上最终结果可能是满门抄斩。现如今是不存在官爵袭位了，可也不能杜绝朋党乡僚，就拿眼前来说，你这位女部长早归位于市委壹号老板的营盘梯队了，充当吹鼓手的角色，所以呀，断子绝孙也还适用，子孙嘛，不带血缘罢了，却比血亲还要来得黏糊，砍掉一个脑袋，倒下一大片躯体，你自己给说说，能划出安全通道吗？除非你回到原有的岗位，同样是面对麦克风，你不是发言人，而是采访者，位置颠倒一下，往往才能找到退路……”

“你娘的从哪儿冒出的肥皂泡啊，被人洗脑了不成？”老婆终于忍受不了我的“乱弹琴”，从我胯下翻过身去，让老子硬挺在半道上成了僵尸。

老婆说我在纪委是位残疾聋哑人并没冤枉我，我成天给“牛鬼”开道，却听不到半句有关“水楼”、“山头”里的那些事儿。

吴同学今天意外地坐在副驾驶位置上，这让我浑身不自在着，好在她现在已不喷香水了。

我就问了：“吴书记，咋不坐后面？”

“不太习惯牛主任的烟味。”不喷洒香水的吴同学的嗅觉依旧很敏感，同样是烟民，但资历不同，品位也不一样，洋枪对土炮，是两个牌子的抗拒，相对“牛鬼”的红塔山，吴同学是消受不起的。自从她把奥迪专座暂



时借给了“牛鬼”，奥迪早染上了红塔色彩，到哪儿都是车里车外连同冒烟。

“那叫小强的，给书记开车还顺手吗？”吴同学忽然问。

我摇头说：“不知道，他上市委一直没跟我联系了。估计没问题吧，一开始可能会紧张点，当初我给您开车也需要适应期的。”

“嗯，也是。”

“吴书记，要不要给驻省办打个电话？”

“不用，我们尽量赶回来。”

“老余，你给比较一下，书记的两个司机有啥不同？”吴同学又把话题引到了小强的身上。

“怎么说哩，各有千秋，那刚哥——”

“为什么你们总叫他刚哥，他不是有名有姓吗？”吴同学打断我。

我嘿嘿一笑说：“这您就不懂了，就好像官谓，叫习惯了就忘记对方叫啥了。可不光是我们小车班这么尊敬他，局长们也跟他称兄道弟，现在人家当上了驻办主任，估计还得管他叫刚哥，比主任显得响亮。为什么呢？因为刚哥的叫法跟书记专坐的小车喇叭一样，有警示作用。”

“哦，你给他评价一下，算是一个合格的小车司机吗？”

“大凡被领导委以重任的小车司机，肯定是加 10 分的选手，书记破例提拔自己的司机坐镇驻省办这样的要位，本身就证明司机的考卷是满分。”

“说下去。”

“您观察周围的小车司机，大都结局是很惨的，领导在一线时，司机也跟着人五人六的，可一旦领导失势，司机就成了泄气皮球了，因为没有正式编制，随意就被人踢开了，给领导老脸的，可能会通融一下，安插一个驾驶室，但那样的驾驶室也是临时搭建的帐篷，新领导稍不满意，就开了。现在市府小车班的老万就是活例子，从纪委开到宣传部，又从宣传部开到了市府，您的那辆本田听说朱副市长坐了没几天就不大适应了，老怪责噪音太大，朱副市长在车上想打个盹都没机会，常拿司机老万出气，完全不像刚来时那样平易近人了，老万可说了，时刻准备着到楼下司机室里报到去，开辆公务面包也行，您瞧，这就是把小车司机当皮球踢的范例。唉，吴书记您哪天升迁了，可一定要安置好我，能上驻省办当门卫也成，咱是当过兵的嘛，站岗放哨，老当益壮……”

“打住，说正经的。”

“是。刚哥这个人就是猪鼻子插根葱，太能装相了，是‘书记’典型反面形象，拿公检法三家来说，基本都被他干涉过，局里捞人，院里放人，甚至私下跟人搭档设立追债公司，快把办事窗口开进法院执行局了，每月他都要向执行局提供一份‘老赖’名单，听说他手头上的执行案件不比法院少，执行局里的卷宗，他刚哥手头绝对不少一份复制品，公然把法院当谋利工具，法院追回一分钱，就有他刚哥的半块硬币。再说说他拿干股的娱乐场所吧，简直无孔不入，酒吧 K 厅，桑拿按摩，少不了他刚哥的那一份，据说他一年单就这方面的灰色收入就高达百万。知道他媳妇的坐骑是啥吗？宝马跑车！对了，人家到任驻办主任后，思想境界急剧提升，舍弃公家分派的主任坐骑——尼桑，自己掏腰包买了辆私家奔驰 350，为政府节省开支，也为政府长脸，驻外办相当于大使馆嘛，是极其重要的形象工程，到他刚哥手里，由里到外彻底包装到位了。前任审计窟窿还没填补，后任的计划外预算款项申请又递到凌副市长案前了，开口就是带六个零的弹药箱，结果市府那头不一样给装满吗？老实说，咱全市小车司机都视刚哥为偶像，为榜样，所以说，他能有今天这个位置，也是你们市领导慧眼识金的结果。”

“道听途说吧？照你这么说，他干的不都是违法乱纪的事？”

吴同学这么一说，我才意识到自己今天有些失控了，刚才的一顿发泄完全出自对刚哥的妒忌，好似排气孔，喷出去的东西刺激行人的感官。

我朝嘴巴里塞上一根烟，不再回答。

## 47

车直接开进了省空军医院，因为军区老首长的关照，早脱离军界的老头子住进了高干特护房。小姜说得没错，我们进房时，老头子正和一个小护士下军棋，脸色略微有些苍白，可精神头很足，穿着病号服坐在桌边和小护士正杀得难解难分，时不时将手里的烟卷凑到鼻前闻着。

195

“娘的，谁让你来的？这不是教唆老子犯规抽烟吗？”老头子忽然骂道，



眼睛盯着棋盘，身子保持原来的姿势。

奶奶的，跟他分车这么久了，他依然能嗅出我满身烟味来。

没等我说话，他猛然回头，惊讶地问：“小吴，你咋过来了？”

闻不到香水了，可还是从浓密的烟味中过滤出另样的色调来，恰似在绿色营地里飘出一袭花样旗袍来。

“听说你身体不适，特意来看看。”吴同学将手里的鲜花交给护士，麻烦护士找个花瓶来插上。

老头子对花儿草的一点没兴趣，可等护士将花插进花瓶摆在床前时，老头子凑过去深吸一口，笑道：“唔，比烟味好闻，哈哈——”

他转身问我：“你给老子带来啥呀？我啊，一闻到你烟气就觉得有些反胃。嗯，说不定这回我当真就把烟给戒了。”

“这些都是吴书记买的，我是空手来的。”我不好意思地说。桌上的礼品确实是吴同学亲自在超市选购的，都是些营养补品，连薄荷口香糖都买来了，说老领导不能抽烟，嚼口香糖可以定神。

“你这家伙总一根筋，白跟我这么多年了，怎么能让自己的领导破费呢？老子过去是这么教你的吗？”老头子脸色忽地突变，冲我破口大骂。

小护士一听，吐吐舌头，忙退了出去。

刚才还是晴空万里，转眼乌云遮盖，老头子的脾气是三伏天的风云，说变就变。

吴同学尴尬地站在一边，觉察出老头子这是指桑骂槐，纵然官面上老头子的态度是坚决支持女同学的清剿战略，但内心肯定是窝着一团闷火的，又不能揭开锅盖冒气，憋急了便乱放一通。

也是，这样近距离亲密接触的机会也只能在病房里营造了，难怪老头子拿礼品说事，胡子眉毛一把抓，解气就成。

“这么说，你以前出门从不带钱夹子了？老余就是信用卡？”吴同学挤出点笑意，也挤出一句幽默来，勉强给自己摆脱窘相。

“娘的，哪回不是老子给他这个司机埋单？有一次下乡，这小子在乡里的食堂多贪了几口野菜，结果半道上就拉稀，这一拉不打紧，车上的纸盒不够用了，害得老子连没开封的烟盒都孝敬给他屁蛋子了。一路停停落落的，车子好像也拉稀一样跑不动了，日薄西山，还没挪出那坑坑洼洼的乡间土路。也就在山穷水尽之时，终于在路边看到一家小诊所，简直是望梅止渴，这小子一见有盼头了，便也忍不住啦，冲出车门就朝沟子蹲，也顾

不上春光大泄了！好嘛，我这一市之长得给他挂诊去，结果可好，身无半文，等他捂着肚子过来急救时，也是掏不出半个子来。都这样了，他还跟人家狐假虎威，手指路边的小车要挟说：这是咱市长，快点打针，要不叫你们乡长过来一趟。那赤脚医生不吃这一套，说某年某月的某个晚上，同样有开小车的砸开他的诊所要打针，也同样拿不出一分钱来，结果是用刀子架到他脖子上给他止泻，我只好不客气地打了一针麻醉，然后报了警，结果咱立功了，截获了拉稀的大逃犯。赤脚医生还说，医生的眼里只有病人，而拿刀子的病人一定不是好人，对了，那个逃犯刚开始还说过自己是省里的局长，他没撒谎，他确实是个大局长，通缉犯。娘的，那赤脚医生就是不买账，最后反问道，他要是市长的话，那些局长、乡长咋没跟着呢？市长我在电视新闻上见过，长相比这位老兄灿烂多了，黑灯瞎火的就你们两个，跑进我这个小破庙里来求佛不烧香，傻子才信呢？再不走，我可报警了，没准捞出两个逃犯来。好嘛，实在没辙了，只好叫这小子拿手机当药费抵充，这才打了一针。从那以后，我告诫这小子，再穷你也得往口袋里塞上点救命钱，至于我嘛，本性难移，身上还是一毛不拔，当然了，他小余是先期垫付，事后我不少他一个钱币的，是不是啊？”

老头子这番话实在是俗不可耐，听得吴同学柳眉紧锁，恶心不已，连连摇头说：“言过其实，怎么会认不出你市长来？”

“小余，你给老子做证！娘的，好几天老子都不敢坐进驾驶室了，太臭！哈哈哈——”老头子终于笑颜展开，露出兵痞秉性。

“好像是我掏出了驾驶证让对方查验，然后又给市府值班室打了电话求证后才给我扎上一针的。”我解释道。

“娘的，这就站到吴书记一边了！哈哈，后面是我杜撰的。”

吴同学眉头也舒展了，毕竟是老同学，心结能在粗俗中解开，无须技巧。

玩笑开了，眉头也开了，我感觉自己有点多余，想主动撤离好让新旧主人好好唠叨唠叨市政公事。

我刚一萌发这念头，就被老头子察觉了，说咱三个人难得在这里小聚，假如我不病倒，只怕八抬大轿也请不来公务缠身的吴书记，这样吧，我跟吴书记杀一盘暗棋，小余做裁判公证，杀完一盘你们俩就走人，“山头”端掉了，“水楼”还岿然未动，别耽搁了公事。

老头子对象棋比较生手，对围棋更是一知半解，唯独爱好下军棋，而



且只下暗棋，说只有暗棋才能考察一个人布阵、推理及应变能力。过去在得闲时，跟他对局的有两个人——老萧和小杨头，我是裁判。这两个对手棋风迥异，老萧属工于心计，步步为营，却始终处于被动挨打局面，缺少冒进胆量；与其相反，小杨头善于变通，布局也无章法可寻，在实战中临时布控应变，时常主动出击打开僵局。而老头子正结合了两个人的长处，像只老狐狸游离于“公路”、“铁道”之间，变幻莫测，冷不丁用个小工兵挑开了对方的军旗，而棋盘上的兵种调配才刚刚耸动，还没拉开阵势。人如棋子，争强好胜的老头子在官场上一直跟人下着暗棋，很少被别人扛下军旗的，他跟市委书记拉锯战最终也是一盘和棋，军旗都还竖在那里。

吴同学对老同学的这一爱好也曾无意中在小车里提到过一次，说以前在校党时老领导经常找同学下军棋，她偶然做裁判。老头子也说过党校的一些经历，其中有段扛了吴同学女领导军旗比较精彩：有一次，老头子勾结几个地方官吏非要上吴同学的研究所瞧瞧，乘机宰杀了吴同学一顿酒，当时她所里的两位领导也在邀请之列，老头子那天喝了能有一瓶红星二锅头，趁着酒性跟其中的女所长要求说，能不能将吴研究员借给他用用，他那里就缺一个专家型管财市长。女所长当即摇头说，吴研究员是部里重点培养的后备干部，在研究所也是个过渡，中央财经大学挖过几次墙角都没得逞，你们就别痴心妄想了。老头子便较劲了，问对方，如果部里同意放人，你们研究所别给我拖后腿。女所长当然没当回事，说就凭你们这帮政客手腕想拉走吴研究员，你们是太不了解她了，即使她自己愿意，我这里也通过不了，除非你再喝一瓶。老头子从不开打无准备之仗，来之前早通过吴同学了解到这位女领导的爱好，官场上的经验运用到学术上一样管用——投其所好。他通过电话遥控，叫萧秘书长将他办公室里的一盘外商送的玉制军棋紧急送往北京。那50颗玉棋子个个色泽饱满，玲珑剔透，是南洋产的极品货色，价格自然不菲，老头子爱不释手，平常只拿来摸捏，从没摆开过；最叫绝的还是那棋盘，完全是一块整玉打磨凿刻成的，上面的“公路”、“铁道”线里都镶嵌着金丝，而司令部地盘更是镀上一层厚金。这盘玉棋的价格没人估算过，反正很沉，老头子倒也知道分寸，跟外事办的人说，他暂时保管，以后交公。为此还打了借条留在外事办。萧大秘很是疑惑，他知道老头子坐在办公桌前思考大略方针时，经常要摸捏那副玉棋子来沉思，以为老头子上课遇到难题了，碰上棘手的论文。可按惯例他应该用电话告之秘书长题目，然后秘书长熬战几昼夜，交上特快专寄

答案才是，这回很反常，让秘书长乘飞机火速入京送棋子。直到现在也没人知道棋子的下落，秘书长严重怀疑老头子拿玉棋当贡品孝敬京官了。实际上，玉棋让他当赌注，输给了吴同学的领导女所长。因为共同的爱好，老头子预谋在先，便从包里拿出玉棋让女所长欣赏，然后平淡地说出一句：咱俩下一盘暗棋，我要是赢了，以后我请小吴出山你给我让出山道；我要是输了，这盘棋就归你了。一时间，众人拍手叫好。女所长面露难色地说：你肯定赢不了我，我要是收了棋不等于变相受贿吗？可够判十年八年的，你这是想害我啊！

老头子向来看不惯知识分子的臭老九酸相，也早预备好了对词，了却对方的顾虑，于是说：这样吧，咱也学一次五十年不变，签字画押无偿租借你五十年如何？问题是你能赢得了我吗？这里可一大群同学在做现场公证。众人再次鼓掌称好，于是这群乱了酒性的地方政客和首都知识分子在酒桌上演了一出“公证戏”，当真签字画押。赌局自然是女所长赢了，久经沙场的老头子这次输得很酣畅，被对方削了光头扛走了红旗。女所长满载而归，自然也就给吴同学出山腾出了道，老头子一直很得意那盘棋局，在跟我私下说到这事时，总结一句：玉棋换财神！

财神的神话终究被击破了，换到手的却是一把利剑，高悬于梁的“达摩克里斯之剑”！

医院病房里的棋局摆上了，这次的风向好似是背逆而吹的，老头子还能守住自己地盘上的那面旗帜吗？好像能动用的兵力屈指可数了。

关键棋子还是眼前的吴同学，用好了，她就是老头子隐藏在对方营盘里的“工兵”，弄不好，她就是一颗随时引爆的炸弹，由对手扔进他的司令部，彻底毁灭他这个“光杆司令”，砍倒一面旗帜。

这是一盘非同凡响的棋局，不懂规则的吴同学带着娱乐心态匆匆披挂上阵。尽管老头子简单讲解了规则，可吴同学的高智商脑子就是受不了，炸弹放在第一行，地雷也破土挤进了倒数前三行，唯有军摆到正确位置，旗放在了司令部。

我再望了一眼老头子的布局，还是他的固有风格，司令打头阵，工兵后排蹲。

在吴同学面前，老头子拿出了绅士风度，而不是过去那样，一声不吭，上来就咬。

“你先。”老头子将烟卷叼在嘴上，扬手说。





“首长，请不要吸烟！”门外的护士忽然叫道。

“不点，不点！”老头子摆手大声说，然后低声自嘲道，“首长？她们一直把我当军级干部了，呵呵——”

话音刚落，吴同学已出手了，一声“呼啸”，炸弹直接点中了老头子的“司令”，老头子没动声色。

“白方亮军旗——”我这个裁判尽量忍住笑，保持严肃，朝老头子下达裁令。

老头子还是无动于衷，翻出军旗时脸上竟露出了笑纹，称赞道：“实在是高！”

“不好意思，忘记炸弹不能放第一排，老余你咋不提醒我一声？重来吧。”吴同学红着脸说。

“别，就这样下。你啊，其实早就扔出炸弹了，A县‘山头’不是端掉了吗？”老头子说着，将后面的炸弹前进到了红方阵营。

“一个小局长从一个矿主身上就捞了百万，太不可思议了。”跟白方炸弹对峙的是旅长，吴同学见对方来势汹汹的，便躲进了大本营。

“不可思议的还在后头，哎，驻省办的事，市府那边拿出处理意见没？”老头子露出了狡黠的一面，炸弹直接碰到了红方旅长后面的棋子——军长。

“同归——”我将两个棋子收下棋盘。

“你也太没章法了，怎么把司令和军长摆在一起？”吴同学好像才进入状态，猜到对方是“军长”，没回答对手的棋外话。

“嘿嘿，你喂了我一颗‘飞毛腿’，我就不能用‘爱国者’反击吗？”老头子奸笑道，“该反击就得反击嘛，不能束手就擒！”

“啊？你是炸弹？！早知道我用中间的排长挖掉你呀！”吴同学后悔地摇着头。

“政府再这样耗下去，我要开人大常委会督办此事了，不敢跟市委唱反调的政府，还叫依法行政吗？好比这军棋，工兵再小也能排雷挖炸弹，我看这市长当的，连工兵都不如，小小的驻外办都搞不定，提前来我人大报到算啦。”老头子埋怨政府不作为时，吴同学将一个工兵放上了山界，口里说：

“还是这里安全！”

“嗯，说得没错，我们这位市长大人现在就是坐山观虎斗嘛，这样最安全。”老头子接茬说，不大工夫，一个工兵从后排跳动了几步并飞到红方工

兵头顶上，同归于尽了。

“山界又空了，我可要找准你下一颗炸弹。”吴同学很快又将一个工兵绕上了山界。

“那颗炸弹我是用来护旗的，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现身的。你别顾着棋盘，我刚才说的你听进去没？”老头子步步紧逼，一个小排长混进了对方大本营里。

一直想搪塞老头子的吴同学目光离开了棋盘，望了老同学一眼说：“纪委现在的工作重点是经济环境清查，驻省办虽说存在账目不清晰，但目前还没涉及违法乱纪，除非市委要求我们参与其中，否则只能暂且搁置在政府那头。”

“不见得吧，你们纪委就没收到过一封有关驻省办的揭发检举信？不瞒你说，我们人大的信访室可收罗了不少，要不转给你们几份？一份属实就能让一拨人吃‘公粮’的。”老头子始终埋头在棋盘上，口里说着话，手可没留情面，用军长吭哧了红方的师长。

吴同学急忙调来炸弹，为时已晚，白方军长就地退进了自己的大本营。

师长被对方活吞了，影响了吴同学的情绪，所以对老头子刚才的冷嘲热讽也针锋相对地应战：

“只要有证据，纪委自然不能袖手旁观，不是还有检察院吗？A县的问题说小也就是个局长落马，不瞒老领导你说，可能要跟老陈的案子并案，得省纪委出面了。”

“是吗？小吴，现在你手里可又损失一个师长了，司令怎么还守在大本营？真能沉住气。”

老头子忽然不知从哪里冒出工兵来，一眼就瞅准了刚挪出位置的红方炸弹，给引爆了。

吴同学的手哆嗦了一下，咬着嘴唇拿着棋子摇摆不定，最后孤注一掷，终于动用司令吃了对方一颗棋子。

“红方翻旗！”我很为她惋惜，肯定以为白方是师长，其实对方的师长早安插在她军旗边的大本营里了，只等最后引出司令，好清理地雷了。

“又是炸弹？！”吴同学懊恼地一拍脑袋。

“小吴，这盘棋你输定啦。因为从一开始布局你就犯规了，我按照你犯规的棋势来走棋，吃亏的肯定是你哦。其实啊，眼下的纪委工作也一样，布局不太好，动作太大，铺面太广，我知道这不是你能决定的，市委的决



202 策显然是想一口就吞下一个大胖子，他们呀，太低估老陈了。我可听说老陈的司机下周就放出来了，他给省纪委的线索就是老陈一次醉酒后无法开车，司机送他进酒店开了一间房，然后看到一个女局长也随后进了酒店，纯粹是巧合吧，当然也有可能是汇报工作，省纪委总不能因为开一间客房谈工作给人扣上私生活不纯的帽子吧。总之，作为你的老同学，要认清新岗位的工作特点，这跟政府工作是完全不同的，别尾巴没揪着，找了根死老鼠的尾巴来凑数，充当别人的灭鼠器啊。”

老头子慢条斯理地说着，让我收好棋盘，而吴同学的表情僵硬着，想发作又找不到借口，或是因为我在场，她不便把话挑明。

最后她回道：“你自己多注意休息吧，我办事会有分寸的。”

## 48

这次医院会晤让我一饱眼福，至少老头子借助棋盘给老同学点拨了一番，做法很巧妙，当着“裁判”司机的面火药味浓点也没关系，下棋跟踢球一个道理，出手出脚一样得狠，符合竞技游戏规则：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我的收获是：两位党校老同学终于在同一个司机面前，将过去流窜出的花边新闻给揭穿了，老头子的忠告、吴同学的沉默已清楚地表明他们已分道扬镳，属于红白两道。吴同学有很多话当着“裁判”的面不好表白的，因为她深知“裁判”的身份，在司机老余的枕边还有位擅长“吹风”女鼓手。而老头子恰恰利用了这个“吹鼓手”，他从不相信一个司机能将秘密压在枕头下抗拒身边的女人。

当老婆问我行踪时，我便将那盘棋局从上到下向她汇报了。在老婆沉思不语时，我才恍然醒悟为什么老头子要当着“裁判”的面说出那些话来，用意正是在“吹鼓手”身上，通过女部长给吹出去：其一，人大主任跟纪委书记本是不同战壕的；二来，清查风暴有可能风声大雨点小。不管怎样，吴同学还是很后悔这盘棋局之行，无论是棋内棋外，她都输给了老同学。事实就是最好的证明：老陈的司机毫发未损回来了。

老陈的案子省纪委那头好像也没深度挖掘了，人还在“轨道”里，但力度已明显弱化，按照惯例，这样的案子最终有可能不了了之，顶多弄个违纪处分，继续享受他的调研员悠闲生活。

可下面就犯难了，架势刚一摆开，挑大梁的缺席了，观众也便索然无味了。最失意的要数先锋官——“牛鬼”。那天他从“水楼”回来，在车上一路打电话，总重复一句话：刚把尾巴揪住，就这么撒手，不是放虎归山吗？

剑拔弩张的“水楼”像是被抽水机抽干了水，空荡荡的，没了声息。老储最终达到了住院就医的目的，住进了人民医院特护房，就等市委召开班子会议给自己定性了，秘书出了问题，领导也有教管不严责任不是？

后来我跟小杨头在麻将台上切磋时才闻听问题出在了上边，说省委书记到北京开会时拜望了已在中央工作的前任书记，顺道跟他提及了“经济环境考评”的清查工作，毕竟是前任领导倡导的反腐策略，现在整改清查得通报一声，以示尊重。没料想弄巧成拙，前任书记觉得那是自己先行开辟的一亩试验田，当时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首肯，早收割完庄稼了，怎么现在还要刨根呢？前任书记当时没表态，叫后任书记回去后交一份书面材料上来。省委书记回来后相当重视这份材料，因为他从中已闻出不满之意，所以吩咐一班秀才加班加点做好这份报告，当时还把忙于办案的“牛鬼”抽调过去协助了几天，因为“牛鬼”是经济环境考评与清查的直接参与人，双重身份最为了解实情了。忙活完后将一份完整的报告提交上去了，用词自然很考究，首先得着墨肯定“试验田”是一级良田，然后才说出试验田里免不了出现滋生虫之类的话，轻描淡写，点到为止。所以，从报告内容上看，定调为“赞歌”。圈阅后的报告很快就反馈回来了，圈阅的句号旁点缀了一句话：不能因为改革试点出现了某些问题而论个人成败。“成败”跟“腐败”两字仅一字之差，却道出了问题的性质：人民内部矛盾。

随即省纪委进驻督办老储案子的那位处长也回了省里，基本说明了省里的态度。一时间，市纪委成了戏台上遭受冷场的配角，很多人喝起了倒彩。A县当家人萧书记也没闲着，在他怂恿下，A县一群矿主居然敲锣打鼓地集体给市纪委送来一面锦旗，上写：肃清矿山蛀虫，树立反腐大旗。言过其实，不过是一个小小安检局长落了马，讽刺味道十足。老萧这样做一是为自己出口气，自己刚上任，座椅还没孵热，姓吴的便急不可待地跑进A县，又是开会又是拿人，搞得人心惶惶，他这个县委书记被晾在一边，



204 成了俯首贴耳的“儿皇帝”了，实在汗颜；其次，他要背水一战，重整雄风，正好拿半途夭折的“清查风暴”给自己鼓动一番，树立县委书记的威信，敢跟市纪委书记叫板的县委书记，估摸着是进市委常委班子的材料。锦旗成了羞辱，“牛鬼”一气之下，将墙壁上的崭新锦旗扯下来，气急败坏地跑进厕所用火给点了。

整个纪委又回到了原有的节拍中，该看报的看报，该喝茶的喝茶，该冒烟的冒烟。至于我开的那辆奥迪，“牛鬼”自觉地挪出屁股，物归原主了。

尽管如此，纪委当家人吴同学却显得分外沉静，有一个晚上居然让我送她到一家咖啡屋，跟军区政委同志小约了一回。可从她身上散发出的烟味越发浓密了，如同她倦怠的眼睑一样，那是几个不眠之夜浓缩成的烙印。

同样沉住气的还有“竹苑”壹号那头，据老婆讲，这些天壹号一直按部就班地打理日常工作，包括“水蜜桃”的上传下达，丝毫不慢半拍。

老婆只评价了一句：书记低估人大主任的手腕了。

我就问了：“这跟老头子有啥关系啊？官道传言不是说省委书记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吗？”

老婆说：“那是外因，内因啊，据说老头子偷偷上京告御状了。”

为此老婆还给我灌输了一个寓言故事，说一条猎狗把一只兔子赶出窝后正在追赶，牧羊人见状便调侃：“小的比大的跑得更快！”猎狗回应：“我只是为一顿饭而跑，而兔子是为性命奔跑！”

我没听明白，老婆进一步阐明：“书记是猎狗，人大主任是兔子！”

“那谁又是牧羊人？”我问。

“你我他，瞧热闹的都是。”

本市第二次风暴就这么无声无息地化作了一团青雾飘散了，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固有的节拍中。

不在沉默中消亡，就在沉默中爆发。

有人坐不住了：老子无缘无故被一只疯狗追到山穷水尽，现在柳暗花明了，咱这只兔子也该蹦跶几下，朝瘫倒的猎狗身上撒泡尿玩玩……

人大常委会全体常委聚集到了一起，市长带上杨秘书长亲自列席，围绕驻省办数字工程上的窟窿，召开了专门的会议。同样是常委会，与市委比较，人大常委会会议的规模远大于市委常委会议，且不说“一府两院”的专设列席人员，单就常委名额也多出市委常委，物以稀为贵，同样是单

数，名额少的就显得有分量了。老头子在市长任上的市委常委帽子已被摘落了，也不大情愿列席那边的常委扩大会议，甚至有时候跟党委唱反调，不配合党委的工作。邢区长没能如愿当上副市长而成了书记助理，就是例证。这类现象也可能是为什么地方党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的缘由所在，若不兼任就得让个老革命来担当，时常要用资历跟党委书记摆谱叫板，自然带来不和谐因素。

听人大秘书长讲，老头子自从进了人大后参加的会议不少，但基本上只带耳朵听的，坐在主位上从不发号施令，只履行形式上的主任职能。除了上次动议反对邢区长的任命，这次人大常务会议可是老头子亲自主抓的会议，也是第一次严肃认真地先主持召开了主任会议，亲自定下了常委会议题及参会人员名单，其中的十名列会人大代表更是老头子精心挑选的。有个副主任就人大代表列席会议提出了异议，说咱人大常委会议这些年来还没邀请过代表列席，毕竟是常务会议，不同一年一次的人大会。还提醒老头子说，要不要以党组名义向市委请示。老头子当即反驳说：这里是人大，人大代表又不是市委委员，跟市委请示啥啊？再说了，现在人大代表列席常委会议早不是新鲜话题，《代表法》也有规定，只是大家墨守成规从来没想过邀请广大代表参加，你们呀，还是思想保守，对法律不能活学活用，缺少过去的改革精神了，船到码头车到站，只想着站好最后一班岗，这样的思想是要不得的……

尽管如此，主任会议上还是有人心里不踏实，因为这十名代表中，其中一半都是来自 A 县的矿企老板，另外五个来自本市最贫困的基层农民代表，驻省办一顿酒就能喝下五家人的全年口粮。

会议议题将无关紧要的枝节问题全部删节了，除了几道任命程序，议题集中到驻省办的审计上，要求政府首先拿出解决方案来，形成书面报告在人大常委会上作专题汇报。

为此，老头子会前特意给检察长打了个电话，不光要求检察长亲自参会，还必须带上反贪局的检察官。

此地无银三百两！人大主任是卯足了劲要给“××大厦”掀开大梁了。

小杨头现在是政府主管驻外办的领导，由他向人大常委会作书面报告是正当程序，而这份报告的出台叫新秘书长平添了几根白发。政府应付人大常委会会议的报告一般都是形式化的，教条化的，什么执法检查，什么几五普法等等，随便到网上就能给下载百篇来。所以，这类报告提交前能



206

请动办公室主任扫一眼就算尊重权力机关了，大部分是没有经过领导审核就交上去了，好让人大尽早印发装订，人大同志们有时候干的就是印刷厂装订工的活儿，谁留意那上面有没有“反动宣言”呀？正规一点的报告，涉及预算项目工程的，那一般显得要庄重点，牵涉到财库了，尽管也是一样走过场，但必须保证要用文字掩饰漏洞，比起前面的形式报告，这回轮到政府做漆工，涂抹色调，将苍白的纸张渲染成红木家具的色彩来。这类报告一般至少得由副秘书长充当监工角色，责令相关部门的秀才们要摆正态度，不能抄袭网上虚假报告，要用数字说话。副秘书长通过后，主管副市长是要过目的，因为他是列席会议的报告人，起码得瞧瞧上面有无生僻的汉字吧，这年头的后辈秀才们喜欢追随网上浪潮，冷不丁甩出一句网络语言来，叫你愧对老祖宗创立下的方块文明。

但这次杨秘书长亲手捉笔的报告，听说事前是经过市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的，针对人大常委会会议的专题报告，先走了市长办公会议程序，在本市来说也真是 50 年巨变了。

“××大厦”早已不是水泥钢筋打造的建筑，而是一处“朝外朝”，早脱离了政府掌控，名义上是政府派出机构，实质成了市委户外阁楼，前后两任主任都是市委书记亲自操办的，政府只管盖章任命。这份报告的难点也正在这要命的焦点上，审计报告早白纸黑字定型了，好比一把利剑出鞘了，秘书长的报告不过是将切点罗列出来，让人大常委委员们决定最终的斩落方向。这回人大常委会会议好像取代了市委班子会议，过去的做法都是政府将球踢到市委脚下，由市委决定射门方向；这次政府却主动向人大靠拢了，显然想借助监督机关的权力绕道把球踢出去，能否进球另当别论，脚法再臭只要占有点球的机会，那都得尝试一下紧张而活泼的一瞬间。

49

作为宣传喉舌，没什么能逃过女部长眼睛的，这不，她居然将“水蜜桃”约进了家里，两个同学闭门开班会商讨眼下的局势，议论最多的还是

这次人大常委会会议。作为本次班会的列席人员，我也参与其中，见识到了官场纷争的口水场面。

今晚上我故意多灌了“水蜜桃”几杯酒，嘴巴说难得你“竹苑”管家有空上门，心里是想从他口里多套出几句秘闻来。自从老婆上了宣传部，我这个向来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小车司机萌发猎奇的心态，觉得这官场斗争是门百科全书，从中能学会很多窍门，这跟方向盘是两种不同的技术领域，一个靠手把握机器，而另一个靠脑子掌控别人。

为了不受老爷子的干扰，我命令儿子陪老爷子上戏院子看大戏去，儿子一百个不愿意，可在我出手“行贿”两张老人头后，也便搀着爷爷出了门。

“老余，你这是干啥呀？怎么叫老人家上戏院子呢？我好不容易登门一次，跟老爷子酒还没喝好哩。”“水蜜桃”假惺惺地说，其实我知道他从心眼里很瞧不起我家老爷子一脸的贫农相，动辄就给上门来的干部群众上忆苦思甜课。我老婆肯定跟她这位老同学数落过家公的反腐斗士嘴脸。

“‘水蜜桃’，数你最能装相了，你不是说过最害怕跟我家老爷子在酒桌上说话吗？背后不是讲过跟老爷子谈话后的感受吗？——听爷一席话，走过百年史！这话是不是你说的？”老婆完全忘却了眼前大内管家的身份，道出了老同学在学校时的花名。

“水蜜桃”一时没反应过来，听出意思后讪笑道：“这称呼真是久违了，可我印象中在你这个女同学春风得意间，我好像很少有机会登上局长大人的门槛的。哦，记得不是很清楚了，那年忘记是谁出差来这里，我才有机会在你局长家陪坐消受了一顿同学酒水，你家老爷子那天喝得可不少，拉着咱几个后辈的手，苦口婆心地教育我辈要当好官，我呀，当时惭愧之极啊，一个小小的副科，算啥鸟官？班长落人之后心不甘哪！‘听爷一席话，走过百年史’，评价老爷子的这句话可不是我说的，转述而已，是我们那位亲爱的副处同学感喟而发的。唉，想当初刚出校门时我等是如何气壮山河啊，现如今我还不是在给人拎包吗？不比你部长大人，老板眼里的红人，我可听到风声了，你很快就是市委委员了。”“水蜜桃”脸是红的，可话里透出酸味。

“奶奶的，你这个拎包的，拎的可都是金条，非常沉，一般人可没那力气。”我给两位官僚同学圆场，“瞧瞧小杨头，不就是拎包拎出来秘书长位置？你啊，属于大器晚成型的，说不定下届市委秘书长就是你的了。”



“哎，可别小瞧咱家老余是开车的，政治眼光不比开车差，方向性一向精准。”这回夫唱妇随，配合得不错，把“水蜜桃”逗笑了。

“我可不想做小杨头——”“水蜜桃”从我老婆那盒烟里抽出一根给自己点上，皱紧眉头，眯缝着小眼说，“你们也许还不知道，老板去掉左膀右臂是另有原因的，我跟小强有可能只是先抵挡一阵子。这做一把手的，也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呼风唤雨之人在官场是没有的。”

“啧啧，无病呻吟不是？人家小杨头咋的啦，对，外人看那是老板不放心市府，给安置个管家，可对政府秘书长来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呀，旁人再怎么说，也妨碍不到秘书长的权威不是？这样的秘书长权力更大，无须瞧市长脸色的。”老婆不解地说。

“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水蜜桃”卧倒在沙发上，翘开二郎腿抖动着，得意地笑道，“之所以调开小杨头，主要原因不在于此，而是因为氮肥厂拆迁，这里头复杂得很哪，我就不便深说了……”“水蜜桃”搓捻着手指，有所避讳地说。

“奶奶的，都知道小杨头跟那位胡博士的关系暧昧呀，就因为这？你们老板对秘书的私生活也感兴趣？那你‘水蜜桃’可得收敛点，跟贾记者适当保持距离哦，哈哈——”我调笑道。

“水蜜桃”躺不住了，坐起身指着我冲老同学骂道：“操，瞧你老公这点觉悟，你刚才还夸他来着，原来就关心花边新闻呀？”

“别跟他打趣，无聊！我可听说了，那块黄金地皮光上下打理费就让开发商出血不少，难道说老板也跟……”老婆忽然收住话，警惕地望了我一眼，没再说下去。

“我可什么也没说，你们也别乱猜想。”“水蜜桃”恢复到原来的姿势，吹出烟来又说，“老板换司机其实也是实出无奈，你们有所不知，那家伙狮子大张口啊，刚开始居然朝老板要一个公安分局局长位置坐，太不自量力了，就他那德性，也忒高瞧自个了，我呸，整个一土匪流氓！”“水蜜桃”怒骂时呛了口烟，赶忙起身连灌下几口茶。

待他平静了少许，我搭茬道：“驻省办主任可比分局局长强多了，这年头警察头子可不是好差事，孩子在学校倒是没人欺负，可校外的混儿们老找孩子巴结称兄道弟。有位分局局长的儿子就因为这样，结果吸上粉了，多不好呀，影响到家庭幸福了，你局长财路再广，也架不住家里有个吸粉

的给你向外洗钱吧?”

“说你是司机脑子你还不服气，过去大家伙是争先恐后要往‘××大厦’里头扎，现在有人眼红那位置吗？刚猪头呀，悔到盲肠啦，等于给人擦屁眼，别瞅着他一到还款子就拨下去了，那是先给卫生纸好帮别人擦屁眼，等纸用完了，看他怎么提裤裆吧。”说到刚猪头，“水蜜桃”幸灾乐祸地大笑着，表情相当恐怖。

“话不能这么说，他不好过对老板也没啥好吧？”老婆给同学加满茶水。

“没错，千万别惹我们小车班的司机，老子没好日子过了，随便卖条机密就能把小车掀翻。”我夸张地在沙发上做了个翻身的动作。

“瞧你这点出息，难怪连‘小招’都没胆量进，胆小鬼一个！”老婆将靠垫砸到我身上，愤愤地骂道。

“水蜜桃”却正色道：“老余这是道上人的感言，可别小瞧他们这帮小车班的，能量大得很哪！有哪个领导能做到天衣无缝，躲开自己司机的后视镜？老板再谨慎也有把柄藏在小车里，刚猪头不正是利用这点跟老板讨价还价吗？对老板的安排我也是很费解，刚猪头那样的货色迟早会出事的，万一被收拾了，就他那副有奶便是娘的货色，连亲娘老子都会出卖的。老板把他放到风浪口上，着实是招险棋，弄不好船翻人倒。就这个问题我也没少侧面提醒过老板，可他老人家一脸运筹帷幄的姿态，总用挥手制止我的顾虑。领导呀，就是一只无底船，谁也弄不明白他是借助什么乘风破浪的，咱这是杞人忧天。”

“说说看，你们老板能有啥见不到光亮的？不会是跟司机的媳妇有一腿吧？那可是久远的古老传说了。”我始终停留在司机的初级眼光窥视官场，无法探究深层次的权变之术，只好回归本色，拿花边点缀这对官场同学对自己老板的深度剖析。

“嘿嘿，老余，你话问到这儿了，我不妨也好奇一回，传说中的吴书记跟老领导之间有那回事吗？”“水蜜桃”不怀好意地笑着，“你也别为难了，我来给出答案，即使有，那也是老领导一厢情愿，人家纪委书记早跟他断袍绝义了。党校同学能算交情吗？相互利用罢了，当初引进吴研究员，老领导还不是为自己考虑？外行不会理财只好请专家智囊，结果专家不大听话，真把自己当管财副市长了。那些书本上的理财举措为什么没能实现？貌似是顽固势力的阻挠，实质最大的顽固派就是市长本人，他不是不把市委放在眼里吗，那他接茬支持吴副市长改革啊，怎么偃旗息鼓，半途而废





了呢？硬骨头往往是伸给别人看的，真要朝上面架刀子了，一准缩回去。吴研究员嘛，不服这口气，所以杀了个回马枪，这次是曲线救国，举起反腐镰刀砍向曾经阻挠她的旧党势力，包括党校同学。所以说嘛，政治无交情，党校摇篮里的同学关系更符合君子之交淡如水的风范，没有永远的交情，只有永远的利益！”

“喂，水蜜桃，你今天真的喝多了，有些话跟我家老余开开玩笑可以，千万别在外面酒一上头就乱嚼舌头。”老婆发现这水班长有些失控，提醒道。

“我很清醒，你家老余是给保密局开车的，排气孔是朝里排污的，嘴巴比车门还要严实，对也不对啊，老余师傅？”“水蜜桃”吃了颗葡萄说，“不瞒老同学说，自从进了‘竹苑’跟班，我啊，连说私话的权利都被剥夺了，成天对着那些拜门子的马屁脸，恶心得不行了，不理解的人老以为我尾巴翘高了，不深入群众了。娘的，敢情这活儿也叫人高处不胜寒，心寒哪，看似到哪儿都是热脸相贴，背过身去就是冷屁眼冒气，又凉又臭。今晚上，咱就当是朝‘竹苑’门槛撒了泡尿，照照自己的影子，作践自己啦。”

既然“水蜜桃”不吐不快，我也便不理会老婆一旁的眼色了，继续引导着“水总管”朝那显赫的门槛解小便：

“你们老板多精明啊，政治的方向盘一定过硬，不可能因为一个司机打错小车方向盘而栽跟头的，老陈不就是范例吗？司机是被调查了，结果呢，啥也没发生，省纪委都快撒手了。”

“班长，吴研究员这回算是二次出山了，该不会又被堵回去吧？老板到底啥想法，咋跟没事似的，我们宣传部准备让蹲守A县的电视台专题报道组往回撤了。”老婆也是闷在鼓里，老头子在棋局的话都成了现实，而市委一把手一直没吭气，这叫下属们一时无所适从了。

“唉，上边刮西风，咱这地盘敢兴东风吗？老板其实内心很郁闷的，昨晚上我看到他独自抽着闷烟，这可是我亲眼所见他开戒了。领导的心思一般敞开在黑夜里，收藏在日光下，我感到了老板的压力，很多文件积压在案前，分量最沉的还是那份‘××大厦’的审计报告，人大那边是步步紧逼，常委会要开成批斗会，咱市委到现在还没拿出对策来，看来是要被动挨打了。我始终不太明白这人大主任怎么越老越糊涂了，难道忘记党委领导一切的原则吗？都进人大半休了，咋还斗志昂扬呢？莫非是老年痴呆症

在作怪？老余，你最熟悉老领导了，你给说说看，他这样穷追不舍的，图个啥吗？”焦点问题出现了，“水蜜桃”又接上一根烟，这次是向我伸手，可能女人抽的牌子跟现在的尖锐问题不般配，刺激不了他的神经元。

我有意绕开了话题，反问：“你们的焦点为什么只落在这两个老对手身上，驻省办跟汪局长关联紧密，是不是你们忽略了一个主角？汪和王字只少个‘水’，属于近亲哦。”

“操，老同学，你算找对老公了，大智若愚，难怪姓余，把人大主任当菩萨供在心里了，滴水不漏，佩服，佩服！”“水蜜桃”造作地连连向我拱手作揖。

老婆偷笑了一下说：“也是，这汪局长自从上回没拿下萧秘书长，再碰上拆迁拆出来的暴力事件，好像一蹶不振了，这次他小子舅捅了这么大窟窿，他咋稳坐钓鱼台呢？跟谁玩垂钓呀？”

“是啊，不光你们费解，连老板也纳闷，换成别的人，不把‘竹苑’门槛踏平才怪哩，你们听说没有，‘××大厦’的扩建承包商就是汪局长介绍的，这其中浑水很深哪——”“水蜜桃”咳嗽了几声，把没抽两口的烟卷摁灭了。

“嘿嘿，太监不急皇帝急，这世界颠倒了。”我嘲笑道。

“水蜜桃”刚想说话，手机响了，他忙伸出大拇指，示意我们收声，然后端坐在沙发上，左手朝脸上搓了一把，提完神这才推开键盘：

“老板啊，我在家……对，家里来了客人陪喝了几杯酒……没事，没事，我这就过去，汪局长吗？好的……我这就给他电话……行，我马上就到‘竹苑’，好的好的……”

“水蜜桃”将杯子里的水一口气灌了下去，匆忙出门，临走还说了句：

“出了这家门，我今晚上啥都记不起来了，二位也一样，过几日我要陪老板上港澳，咱回见！”



报告再难产，老泰山的七十大寿宴席还得按时开席。小杨头在“金盾”酒店摆上了八十八桌寿席，停靠的车辆横七竖八霸占到了对面人行道上，真可谓车水马龙，门庭若市，热闹非凡。整个二层大厅都被包下了，大幅“寿”字旁挂着联子：福如东海八仙共贺，寿比南山百鸟齐鸣。主宴位置除了小杨头的亲属，还有三个重量级人物：“水蜜桃”、“谍报员”、汪公子。

这三人自身并非高官爵位，可他们代表的人物都是头面的，能让这三面旗帜竖到老泰山的寿宴上，舍其何人哉？杨头是也！

汪公子身边伴着小欧，看上去肥硕，可眉宇间舒展出小鸟依人之态。

三面旗帜飘扬在那里，就能想象出高朋满座中的宾客身份了，大都是局、委、办的头儿们，当然也不乏商界俊杰们。那对寿联比喻倒也形象，百官共杯的场面丝毫不逊色百鸟齐鸣。

与我混杂一席的可谓三教九流，其中就有“半边嘴”，老杯类的“书记”脸谱，“牛鬼”孤独的身影跟眼前的场面有些格格不入，老张特意从C市风尘仆仆赶过来的，正和王圣水贴耳说话，大学究胡博士居然也堂而皇之地端坐在一旁，眼睛不时向周围瞟视，最叫我意外的是小姜现身在眼前，我严重怀疑这家伙是不请自到。老中青三代“书记”，公安局长搭配纪委常委，外带两个大奸商，也真像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

主人的坐席安排看来是精心策划的，既给老友重聚提供乐和场面，也让商贾跟反腐斗士有了碰杯的桌面，可谓面面俱到了。

我挨着“半边嘴”，在老张和王大财主咬耳根时，“半边嘴”也跟我嚼舌了一句含糊不清的话：“架势大了就要保持距离。”

这话让我想起他以前的告诫：离小杨头远点。我不得不佩服老知青的眼力，他这个后院之人的洞察能力是超凡的，从那时候起他就能远眺到今日的光景了。

上回发生食物中毒后，我一直是电话联系老知青，今天一见发现他苍

老了许多，鬓发又白煞了一片，信口说了句：“等你六十了也当一回寿星吧。”

老知青翻动白眼珠子木愣愣地回道：“我能活到那天吗？”

这就是“半边嘴”，前一句充满大智者的思考，下句话极有可能颠三倒四，他似乎活在黑白之间，有时清醒有时混沌。

我再说话时他基本不爱答理了，垂头自顾喝酒，好似独身于外，同星月对饮。

无论何种场合，老杯也是秉性难移，焦点访谈始终挂在嘴边，连同烟雾弥散。他正和张局长唠叨起老储绝食的事，问假如“水楼”换成了“号子”，老储还会闹绝食吗？

老张望了眼“牛鬼”，两个人只是点头之交，不算太熟，所以将问题推给了纪委同志：“这话不好回答，还是问牛主任吧。”

“牛鬼”放着桌面上的中华不抽，从自己口袋里拽出一根“红塔山”点上，反问老杯：“假如换成你，不管是火狱还是水牢，你会绝食吗？”

“牛大主任你抬举我啦，‘水楼’跟我不靠谱的，咱是编外人士，不识水性，想游进去你们也不给机会不是？老余是潜水员，他最合适。”老杯自讨无趣，便收起喇叭不再扩音了。

“牛鬼”和两位商贾保持着应有的距离，胡博士挨着他，有意无意地甩动长发，每甩一次，“牛鬼”的眼睛都跟着眨动，然后将脸稍作偏离，那香水气冲得连我都想打喷嚏。

“牛鬼”还是没能捂住鼻孔，忍不住打出一记响亮的喷嚏，尴尬之时，胡博士将纸巾递到他手上，他这才露出点歉意的淡笑。

小姜坐在一边似乎还没熟悉地形，这里头除了我和老张还有王大财主跟他有着共性——都具备乡土气息，其他人基本没正眼瞅他，包括胡博士。虽然身旁的小姜一过来就跟她套近乎，她却连眼皮也不眨动一下。好在王大财主这个小瓦匠一直记住小姜的好，不停找他碰杯。张局长倒是没忘记我这个“表弟”的经典段子，诙谐道：“改天跟你表哥上C市可要提前给我电话，别误闯发廊了。”

“张局，咱那时候刚进城，跟鬼子进村掏鸡窝一样，有鸡就是蛋，哪管臭不臭，是不是，表哥？”我一直没答理他和老张，老头子躺在医院时这两个家伙却在驻省办一起搓麻将，感觉这是一对白眼狼。

知人知面难知心。老张这人蜕变得太快！



“老余，啥时候上我那里要几牌，咱上最高档的棋牌楼。”老张再次向我举杯。

我还是没端杯子，也不说话。

“咋啦？余哥不给张局面子，小弟来代酒。”小姜自告奋勇，起身要敬老张。

“你算球？代得动吗？人家现在是纪委‘书记’！”老张忽然骂着小姜，刚才的幽默细胞即刻破灭了。

王圣水善于察言观色，也会打圆场，忙说：“来，一起干了，今天喝的是寿酒，都别怄气。”

这时候刚好小杨头带着寿星泰山过来谢酒，我这才端起了杯子。小杨头已是红光满面，跟大家碰杯时喜笑颜开，若不瞧年纪，真以为在给他自己办寿。喝完一杯后，他支走了老泰山，莫名其妙地要跟老知青再碰一杯。老知青坐在那里没动弹，毫无反应，小杨头先干为敬说：“你们几个小车班的，要多向前辈学习。”

我给老知青代了酒，附耳跟小杨头调笑说：“胡博士一直没开笑脸，你是不是冷落人家了？”

“操，媳妇就盯着我，只好晾着啦，散席后你给我留住牛主任好吗？咱有话说。”他小声回道。

“自个说去，又想拿我老余当灯泡，搂女人咋就想不到我？”

小杨头一把将我拽离了席位，走到一个拐角笑道：“听说你们这位纪委‘牛鬼’是金刚之身，百毒不侵，今晚上我倒想试试，给他破戒，你呀，当灯泡是有回报的，未成年玩过吗？你可想好了，不去是你的损失。”

“都有谁？”

“就咱仨，老张这回不能跟着，我和‘牛鬼’的谈话不能让他掺和。”

小杨头说完，上别的席位敬酒去了。我发现此时的胡博士眼睛都泛出绿光了，盯着情人的背影一仰脖子喝干了杯中酒，随后一声不吭地独自离去。

这样的酒宴功效等同于婚宴，甭管白红丧喜，规模越大，档次越高，那乘机敛进口袋的礼金就越丰富。结婚一生也就一回，寿宴却可以年复一年地过，直到老寿星驾鹤西归时，再掀开最后谢幕的舞台，将白色哀挽烘托成红色喜庆，一样热闹，一样车水马龙。

汪局长父亲去年西归时，好似整个城市都笼罩上了乌云，警察同志们也没有心情上街抓贼办案了，牌子响亮点的警车都调拨进了葬礼队伍做了

引导车，大小官员百来号，大小汽车百来辆，吹吹打打，浩浩荡荡，招摇过市，群众那是夹道行注目礼，错以为又有一名盾牌英雄倒在了歹徒的刀口下。声势浩大的场面让整个城市为之让道，就差联合国降半旗致哀了。

官员们常骂老百姓滋生事生非，实际他们才是造事的能手，只要听说领导家被小鬼锁走了一口子，甭管是猫儿狗的，还是爹啊娘的，都得上门哀悼，将白礼送进领导口袋时，装出一脸悲哀状抽起鼻涕说：节哀顺便，顺便提拔。

这样的宴席酒过五味之时就该散了，我们中的三教九流早流失了两名干将，胡博士离开没一会儿，老知青也走了，执意不让我用车送他，给他叫了辆“的士”，老知青进车前跟我说了四个字：“保持距离。”

我今晚也有些反常，明知道小杨头之约来者不善，可自己偏偏欣然接受了，而且还充当联络员，给他拉拢“牛鬼”，实在有失我老余的风度，沦落成“皮条客”了。

老张和小姜今晚是错把我当寿星了，在我上前一步要跟“牛鬼”套话时，两人左右站在我一边，抢话在前，小姜说：“余哥，知道你在生气，不怨张局，老头子住院时不让人家过去看望。”

“老余，跟我上 C 市，咱哥儿俩好好叙叙，有日子没见了。”老张递给一根熊猫，我接到手上刚点着，“牛鬼”已大步流星出了大厅。

我急忙说：“改天吧，我现在有点急事。”

等我追出酒店，“牛鬼”正在路口招停“的士”，我紧赶两步到了近前说：“牛主任，我送你。”

“不麻烦了。”“牛鬼”摆手说。

我又说：“小杨头让我约你，好像有重要的事跟你商量。”

他这才回头问：“老余，有事他秘书长不能亲口对我说吗？怎么让你来传话？”

“牛主任，别误会，你们之间不是没怎么打过交道嘛，我哩，跟二位领导比较熟悉，多一个人谈话活跃气氛不是？”

“呵呵，这是拿我当谈话对象了，二对一，你负责做记录？”“牛鬼”嘲笑道。

就在这时候，他手机响了，说了声“杨秘书长”，然后接连几声“好”，通话便结束了。

“走吧，老余。”他招呼我上停车场把车开过来。





我被小杨头忽悠了，“未成年”的噱头让我看清自己内心的肮脏不堪，花样要多了，离病态就不远了。

茶楼里确实有未成年少女在旁伺候着泡茶，小女孩普通话不太流利，但嗓音很甜，问她家乡，说是云南的。“牛鬼”坐在小杨头的对面一直沉默不语，见到小女孩说自己来自云南，就问：

“这么小就出门在外，不想家吗？”

“想呀，可我家是山里的，我出来是给两个弟弟攒学费。”

“一个月工钱多少？”“牛鬼”问。

“老板包吃包住给500元。”

“一天工作多长时间？”小杨头接茬问，好像打开了跟“牛鬼”共同感兴趣的话匣子。

小女孩朝包房门口望了望，欲言又止。泡好茶，小女孩就退出去了。

“现在的孩子同天不同命，你家孩子也快上高中了吧？”“牛鬼”问秘书长。

“我的还小，不像你和老余，我响应号召，晚婚晚育。”

“也是男孩子？”

“是女儿。”秘书长有些底气不足，嗓音小了些。

“其实男女都一样，现在可不信生儿能养老了，咱啊，稳稳当当地工作到退休，到时候有养老金在手，也给孩子减轻负担不是？将来的孩子成家立业后，负担太重了，两个人管四个老人，外加自己的孩子。”

“没错，平安无事最好。我有个大学同学，毕业后一直在公安战线上，小康之家天伦之乐，多幸福！可他就是不珍惜，最终把自己送进牢窗了，等出来也有五十好几了。”话题开始有所指代了，秘书长拿自己的同学做开场白。

“跟你们说个例子，就是现成的。A县那个安检局长有一回上矿山检查

安全工作，一失足崴了脚，往医院一躺，大小矿主们接连探望，本来无可厚非，因公负伤嘛，可问题是他们敞开病房来敛财。我就问他了，到底有多少人揣着信封去探你。你猜他怎么回答？他说，来的人太多我记不清楚了，但没来的我一个都没放过，出院我就让他们交罚单。”“牛鬼”就汤下面，提升了谈话精髓，现身说法，一步到位。

秘书长呵呵一乐说：“牛主任，我给老爷子做寿收到的礼金不算受贿吧？”

“领导你这是讽刺我啊，我可不敢拿你家老爷子的寿辰来对比，两码事。”

“那就好，那就好。哎，牛主任，那个局长已移交当地检察院了，证据应该确凿啦，他就没想过立功赎罪？”不愧为法律专家，杨秘书长关心起有罪证据和立功表现，挑明了茶叙的主题。

“立功？杨秘书长，咱可都是学法律的，这样的专业词不该是我们纪委适用的，我们只是有时候拿来忽悠人，比坦白从宽更见效，纪委只负责搞清楚问题，移交司法后就没咱的事了。”“牛鬼”委婉地回避了小杨头的好奇。

“嗯，是这样。有一点大家颇为费解，明知道A县问题很严重，安检局长的背后一定能挖掘出更多材料，怎么急刹车了？纪委费这么大力气，只为一个小小科级局长？”小杨头很有耐心地绕起弯子，“牛主任，我现在人在市府，本不该打听这些事，懂得你们办案的纪律，现在不是结案了嘛，我说这话没别的意思，职业习惯，纯属职业好奇，你只当是探讨一个案例。”

“不瞒秘书长说，我也好奇，也纳闷，鱼竿长线都扔出去了，可钓了个小鱼就收竿了，我也不甘心。不甘心又能怎样？都得按照领导意图办，我建议秘书长找市委那边问问，你是那边过来的，决策权在市委，我们纪委也得听从党委指令。”“牛鬼”也是实话实说，将球踢回到对方脚下。

这样绕下去，到天亮也打不开窗户来，我不耐烦了，只好替代小杨头发问，这也是他秘书长让我搀和其中的用意。

“牛主任，老储往医院一躺就没事了？”我单刀直入地问。

小杨头呷了口茶，冲我点点头。

“牛鬼”埋怨地瞪了我一眼，显然是怪罪我狗拿耗子，充当秘书长发言人。可问题摆出来了，他又不能回避，只好说：





“暂且搁置，待市委那边讨论决定，吴书记也不知道该如何收场。”

“不对吧？你们可是双向管辖，不见得什么都要请示市委，省纪委的意见更重要，涉及省管干部的违纪案件地方党委只有建议权的。”小杨头显然想探听市纪委的下一步举措。

“牛鬼”重重地摇摇头说：“这可不敢乱说，秘书长还是直接问吴书记吧。”

“来，二位领导喝茶，别光顾着说话。”我端起茶杯说。

好一阵沉默，只听到喝茶声。小杨头打出的中华烟都还放在茶几上，“牛鬼”一根没动，继续抽自己的牌子。

“秘书长，你应该多操心驻省办了。”“牛鬼”主动给秘书长倒满茶水说。

“哦，牛主任有何良策？我现在手捧这个烫手芋头，真不知如何撒手了。”小杨头没想到对方主动提及第二个主题，其实两个主题是关联的，也是针锋相对的两个命题，纪委极有可能只选择一个命题来做深文章，这是很多人担心的，同样也是很多人迫不及待的。

“我可不大了解你们政府里的那些事儿，不过，我们确实收到了省纪委转回的检举信，因为政府这边还没就此事摆明态度，先前我们一直忙着经济环境清查工作的准备，也没精力放到检举信上。听说这次人大常委会会议要拿驻省办做专项议题，你这个主管领导可要接受委员质询了。”

“是啊，为了这份报告，我头发都熬白了。省纪委在这件事上有没有提出具体意见？”

“四个字：调查核实。”

“吴书记怎么看？”

“我哪知道，你可以问她。”

小女孩进了包房，重新泡茶，房间变得悄然无声，只听到水流的声音。

过了一会儿，“牛鬼”的电话响了，没说两句就要起身告退。

“不去洗洗？”小杨头笑着问。

“谢谢，没那爱好。”

“牛鬼”走时还是不让我开车送他，提醒我不要太晚了，给领导开车不能乏倦。

包房只剩下两人了，小杨头郁闷地抽着烟。看情形，今晚上是没有后续节目了。

我打了声哈欠问：“啥叫质询？”

“人大问责啦，不用当真，形式主义！”他尽量装出不在乎的样子。

“你们上上下下忙活着给‘××大厦’添砖加瓦，王主任自个成天开辆警车随处溜达兜风，市府咋降不住一个驻省办主任了？你们老板也忒疲软。”

“谁说不是，这里头人事关系太他妈的复杂了，连书记都躲到一边不吭声，唉，老子成受气包了。”

“你杨头在政府待久了，是不是跟‘竹苑’那边有些生疏了，这么大的事儿，书记屁都不放一声？”

“你探听到什么了？对了，你的部长夫人现在是‘竹苑’常客，给你老余吹过枕风了？”

“奶奶的，你也太小瞧我老余了。我只知道前两天汪局长被召进了‘竹苑’。”

“哦？我怎么不知道？”小杨头揉了揉太阳穴，继而放下手，面部表情很复杂。

“所以说你跟自己的老板生分啦，秘书长同志，要注意节奏了。”

小杨头深陷在沙发里，眼神呆呆地盯着天花板，喃喃道：“再过几天，书记要随省委领导上港澳考察，也不知啥时候能回来，这片天哪，恐怕要变了……”

“危言耸听，要政变？”我笑道。

小杨头已笑不出声来，靠近我说道：“老余，拜托你一件事，能不能给我约一下老头子，甭管成不成，是兄弟你就给我试探试探。”

“这可不成，我现在跟老头子基本分道扬镳了，上次A县之行教训太深刻，我可不敢再掺和你们朝政了。坦白说，我今晚本不该在你和‘牛鬼’中间点灯泡的，被你忽悠了。”我埋怨道。

“嘿嘿，未成年放到你跟前谅你也不敢上，判你个嫖宿幼女罪。不过，胡博士手下一个女经理味道很正点，东北姑娘，嗓子能甜出高粱酒来，老余你不是喜欢丰腴点的吗，凹凸有致，保管你手伸进去就出不了。”小杨头这人再淫荡你也是看不出表情的，除了两声嘿笑，他是苦巴着脸跟我谈女色的。

“比胡博士如何？”我不露声色开始反忽悠大秘书长。

“这可不好说，合不合口味得由你自己尝试，要不，我给她打个电话？”





220

“不会是你秘书长吃剩下的吧?”

“奶奶的老余，你拿老子当啥人了？”秘书长急眼了。

“女人有的是机会，约老头子见面可不像‘牛鬼’，那是尊佛像。容我再考虑一下，你再想想别的辙，我这儿希望不大。”

“那好吧，尽快给我回复，会议一开就麻烦了。”



52

离人大常委会常委会议还有一周时间，正是这个时候，壹号追随省委领导去了港澳。

小杨头所讲的“变天”瞬间即至。

人大常委会议的通知已正式下发了，比主任会议决定的议项增加了一条：前驻省办主任做离任报告且接受委员质询。

会议议题简单又复杂：两份报告，两次质询。

“××大厦”的投影遮盖了“清查风暴”的流逝，人们关注的焦点再次投掷到大厦上，引发的“审计风暴”之势盖过了“清查风暴”。

针对驻省办主任的尊姓，曾经有高人指点过王主任，高人拿“汪”和“王”字做过比较，说他王主任跟姐夫汪局长比较，也就少了个“水”字旁。这也是后来在“××大厦”大门前营建喷泉的缘由，按照王主任的日常管理规定，不管刮风下雨，每天至少保证开闸一个钟头。

于是有人戏言道：审计出的水分都是喷泉惹的祸！

因为有姐夫老汪掌舵，王主任赖在大厦上没少捞好处，单就每年经营大厦的盈利数字，就能割走一大串零蛋，然后拎着一包亏损数据找财政拨款补贴，亮出来的账单都有名有姓的，而实权人物又占据了大多数。你敢于怀疑负号的浮夸，却没有勇气提取那些庞然大物残留下的粪渣放进容器里化验。正因为放纵不管，才造成今日难以弥补的窟窿。

以前老头子跟旧朋僚党提到这事时，一直很得意，说当初那位书生公子哥选拔出的驻办主任也真是瞎子穿针线，专往黑里钻，你们瞧好吧，驻

办的门槛上都留有脚印，挖出来削一片，就是一堆蛀虫，老子就是门槛的底面，外面再肮脏也不关老子的事，账单最清白。老头子每回上省城，确实跟这位王主任保持同志式的距离，吃饭睡觉都要在账面上记录得一清二楚。正因为我有此纠葛在里头，这些年来，我这个司机也总跟大厦保持应有的距离，进省城我也宁愿自己花钱上宾馆图个自在，而不大愿意跟王主任打交道。

“喜迎欢送，吃喝玩乐”，这八个字其实只是驻外办的表象，内涵不是一般人透视了的。冠冕堂皇的职能有两大块：招商引资和政府接待。招商引资是个泛滥式高调，当今职能部门，只要捎带上经济尾巴，那一定都高悬起“招商引资”的红冠儿，抖擞成公鸡状，趾高气扬，一路打鸣。在每个类似的驻外办，甭管是经济信息联络处（或办），都有自己发行过的老乡册，上面详细记载着相关信息，包括职务，比较厚重，承载着一方沃土上曾经哺育过的人杰们，呐喊着“为家乡建设添砖加瓦”的鼓动口号，承望感染那里头的商贾们，回报那片深爱着他们的土地。背后有人戏称这类同乡会引资为“策（册）反”，依赖乡情打动那些为富不仁的商贾，好比是抗日战争中策反土豪劣绅组成的“维持会”一样，给咱们队伍捐钱捐物，好养足精神打鬼子，都是中国人嘛！“策反”收效甚微，商人是利益为首的，无利可图，你就是把他老祖宗从地下挖掘出来抢救回人间，他也一样六亲不认；有利可图的话，你就是非洲荒漠，他也会自带干粮和水去淘金的，甭管你啥肤色血缘的。与“策反”情感片相呼应的就是动作片——“炮声（跑省）中前（钱）进”：坐在大小厅局，死缠烂打讨项目，争拨款。动作片拍起来成本高，自然少不了请客送礼了，啥古玩，啥字画，啥温泉，啥补汤，都一应俱全了。驻办主任就是导演，政府是制片人，负责投资，导演说了，下一个镜头需要大轰炸场面，需要电脑技术处理，赶紧往账号里注资吧，弹药费不够了，设计师撂膀子也嚷嚷着加薪水，没办法，大动作片嘛，该出血就得出血，可别跟我审计啥弹药量，那玩意一爆炸就灰飞烟灭了，咱咋给你凭证啊？有凭证还能叫爆炸吗？毁灭一切凭证才是爆炸，知道不？

现在中国此类大片的拍摄有种新趋向，那就是导演集制片于一身，一个鼻孔出气，最终亏本的是投资人了。谁是投资人？纳税人啊！

再说说接待工作，跟上述大片相比，接待基本属于室内剧，无外乎来客相迎，去客再送，吃好睡好玩好——做好“三好生”角色。也都是些关



起门来的琐事儿，大不了带出去就地取景，游逛名胜古迹啦。只要会算计，爱管琐事的小媳妇也能在日常买菜时抠出点水分来，积攒私房钱。目标是“三好生”，那就要破费投入，好比是打造优等学生，必须进行智力开发投资。现在不是早实现“义务教育”了吗，让我学校“自负盈亏”根本也不现实，得，窟窿还是你政府财政来弥补吧。中饱私囊就是这个理儿。

这块地盘，寨子不大，可山大王打劫起来，直接抢夺公粮军款，迟早要被剿灭的。驻外办给人感觉好像就是管吃管喝外带公关项目，其实这里头深不可测，山高路远的，有点类似封建朝代的边陲王府，朝廷有的，这里也尽量满足，是一处特殊化的“政府衙门”，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车轮子”和“驻外办”是两种特殊化腐败现象，一个是转动的，黑昼不明，行程无止境，油水实难掌控；一个又是相对静止的，山不转水转，变幻莫测，无从入手。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封存的冰库终究会有融化大门的时候，门一看，才发现满屋疮痍了。

我还是没弄明白，小杨头在这件事上有点喧宾夺主的意思，在他接管前房子就漏了，就算追究主管领导责任，也轮不到他身上。而真正的始作俑者却一副事不关己的姿态，着实叫旁观者费解。

老婆分析认为，小杨头可能是临危受命全权负责应对这场风暴。

“受命于谁？你们老板？”我问。

“也许吧，天晓得。”

“你不是老板智囊团里的一员吗？这事都搞不清楚将来还指望进班子？”我挖苦道。

“别听‘水蜜桃’乱嚼舌头，老娘谁也不靠，凭自己实力说话。”老婆振振有词。

“歇菜吧你，我警告你，女人身在官场，出卖自己灵魂可以，千万守住肉体！”

如此对话是很难像过去那样诱导出老婆的缜密推理，连她自己也错乱了，失去了方向感，不知道老板葫芦里卖的是啥药了。

“你们老板该不会借机亡命天涯吧？那‘水蜜桃’跟着沾光了，说不定在大西洋沿岸营造出一栋中国式别墅来。”

“老余，少瞎掰，正经说话。这次老头子好像劲头很猛，他有没有跟你透露点什么？不是上省城医院看望过他吗？”

“操，你真成 007 了，我和吴同学的保密工作做得相当扎实，你怎么知道的？”我惊吓道。

“先别问我信息渠道，老头子肯定跟吴同学有所交代。”

“他俩的谈话我从何知晓？不知道吴同学一向小心谨慎吗？”我反问。

“说得也是。瞧她现在若无其事的样子，一定是老头子私下指点的结果，心里有了定心丸啦。”

“到底是谁告诉你我送吴同学看望老头子了？”

“能有谁？老婆子呗，老头子病了我再怎么着也该给老婆子去个电话问候一声，她说你小余早去过了，我就想到肯定是送吴同学去的，探病为虚，讨教为实。”老婆推理得完全正确。

我忙叮嘱说：“这事不要泄露出去，否则吴同学一定怀疑是我吹出的枕边风，切记！”

“你这坏蛋越来越不可靠了，居然对自己老婆也隐瞒行踪，真是个狗奴才，小心老娘半夜起床骗了你！”

“奶奶的，你跟你老板的那些事儿有过提前向我通报吗？这叫各为其主。我是奴才，你是啥呀？咱俩可是一个炕上的。”

“我那是工作，你一个开车的打听那些事能当汽油用吗？别想歪了啊。”

“真以为老子能做到双脚不沾水？实话告诉你，小杨头叫我给他约老头子，你们的主子前脚一走，你们这帮奴才的后脚就错乱了。”我嘲骂道。

“真的？”老婆很诧异地问。

“当然是真的，你给说说，我要不要管这闲事？”

老婆沉思不语，抽了几口烟说：“别急着答复，让我想想。”

当晚，老婆将我从床上推醒说：“可以一试，不过，他们若真能谋面，你可不要当灯泡，电压不稳，别爆了。”

我睁开蒙眬之眼，抬头瞧闹钟：

奶奶的，凌晨两点！



人病一场，肠胃通畅！

老头子从省空军医院康复回来后，胃口近似膨胀了，我进他办公室时，市长秘书“谍报员”居然在座，指手画脚的气势好像又回到了市长宝座。相互招呼一声后，我想先退出去，却被老头子叫住了，让我坐在“谍报员”旁边，一起喝茶。

“我真不敢相信这份报告稿是通过市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的，隔靴挠痒，蜻蜓点水，难道杨秘书长没参考审计局的审计报告吗？”老头子将手里的文件重重扔到桌面上，严厉地问道。

“这是昨天市长在办公会上定的稿子，杨秘书长汇报时说，已是第四稿了，我也检查过多次，句法没问题的，包括标点符号。”“谍报员”在老头子面前耷拉个脑袋，完全失去了秘书的油滑本性，陷落到过去的“谍报”生涯里，退回到往日的习惯性思维。

“这是专题报告，不是讲话记录，跟语法句式有狗屁关系啊？你是怎么当上市长秘书的，嗯？”老头子有点抽风，真把自己当市长了。

“老领导息怒，我一定接受批评……接受……”“谍报员”唯唯诺诺，紧张得舌头打卷了。

老头子用鄙视的目光扫视着这个“谍报员”，喝了口茶，我赶忙过去给他点上香烟，他吸了一口，然后往椅子上一靠，捋了捋刚才激动之下有点散落的“大背头”，眯着眼睛奚落道：“瞧瞧现在的政府成了啥样子？只会往人大后院踢皮球了，这样下去，干脆跟人大合并了事。”

“老领导，市长也很难为的……”秘书终于懂得维护市长形象了。

“在其位谋其政，回家抱孙子也会尿湿手的，做啥事不为难啊？像你这样的，跟个女人说话都显得难为情，哈哈——”老头子说到这儿忽然大笑了两声。

“谍报员”用胳膊肘碰了我一下，意思是别瞧他笑话了，赶紧给他

解围。

其实我根本没心情看他“谍报员”的笑话，脑子急速运转着怎样跟老头子开口，在“谍报员”向我求援时，那轻轻一碰即刻撞开了灵感，灵机一动，计上心头——眼前这份被人大主任驳回的“报告”太有利用价值了。

我巴不得“谍报员”快点滚蛋，就插话说：“刚做秘书没多久，就跟我当初给部队首长开车一样，手心老冒汗，可以理解的。”

老头子望了我一眼问：“你咋来了呢？”好像我才出现在眼前。

“我回去一定向市长转达老领导的意见。”“谍报员”连忙起身告退。

老头子将报告文稿留下来，挥手叫他走了。

等“谍报员”走了，我便凑近老头子，坐到大班桌旁，面对他坐下。

“有事？好像还是第一次进人大主任的办公室吧？”老头子递给我一根“骆驼”烟。

“那可不是，每次来你都在忙开会。”我解释说。

“老子有开会吗？早他娘的开腻味了！”老头子一听到开会，气就不打一处来，自嘲道，“人大的同志们都是在扯皮会中熬白头发的。”

“我老婆不放心你的身体，叫我过来看看。”我撒谎说。

“扯淡，她的宣传窗口能朝向养老院院长？”老头子连连摆手，好像我刚才的话让他恶心不已。

我起身给他倒水时，他又说：“你老婆还算有点良心，知道给我家里打个电话问候一声，老子躺在医院没接到过人大机关以外的电话，是不是老子过去躺医院时把那些‘医药代表’全都得罪了，死了也不给老子送花圈了？”

我无从安慰，便接上刚才他和“谍报员”的话题故意问：“啥报告稿叫你生这么大的气？”

眼下只有“××大厦”才适合老头子的胃口了，所以，我简单一提，他就来了精神头。

“老子自从退到人大一直心里不舒坦，给人挤兑得都不想出门了。现在机会来了，老子倒要叫那帮蛀虫明白啥叫‘宪法赋予的权力’，都说人大机关的权力是橡皮图章，老子就是要打造一块钢印盖到他们的脸上，叫蛀虫们脸上挂彩破相！”老头子豪情万丈，脸膛呈现出久违的冲动之血色。

这是要打一场翻身仗雪耻！



“跟那份‘报告’有关？”我追问。

“明知故问，全市人民都知道了，你跟老子装相！”老头子的小眼睛盯着我，继而嘿嘿一乐问，“是不是你家那位部长同志叫你过来打探军情的？”

“她是她，我是我，过去是这样，现在也一样！”我忙表态，以示跟老婆离开炕头后就划清界限，泾渭分明了。

“嗯，这点我倒相信你小余。”

这时候人大秘书长拿着文件夹敲门而进，向主任汇报下午执法检查准备会的议程。老头子不耐烦地挥挥手说，自己不参加了，中午要出去，你们看着办吧。

秘书长走后，老头子问：“刚才说到哪儿了？”

“报告。”我发现老头子明显衰老了，这么容易健忘。

“对，报告！人大就是报告多，千篇一律，全票通过，来者不拒。可这次不同了，我要当一回名副其实的监考官，别想舞弊蒙混过关！”老头子说到兴头上了，跟过去的习惯一样，站起身来，叉腰做着手势，俨然是位野战前线指挥官。

我不再装聋作哑了，掀起“报告”当地毯，在老头子面前铺垫开来，引导他迈步。

“据说是杨秘书长亲手起草的？”我点到了小杨头。

“唔，这搞法律出身的，就会钻研字眼，避重就轻，逃避责任。老子不管他啥秘啥长的，想敷衍了事门儿都没有，把人大当空门踢，亏他还在人大待过。”老头子对这个昔日旧臣似乎含有少许愧疚之意，原本是块好材料，却被他市长翻手打压委身在人大，领略了后院子清凉的人大主任将心比心，觉得不该听信谗言委屈了人才；叫他懊恼的，是壹号掰开他的手，又让那块材料恢复了成色，摇身一晃成了市府秘书长，这是老头子不能忍受的，好比一匹千里马，本来骑在自己胯下，结果让别人横刀抢夺了，这也是一种患得患失的感受。

“把他叫来当面指正不就结了。”

“你说啥？”老头子坐了下来，小眼睛转动了两下问，“跟他面对面？”

“对。他这个政府秘书长是追随市委航标的，对此大家都心照不宣，包括市长也有自知之明，所以市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的稿子肯定有所保留。现在的市府是不敢明目张胆跟市委顶牛的，可人大主任要求政府秘书长修正报告文稿就名正言顺了，因为报告是呈交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有权监督

不是？”尽管老头子的小眼睛已瞪得溜圆，我还是斗胆进谏，说出自己的看法。

“娘的，你今天来当说客的！”老头子撇了撇嘴角，发出狡黠的冷笑。

真是一头老狐狸，能嗅出千里之外的尿味。

我原以为自己的逻辑缜密，拿“报告”做引子，顺理成章地凑合这次高端会晤，没成想还是穿不透他那双小眼睛撑开的缝隙，不堪一击。其实我是急于求成了，一个从不过问政事的老车夫忽然给主子指定方向，本身就已經出格了。

“哟嗬——小余同志，看来你跟着吴书记是走对路了，我算是耽搁你了，白白浪费掉十几年大好光阴，也真是屈才。”老头子摇头晃脑地挖苦我，十分解气。

我不想辩解，赔着一脸傻笑，任由他嘲弄。

沉默许久，他将脸蛋凑近我问：“真是你自己的想法？”

我点头回答：“没人能教会我的，也不敢教我。”

老头子最终用一条“骆驼”打发了老车夫，末了警告一句：“少管闲事，开好车是本分。”

话虽这么说，可就在当天晚上，老头子给我打来了电话说：“明天叫那姓杨的约个地方，你也跟着来。”

老头子最终认定我是小杨头的说客。

## 54

今天是礼拜六，休息日。

吃过早餐就给小杨头打电话，他没想到我老余给他办成了，本来他没抱多大希望，准备今天陪胡博士打网球。

推却一个美女，迎合一个糟老头子，这种取舍显示出官与商的不对价。

“呵呵，老头子现在谁的面子都不给，你是例外。你给推荐个地方，老头子喜欢的。”小杨头说。227





要说老头子喜欢的地方还是 A 县，在那里随便找个角落都能让他找到荣归感。市区的场所除了“金盾”，他很少光顾别的，当然了旧物市场除外，还有一处就是“蓬莱”了。

“老头子让你定。”我推托说。

该去的地方都腻味了，指望秘书长能提供新鲜风味。

“C 市刚起了一个休闲场所——‘醉翁亭’，登高望远，湖光山色，咱上那边。”小杨头很会安排，明知道那是老张的地盘，到时候一定能让老头子尽兴而归的。

“吴书记昨天自己驾车上省城了，我估计老头子也不大会叫小姜开车去，老头子的坐骑太扎眼，为出行方便，我俩只好跟你搭便车了。”

“没问题。我找辆三菱吉普，到时候爬山方便，听说老头子过去在 A 县坐的是辆奔驰吉普，在县级一把手中，牛气冲天的！”

“听老头子说过，买的二手车，不算超标，有回差点把老头子交待在盘山道上了，修理后继续当老牛骑。”

“要不要提前通知老张？”小杨头提到东道主。

“你问老头子吧。”

吸取上次 A 县的教训，昨晚上在接过老头子电话后，我认真征求了老婆的意见。老婆倒是没多考虑，认为有小杨头在场，但去无妨。

没过一个钟头，小杨头又来电，车已到楼下，等我一同上政府大院接老头子。

临出门，老婆特别交代，你这次去只带两个耳朵，嘴巴要封死。

就在我下楼时，小强来了电话：

“余哥，有空吗？”

小强进了壹号驾驶室后，我们没再联系，无形中我开始有意躲避陆战队员了，吴同学的左试右探让我感到某种压力。他小强知道的秘事儿实在太多，我甚至怀疑他已窥探出“U 盘”隐藏的那些事儿。

小强就是个爆点，随时有可能引爆！

“正要出门。”我冷淡地回答。

“有事？”

“是。”

“那好吧，等你有空再说。我这几天烦死了，老板老给我电话。”

“哪位老板？你老板不是上香港考察了吗？”

“能有谁？王老板。”

挂完电话，我开始愧疚着，觉得把小强推进壹号驾驶室确实是害了陆战队员，原本想找个安全地带躲开王圣水，现在可好，穷追不舍了。

上了小杨头的车，他亲自驾车，我坐在了后头。

小杨头说：“待会儿到大院门口我先下来，你去接老头子。”

“避人耳目？”我问。

“人多口杂，在这当口上，我还是避讳为好，否则会传出我跟人大主任达成啥联盟了。”秘书长选择C市看来是早有思想准备。

“呵呵，到了‘醉翁亭’，你该不会叫老张安插便衣警察布岗放哨吧？”

我理解小杨头的处境，位置不一定决定方向，但方向决定了所在的梯队，他应该属于“第三梯队”。

到了老头子的府第，老头子正坐在院子的葡萄架下饮茶看报。

见我进来，他放下报纸问：“上哪儿？”

“C市醉翁亭。”

“让老子跑那么远的路，山高路远，这是要躲开广大干部群众的眼线嘛。你说这搞法律的，不光会钻法条漏洞，找人墙缝隙也有一手，他人呢？”老头子朝院外的吉普车望了望。

“在大院门口候着。”我知道老头子不会轻易挪身的，你一个小秘书长不抬脚登门，就别想让大主任躬身上车。资历摆在门槛上，不能乱了规矩。

我正要给小杨头打电话，让老头子给制止了。他回头叫老婆子给我倒了杯茶，自己也进了屋，好像在跟人通电话，嗓音不大，听不清楚。

过了几分钟，老头子捧着砂壶，吸着茶水回到院子里。

“怎么一出去就是代表全市人民招商引资？简直是乱弹琴！”老头子将报纸头版扔到我手上，愤然说道。

我低头一看，是市委书记出行的跟踪报道，背景是特别行政区的尖沙咀海边，照片上的壹号尾随在省委领导身后，一脸陶醉的笑容。报道内容自然是官方格式，什么友好，什么携手之类的套话。

我觉得老头子有点奇怪，给他开车这么多年，印象中从没出境过，作为政府一把手出国考察的机会有很多，可每次他都不凑那热闹，去的都是副职。有一次，跟本市结为友好城市的日本市长来访，特意邀请他在方便的时候出访，老头子用笑话委婉地谢绝了对方。老头子面对矮他两个头的小个子市长说：我个头太高，九十度鞠躬难度太大，等我学成了，一定





叨扰。

有些小车司机能追随领导天上飞，外国的云彩脚下飘，异域的月光身上披，也不枉费成年累月死握方向盘的困苦。不要说刚哥进赌城过把瘾，连小强都曾跟随王圣水王副主席上欧洲一游，亲吻了爱琴海。老头子似乎也看出我那时候的心思，并解释说：不值得眼红，毛主席他老人家一生也就出国两次，我打仗时也翻过中越边界，还是国土养人。

一杯茶两根烟，老头子还没动身的意思，我有点着急了，看了看表，快到10点了。

“吴书记上省里了？”老头子起身做了一个扩胸动作，问我。

“是的，她自己开车去的。”

“谁说是她自己开车呀？军分区首长亲自掌舵开车，你啊，再不用当灯泡道具喽——”

老头子这句酸话让老婆子听到了，在屋内冒出一句：“咋啦？你这老不死的还没死心呀？”

“娘的，这是哪跟哪？！”老头子回骂道。

正在这时候，小杨头出现在院门口，满脸堆笑向老头子问好。

老头子只嗯了一声，重新坐回椅子上翻看报纸，二郎腿跷得老高老高的。我进屋给小杨头端来椅子，老婆子动作还算麻利，随后就将茶杯送到了小杨头手上。

“大姐，身子骨还硬朗啊？”见老头子沉着老脸，小杨头只好跟老婆子搭讪。

“唉，人老不中用了。你不是在政府任秘书长吗，找我家老头子有什么事？他现在说话没分量了。”老婆子含沙射影地说。

“大姐可不要这么说，我们可都是老领导一手带出来的，市里的工作都少不了老领导指点的。”小杨头说这话时明显底气不足，场面相当尴尬。

“去忙你的！想让老子提前退休吗？”老头子将夫人支走了，转身问了句：

“杨秘书长好像还是第一次亲临寒舍，一路打听找到院门的吧？”

“老领导健忘了，有一年夏天，我晚上登门向您汇报过工作，就坐在这里，一起边吃西瓜边谈工作。”小杨头将椅子挪近老头子。

“是吗？不大记得了。那时候我下班回家也没得休息，门槛都被踩折啦。”

小杨头继续打开怀旧的片段来感染老头子。

“还有一次，您不在家，我一直等到晚上 11 点，最后只好回去了。没过两天，我就被调去治市办了。”说到这儿，小杨头口气略带伤感，他对老头子的人品一直很敬重，自己当初被打压，还不是有人在老头子面前搬弄是非造成的？所以他形容老头子为“一介武夫”，比较客观中肯，是不带个人成见的。

“哦？”老头子听到这里，有点意外，自言自语道，“我不知道呀。”

“老领导那阵子为征地补偿的事操心，也怪我这个法制局局长工作没做好，所以，当时被调去人大，平心而论，个人毫无怨言。”

老头子捋着背头，好似那根根银发让他想起了焦头烂额的日子，为发泄心头怒火，将杨局长发落到了人大“冷宫”。

老头子沉吟半晌后，递给小杨头一根香烟说：“小杨，你是学法律出身，都说这‘骆驼牌’香烟也成了腐败证物，有法律依据吗？”

老头子的思维是跳跃性的，习惯声东击西，叫属下难以揣测。

一声“小杨”让秘书长倍感亲切，刚才的窘相也有所放松了，他笑道：“有个词叫草木皆兵，稻草人也只能吓唬麻雀，夸张手法。”

“小余，往后有机会多跟小杨学着点，人家说话就是有水平。唉，当初放走你我也真是老眼昏花了，好在你现在回了娘家，好好当好管家吧。旁的不说了，咱这就出发，小余开车。”

这 C 市原本不属于本市管辖，80 年代那会儿，上面要在这两个县选择一个将来发展成为地级市。于是引发了两个县的历史瓜葛，争得你死我活，最终伤了和气。在设立地级行政后，C 县负气坚决要求划归别的地区管辖。直到 90 年代，重新调整行政区域时，C 县已成了县级市，回到了本市怀抱。可毕竟平起平坐过，让别人做了老大，小弟心里自然还是不服这口气，所以，每年只要一开“两会”，在选票上 C 市总要别出心裁地做文章，很





让“老大”头疼。老头子的前任市长在当年选举时，就因为C市人大代表唱反调，差点就落选了。前车之鉴，为安抚C市的历史伤痕，此后的C市党委一把手都是本市当然的市委常委。近些年省里的副厅干部都爱空降到地方做大员，奋斗四五年，只要做出政绩来，再回到省里捞个厅级轻而易举，也在履历上添上“基层经验”的重笔，比起在厅一级单位做垂死挣扎要见效得多。C市现任市委书记就是这样的角色，此人姓曲，原本只是卫生厅里排名最末的副厅长，若不通过曲线救国之道，估计要在副厅末位上熬到光荣退休了。据说当时省委组织部考虑下派干部时，发现名单上的干部学历大都是文史类的，而且有不少是非正规院校毕业，以党校居多。于是重新考察，首都医科大学毕业的曲硕士吸引了组织部的眼球，这样的专才耗在上面实在太可惜。就这样，曲硕士在毫无背景，也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成了C市市委书记。别瞧老头子向来看不惯知识型一把手，但跟曲硕士很是投缘，这其中也有夫人为医院院长的原因，跟曲副厅长过去是一条战线上的。更为重要的是，同为省委下派干部，级别也相当，可团委书生的一把手完全盖住了曲硕士的“一把手”，曲硕士心里很是不平衡。于是被老头子统战过去了，拉拢了市委班子里非常珍贵的一票，当时有人曾戏谑说：市长的左膀右臂上盖有厅级章印，说的就是纪委书记老陈和曲硕士。

老头子成为市长人选时，正是曲硕士上任之初，那时候的团委书生还没下来做市委一把手，老头子跟曲硕士也仅是点头之交。据说人大会议召开前，老头子的院长夫人从省卫生厅请来一位老战友，一起上C市拜会了曲硕士。人大会上，在曲硕士的鼓动下，C市人大代表举双脚将神圣的一票投给了老头子。

老头子刷新了历任市长高票当选的记录，曲硕士起到关键作用。

曲硕士的性格跟老头子完全属于两种人。都说学医的胆大，读法律的胆小，这话不适用曲硕士，也同样套不进小杨头的身上。曲硕士心里不服团委书生，但面子上一点都看不出，甚至会流露出怯意；他跟老头子也只是搭建暗礁，沉在水底碰撞团委书生。老头子跟他之间直接交往的机会很少，他有意保持一段距离。老头子有回在C市喝多了，笑骂曲硕士说：“难怪你在厅里落到副职末尾，原来从不敢拿手术刀啊！”

小杨头是胆大心细之人，认准了就敢一试，包括跟胡博士勾搭成双，他也毫不避讳。为什么西方的总统很多是法律出身，这跟嵌进骨子里的法

典有关，法治原则下的自由追求，这可能是克林顿敢于朝裙子上的“斑点”吐口水撒谎的缘由吧。

小杨头这回是拿老头子这片石头地当责任田来耕种，勇气可嘉！一旦修理不好，汗水白流不说，他还得浪费肥料不是？

小杨头给老市长拉开车前门时，老头子没反应，自己开门坐进了后座，然后才说道：“小余开的车，你坐前面比较合适。”

给老头子开车以来，他终于坐在了后面，老头子的政治词典里从没有“退缩”二字，包括车上位置。他这样做，显然是为我着想，因为上次 A 县受到的冲击牵连上了我，他学会“保护”自己的老轿夫了。这次不光没用自己的坐骑，连位置都挪后了，对他来说，已倒退五十年了。

车出了市区，进入省道，小杨头请示道：“老领导，要不要跟张局说一声？”

老头子愣了愣神问：“张局？哪位地头蛇啊？”

“老张——公安局长。”我进一步说明。

“呃？他呀！不必了，我们直接上 C 市政府大院。”老头子点上烟吩咐说。

“咱先去‘醉翁亭’吧，那地方可是休闲好去处，我都安排好了。”小杨头一听显然紧张起来，再次动议道。

老头子的指令叫人很是不解，小杨头这次约他上刚开张的“醉翁亭”为的就是隐秘，尽管议题涉及公事“报告”，但会晤形式纯属私人交流活动，并非官方议政，何必又要跟当地政界要员通气呢？难道老头子忘记 A 县教训了？

“醉翁之意不在酒，这名字好像不大适合我们吧？还是公事公办的好！”老谋深算的老头子把话颠倒过来说，其实小杨头安排的场合正适合这次交流。老头子此刻在心里一定发出了狂笑，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小杨头套住了。

身不由己的小杨头好似被绑架了，终于明白老头子这么痛快答应会晤的缘由了，他这个猎物给自己挖下了陷阱，猎手只需腾出手来揪他尾巴了。

排除老张的用意也明显，老头子已将这个“乡干部”踢出了自己的梯队，他是要借助曲硕士的地方势力，将这次会晤档次进一步抬升，完全“公对公”了。

“你给曲书记打个电话吧。”老头子开始咄咄逼人。

小杨头心里是一万个不情愿，可也没辙了，车头已不可能掉转回去了。



曲硕士的号码肯定是没存进他的手机里，在他翻弄夹包找电话本时，老头子朗声说出了号码。

此时此刻，小杨头唯一的愿望就是对方关机，这样局面才有可能出现转机。

在他道出一声“喂”字时，声带明显发出了微颤。

“曲书记啊，是我，听不出来啦？”对方自然是听不出他的嗓音来，失望加沮丧的秘书长只好自报家门了。

“我呀，正往‘醉翁亭’方向去，您在哪儿……”

法典装备的脑袋就是思维敏捷，逻辑缜密，小杨头突出“醉翁亭”的名字合情也合理，因为通往C市的省道确实穿过“醉翁亭”所在的山体隧道。可接电话的人一听意思就不同了，以为人家是上“醉翁亭”消遣，本来两人就不是一个道上的，听者也便不用尽地主之宜，找个借口就把你随便打发掉了：我在N市，下次过来一定要提前通知我，好给你接风洗尘。再有，小杨头省略了最为重要的信息，根本没提及老头子的大名，动机很明显，就是希望对方尽快打发掉他这个不速之客。有了上述两点做引线，再询问对方位置，便水到渠成了，对方卸驴下磨：你爱上哪上哪，恕不奉陪！

然而，精明的法律高材生这次引用条文失算了，对方的回话好似一把剪刀插在了他的唇间，叫他吞吞吐吐：

“……是和老市长……一起，行，客随主便，听您安排……”

精于法庭舌战的高材生变得理屈词穷了，在挂电话时发出一声郁闷的长吁。

“怎么了？害怕曲书记给你灌酒？别担心，那个知识分子喝酒文明着哪，从没红过脸，哈哈哈——”老头子终于发出爽朗的笑声。

一吁一笑间，已提前预知了C市之行的结果，老头子赢得乐开怀，小杨头输得愁断心。

姜还是老的辣，烟还是粗的香。

我忽然觉得自己从中担当了不太光彩的角色，虽说事前站在中间人角度花心思促成了两人会晤，可事态的发展方向好像偏离了既定的目标，我和小杨头都成了老头子拿捏的棋子，结果是小杨头自己暴露了，老头子不费一枪一弹就扛走了小杨头竖起的军旗。

真不知此时小杨头的心里是怎么盘算的，料不成将车上的主仆二人假

想成了狼狈为奸，合起来算计他。

我递给小杨头一根香烟，见他表情很淡定，便不再多想，开足马力向C市飞驰。

C市属于新型城市，因为地处本省交通枢纽南大门，跟北边的A县比较，就是东西方两极世界了，一个发达，一个贫困。所以，市属处干们乐意到A县苦干几载，没功劳也有苦劳，所以，容易引发市领导恻隐之心：该调上来享受几年清福了。而省降干部一般爱往C市钻，四通八达，随便怎么折腾都能钻出一条道来，条条大道通罗马，省领导一瞧：哟，又开辟新干线啦，赶紧上调！

老头子很想打破这样的格调，特别是C市一把手，在他代理书记短暂期间，曾向省委力荐过开发区行政长官——杨区长，理由是：不能老拿C市当跳台，对地方干部不公平。杨区长跟老储一样，是老头子一手带过来的，老头子当时的算盘就是南北向各安置一个亲信，想通过这种南北联手的方式，让二人同时进市委班子。结果，一个也没实现，反而让老储栽倒在自己的红色根据地里，实在让老头子老脸丢尽。

能否借助曲硕士搭起的戏台，演一出“绝地反击”，此行成了关键一步，也是老头子未曾想到的策略，对方自己送上门，老头子信手拈来，借鸡下蛋，实在是歪打正着。

也难怪他老人家阔手送我一条“骆驼”，我就是一头骆驼，在他焦渴之际驮来一水袋泉水，滋润了他的心田，开始拳打脚踢地表演“功夫”了。

56

逼上梁山的小杨头并不甘心束手待毙，很快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跟我聊起现在政府小车班里的趣闻。说老杯那家伙本性不改，常在小车班里散布流言，姚副市长也开始厌烦他那张破嘴了，有可能随时走人。“彩王”在彩票战线上的执著精神没有白费，终于中得五万元奖金，好事成双来，





政府办正式指定他为小车班负责人，“班长”换了个官方头衔——行政科副科长，为此“彩王”被政府办那帮人狠狠宰杀了一顿大餐，姚副市长为此在办公会议上还特别表扬了“彩王”，说小车司机一定要严于律己，不能背着领导发黑财，人家市长司机靠买彩票发红财，名正言顺，也是给体育事业做贡献。至于说新来的老万，朱副市长一直不满意老司机的眼神，上回下乡检查工作，一不留神撞死了横冲马路的狼狗，结果可好，那条母狗有孕在身，而且未降世的狼崽早被城里人订购了，身为狗主人的村民损失相当惨重，那也是好几条命呢！围观群众觉得副市长面孔很陌生，而且长相更接近有钱商人，于是就赖上了，甭说副市长，天王老子撞死动物也得赔偿呀，朱副市长只好埋单借出一条道来……

老头子在后面听到狗命索赔时，忍不住“扑哧”一笑，说道：“上次在我儿子家看报纸，不料那只小狗跳将上来在我腿上随地小便，娘的，这也太没家规了！老子横出手来就把它划弄到了地下，好嘛，那只小狗竟然在地上打滚尖叫，冲老子示威哪。我孙子在旁看到了，居然掉泪教训我说，爷爷，你这是虐待小动物，跟虐待儿童一样。娘的，这是啥话嘛，拿宠物当孩子养了，也难怪那只小狗像个孩子似的打滚放赖，哈哈——”

让狗故事一闹腾，这车里的紧张气氛才有所缓解。

小杨头一路上电话不断，因为老头子坐在后面，所以他便三言两语就给打发了。其中有个电话让他十分谨慎，说话时放慢了语速，咬文嚼字，也极有耐心：

“Bossman，啊，还好……通过了，对……那边呀，快了，问题不大吧……”

通话中间一大段他一直是用“是”的肯定语气，尽管坐在车上，也能从口气里听出是“九十度鞠躬”。通话结束前，小杨头口气异常坚定地说：

“您放心好了，没问题！”

我这个大专生虽说是自学品种，但也略通简易英文，那个英文单词适合境外来电，境外之士回到本土时往往也不大适应方块字的发音，经常会冒出“OK”、“Yeah”之类的洋玩意儿。

老头子虽然识别不了洋货，但方块字堆积的口气里能听出那份独特的虔诚与恭敬。大家都保持缄默，车进了C市主干道时，望着窗外横冲乱闯的“的士”，老头子才说出一句：

“啥时候这小车能遥控操作就好了，小车班都他娘的解散当‘的

哥’去。”

以前老头子也不常上这里，现代与古朴两种风格他更喜欢旧物，跟收藏嗜好一样，他还是偏好 A 县的山头。

曲硕士的处事风格却与眼前的现代化节奏背道而驰，从接待上级领导的程序上就能看出，老头子大小也是厅级干部、人大主任，但候在办公大楼前的四大班子首脑中，唯独没有他的影子。

尽管早有思想准备，小杨头还是被眼前的阵势震住了，四大班子聚齐让他始料未及，完全将这次行踪定性为官方视察了。老头子在跟纪委书记握手时，问了一句：“你们这里的清查工作成效如何呀？”

“唉，不瞒老领导说，一盘散沙，都不知道咋收场了。”纪委书记长吁短叹道。

一阵握手寒暄后，老头子将小杨头推到了前沿：

“今天是杨秘书长挑大台，我来只是捧场。”

秘书长赶忙摆手说：“我只是顺道跟过来看看，各位领导礼拜六也不休息，还不是因为老领导德高望重啊。”

在他们进楼时，老头子特意交代我：“小余，你也跟上来。”

走在前面的是市府办主任，引导各位领导搭乘电梯上了六楼会议室。

在领导们进去后，那主任叫来一位当班的年轻人，负责安排我在办公室休息。

按理说，老头子才是今天唱大戏的，应该由 C 市的人大出面才是。

也许这里事前也已定调：政府唱大戏。

办公室离会议室不是很远，里面传来阵阵笑声，老头子的嗓门最大。

办公室还坐着一个女的，年轻人给我倒水时，政府办主任过来了，将手里的几张纸交到女的手上，让她复印十份，说是下午开会用的。我瞥了一眼封面，正是“谍报员”呈交给老头子审核的报告稿。

事态完全由老头子掌控了，小杨头只能被动接受。

让我奇怪的是，会议室那边一直谈笑风生，临近中午了，也没见到曲硕士的身影。

我故意问坐在一边抽烟的年轻人：“你们礼拜六也加班？”

“很少这样的。我正在家打麻将，主任一个电话把我叫来了，说市领导过来开会。我也奇怪，领导过来检查工作事前没接到通知呀？”

“怎么没见到曲书记？”我接着问。





“曲书记的秘书来过电话，说书记晚点直接上宾馆。”

年轻人凑近我，问道：“发生啥事了，礼拜六赶到 C 市来开会？怎么会是杨秘书长陪同人大主任一道过来的，市长呢？”

“领导的事我哪儿知道？”我用官方语言回绝了他的好奇。

就在这时候，办公电话响了，女的接了电话：

“哦，午饭准备好啦，好的，我过去请示一下。”

C 市就是要别具一格，大院东头耸立着 C 宾馆，比咱“小招”阔绰多了，装修得富丽堂皇，20 层县级政府招待宾馆，在本市首屈一指了。

也难怪这里的人大代表在参加市人民代表大会时，常拿 GDP 影射市级财政的疲软：没有我们垫背，市级财政早瘫痪。

还是政府办主任头前引路，四大班子领导们簇拥着老头子和小杨头，一边走着一边说笑。我一个人跟在后头，无聊地陪着这群官僚溜达。

大家落座时又相互谦让了一会儿，主位自然归老头子，右首是小杨头，左首空着，一定是曲硕士的了。

曲硕士出现在餐厅还算及时，服务员刚上茶。我跟他见面的机会不多，发现比过去胖实了。记得刚上任时，他完全是一台被机关系统耗尽柴油的手扶拖拉机，瘦长形的脸蛋上架着黑边眼镜，白净的肌肤容易叫人联想起教书先生，一副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现在的曲硕士的身段明显横向拓展了，脸膛也长出了一倍，肤色像个女人，白里透着红，一看就是保养得体。跟在他后面拎包的一定是秘书了，但体格比较离奇，虎背熊腰，倒像是护身保镖。

曲硕士冲老头子一抱拳说：“来迟一步，老领导莫要怪罪。”说话文绉绉的，这点没变化。

老头子哈哈一乐说：“等会儿自罚三杯吧，瞧你这新上任的秘书块头挺沉的，肯定能给书记抵挡一面。不过，今天恕我不能跟各位碰杯尽兴了，身子骨不行啦。”

“这里的‘酒鬼’是常备的，老领导现在是不是口味改了？这是给自己找借口嘛。”曲硕士这一说，其他几个忙附和称是，说不喝“酒鬼”，就是不给 C 市人民的面子了。

几大巨头共聚一桌的场面一般是很少见的，开会那是公务，冤家也得碰头，但酒桌上则能躲就躲，没有和气成团的班组，有班组就有纷争，有纷争就有梯队，有梯队就有割据，有割据就有鼎立，有鼎立就难共桌了。

大小班组，从下到上，莫不如此。有能量叫大家伙围坐在一块儿扮成和谐餐桌，唯有上层班组的代表人物——班长。老头子毕竟代理过“班长”，再加上很少光临这块地盘，所以，即使在休息日，几大巨头也都放下了手中的“休闲”节目单，坐在一起共建和谐之气。

“我啊，快成娘的老鬼了，人见人怕啦。今天来，还是杨秘书长不嫌弃我这糟老头子，过来散散心。本来杨秘书长安排上‘醉翁亭’的，实不相瞒，自从上次在省军区喝成胃出血，现在提个‘醉’字就作呕，好汉不提当年勇啦，所以就改道叨扰了。有杨秘书长在这儿，你们当他是‘酒鬼’吧，千杯不倒！”

老头子一提“胃出血”，大家伙都做出吃惊的样子，忙问啥时候的事，咋一点不知道呢？

作为政府秘书长，不知道人大主任病倒，这在场面上很难讲得过去，人家C市领导离得远，不知道也是情理之中。所以，小杨头的表情显得更为夸张，问道：

“怎么没听人大那边提过？我们也失职呀，老领导出了这么严重的病情居然一无所知，实在惭愧！”

“杨秘书长，这可不太好，不能因为老领导不在一线了，你们就忽略了老同志。”曲硕士身为市委常委，副厅干部，那也是小杨头的上级，所以说话不留情面。

“曲书记批评的是，我也做自我批评。”小杨头连连点头，表情尴尬至极。

老头子倒好，也不出面给秘书长圆场，反而兴叹一声道：“唉，船到码头车到站，该靠边啦。”

在场的C市人大常务副主任似乎找到了共鸣，冲着老头子接口道：“不服老不行，我的老市长。”

曲书记兼任人大主任，听到副主任这样感喟，不免皱了皱眉。

政协主席趁机请示：“曲书记，上菜吧？”



那天在酒桌上老头子当真滴酒未沾，矛头直接指向了小杨头，曲书记的大块头秘书跟政府办主任联手向他进攻，杨秘书长显得孤军奋战，力不从心。

反正是喝高了，大家伙浑身冒着酒精进了会场挥发，唯有老头子独清。下午会议的结果可想而知了。

老头子当晚留在了C市宾馆，曲硕士要挽留他多住几日。小杨头像只斗败的公鸡，红冠充血，落荒而逃。

开车回去的路上，他躺在后座上痛苦不堪，大叫上当，将手头的那份报告撕成碎片扔出窗外。

C市之行，本来小杨头就带有醉翁之意，妄图和老头子私下达成某种君子协定，顺利通过报告审议；没成想叫老头子先入为主了，真正实现“醉翁之意”的是老头子。

我是不便过问详情的，反正老头子借助C市四大班子的圆桌会议，全盘否定那份报告，等于给杨秘书长打了预防针。

送他进家门时，他冲我苦笑一声说：“都低估老头子的能量了，难怪市长把皮球踢给大人，真是高人。”

我回到家里，向老婆做了简单陈述。老婆半晌都没出声，埋怨精明透顶的秘书长这次怎么吃了哑巴亏，让老狐狸牵着鼻子走了，真是偷鸡不着蚀把米。末了还奚落我一句说：

“有你搀和其中准没好事！”

奶奶的，干我屁事！甭管你们如何明枪暗箭地战斗，只要不扎破轮胎，我的小车还得继往开来。

老婆最后分析说，老头子和姓曲的事前肯定商量过，借机套住小杨头在C市开会，但这样的会议不符合既定程序和惯例，开得有些不伦不类，是不能以正式会议文件下发的，顶多算是一种座谈会，就报告稿征求地方

意见，问题是会不会形成书面会议纪要，被老头子拿到常委会上做文章，地方上都不满意的报告，呈到人大常委会会议上，表决结果是明摆着全盘否定。

因为吴同学用了车，礼拜一我随女部长的坐骑上班。

早上我习惯先上胖妞那里吸根烟吹吹水，然后再进办公室看报纸，顺便听听老白同志对当今时局的一些看法。老白同志最大的爱好就是从报纸上搜集国际风云大事，然后捧着茶杯向坐客开讲，项主任不在办公室时，有时候也掺杂些身边的政论，包括传进纪委的那些小道消息，这点跟老白比较相像。

进了胖妞办公室，她正敲击键盘，头也没抬就问：“这两天跟吴书记上哪了，鬼影都不见？”

我摇头说：“哪儿也没去，修理长城。”

小王一声不吭地忙着整理案上的文件，我发现这三人当中，他最勤快，每天早上的清洁卫生基本是他承包了。

小李还是老样子，坐在那里盯住某个方位出神。自从挨过一砖头，嘴下积德了，不再跟胖妞拌嘴，办公室也终于消停了。

清查工作暂时处于休眠状态，挂着虚位的欧副主任一时间还不太适应，吩咐小王今天务必将材料汇总完整，她要向吴书记当面汇报清查工作第一阶段小结。

“这就暂停了？不是才开始吗？”我问。

“第一阶段是摸底，也有收效，A县的局长不是落马了吗？”胖妞回答。

“害群之马何止区区一局长，也就这么地了，这就是纪委工作，适可而止。”小李又摆出老资历的嘴脸。

“我看不见得，常委会不是还没开吗，咱在下面不能乱说。”胖妞反驳道。

小李没再说话，打开电脑，目光终于有了落点。

“老余头，昨晚上我见到杨秘书长了，跟一帮朋友在‘金盾’喝得天翻地覆，觉得有些失常，是不是受到打击了？”胖妞说着扔给我一包“大熊猫”。

胖妞现在管教汪公子已深入到了嘴巴上，包括嘴边的烟卷，一律没收。我借机捞了一把，每周都有收获，档次都在中华之上。





“谁敢打击杨头啊，除了博士？”我调笑道。

“你就没听说这次人大要他上门接受常委们质询？”胖姐掌握的内幕还很详细，接着强调，“也有代表到场，其中就有A县的矿主代表。”

“这不是节外生枝吗？分明是跟我们纪委对着干！”小王停下手里的活，一针见血地说。

“两码事嘛，人大是监督机关，当然有权过问驻省办主任的离任审计，这点上我们应该向权力机关学习，依法办事。”小李特别点出驻省办主任，显然是指向胖姐的，那可是汪公子的亲舅舅。

“没错，我们纪委少的就是这种底气，老看别人脸色行事，假如都靠中纪委才能排斥干扰办案，那地方纪委机关就都成虚设了，不如让中纪委在全国各地设立办事处算了。”没想到胖姐旗帜鲜明地站到了小李这一边，具备大义灭亲的风范。

“就是一码事，若不是人大插一杠子，清查工作能这样半途而废吗？”小王倔强地坚持己见。

“莫谈国事，莫谈国事，我去老白那里看报纸去。”我将“大熊猫”揣进口袋里，向三位锋芒毕露的“革命小将”告退。

项主任上午到机关工委开会去了，“牛鬼”此时正在办公室和师父老白说着话，声音不大。见我进来，“牛鬼”停止了交谈，问我吴书记啥时候回来。我说这要问欧秘书，我可不知道书记的归期，我没跟着开车。

“反正你也闲着，这样吧，上午你陪我上一趟医院。”“牛鬼”说。

我不大乐意听到他这样的命令口气，就说：“牛主任，我又不是纪监室的，你随便带个人过去不就行了。”

“余师傅，情况是这样，老储在医院躺得太久，成天闷声不响，我担心这样下去身体好转了，精神出问题，所以，带你过去跟他说说话。”“牛鬼”是把我当成心理辅导员了。

“案子还没撤？”我多问了一句。

“这不是你要关心的。”“牛鬼”说完出了办公室。

老白坐在那里独自窃笑，我将“大熊猫”开封，扔给他一根，他这才收住一脸怪笑，点上烟。

“老余，档次越来越高了，礼拜六是不是出去扫荡了？”老白问。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

“哪儿也没去，在家睡觉。”我说。

这次 C 市之行是用不着保密的，因为从一开始就带有官方色彩，小杨头尽管被老头子利用吃了亏，但他不是老萧，老萧勇于出卖自己，小杨头则不具备这种冒进思想，不会露出无赖相大骂人大主任用心险恶，与地方官员勾搭连环将自己“绑架”到会议桌前。至于 C 市那边，有曲硕士把关，能透露的一定是官方式的辞令：市政府秘书长陪同人大主任到我市检查工作，并着手讨论了政府驻省办的经济问题云云……

但对我来说，是要绝对保密的，一个纪委书记的司机和人大主任、政府秘书长同车共济，这里面就复杂了。

手机响了，又是小强的，昨天他也给过电话，我一直拒接。

“啥事？”跟他说我现在简单明了，总有一天，陆战队员的电话会被监控的。

“晚上有空吗？”还是那句。

“到底啥事呀？”我不耐烦了。

“纪委有人找过我。”小强憋了半天说。

“啥？”我吃惊不小，忙走到走廊拐角。

“纪委有人找我了。”小强压低嗓门说。

轮到我紧张了：“谁胆子这么大，调查市委书记司机？”

“上面来的。”

听到这里，我忙挂了电话，走廊那边，“牛鬼”正冲我招手。

## 58

问题还没调查清楚，甚至连皮毛都未曾触及，是无法断定肌体是否受到腐蚀的。病房里的老储尚能享受到处干的待遇，病房设施比较健全，有电视空调，也有单独洗手间，空间也自由了。每天除了医生护士，没人过来打扰他，因为“牛鬼子”在病房对面安插了哨所，白天和晚上有人轮班远距离守护着“病人”。

243

来时的路上我问“牛鬼”，老储到底是啥病。病情不属于办案机密，



244 “牛鬼”敞开嘴巴告诉我，其实啥病都没有，户外活动少了，常叫肛门痛，医生也没检查出患有痔疮，留院观察中。“牛鬼”摆出常委架子严肃地对我说，你现在可是纪委工作人员，跟老储谈话注意纪检纪律，不该说的别乱说，就当是闲扯。

我就问了：“万一说漏嘴咋办？”

“牛鬼”反问道：“你嘴巴要是不严实，吴书记也不会带你上纪委的，再说让你跟老储接触也是吴书记的意思，组织上充分相信你的。”

帽子扣上了，我也只好表态：“牛主任把心搁在肚子里，我进病房就是跟老储扯淡，说不定能扯出有用的线索帮你们办案。”

“那最好不过了，要是他主动问起自己秘书的事，你就告诉他在检察院彻底交代了，立功表现明显。”

“真要我瞎扯淡啊？据我了解，秘书受贿跟他毫无关系的。”

“那是没到时候，进号子可不同住宾馆，进去的有几个不想立功赎罪呀？”

原来纪委也时常靠忽悠来撬开嘴巴的。

“牛鬼”跟对门办案人员交代完工作，便离开了。老储趴在床上看报纸。报纸、电视现在是他了解外面信息的唯一通道。

见到我进来，他忽地从床上弹起，丝毫瞧不出屁股零件有问题，弹簧似的。

“老余，你咋来了呢？”他握住我的手，非常激动，好像是黑夜里的窗外投射进来一抹月光，让他看到了光明。

“来看一个朋友，顺道过来看看你，储书记，病好点没？”我将水果放下，给他剥了个香蕉，开始忽悠他了。

老储也没客气，一边嚼香蕉一边说：“我也说不好，就是觉得浑身不舒服。在‘水楼’里闷了一个多月，我快被那帮家伙折磨成水怪了。”

我又将一条红塔山香烟交到他手上，故作为难状说：“现在我在纪委也过着清贫日子，这烟你就凑合着抽吧。”

“太谢谢了，老余，等我出去了，得好好感谢你。”

“储书记别见外了，过去你可关照我不少。”这话不带虚情假意，从他秘书手里接过“骆驼”可以排成长队走一遭丝绸之路了。

来时的路上，“牛鬼”买了点水果，在我掏钱想买一条玉溪香烟时，“牛鬼”给挡道了，说别惯着腐败分子，高档香烟超出咱纪委规格了，报销

不了。

就这样由他掏钱买来一条红塔山。

想到从他口里说出的“感谢”，实在叫我脸红。

“老头子可好，怎么现在电视新闻里很少看到他的镜头？”在我将那包“大熊猫”交到他手上时，他抽出一根立马点上，贪婪地猛抽一口。

“还好吧。我也很少见到他，上次在省军区喝酒喝成了胃出血，也在医院躺过几天，我过去看过他。”

“他提到我没有？”老储急切地问。

我摇了摇头，好似摇来一阵风，携带着愁云堆积到他脸上。

“唉——”他重叹一声，不再说话。

沉默了许久，他才说：“我在电视上看到A县案子已移送检察院了，难怪中央三令五申禁止地方领导配秘书，这样的角色容易狐假虎威，我现在不就是因为秘书出问题了，牵连上了吗？可我只是在任用干部上有失职行为，你们纪委为什么非把我当成是幕后指使人呢？拿出证据来啊？为什么就不相信我？还说我跟陈书记之间不清不白的，甚至调查出我们两家的孩子关系非同一般，难道这就是纪委办案准则吗？跟封建社会的‘连坐’有啥区别？”老储接连质问，这是把我当成“牛鬼”替身了。

我无从安慰，只好劝道：“身体要紧，问题总会水落石出的，身正不怕影子歪。”

“狗急了会乱咬的，我现在就是担心有人放出疯狗来咬我。我啊，极有可能是权力争斗的牺牲品，老萧是躲过一劫了，我就没他幸运了……”说到这儿，他无力地斜靠在床上，点上第二根香烟，继续说道：“你都不知道，他们不光软禁我，不准我家人探病，就连几条香烟也不许带进来，说是担心烟丝里面藏东西。妈的，就算罪犯也有放风探视权，他们连起码的人道都没有！”

听到这里，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悲凉，一个县委书记连简单的“双规”还没理解透，大叫人权待遇。试想，他们在台上时，利用台面上的权威压制过多少基本权利呀！

假如真是让他知道“清查风暴”暂时休眠了，省里对老陈的问题也基本定调了，无须定进法典里问罪，那他一定坚决要求立刻办理出院手续，赖在医院里反而让纪委暂时松了口气；若是重返“水楼”，那就面临着放与不放的选择，就得定性。





医院似乎给纪委赢得了缓冲的时间：没问题，你自己出院直接回家得了；有问题，那咱先将就着，把病房当“水楼”。

“老头子就这么不管不问了？他不常说问题不大，心里有数吗，现在咋就不吭声了？”第二次提到老头子时，他的眼睛跟烟火一样，火中带烟。

我只能保持沉默，倒也不忍心再忽悠眼前绝望中的县委书记了。

这时候有护士进来给他吃药，他忽然从床上蹦起来，一甩手打翻了护士手里的药瓶，歇斯底里地狂嚎道：“老子没病！让老子回家！！”

两个办案人员迅速冲了进来，神色紧张地问：“发生什么事了？”

等见到老储安然无恙时，他们才放下心来，口气缓和地说：“医生早说过你没病，吃的也是维生素，我们这就向领导请示给你办出院手续好吗？”

“我要回家！”县委书记脆弱地擦了一把鼻涕，好似在学校受了委屈的孩子，跟老师抱屈吵着要回家。

“那可不成，你还要继续接受调查。”办案人员口气变得异常坚定。

老储重新卧趴到床上，回头冲我嚷道：“看见没，他们就是这样折磨一个病人的……”

我终究不是心理医生，无法揣摩到老储内心的真实想法。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从迹象上看，他缺少一种坦荡胸怀，自然就做不到包容外来的猜疑，纪委是永远不会停留在“猜疑”的层面上实行“双规”的，至少他们手里握有可信的线索，只是线路还比较紊乱，没理清疙瘩，一旦解开那块结了，一切便畅通无阻了。

见过老储后，我心情变得沉重起来，待在办公室里一个人出神，想到了很多，老储、驻省办、小强等等漂浮不定的人和物，浑浊中脑子忽然浮现出猪罐子来……

“老余，吴书记叫你过去。”老白走进办公室，叫了一嗓子。

我出了门，将大半截烟踩到脚下，心思重重地走向书记办公室。



眼下的局面让纪委夹在中间两头为难，作为纪委书记，吴同学的境况尤为尴尬。本指望“清查风暴”能一洗自己在市府软弱无能的表现，事与愿违，在我这个车夫眼里，她吴书记混得还不如先前的那位吴副市长，那时候毕竟放过“三把火”，燃烧了激情，尽管被灭了，可也壮烈过。现在可好，给拦腰折断了。

尽管如此，吴同学却淡定自如，不急不躁的，人也显得格外漂亮了。有人私下猜测说，女纪委书记现在滋润多了，是不是身边有了情侣？

于是，口水洒向了军分区政委，说这个军帽官儿倒也蹊跷，要想结束王老五生涯，军营里的绿花还不任凭他采摘吗，何故把手伸进了地方衙门？胃口倒挺大的，非要搂个铁面女书记亲热，时常热脸蛋贴冷屁股，莫非这才叫“军民鱼水情”？这对男女角色太敏感，可都是班子成员，料不定就将班委会开到了床头上。

女人终究需要滋润的，跟身份无关。我的后视镜能反照出吴同学脸蛋上幸福源头，老兵痞子追求女人，就算你把自己包裹成碉堡，他也会玩命地把你给端了。吴同学这座暗堡已被政委攻下，“幸福”两字流淌成了一条地下河……

总有一天，这政委同志可能提前解甲跟我抢方向盘的。

时令已近初冬，吴同学的长发却剪短了，耳垂完全暴露了，原来是这样的丰厚。都说耳垂大的人是福相，女人耳垂大，欲望也跟着强盛，我不由得吞了口唾液。

“老余，坐下说话。刚从医院回来吗？”她亲手给我倒上茶，十分温柔地问。

“嗯，刚回。你也是刚回来？”我坐在她对面，发现两天没见，她整个人好似脱胎换骨了，从里到外散发出一种朝气，仿佛少女尝到了初吻的滋味，孔雀开屏了。





“怎么样，来纪委已经好几个月了，适应了吗？”

吴同学这话说得有点问题，小车司机从不适应某种单位，只适应某个领导，大凡有领导有小车的衙门口，甭管是档案局的抑或是安全局，从来没有小车司机适应单位一说，领导决定一切，自然包括了脚底下的车轮子，司机适应了领导，也就适应一切了。

我回道：“没啥不适应的，只要是给领导开车。”

吴同学点点头，又说：“有件事我想事先跟你商量一下，希望你能同意。”

“啥事还要经过我同意啊，吴书记您说，只要我能做到。”

“嗯，你肯定能做到。”吴同学笑容可掬地将两条香烟塞到我手上。

奶奶的，事前先贿赂，这可是在纪委书记办公室。

这烟我跟老头子过去进军分区大院时经常拿，跟酒一样，上面都有显著特征：军区特供。

这种特制产品绝不外卖的，有钱也买不到，都随礼品流通。过去跟老头子开车时，我有时候充当了货车司机，他夫人常将一些名贵烟酒塞进奥迪里载她上省城，去儿子家之前，她要将烟酒拿到一家不太显眼的礼品回收店里换现金，其中就包括特供品。这种回收店老板一般只做老客户生意，跟老婆子很熟。我记得有一次的货车里混杂了不少军区特供品，回收店老板对名贵烟酒，不管是冠有人民大会堂专用招牌，还是啥洋码字体，中西混血儿，来者不拒，唯独不敢回收军区特供品。老婆子纳闷了，问店主原因。店主悄声说道：“咱收不起，上面打着非卖标识，太显眼啦，我有个朋友就因为收了这类特供品，结果被军区保卫部门盯上了，问他从哪儿得来的？敢拿军区做酒广告，是不是想败坏军队声誉？结果店被工商局查封了，说是假酒。”

很久没碰过内部流通的特供品了，我咽了口唾沫，小声问：“政委给的？”

吴同学点头说：“这可是军分区发给他的，别想歪了，我可是费尽口舌给你要了两条。”

“瞧咱首长，未免太小气啦！哼，对我这兵蛋子有成见呀？那不能怪我吧，我以前充当灯泡还不是您吴书记的命令？这可要跟他解释清楚啊，我以后还指望多吸点军区烟草哩。”我厚着脸皮开起了玩笑。

吴同学扑哧一声乐了，笑道：“呵呵，无功不受禄，我还没说事。”

她造作地将我手里的“粮食”给夺回去了。

“啥事让您比政委还要吝啬?”

“给你一个工作任务，车外活儿，你愿意吗?”吴同学收住笑脸，严肃地问。

“工作任务?除了开车咱啥都不会，该不是让我给小欧那些秀才们打下手装订文件吧?”我莫名其妙地问。

“很简单，让你私下接触小强。”

听到“小强”两字，我心里“咯噔”了一下，联想到小强说有人找过他，看来纪委开始调查检举内容了。

“发什么愣呀?同意不?”吴同学催促道。

我晃了晃脑袋，装作吃惊的样子问：“接触小强?为啥呀?他可是市委书记的司机，才进驾驶室没几天，有什么问题吗?”

“是这样。先前我不是跟你提过一封检举信吗，就是那份领导司机直接写给我的，我们已基本锁定是小强写的，想让你暗地里给我调查一下，他是不是掌握了某些官员的违法乱纪情况。”

“吴书记别开玩笑，他那个傻大兵怎么可能知道领导的秘密?再说了，他现在可是市委书记的专职司机，难道您怀疑……”我不敢说下去了。

“跟书记无关。”吴同学赶紧澄清。

“那就是王主席了，小强过去一直给他开车。”我开始循循善诱，希望能诓出点信件内容，我知道那天小强跟我谈到检举信时，避重就轻，没说实话。

“这不是你要打听的，你只管给我摸底。”吴同学简直是个老牌间谍，嗅出了我的用意。

我忙摇头说：“这活我可干不来，咱这双手只会摆弄方向盘，收集情报那是牛主任的强项，让他这个老侦探出马，不就啥都弄清楚了?”

“这事绝对保密，只有你知道，我直接上报了省纪委，省纪委派人私下接触了一下小强，感觉难度很大，对方矢口否认自己是举报人。所以，省纪委想通过秘密调查的手段先摸底，以防打草惊蛇。对你的品行我是了解的，非常信任你，而且你跟小强是同行，平常关系也很铁，最适合跟他接触的人就是你了。”吴同学继续给我洗脑做工作。

我真是犯难了，不用摸底我就能直接告诉你吴同学其中的内幕，但这不是我的职责所在，腐败分子再猖獗也扣不下我工资卡里的半分钱，我何





250

故将自己也套进去啊。

“可是……”

吴同学用手制止我，将烟交到我手上说：“老余，我知道这事对你来说有些为难，因为你就是个司机，但你想过没有，你都四十出头的人了，还能开几年车？你又不像别的司机没有编制，万一哪天你没车开了，你还能做什么啊？现在可提倡公务员末位淘汰制，淘汰就是下岗，知道吗？到那时候我相信你爱人也早官升一级了，你这个男人还想不想抬头呀？我今天跟你纯粹是朋友间的交流，是为你将来着想，我再过两三年便拍屁股走了，你老余的后路完全跟我没关系。当然了，你也可以说在这件事上我带有私心，想争回纪委书记的面子，立功建业。我不否认这点，你从政府跟到纪委，能看出我有多郁闷，我就不信这地方官僚体系真能打造成铜墙铁壁，固若金汤，我就是要捅破一道口子，不管他们是什么棋子，白子也好，黑子也罢，就是要掀倒这帮朋党结成的棋盘……”

吴同学从没有在我面前如此坦白自己，解剖自我，与其说是在说服我，倒不如说她在发布宣战誓言，在地方官场上一路跌撞到现在，她始终没出那口郁闷之气，她希望有朝一日能扬眉吐气地离开这块官场“试验田”，那样她才好安心伏案继续攻克她书本上的那些命题。她的态度非常明确，她不属于交锋黑白棋子的任何一方，她的使命就是清盘！

我也终于弄明白：在两股势力之间，她首先要扳倒一方，而无先后之序，一方倒下了，另一方也便露出破绽来，再出手就迎刃而解了。

她说了很多，从公利到私欲，她完完整整地将一个女纪委书记的真实面孔呈现在我面前，让我做出抉择。

最后她说：“老余，你不用急着回复我，想好了再回答。但不管怎样，从你跨出我的办公室，我们之间刚才这番谈话你要烂在肚子里，泄露出去，你就是罪人！”

就在第二天晚上，小杨头忽然给我电话，说好久没在一起打牌了，让我开车过“蓬莱”。我问都有哪几位。他说，来了就知道，都是领导。我就问了，你们领导要修长城，干啥叫我凑热闹啊？少个苦工给你们剥削是不？

小杨头掖不住了，说有要事相商。

我更加糊涂了：“你们领导共谋军国大事，让我赶车的过去送情报？”

秘书长急眼了，在电话里骂道：“你咋婆婆妈妈的？你要过来，我

小杨头自当没结识过你！娘的！”

从走出吴同学办公室，我的脑子就时刻没停息过，倍受煎熬。晚上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竟然失眠了。老婆很奇怪，自打我跟她同床共梦以来，我的鼾声就没消停过，一直困扰她的梦境。她问我是不是在外惹事了，老婆现在最担心的事就是我这个不安分的小司机总被人牵着鼻子潜入官场浑水中。

我有时候也觉得自己出格了，在市府开车时好像还显得单纯点，每天只关心车肚子，跟政事相隔绝，顶多也就是在小车班里听老杯的“新闻联播”；现在人在纪委，可能车肚子再没饱暖过，处于贫困线以下，沦丧为饥饿之人，这样的人一般是不能安分的，为填饱肚子，举起旗帜，响应政治：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物质第一，精神第二，这话是先哲们总结的，肯定没错；问题是当物质匮乏后，人们反而不再坚持物质第一了，不再依赖物质支撑自己，而苟活在虚无的精神世界里，追求某种心理满足，当这种满足变成了现实，那物质自然就丰富了。流浪汉是饿着肚子的，可他们又是自由的，他们情愿饿着肚子独来独往游荡在城市大街小巷，那是因为城市再大，也终究有一片角落属于他们的领地：天当房，地当床。这是何等洒脱啊！

人们常对官场的潜规则津津乐道，其实是无规则，在政客们的胃口无法得到满足时，一样得割舍某种神圣的理想，重新塑造属于自己的信仰，于是为扭曲的新信仰而战斗着。

有规则的是流浪汉们，无规则的才是官场。

我最终接受了无规则的牌局，而不像流浪汉那样躲开喧嚣的车水马龙。

当朝阳透过窗户，将一天中最绚丽的色彩涂抹在我床上时，我终于安神地合上了眼皮，因为我想到了小姜转述过老头子的一句话：小余上纪委也是个难得的机会，将来没准会改行成为纪检干部。正因为先知者老头子这句话，在我心里已完全认可了吴同学对我的忠告。





吴同学回来后，小车就一直停靠在“小招”了，我失去了对“奥迪”的支配权，看来吴同学早作安排了，先要将我踢出驾驶室去。

我只能打车上“蓬莱”修理长城。今晚上赶赴的是真正的官场牌局，这让我强烈眷念起过去在市府鱼目混珠式的麻友们。他们来自五湖四海，而不是纯粹的衙门口，有同道上大小“书记”们，也有商道里的大小老板们，偶尔也有“黑衣人”掺和其中，管我叫哥的“黑衣人”，本身就是手机第一代的砖头式人物。与大小“书记”们修理长城，大家都成了劳役，没有监工，舍出全身力气想推倒自己的一方，力气活里借助杠杆原理，最终将杠杆握在自己手中，橇开别人的钱夹子，这种牌技毫无水色，真枪真刀，可归结为硬技术类，符合“鸡巴一硬，六亲不认”的赌场规则。

与商道打交道，可要娴熟其道了，没有赔本的买卖，砌墙前你得掂量一下他们所求分量，倘若你爱莫能助，那你就得把眼前的“长城”视为硬技术的发挥场所了，这帮奸商极有可能笑里藏刀，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把你放倒大出血才肯罢休，他们中背后谁没有撑腰的啊，你千万别把自己当“书记”看，没人买账的，将牌场当成搏斗场，没人把脑袋搁在你刀锋上，任凭你宰割；假如你能做到求者必应，一开始就让对方吃颗大粒定心丸，这种牌场当即就变性了，好比你欲火烧身之时，正赶上女人灭绝了，在这节骨眼上，有种男人会勇猛地高翘起肥臀，洗干净肛眼，让你倒腾消火，这种角色有些变态，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何况区区一小长城啊，舍其何人哪？商贾也！你只管松开裤腰带子，放出屁来都是醇香型的，其能量足以熏倒万里长城，此类商道牌场有点符合老子的思想精髓，道中有道无间道，称之为软包装，类似香烟盒，又好比肉色，越软抽起来越带劲，前提是适可而止，量力而行，否则像狗皮膏药贴在你身上，一旦上瘾，剥开后，你就奇痒无比，跟剥女人衣服一样，泛滥成灾，终究有一天沦丧为 ED！

再说说第三类，官话上经常把他们称之为有组织、有预谋、有暴力的

集团分子，老百姓骂之为社会渣滓，他们自我评价就两个字：江湖。江湖属于中性词，就此一词，香港大导演徐克在《东方不败2》中有所解释：江湖不是水，是人。这一诠释也是出自金庸之流武侠小说里的套话：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拖住你手脚的不是水中之网，而是你自身——人。跟现代江湖人打交道，我发现他们不是传说中义气冲天，更不是什么凶神恶煞，杀人不眨眼，简单成一撇一捺，可当这普通的两画在行走中受阻时，那就不是两条活生生的腿脚了，划刀划剑也划成了飞弹，于是才掀起江湖波澜。人们常见的夜幕下的黑衣人，大都在影视剧中，编剧刻画的人物，实质那是小混混类的角色，谈不上严密的组织纪律性，小打小闹的，根本挂不上号儿，可也正是这类影视剧本中的小角色时常在现实中被法办了，所以才让老百姓骂出渣滓来。真正的“黑衣人”是带色的，而且很闪亮，个个有头有脸，一般人你想见都见不到，见了也抓瞎，把他当成了慈善大家，在给山区的学校添砖加瓦哩。

点到为止，不多说了，只说修理长城时，黑衣人的江湖规则。跟商道一样，他们也是有备而来，但绝不像商道那样，出口就是诱导：咱一个兄弟给栽进去了，能捞出来吗？他们要含蓄得多，就如同他们从不认为自己是涉黑分子一样，习惯刀光剑影的人反而能收敛自己的内心世界，蓄势待发，一旦出手，那就是致命一击。这类人不管在什么场合跟你打交道，从不先谈交易，该吃的吃，该喝的喝，该睡的睡，等你酒足饭饱，欲火焚身时，他才把手往你肩头上一搭，爽朗地问声：玩好了吧，咱兄弟谈点正事。我只跟他们修理过长城，不同商道的是，他们不在乎那点砖块儿，也不讲究牌面上的章法，反正从上场到下场，都在弃胡状态中，像个六神无主的守门员，由着你拔脚怒射，你再不赢钱，那肯定 IQ 有问题。与他们在长城上交流，有点黑木崖的感觉，你总是东方不败，江湖一统，满载而归。他们在长城上与一个“书记”切磋砌墙手法，用意何在？至今我也找不到答案，因为他们从没在我面前提及过江湖里的那些事，更不会俗到拜托一个司机给他龙头老大捞马仔。因为他们无所求，我跟他们总处在盈利状态，但也时刻告诫自己，拿人家的手短，何况是黑钱，不是手头紧张，我是不会奔赴那样的黑长城的，以防黑菌中毒。软硬都有了，这黑城墙还真不好归类，就叫胡子类吧，与黑胡子们在一起，牌场总在胡着嘛。

回想起“长城”的经典语录，让我对今晚上的牌局增添了信心，我要拿出跟商贾们的战斗精神，与官老爷们斗智斗勇！





等我进了豪华套间，当即傻眼了，在座的除了小杨头，竟然见到了汪局长和凌副市长。两个市委班组成员，外加政府秘书长，我这个小小司机当真失去方向感了，东南西北都不是我该坐的位置。倒不是因为自己紧张，陪官员玩牌我曾替代老头子跟省领导对决过一次，自此跟官员打牌从没怯场过。但今晚的牌局大出我意料，已出离了“长城”式围墙，好似匈奴人破墙而入了，自然先要想好退路。

三个人正在沐足，在三双柔嫩的小手拿捏下，个个闭目养神，表情凝重，沉默不语。公安局长带着职业习惯，敏捷地捕捉到了我的脚步，先开口向我招呼：

“老余，有日子没见你，肚皮咋收缩了一大圈呢？听说戒烟能减肥，你该不是在部长夫人面前缴械投降了吧？”

另外两个一听，当即也睁开了眼，神情有所放松，冲我点着头。

身后跟进来一个妹子，整理好睡椅礼貌地叫我先躺下烫脚。都是老熟人了，凌副市长做建委主任时跟老头子走得比较近，后来升为副市长老头子投了关键一票。可等他坐稳了位置，开始跟老头子产生摩擦了，他一直反对老头子操刀的市长分工，将他凌某人的老本行交给一个女知识分子，城建口子向来是市长分工争夺的肥肉，凌副市长等于眼巴巴瞧着别人夹走了自己碗里的肉，自然心痛不已。正因为有了这道难解的结，凌副市长最终倒戈投向了壹号。最终借用壹号手腕，通过“氮肥厂拆迁”夺回了丢失的肥肉，而且还捞到常务副市长位子进了班组，实在是捷报连传。

我所面对的三位领导，都跟老头子之间恩怨一场，这也是约上一个领导司机的原由，谁叫老头子没配带秘书呢？

官员上“蓬莱”放松自己，不只是这里环境一流，设备先进，最主要是因为在里可以谈论政事，无须回避小姐，这里的小姐都是有组织有纪律的，只带眼睛不装耳朵的。至于说“蓬莱”老板如何做到给这些粉黛们清洗耳朵的，自有他的妙招，反正在“蓬莱”没发生过外泄事件，既是安全进口，也是安全出口。

凌副市长问话了：“老余，听说吴书记礼拜六上省里了，回来没有？”

“回来了。”

“你没陪着去？”汪局长接着问。

“没。”我尽量用短语回答，不留话柄。

小杨头听到这儿，有些不踏实了，起身给我丢了根烟，巴不得我就此

闭口。

“哎，我说老杨，该不会是老余开车送你们上 C 市的吧？”汪局长脸转向秘书长问。

“不是，老余自从送过老头子上 A 县，现在打死也不敢给老头子开车了，是不是，老余？”小杨头显然已将 C 市发生的事通报了朋党们，好做应急预防方案。

“是啊，我老婆说了，再发生那样的事情，咱上法院离婚。”我故作轻松地说。

“这就奇了怪啦，凭我对老头子多年的了解，他不大可能主动约你杨秘书长上 C 市座谈的。”汪局长显然是怀疑小杨头通报的内容掺假。

“千真万确，事前我还问过老余要不要一同去，他断然拒绝了，我这才陪同老头子两个人去的。本来说好是上‘醉翁亭’叙旧的，没想到老头子半途变卦非得上 C 政府，我也只能跟趟啦。”小杨头脑筋转动就是快，自圆其说。

“是这样吗，老余？”汪局长好像回到了久违的审讯现场，开始对质了。

“没错，不是我不给老领导面子，毕竟我现在给吴书记开车了，不想多事。”我的回答让小杨头很满意，投向我的目光很灼热，就差滚下感激之泪了。

“大意失荆州啊，你怎么就痛快地答应了老头子呢？老头子经常玩弄醉翁之意的鬼把戏。”凌副市长埋怨道。

“凌市长，话可不能这么说，怎么着老头子还是人大主任，现在手擒‘驻省办’做文章，我能不听他的吗？合着我是给你做替身的，那是你管的口子，无缘无故踢给了我，多冤啊我。”小杨头反驳道。

“我做常务副市长也才几个月，好像跟我也没太大关系吧？是一把手把球踢给了你，你得找他评理去。”

两个人拌上了嘴，相互埋怨。

“都别说这些没用的了，亡羊补牢，为时已晚，都怪我过去太放纵自己的小舅子了，谁能想到他朝‘××大厦’捅了这么大的窟窿？还是怨我呀！”汪局长做了自我批评。

小杨头叹了一口气说：“只能等老板回来了，礼拜五人大就要开会，老板咋还不回来呢？”

大家都沉默了，直到给他们拿捏的三个小姐完事了，汪局长才开口说：



256

“老板出发前曾就此事找过我商量，也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这次考察之行了，省委领导的话他老头子不敢不服从吧？最好的结果是，清查和审计，各打五十板，息事宁人。最坏的……”

汪局长抽了口烟，将后面的话随烟吞回了嘴巴，无声地从鼻孔出气。

我催促给我洗脚的小姐快点结束，听这样的政论耳朵会嗡鸣，没有麻将碰撞声来得清脆悦耳。于是说：

“三位领导先进牌室，我随后就到。”

凌副市长在旁摇头问：“谁说要打牌的？有这心情吗？”

这话将我一路上酝酿的激情顿时化为了乌有，我懊恼地望着小杨头，他歉意地笑了笑，像是在说：不说修长城，你能奔过来吗？

“蓬莱”老板按时出现了，在向市领导点头哈腰一番后，问小杨头接下来的节目。

小杨头说，啥也不用安排了，等会儿领导喝茶时领几个能歌善舞的妹子过来助兴。

牌局换成了审讯，我成了小杨头不在犯罪现场的目击证人。

奶奶的，给他撒了个弥天大谎，改天要好好宰割小杨头一顿大餐，用他的“大出血”来祭奠我今晚上冒泡的嘴巴。

老头子终于如愿以偿，人大常委会会议按照既定方针圆满结束了，经过常委及代表们轮番质询轰炸，两份报告都没通过审议，会议决议将驻省办存在的经济问题列为常委会督办案，成立以人大常委会为主导的联合调查小组，组成人员中不光有审计局长、纪委常委，竟然连反贪局长也列在了显赫位置上，俨然取代了市委发号施令了。

老头子在会上当真拿出了在C市讨论的会议纪要，当场给杨秘书长的嘴里塞了根苦瓜，小杨头只能硬着头皮往下咽。

县一级领导班子都对驻省办意见大大的，而与会的人大代表也都是老

头子特意从县一级里筛选出的，A县来的代表本身来自矿厂，自然是旗帜鲜明地站在老头子一边，其他代表也因为C市班子的会议纪要而站到了政府对立面。代表的呼声代表了全市几百万民众的心声啊！至于说常委会委员们，能不支持自己的当家人人大主任吗？

所以，会议进行得异常顺利，一边倒的格局。人大会议一边倒的局面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有个段子说明了这个问题，那时候我老婆还在电视台当政记者，每年两会是她身为名记最忙碌的时候。可一回到家里，一身锐气的女记者就牢骚满腹地抱怨这“两会”太形式化了。于是她说了个段子——

话说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某权威喉舌部门去采访人大代表（特别提示：国字号的），原本想通过基层代表的心声来反映人代会的优越性，但结果叫权威喉舌当即目瞪口呆，采访后的片段肯定是不能播放的，全盘删除。可问题是当时架上摄像头簇拥在旁的有海外机器，海外机器是没有删除习惯的，人家尊重新闻原则，对话其实很简洁，因为简洁而无法继续访谈下去：

请问您来自哪里？

农村，四周都是山，要是步行的话，早上出门，天黑也翻不到山外去。可这次开会我们乡长亲自驾驶小车送我出山进城的……

人民代表理应得到这样的待遇，高兴吗？

无上光荣！感谢乡长载了我那么远的山路……

今天听完政府报告了，您有何感受呀？

感受是太多了，吃得也好，睡得也好，来回路上还有警车开道。对了，我还上过长城了，妈呀，那么厚的砖头怎么背上去的啊……

您提出什么方案了？

那倒没有，我不识几个字，都是人家写好了，找我签名，好在我还能写出名字来，要不也太丢人现眼了……

那您对大会有什么建议啊？

建议还真有一条，我觉着嘛，半个月的会议时间太长了，耽误我干农活啊……

领导讲讲稿，代表举举手，这就是一边倒格局，全票通过。

但这次常委会上的“一边倒”是完全颠倒过来的，举手反对政府报告！

百年一遇的“一边倒”！

会后给宣传部门出难题了，这样的人大常委会会议该如何报道？特别



是当晚的新闻联播如何向全市人民展现图文？

会议一结束，宣传部在市委邢助理召集下，召开了广电系统的紧急会议，部长老婆亲自主持，要大家尽快拿出应急方案应对晚上电视新闻。短短的几段演播稿难倒了那帮文字精英们，时间紧迫，最后在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邢助理拨通了境外市委书记的电话。

壹号下达指示说，如实报道啊，决议都下了，你们几个秀才能翻案吗？该怎么说就怎么说，等我回去再处理。

老婆回到家里后，一直锁定市台等着看经过她润色的新闻演播稿。播放新闻时，我只关注画面，画面的老头子阴沉着黑脸，手指不时敲击着会议桌，杨秘书长和王主任垂头丧气地点着头，而坐在老头子身旁的市长脸上浮现出淡淡的笑意，最后是他起身朝向老头子鼓掌的镜头……

画面决定内容，除非宣传部用技术手段处理会议场面，叫与会人员变脸，否则再严谨的稿子都显得不重要了。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乐在其中的当属市长了，会议结束的当晚，他亲自在“小招”设宴招待了人大常委和代表们，并在宴会上高度评价了人大主任的高风亮节，虚心接受了权力机关对政府工作的强有力监督。

这次市长当仁不让地肩负起调查小组常务副组长的重任，人大主任更是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勇猛地将自己的大名列为了组长，市委书记完全被忽略不计了。

我这个官场门外汉似乎也被老头子的气势所感染，就在当晚主动约了小强。在答复吴同学之前，我得从小强口里套出信件内容，如果反映的问题严重，那我肯定不敢涉水的，搅了这浑水，不淹死自己才怪；假如只是些皮毛，收点烟酒，玩把女人什么的，那我不妨抓住这个机会，改头换面，就当一回纪委暗探，看她吴同学说话能否兑现。

一个小车司机被机关辞退，就形同领导提前退居二线一样，都是职业，也都讲究个职业面子，失去了面子，再好的职业那都是过去时了。为了将来的面子工程，我也要敢于尝试一回。

“太好了，我这就过去，你说个地方。”压抑中的小强大需要泄发心头苦闷，哪怕是找个听众，电话里的嗓音有些激动。

“哪儿也不去，我直接上你的住处，你开车过来接我，你余哥混得现在出门要打车了。这样吧，我从家里带两瓶五粮液，你随便整两道菜，咱边喝酒边聊，你不是有很多话要讲吗，难得我今晚上有空。”

“行，我这就过去接你！”

等我进了小强的住所，我愕然地向四周环望，房子刚装修一新，全是上等材料，电视机也换成超大屏幕的纯平。书房里也配上了笔记本电脑，以前那台旧电脑不见了。书房还放着一个书架，上面有不少汽车驾驶及维修方面的专业书，还有军事刊物和武器模型。乍一瞧你绝对以为房主是位品位高雅的文化人和军事爱好者，连西洋油画也上了大理石墙壁，泛起华丽的光晕。

“操，还是书记司机好啊，这才几日你就蓬壁生辉了。”我还真冒出点酸味。

“唉，越陷越深了，余哥，你可把小弟害苦啦。”

我现在成了小强的出气口，只要来电话，他的口气都是带着抱怨，好似老子把他转卖到了“青楼”。

“王圣水给你装修的？”

“能有谁啊？我现在每天都烦，接不完的电话，认识不认识的，都往我手机上打。”陆战队员说着进了厨房做饭菜。

“呵呵，知道啥叫‘书记’了吧？再往后就是敲门的了，不把你门槛踏平才怪。”

我跟进了厨房，重新装修过的厨房格外亮堂，我笑着说：“小强，知道你屋子现在还缺点啥吗？”

“全齐了，连太阳能热水器都给我装上了。”小强炒着土豆丝说道。

“热水器下面少个人。”我捉弄着反应迟钝的“书记”。

“少个人？我不是人吗？”小强奇怪地问。

“娘的，你小子是笨到家了，我说的是女人！”

“那可没想过，等我真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再考虑吧。”

“这房产就是你的，白纸黑字登记过的。”

“不是自己双手挣来的东西，总归要还的。”

我将刚才从卤肉店买来的牛肉放进盘子里，小强炒完菜又将从乡下带来的花生米捧出几大把放到餐桌上，一顿晚餐就齐备了。

小强将酒瓶盖打开问：“余哥，吴书记现在经常自己开车吗？”

“是啊，所以今晚咱俩一醉方休，你老板不是还在境外考察吗，咱俩呀，都成闲人了。”

“来，余哥，我先敬你！”



小强一扬脖酒杯见底，吐口粗气说：“在这儿，我可只有你一个朋友，余哥你处处关照小弟，小强我自然明白哥哥的好意，就像在部队时战友间的兄弟情，我小强有时候不知好歹跟你发牢骚，哥哥千万别怪罪我啊，在这给你赔不是了。来，再干一杯！”

“小强，老实说，余哥我给领导开车这么些年了，跟小车班里的老‘书记’不敢比，可立到你面前我算是老子辈吧。不是吹牛皮，跨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要长，哪条道上会落坑，哪个路口有探头，我都一目了然，不会误导你的。”

“是是，我懂我懂。”几杯下肚小强脸膛已红成一片，接着说道，“可我总觉得自己咋越来越不自在了，周围好像有很多双眼睛盯着我，就拿前几天来说吧，我上商场买东西，忽然冒出两个陌生人来，亮出证件说他们是省纪委的，让我跟他们走一趟。我就这样糊里糊涂被他们带进了一家小旅店，当时我真怀疑他们是冒充的，哪有省里干部住进这种旅店的？后来他们让我接了电话，是吴书记打来的，叫我配合他们调查工作。等他们问起检举信时，我才知道自己惹事上身了，赶紧否认自己是投信人。他们怎么知道信是我写的？我只跟你说起过这事。”

“你怀疑是我告的密？”我问。

“绝对不是，我相信你的，否则也不会跟你承认的。可能是他们根据信件内容推测到我身上的。”小强剥了个花生米，丢进口里嚼着。

“奶奶的，上次你不是信誓旦旦，一身正义吗？现在怎么又害怕了？不是说信里没有指名道姓，只写了你的看法吗？吴书记是不是看花眼了，错把你的思想汇报当成举报了？”我骂道。

“唉，说真格的，现在真的害怕了，纪委能找出我这个匿名者，别的人一样有这技术的。都怪我那天鬼使神差，放着电脑不用，偏要拿笔写信，现在麻烦了。”他终于承认了是“手写”。

“你该不是故意留下蛛丝马迹，让吴书记通过笔迹认定找到匿名者吧？我虽不知道信件内容，可至少能看出是出自一个机关领导司机之手。别瞧纪委在大小官员中揪出蛀虫是件复杂而艰难的工作，可查找一个小车司机的笔迹还不是易如反掌？”

“余哥你分析得没错，你给吴书记开车这么久了，深知她的为人，她不会将信件转发给别的部门看吧？我在信里一再强调要她保密的。”小强忧心忡忡的，径自闷了一杯，打了声饱嗝。

“这点你可以放心，她不会转发的，但被你检举的人一定是省管干部，否则不会惊动省纪委的。”我开始将焦点转移到检举内容上。

小强的内心正经受着煎熬，当达到沸点时，就会顶起盖子的。他忽然抓起酒瓶子狠命地灌了几大口，再放下瓶子时，身子已无法坐在椅子上，趴在餐桌上，呼哧地喘着重气说：

“就……就这个数，早……早就告诉过你了……这个数字可不在少数啊……”

他终于坚持不住了，身子瘫倒在地上，却高举起左手，五个指头齐刷刷竖立着比画成那个数字。

“U 盘提过吗？”这是我所关心，也是未知的，关系到我的决定。

“没……没有……你以为我……我是傻蛋啊！”

## 62

老头子在人大风风火火地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吴同学在纪委也没闲着，不惜将自己的司机发展成为纪委暗探，专职盯梢市委书记的司机。这两位党校同学的目标都直接指向汪局长，不同的是，老头子意图在于深挖汪局长身后的影子，吴同学的用意还处在萌芽中，因为她无法预料一旦揭开了锅盖，里面煮的究竟是啥粮食，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绝对是肉食类的，是咀嚼过草本植物后的二代精品，这种食物营养虽高，却容易滋生细菌，类似“疯牛病”之类的腐蚀载体。

在我当面向吴同学陈说我的决定后，吴同学活像个女情报处长，首先给我下达了保密条例：单线联系，绝不能向外人透露。

为此，她特意跟办公室打过招呼，以后老余不必坐班，也不必考勤了。

不必坐班可以理解，坐班制度本身对小车司机就是形同虚设，但考勤制度还是有必要的，否则月度全勤奖如何考核啊？

可能吴同学特别关照过，项主任没有向其他人散布这一“特区政策”，所以，我老余的影子跟过去没啥两样，存在抑或消失都不妨碍纪委同志们





趁着壹号海外未归，我加紧了侦察步伐，跟同样不需要坐班考勤的小强黏糊到了一块儿。

事情都发展到这份上了，吴同学还是没向我公开信件内容，说组织纪律不允许，有本事你自己去撬开小强的嘴巴去挖掘材料。实际上，王圣水王大财主过去用五十万大洋向汪局长买了顶区级政协副主席的乌纱帽，在官场上已是公开的秘密了，连老萧都知道。显然吴同学关注的不是区区五十万，因为官场交易一旦达成，是不可能一次性成交的，而是不间断地成批买卖。

吴同学现在的反贪计划是实行双管齐下，两边都插上一手，但略有倾斜，显然老储的案子取决于省里对老陈的结论，而驻省办才是吴同学下一步重点突破的。既然人大发起了冲锋，纪委只需要派上“牛鬼”协助，一旦定性后，纪委才能接手。综合事态发展，纪委的行动计划已初见端倪，大家都屏息观望中。

我跟小强磨蹭了几个晚上，收效不大。陆战队员发现我有些反常，怎会如此悠闲？他的电话倒是接连不断，可都被他无情拒绝了。他问我是不是在纪委干得不如意，吴书记也没那么繁忙了？我回答说两者兼而有之，也想好好休息一阵子，这些年来自己的时间都交付给了车轮子，没昼没夜地运转，累坏了自己。他说，我过来没几天也感受到了，真是有点不适应，好在书记现在没回来，我也好好调整一下。

我感叹说：“书记老板不好当，你这个方向盘‘书记’一样不好把握，慢慢适应吧。”

他说：“跟书记开车确实不太一样，王老板当政协副主席时，常和官员们私下聚会，但每次都是他自己开车去，酒喝多了才叫我赶到地点开车送他回去。可跟了书记开车，书记到哪儿就得开到哪儿，为什么同样是领导，用司机的方式不一样，难道说级别越高越需要司机来给自己撑面子？”

我循循善诱道：“不是因为级别不同，相反级别越高，夜色下的方向盘更是需要自己把握起来方便啊！只有一种可能，领导把司机当灯泡了，大凡有司机出没的私交场合，司机往往充当灯泡的角色，有司机在，就代表着官方色彩，这种场合即便有阴暗面也不容易让人抓住把柄，因为司机的参与，再阴暗也能放出光亮来。王圣水之类的完全是暴发户形象，他们最大的优势项目不是资金雄厚，而是胆量过人，认准的事就要想方设法做到

位，这种人是生活在阴暗里，光亮是他们最忌讳的，所以不能给你当灯泡的机会。其实这是官商之间自我保护手段的差别，商人好比是狐狸，属单身贵族，跟班越多越容易暴露诡秘行踪；与其相反，官员是狮子，属群居，跟班越多越容易造成围攻之势，当然了，在面对狐狸一样的商人时，是不需要太多跟班的，以防吓退了狡猾的狐狸。所以说，从司机角色上看，商人不需要的恰恰是官员需要的，两者有机结合，互补有无。”

“精辟，余哥你可以当教官了。”

“不过，灯泡是有使用寿命的，老亮着也容易爆了。”

“半边嘴”正是因为那种场合参与得太多，最终连自己也跟黑色抱成一团，分不清黑白了，当一个司机失去灯泡角色时，那他本身也可能同流合污了，差别在于：他只是微不足道的一斑黑点。

跟老头子充当灯泡的场合实在太多，因为他本身不会开车，但我至今还没自我检查过身上的污点有多少，可能还没到自醒的时候，因为老头子的影子还挺立着。

“你和水秘书刚开始磨合，平常多留意他的言行举止，往后有你学的。”我给他灌输起经验来。

“水秘书说，我和他是老板的左右手，这说法实在高抬我了，咋能跟他比，一个是国家干部，一个是临时工。”

“分工不同，无尊卑之分，我当初叫秘书长不是直呼其名吗，老萧也没把我看扁啊。人家水秘书说的是大实话，以后你会明白的。”

“水秘书好像对我还不大放心，一回到竹苑，他总找机会跟我聊以前跟王老板开车的经历，并问我那套房子的来历，他居然调查到产权人是我。既然不信任我，为什么还让我给书记开车呢？”

“你是怎么解释的？”这点我还没想到，“水蜜桃”把活做得很细。

“就说是王老板送我的啊，事实就是这样，他不放心？我还不乐意开这小车哩！”小强很执拗，疑心重重地问，“他不会也知道检举信的事吧？”

“娘的，想哪儿去了，绝对不可能！”我坚决回答。

“看来，机关一把手的驾驶室跟企业老板的驾驶室区别很大啊，司机车上车下都得处处小心着。”

“嗯，这话总结得有点谱，说明你也快上道了。作为小车司机，你要意识到自己的功能不光是开动四个轮子，也充当了车灯，车子熄火了，车灯照样闪亮，你就是那盏无须耗油的节能灯……”



跟小强一起白忙了几日，吴同学有点沉不住气了，很明显她也担心壹号海外归来，我老余接触小强的机会就少了。

也难怪省纪委也问不出子丑寅卯来，这小强毕竟是陆战队员出身，心理素质过硬，他不愿意主动说，你就是上老虎凳刑讯逼供也白搭。

“问出点什么了？”吴同学问。

我伸出手指说：“那晚上他喝了不少酒，老是跟我说，这个数这个数。我就问啦，你伸出五指到底啥意思？他便问我，五十万能买到什么？我说五十万够买一套大房子了。他摇头说，只值一顶帽子……”

“后来呢？”吴同学显然已掌握了“五指机密”。

“没啦。我可不能再灌他酒了，都醉了。”

吴同学失望地摇着头说：“现在这匿名举报人事后都不敢承认，怕打击报复啊，也不能怪他们。”

“吴书记，我严重怀疑他说的五十万买顶帽子是官帽！”我装成自作聪明的样子，试探她的反应。

“哦？你说说看。”

“有啥好说的，全市人民都知道王副主席过去那顶乌纱帽的来历，不信你问牛主任，他肯定也知道。”

“证据呢？就是小强伸手指了？”吴同学问。

“证据都藏在嘴巴里，人一被‘双规’，证据就来了。”

“老余，你不是也见过老储两次了吗？像他那样的老油条，别说‘双规’，‘四规’都没用。牛主任是办案老手，可在老储面前也是一筹莫展，能问出啥啊？好嘛，问出痔疮了？！真滑稽啊！”吴同学讲到这儿，情绪显得有些激动，点上烟卷，满吸了一大口，长长吹出去。

吴同学的专家脑子也谋划不出好招了，于是交代我说，随她一起上“水仙庄”。

好几天没摸方向盘了，别说，乍一跟吴同学远距离了，还真有点不适应。所以，今晚上有种满足激荡我的心房，感到分外轻松。

“水仙庄”跟“蓬莱”风格差不多，一个在郊西，一个在郊东，有山有水，也能吃到野味，过去没少跟老头子上那里解馋。说到“吃”字上，您千万别以为领导们都乐意上高档酒店餐馆去享受，其实不然，一来店大招风，毕竟是经常上新闻节目露脸的，容易让人识别腐败的肚腩；二则这店再好，也跟城市差不多，同样的野味经过热岛效应后，就变味了，只有城外才具备绿色食品的天然屏障；再一个，饭后的娱乐节目玩起来尽兴，同样是小姐，同样的奶子型号，到了那里，你完全可以展开想象空间，把她们当成不娴城市技巧的村姑，也能让自己尽情发挥出庄稼汉的蛮力来，脱开城市节奏，那才是最地道的乡野气息，呼进吐出，淋漓尽致啊！

老头子为此总结过一句战略术语，大概意思是，抢占山头的小战斗跟攻城的大战役区别不在于火力上，而是胜利后插上红旗的瞬间感受，插在山顶上，你会发现山再高，也被你征服在脚下，而同样的旗杆插到城墙上，你会觉得四周的围墙困住了自己的身子，失去了居高临下的王者风范。言下之意，城里的粉黛小姐们都是城墙垒成的，洞穴坑口都是方方正正的，插到哪儿都一个鸟样，而村野就不同了，能插出个杨柳细腰桃花粉面来。

反正老头子每去一回，都是精神抖擞地进去，红光满面地出来，那气概也只有在 A 县表现过。当然，他所谓的插红旗理论，我们随从们当面可不敢错误理解领导意图，只当是对他陪唱小姐们的点评，可私下偷偷交流时，就各自领会其中的精髓了。

对于娱乐节目，老头子一直保持外层空间的纯洁格调，如同一首首军歌；至于那里层的活动就不得而知了，口是心非抑或是心照不宣都不重要了。我曾经多次想试探出老头子到底有没有更深入一层，大都是他喝高的情况下，让他酒后吐真言，亲口道出那鸟事，不愧是侦察兵出身，纵然红



266 脸了，也处于高度戒备中，哈哈大笑道：小余啊小余，老子的红旗早破旧了，指望你们年轻人多抢占几座山头了。

今晚跟吴同学上那边，让我本有的欲望之火复燃了，强烈留恋起曾经发生的肉搏战，只可惜，吴同学是女领导，主人的性别决定了奴才的性福指标，今晚肯定是零。

吴同学忽地在背后说了一句：“以前跟老领导经常光顾吧？”

“嗯，是常来。这里的水鸭山鸡贼嫩了，吴书记，跟你这么长时间，好像还是头一遭过这边。”

“女人也嫩吧？”吴同学冷冷地问。

操，今晚上你吴同学是不是吃错药了，咋这么直截了当哪？

“嘿嘿，这可不敢说。”我造作地吐出舌头说。

“德性！今晚我可明白告诉你，一刻也不准离开我半步，记住没？”吴同学这话说得相当暧昧，当窗外的月辉散进小车里时，那余音变得缥缈而又空旷，叫我想入非非着。

月朦胧，鸟朦胧，小车也朦胧，我感觉周围的一切都朦胧了……

一阵晚风吹过，我忽然闻出一股久违的香气来，好似被什么东西蛰了一下，身子一收缩，当即挣脱了月亮的怀抱。

我愈加觉得今晚的吴同学有些反常，香水袭人不见得是好事儿。我本能地点上烟卷，好像一下子回到了过去，用烟雾抵挡香水的日子。

越是朦胧，越要擦亮眼睛，因为我是开车的，香水是道鸿沟，烟雾一样是块隔离带，一旦二者交错到一块儿，那就破戒了，失去了隔阂，距离就拉近了，近了容易追尾。

此时此刻，我脑子里浮现出的是“半边嘴”的警世格言，对一个小车司机来说，他的话就是前方悬崖边上的指示灯，切勿闯灯坠崖。

“老余，今晚你开车不是很稳当啊。这么快就生手了，才几天没开车？”吴同学明显感觉出车颠簸得厉害，又问道：“以前不是常上那里吗，路况应该很熟悉吧？虚脱了也能把车开稳当！”

这口气吹得我脑后发麻，手捏出汗来，那威力比我老婆的质问要强十倍有余，好似一只偷腥的老鼠，猛然被猫爪勾了一次，褪出一层皮毛去。看来往日置身于外的吴同学，视野并不狭隘，包括这夜幕下的乡道也没脱离她的追寻，她追逐的肯定不是一个小车司机，而是那辆老奥迪。

一个奇怪的念头再次席卷而至，她跟老头子之间真的是清白如水，君

子之交吗？

罪恶的念头一闪而过，我赶紧定神开车说：“好久没来，道不熟了。”

“黑夜给了我一双眼睛”，这话套在我们“书记”脸上最合适不过了，只有黑夜里，我们才能看清车主的本来面目，与白天迥异。

到了“水仙庄”，大小车辆挤满了停车场，我刚在大门口放下吴同学，就有保安过来给我引路停车，早留有一个车位等着。在我停好车下来时，禁不住眨巴着眼睛立在那里发呆：凌志 RX350！

没错，汪局长的坐骑显赫地立在奥迪的左首。

原来如此啊，难怪路上吴同学说出那样的话，不是暧昧之情，而是灯泡之需。

“水仙庄”的老板是个半老徐娘，年轻时长得水灵漂亮，人如其名叫“水仙”。在机关兼业从商的年代，公安局开过一家星级宾馆，当时水仙只是宾馆里的一名普通服务员，因为人长得漂亮，无意中被某领导瞄上了，于是调侃了一句：做客房服务太浪费材料了。自此，水仙这朵花儿才绽放了，不到两年就从服务员坐上了总经理交椅。不管投资单位公安局的头头换了几茬，水仙娇艳依然，把持着头把交椅，大有终身制之势，代价是水仙一直保持单身贵族的身份。直到禁止机关经商政令下发，宾馆最终脱钩转让，水仙才完成了历史使命。那时候的水仙姐已是先富一族了，以车代步，“水仙庄”由此也就诞生了。在本市娱乐场所中，这个庄子不光档次高，而且休闲特色别具一格：主要接待上面微服私访的客人。倒不全靠当地政府引进贵宾，水仙姐自己的手腕也很长，据说某位副省长特别中意上水仙来水疗，完全是微服私访式的，悄悄而来，静静而去，每月一遭。所以，“私访”是这里区别于“蓬莱”的一大特色，相比之下，水仙姐很低调，“水仙庄”卧在山水之间自然也很清静。

侦察兵出身的老头子是善于伪装的，来“水仙”这种场合，他一般套上一副有色眼镜，遮隐住电视新闻里晃动的官相，当然，老根据地 A 县除外，在那里他从不伪装，那片土地属于他的疆域，无须化装侦察的。

私下听萧大秘就老头子的伪装说过这样生动而形象的段子：有一次，老头子非官方接待北京来的副部长，也是曾经的党校同学，安排到“水仙庄”，一路上老头子都套着眼镜。部长同学就纳闷了，问他白天眼睛好好的，怎么到了晚上要戴上眼镜？他忽悠同学说：过去当兵时，守过西北边陲，一年到头，都是大雪封山，到处白茫茫一片，晚上那叫个亮堂啊，比





268 白天还要刺眼，所以常戴上雪地眼镜，现在这眼睛一直保留这样的毛病，怕见晚上的光亮。同学奇怪地问：在北京可没见你有这样的毛病，对了，你不老吹牛说自己上过越南战场吗？咋又跑到大西北当边防兵了？你就扯淡吧。

实际上，完全是心理作用，遮遮掩掩的不过是习惯使然，就好比他们在台上发言时，习惯镜头照着一样。在那片远离闹市的特供区里，是无须避讳什么的，来那里，都他娘的冠冕堂皇地来，赤条条地躺，再颓废而去，那些服务的小姐都是有眼无珠，经过洗脑的，打死也说不出你就是那电视镜头主席台中央的主角。可老侦察兵依旧在黑夜里把自己隐身，只是手头没了刀械，也不需要暗算敌人前沿哨兵，更不用逮个舌头；跨下一杆枪，刺刀直捣红巢，有声有色，不像侦察时一片死静。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脚啊？

老头子不是圣人，却有高明之处：他把自己当成裹臭脚布的老太婆，扯开臭布后，脚板还是很扎实，丝毫不拖泥带水，留不下足迹来。

在红粉色服务员的眼里，他这个老板跟别的老板没什么两样儿，只是鼻梁上临时架上两块有色玻璃而已。在那种安全系数第一的特供区里，老头子当着部长同学的面也要伪装一把，就更别说其他缺少安全感的公共场合了。在特供区里来了特别客人时，我开的奥迪也要退避，只有去公共娱乐的场合下，奥迪车里才会响起军歌，老头子在旁哼着节拍，一路开过去。

难道今晚上也有特别人物造访？

吴同学早被人引领进去了，我进门时，刚好跟水仙姐碰了个正面，很长时间没见了，这娘们越发丰腴了，高翘的臀部没嫁人，也实在是浪费材料了。

“余儿，你这边来。”她对人称呼总爱发明简称，听起来叫人痒酥酥的。

她一把把我拽到旁边人少的地方，小声问：“水秘书不是跟着书记上香港考察去了吗？”

“是啊。”

“书记没回，他咋自己先回来了呢？”水仙姐一脸疑惑，“在我这里住了两天，也不回市区，是不是犯错误了？”

我一听就愣住了，没听说壹号回来了啊？

“他现在在哪儿？”我忙问。

“868 房，跟汪局长一起，吴书记也过去了，她特别交代我不用单独招

待你，让你上 868 号房去。”

我心里犯了疑，我一个小车司机扎进那里头合适吗？若真是“水蜜桃”提前回来了，那一定是带着最高指示过来的，属高度机密，我进去不是成心叫人家无法推心置腹吗？

吴同学在车上的话显然是冲着“最高指示”来的，她拿我当盾牌了。

进了电梯，到了 8 楼向左拐，却发现吴同学就在拐角处来回踱步，还没进楼廊端的房间。

“吴书记，我就不用跟着啦，在下面等你吧。”我打起了退堂鼓。

“你都知道了？”她问。

我点点头，然后转身就想离开。

“老余，我现在很需要你，知道吗？”吴同学这句话让我难以抬脚了。

我能找到拒绝她这句话的千万条理由，却拿不出勇气来抵抗一声“需要”。

我硬着头皮说：“好吧，我先跟着，到时候你一使眼色我就离开。”

官场有时候就像是一件粉红的泡泡裙吸人眼球，当摇曳飘扬之时，我们的焦点只关注于裙里面隐隐若现的那条红底裤。我无法抬脚拒绝吴同学的盛情邀请，实质还不是想窥探出 868 房的密事儿？

## 64

那晚上，我享受到一顿野味大餐，直到吴同学坐上车回城时，我还打着饱嗝，一算时间，吴同学在水仙庄跟我久别了整整一昼夜，好在有水仙姐特别安排的两个妹子陪着我，一条龙服务下来，也让我筋疲力尽了。

“累坏了吧？你们男人啊，都一个德性！”第二天一大早，吴同学就要车回市里，情绪不错，一上车就诙谐道。

吴同学的话让我很得意，换成老头子一定唉声叹气道：“还是年轻好啊，老不中用了。”

好在我打的是饱嗝不是哈欠，没表现出萎靡之态，假如你吴同学需要



救急，咱一样能倒腾出来。

我知道她对我昨晚上的表现很满意，在面对官僚阶层时，我这个地道的农民儿子没暴露出贱民的软骨头狼狈怯场，而是劲挺地竖在中央，给她吴书记抵挡了一面。

本来我是没打算在“868”耗多长时间，进去主要是想跟“水蜜桃”碰一面，也想摸清他为何要躲进“水仙庄”里，然后借机行事，溜之大吉。

当时一进868房，望着两个官僚两张愕然的脸，我就猜到自己成了不速之客，他们肯定以为吴同学是一个人开车来的。

半途杀出程咬金，让“水蜜桃”把“最高指示”憋回了肚子里，能不堵气吗？

“你咋跟来了呢？”两个官僚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责问，“水蜜桃”的眼睛喷射出无名之火，好像正沉醉在“葡京大酒店”的转盘中，猛然发觉自己被人耍“老千”了。

“吴书记上哪儿我就要跟到哪儿，两位领导还不知道吴书记这一习惯吧？是她要求的，吴书记，对不？”我装成不好意思的样子，就要出房门。

“对，是我要求的，他也跟习惯了，二位不要怪他。”吴同学歉意地说。

“人也进来了，那就坐吧。你老余就喜欢瞎凑热闹！”汪局长没好气地说，他可能想起了A县那场闹剧。

随便他们说，我一声不吭地坐到偏角的沙发上，跟他们保持着距离。

“水秘书是啥时候回来的？”吴同学问。

“哦，刚从省城赶回来。吴书记，本来想等到明天上您办公室的，可事情确实有点急，不得不麻烦您和汪局长，影响二位领导晚上休息时间了，真是不好意思。”“水蜜桃”话赶着话，这就想撵我出门，老子的屁蛋还没坐热乎哩。

“小水啊，你可比我们累多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你多受累那就是让老板多休息，我们算啥，是不是，吴书记？”汪局长拿出长官口吻说。

吴同学不习惯这样的虚假客套，没理会公安局长直接问“水蜜桃”：“啥事这么急？”

“水蜜桃”怒视我一眼，欲言又止。

“这样吧，我和老余都还饿着肚子，先吃点东西吧。”吴同学建议说。

“嗯，也好，咱先吃饭，饭后再说也不迟。”汪局长附和道。

房间有电铃，“水蜜桃”按响铃声担当起秘书角色来，很快服务员就进

来了。“水蜜桃”这样的角色本身就是八大菜系融和的精华点心，报起菜谱来也跟说相声似的，也真是：鱼翅起涟漪，燕窝挂断崖！

我从没见过吴同学那样的吃相，喝着果汁，细嚼慢咽，仿佛置身在西餐厅里独享着一大盘牛排，刀叉交错间显露出文明人的口味。

三个男人狼吞虎咽，很快就结束战斗了。

她抬头问：“你们就不来点酒水？”

“不喝了，没带司机，谁给开车啊？”汪局长是出了名的酒仙，一说“酒”字，嘴巴吧嗒有声。

“所以呀，出门还是带上司机好。”吴同学开始证明身边老余的存在价值，“我嘛，甭管喝不喝酒，都得带上老余，有备无患，拿上次小山那顿酒来说，要不是老余，我还真就使唤不了车轱辘，更别说回‘小招’了。”

大家都沉默着听她一个人说。

“哎，汪局长，那天你也没带司机啊，都醉成那样了，你也能握住方向盘？合着你的警车是无人自动驾驶呀？”今晚上吴同学的嘴巴实在是异常，三个男人的嘴巴叠加到一块也没她利索。

一个惜字如金的女领导，也有异常发挥的时候。都说女人清醒时话多，而男人刚好相反，这话在现场验证了。

“要不，咱整点？”汪局长经受不住女书记的诱惑了。

“汪局，别啦，咱还得谈……”“水蜜桃”连连摆手说。

“水秘书现在说话真的不一样了，杨秘书在‘竹苑’那会儿好像也拦不住汪局长的酒杯哟——”吴同学故意拖着尾音，刺激酒仙汪局长。

这话把“水蜜桃”给降住了，也挑起了公安局长好斗的本性。

“不就是酒吗？大不了今晚上咱不回市里了，睡上一觉明天说事。”老汪大手一挥，指示我按铃叫酒。

“水蜜桃”不敢阻拦了，怒火喷向我，在我按铃时走过来冲我低吼道：“你咋的啦？还不滚蛋！”

“老余，今晚上我破例让你敞开着喝，明天再回市里，好好陪汪局长喝几杯。”吴同学见火苗燃起了，脸上露出得意神色。

不是人家老汪馋酒，而是刚才“水蜜桃”的表现太失控，说话口吻有点壹号味道了，老汪当时要挽回官面子，这官面子是官场命根子，时刻不能丢的。

酒瓶一旦撬开，那就是另外一个世界了。老汪祖籍是山东，所以天性





嗜好烈性酒，据说他家有个酒窖子，酒瓶漂流过四大洋五大洲，可窖主情有独钟，只好咱本土的牛栏山牌二锅头，当然了其中不乏国宝级的玉浆。

此时冲刷我鼻孔的正是这股子“牛气”，很猛烈，刺激得“水蜜桃”直皱眉，脸色也苍白了。

在我有点头重脚轻的感觉时，两瓶烈度二锅头已快见底了。“酒仙”早收不住嘴巴，唠叨了一晚上打黄扫非之类的老皇历取悦自己，“水蜜桃”舍命陪君子喝了不少杯，也哑然了，唯有吴同学还在给大家倒酒，自己也跟汪局长碰了几杯，脸颊绯红如彩云。

“哈哈——吴书记亲自斟酒……那一定得喝……小水，端上呀，吴书记在场，谁……谁敢说咱腐败……”“酒仙”飘飘然了。

这场密谋因为小车司机的不识时务给搅了局，又因为一顿“牛酒”而匆匆收场。

“吴书记，不是说要谈事吗？”我关上车门问。

“能有啥好事？趁他们没睡醒，咱走人。”吴同学有些倦怠，厌烦地瞥了一眼晨曦下的“水仙庄”，好似郊外的新鲜空气也是浑浊的。

我正要启动车，吴同学忽然开车门下了车，让我退到旁边，跟她换个位置，她来开车。

我忙摆手说：“那可不行，我那点酒精昨晚上早蒸发掉了，有我在怎能让领导自己开车？再说你昨晚也喝了不少。”

这是一个领导司机的底线，我不当班时，你领导再牛，开进月球去赏月也不关我的事，所以，我坚持原则。吴同学扫兴地坐到我旁边，说我怀疑她的驾技，她的驾龄有十多年了，从没出过事。

男人酒后话比尿多，女人酒后吐唾沫星也飞溅不少，吴同学胃里的酒精尚有残余，居然跟我回忆起学驾驶的经历，说自己根本没经过专业培训，是丈夫手把手教会的，拿驾照也是丈夫走了后门。口口声声是“先生”两个字，好似忘却了那位远在北京的“先生”已是她前夫。

挨近了，我忽地发现这娘们儿一下子蜕变成长舌婆了，字正腔圆的官方语言仿佛瞬间受了车裂大刑，四分五裂，化成碎片儿洒落在我耳边，“先生”最终也背上了“臭男人”的骂名，她对前夫称呼的过渡，好像踩了急刹，让我在惯性中冲击了一下，好好的先生，好好的教练，咋就成臭男人了？

吴同学嘴巴一直嘟囔着：“一个德性……”

当女人声讨另外一个男人时，往往是最脆弱的时候，身旁的男人就有机可乘了，一把将她揽进怀里，赐给她一个宽广的胸怀当做容器，盛载下她的泪雨滂沱，随后的暴风骤雨就由你这个男人来摆布了。

可惜啊，吴同学没有流泪，更可惜她是个女书记，否则，在这曦薄的黎明时分，我极有可能充当起呼风唤雨的魔术大师，单手就能把她划弄得赤裸裸，一丝不挂……

## 65

壹号终于回归了，境外考察并没引进投资，反而带来境内不好的消息，省委对老陈的问题已下结论，早年在省纪委工作期间，利用职务便利，通过非正常手段安插子女进税务机关工作，属典型违纪行为，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典型的“莫须有”，跟“清查风暴”毫无干系，省委好给自己找个台阶下。

至于如何发落老储，省委对老陈的处理意见已说明了态度，这边得赶紧收兵。

老储的“莫须有”更显得滑稽，违规使用和提拔秘书，严重失职，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闹腾得风雨交加，两份处分便是风雨后的“彩虹”，结果是晴空万里了。

壹号当晚就在“竹苑”开了通气会，老婆有幸参与，议题肯定是如何应对“审计风暴”了。

从老婆回来时挂着沉重的“脸蛋”，就知道通气会上的气氛有多沉重了。

女部长职业挎包使劲扔在沙发上，指点着我撒泼开来：

“好嘛，你这个家伙竟敢背着我上‘水仙庄’给姓吴的打掩护去了？ 273  
居然骗老娘说打了一宿麻将，你就是蠢驴，被姓吴的骑在脖子上，你还卖



乖学马叫，气死我啦……”

气急败坏下，老婆狠命地把我推倒在沙发上，连喘着粗气。

我反推她一把呵斥道：“你这个疯婆子，那是工作，就像你晚上叩拜‘竹苑’壹号的门槛一样！”

“你这混蛋，知道老板怎么说我吗？”

“让你改嫁？”

“老娘没心情跟你打趣！他说我有个精明透顶的好丈夫，开小车是大材小用了。”

“那就让你们老板赏老子一个老蜜位置尝尝，肯定比你的水班长强！”我满不在乎地说，“你还真想叫老子握着方向盘退休啊？”

“你什么意思？”

“暂且保密，别以为只有你这个女部长在积极要求进步，狗眼看人低！”

老婆被我唬住了，气消了一半，开始喝水。

我点上烟，跷着二郎腿抖动着，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瞧着电视。

“你在‘水仙庄’是怎么得罪水班长了？水班长当着众人的面向老板说你的不是，我的面子丢尽了。”

“破坏了他精心策划的阴谋诡计，能不报复吗？他啊，其实提前两天就回来了，一直藏在‘水仙庄’筹划对策，肯定是你们老板等不及了，打发他回来先传达指示的。我就不明白了，一个小小的驻省办主任为何叫你们老板如此紧张？人家汪局长都爱理不理的，倒像是你们老板的小舅子出的事。反正人家吴同学也不傻，知道水班长约她上‘水仙庄’的用意，难怪是做了最坏的打算，万一联合调查组发现了经济问题，那最后不得纪委出面立案跟着调查吗？吴同学成了关键人物，人家吴同学啊，谁也不得罪，你们两边撕破脸来说对方脸蛋不干净，吴同学就拿张湿纸巾来擦拭一下看个究竟，老储出了‘水楼’，因为纸巾上没留下污点，那接下来该轮到姓王的了，这叫公平起见，既不放过一个污点，也不栽赃一面白纸，作为纪委书记，她有啥错啊？底线就是不能充当你们派系斗争的工具，保持独立！”

“你为什么跟着啊？他们怎么商量是他们的事，老余你是老‘方向盘’了，怎么会犯规呢？太低级了犯这样的错，就因为姓吴的叫你这样做？”老婆问。

“是的，作为司机也要学会保护领导。”我大言不惭地说。

“啧啧——老余你刚才的口吻可不像司机了，有点秘书的味道。”

“操，秘书能保护领导那是天方夜谭！老储不就是因为秘书差点葬身‘水楼’吗？秘书啊，不陷害自己的领导算是慈悲为怀啦。”

“唉，这个女纪委书记心眼太深了，连老板也看不透了。”

女部长泄气了。

联合调查组在老头子亲自带队下浩浩荡荡开赴省城，驻扎进了“××大厦”。纪委派出的组员是“牛鬼”，因为老储的案子要结案，他没跟上大部队，准备明天报到去。

调查组里有头有脸的可都带上坐骑过去的，只有搞数字清算的技术骨干乘面包车，为此，吴同学决定由我载着奥迪送“牛鬼”进组。女书记始终在用车上暗示自己自始至终支持这位牛常委的工作，“牛鬼”刚开始还推辞，说随便开辆车就行了。后来我跟他说，吴书记叫我过去是便于你在调查组工作，遇到什么问题我可以帮助你和老领导之间协调。

“牛鬼”现在的状态基本是带着一颗内疚的心面对女书记，枉费女书记的栽培和信任，只感到任重道远。老储的案子就这样不了了之，很叫“牛鬼”痛心，多年积累的办案经验告诉他，那是一只硕鼠，在他“牛鬼”打盹间招摇过市从他眼皮底下溜跑了，他弄不明白到底是谁给他这只猫儿下了安眠药。女书记听市委的，市委听省委的，他就得无条件服从女书记的。

反正我也没机会亲密接触陆战队员了，小强要伺候壹号，我这个苍蝇也就失去盯梢臭蛋的机会，吴同学安慰我说，慢慢来，纪委工作就是穿针线的活儿，得有耐心。

上省城也刚好可以跟老头子近距离对话，无须避人耳目了。

早上8点多，我开车到了政府大院接“牛鬼”。他一直住在那套80年代末兴建的住宅楼，面积不大，六十多平方，乡下父母外加在城务工的弟媳妇，都跟他住在一起，孩子跟我儿子差不多大，这样的六口人家挤在两室一厅里，也难怪他老婆常骂他无能，无能的“牛鬼”只好在客厅摆上折叠床和儿子睡。他老婆是教师，在学校有单身宿舍，有时候干脆不回去住，闹得夫妻不欢。过去机关事务局分房子完全是依据职务和工龄两个硬指标，软指标自然是人情味了，看领导是否特别关照给予优待。“牛鬼”参加工作比我早几年，听说一毕业分配到纪委就住在现在的房子里，直到结婚生子也没重新安排，那栋房子稍微有点资历的人都搬出去住进新楼了，留下的都是些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我搬进政府大院时，碰巧赶上新楼竣工，因



276 为老头子的关系得到了优待，而“牛鬼”同志依然没向组织伸手。师父老白评价弟子说：脸皮儿太薄，万事不求人。因为不争取丧失了大好时机，等福利住房改为房改房时，为时已晚了，他老婆闹到机关事务局问：有科级干部住那样破小的房子吗？

机关事务局反问了：现在都住满了，谁跟你换房啊？

业务精干而人际迂钝的“牛鬼”始终一声不吭。

上了车后，“牛鬼”跟我说道：“余师傅，老储昨天出院时特意提到过你，说改天要单独感谢你。”

“真这么说的？我看他可都是你牛主任安排的，他该感谢你才是。”我说。

“那是我缓冲他抵触情绪的策略，从心理学上说，当人的心态出现抵触时，应该设法让他转移注意力，而不能施压，否则适得其反。”他开始讲授起理论课。

“折腾到现在，你们还不是放人？何必呢？”我挖苦道。

“等着瞧，是金子总会发光，是老鼠总得拉屎。我今天把话搁在这里，他老储蹦跶不到退休的，信不？”“牛鬼”急剧咳嗽着，显得有些激动。

“××大厦”的冬天提前降临，在这沸腾的闹市区，“审计风暴”给它着上了冰霜。

刚哥走马上任没多久，已废除了前任的某些陋习，包括门前喷出的水柱，缺少水旁的“王”字跟“汪”字差别就明显了，汪局长终究无法替代王主任，或者说，汪局长似乎没使出多大力气来拯救自己的小舅子，至少到目前为止，他还没跟旧主老头子叙旧，重演一出A县的动感场面。那回老头子叫他公安局长收手，他算给足了旧主的面子，现如今该他讨还那笔情债了，为何又静而不动呢？

大厦从内到外变化很明显，包括大厅迎宾小姐都换上了新面孔，穿着

单薄的旗袍，披着坎肩，神情有些紧张地望着来者。这些都是不速之客，因为大厦门前早竖起一块大招牌：装修停业。

听说我们是调查组的，小姐忙给我们按电梯，说调查组都在二楼办公。

到了二楼，就见走廊里不停有人匆匆而过，都汇集在财务室忙活得热火朝天，有翻账本的，有打开电脑的，也有在档案柜里搜找文件的，两人一群，三人一伙地忙碌不停。旁边站着一个中年妇女和一个年轻女子，不时被人叫过去指正账目来历。

中年妇女不住摇头说：“得问前任会计，我刚来不久，不知情。”

“牛鬼”朝里面望了几眼，然后朝主任办公室走去，边走边叫我跟着。

主任办公室重新装修过，地毯也是新换上的，大花牡丹显得雍容华贵。外间的秘书室坐着的已不是先前那位米脂姑娘，换了副面孔，个头高挑，浓妆艳抹，正接着电话，嗲声嗲气的。见我们进来，立刻放下电话问：“你们找谁？”

“你们主任。”“牛鬼”瞥了一眼，继续往里走。

“站住！哪来的你们，干什么的啊？见我们主任要提前预约知道吗？”

“工作组的。”“牛鬼”见对方伸手拦住去路，往后退了一步说。

“蒙谁哪？工作组就在外头查账，好几天了，我咋没见过你们？”

“小丽，谁在吵？今天我谁也不见。”

“是我，纪委的老牛。”

“哦，进来吧。”叫小丽的女人终于让开了道。

主任办公室的格局完全改变了，先前那个鱼缸已不见，里面的褐色大班桌换成了红木，桌后墙壁上的大鹏展翅画变成了骏马图。

刚哥深埋在椅子上，头稍稍抬起问：“老余，吴书记来了？”

“没有，我送牛主任来的。”

他这是故意怠慢“牛鬼”，纪委常委在他刚哥眼里就是粒芝麻。

“调查组也有你们纪委的成员？”刚哥也不给倒茶，自顾点上烟吞吐着。

“你还不知道？”

“天知道，工作组里除了老市长，其他人我都觉着陌生。我是刚上任，你们封门查账跟我无关，昨天我跟老市长汇报工作时也是这么说。”刚哥态度很傲慢，也理直气壮。

两人对话中都不称呼对方官谓，显得格格不入。

“我想了解交接工作时的财务交付的账目清单。”“牛鬼”很老道，可





能他刚才见到财务在回答调查组问题时，一问三不知。

“没有。”刚哥坐起身来说，“我可问过省里的大律师了，你们这样的调查组不属于司法机关，按照法律规定是无权搜查驻省办的。”

“牛鬼”冷笑一声说：“请你转告大律师，驻省办是政府派出机构，非法人机关，内部查账，法律是管不着老子查询儿子零花钱去向的。联合调查组是人大常委会会议决议组成的，主要是重新核实离任审计，难道还需要申请搜查令吗？当然了，司法机关是否直接介入要视审计结果而定。就算没有人大监督，我们纪委也有权查办政府工作人员违法违纪行为。”

刚哥这个粗人居然在专家面前谈法律，自然是有苦说不出，憋了半天扔出一句：

“爱怎么查那是你们的事，希望及早结束，我好开门营业。”

一场对决在冷战中结束，“牛鬼”大踏步地出了办公室。

等“牛鬼”走后，刚哥这才坐到茶几旁给我倒水，嘴巴还挺硬：“操，吓唬小孩啊，瞎折腾！”

“何必这样呛口。”我说。

“娘的，你瞧他刚才那嘴脸，合着把老子当腐败分子了，老子给老板开车时，他闻尾气的资格都排不上，跟老子耍官腔，找错对象了！”

“老头子哪去了？”我问。

“小姜送他上军区了，老家伙这回好像返老还童了，咋这么精神呢？这是过来给调查组压阵的。他要是不在，我都懒得给这帮孙子开房开饭，让老子伺候他们真娘的窝囊！”

“此一时，彼一时，你可别得罪牛主任，号称‘牛鬼’是也。”我好心劝道。

“鸟！吴书记在这儿我也敢这样说。老板早到这里跟我通过气了，随他们折腾，倒要瞧瞧他们能倒腾出啥鸟蛋来！”原来有壹号给他喂了定心丸，也难怪他如此嚣张。

“都是王主任屁股没擦干净，让你跟着闻臭。”我说。

“老余，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上任没几天就理解他的苦衷了。这帮孙子一进省城，哪个不往这里溜达啊？吃喝拉撒玩，哪样不烧钞票啊？噢，现在吃饱喝足了，上来清账把尿盆子扣到别人头上栽赃，这公平吗？驻省办主任不好当啊，别瞧都眼红，真要是叫他过来，早成缩头王八了。”刚哥一脸憋屈样，完全失去过去踩油门的神气了。

“不是有老板吗，你何故愁眉苦脸着？”我虚情假意地开导他。

“老余，跟你说句实话，我现在可真后悔上这里了，不管有没有问题，经这帮孙子一折腾，我快成后娘养的了。老头子这回气势汹汹的，我看老板也不大可能罩得住，说那些话只是安慰，照事态发展下去，老王可够戗了。”

刚哥少有的愁云堆积在宽硕的额头上，嘴巴上那烁动的烟火好似点燃了一颗烦躁的心。

他倏地起身，将烟头弹到地下，狠命地踩上一脚说：“等老板缓过气来，再好好收拾这帮孙子！”

午饭时间快到了，小丽进来也不敲门，问主任上哪儿吃午饭。刚哥把我介绍给女秘书，说往后余哥来了，碰到我不在的话，你要亲自安排好余哥，规格是处干。

奶奶的，这就给我定下处级待遇了。

接着刚哥才说：“我和余哥进庄子去，你叫上欧阳一道，余哥喜欢肥腻点的，欧阳合他口味。喔——老子想好好睡个午觉，这几天被他们吵得头痛。交代下去，中午的肉汤改成米汤，让他们就着米汤嚼馒头，这才像反腐战士。”

小丽扭动翘臀带着轻浮的媚笑领命而去。

我迟疑了，问：“这大白天的，不太好吧？庄子是啥地方？”

刚哥诡秘地一笑道：“半月宫啊，那帮孙子找不到的地方，我可把你老余当厅长供奉了。”

传说中的“半月宫”在刚哥口里随便就卷出舌头了，这跟王主任在任时大有不同，那家伙嘴巴很严实，套不出半句有关“半月宫”的踪影。

“真有这个地方？”我装成诧异的样子问，“一直以为是传言，老王当真把家底也交代给你了？”

“扯淡！你以为是他王家私产啊？跟你这么说吧，当初买下那栋别墅就上百万，现在至少翻了五倍。”刚哥伸出五指说。

“那到底归谁所有，总该有产权人吧？”我问。

“打住，我也不知道，咱只知道‘半月宫’现在归我消遣就成了。老余你可别像那帮孙子一样给老子来算账。”

这时候他手机响了，是小丽打过来的，刚哥叫她把车停靠到后门。

坐上刚哥的奔驰350，我的心思不在欧阳丰满的胸脯上，而是疑惑：我



280 和刚哥的关系一直有段距离，为什么在这节骨眼上带我上“半月宫”，不怕我出卖他们？

小丽开着车，刚哥坐在副驾驶位置上，手就挠在了小丽的身上，小丽娇嗔道：“要死，系好安全带，我这是在开车，不要命啦！”

刚哥回头朝我淫笑道：“欧阳，余哥这家伙在女人面前最能装蒜了，你骑到他腿上，他就绷不住了，哈哈——”

话音未落，刚才还略显几分羞涩的欧阳果真一屁股压到了我大腿上，双手勾住我脖子，大奶蹭着我的脸，发出咯咯咯的笑声……

## 67

过去总是“书记”给人开车，今番却是红粉佳丽给咱“书记”把舵，真不知能捕捉到何等风月之影来。

风月之影向来是官场追逐的一条华丽车道，人们在关心车主航道的同时，也能嗅出尾气中的点点粉尘。影子上过哪个女人始终是别人嗅觉的敏感地带，从那个女人身上你能分析出影子的色相指标：是肥是瘦，是高挑是玲珑，是胸大还是屁小……这类参考数字融合到一处，就能打造出一个新的替代产品来，找准影子色胆分泌的时间，隆重推举出新产品，然后你给产品充足能量，尽情遥控就是了，影子再鬼魅，也逃不出你遥控的掌心啊！

女人总跟经济实力挂钩，有多少粉黛取决于你能承担多少化妆品类的消费指数，所以，有人活在影子里，而有的人却叫影子活在他布控的阴暗里，那就是为商道所摆布的影子了。

女人再复杂也就那么三点优势，握住了啥子都简单了，跟动物世界没区别，动作姿势都能应用自如；官道则不同，好比海底世界，潜得越深，微生物毒性越大，此道错综复杂，节外生枝，藤密刺杂，又如原始森林里的天然野火，吞噬一块林地，赶走一批飞禽走兽，也遵循着一种物竞天择的进化规则。因此相对于风月之影来说，商道之影是用钞票铺垫成的，见

不得光亮，包括钞票本身已摇身一变，成为别的载体，价格对等，具备变色龙的生存潜能。这个时代的小学生都懂得事理，记得在女老师生日那天，让家长准备点化妆品，投其所好。老头子收缴的坛坛罐罐也是一种化妆品，道理是一样的。你老不识相，总以为别人见钱眼开，直接将闪亮的纸币搁到眼皮底下，指望起到滴眼液的明朗功效，毫无避讳地献上谗言：大老爷，赏小的一顶乌纱如何？我呸！没上过初中历史课啊，那上面明确注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你他妈的也太落后了，脑后还拖着一条大辫子啊，老爷我可不想让你这小厮给我梳个辫子，将来等着你来揪我，剃了光头再来吧，一点不具备革命者的品性。

我抵抗不了欧阳那对奶子的骚扰，忍不住捏了两把，很坚挺很饱满。

“余哥，你好色啊，捏痛小妹喽——”欧阳煽情地叫道。

我开始卖弄起自己的风月语录了：“咱男人剥去一身皮囊之后，骨子里的东西就剩下‘色’髓了，在拣三挑四中识别你们女人的纯度。就好比是一种独特风味的菜市场，交易起来一样露出平民本色，你欧阳妹子的奶子确实不小，假如我余哥摸捏起来感觉水分太足，那给你注水的主刀人一定是本土的，没喝过洋墨水，听说从海外归来的刀客，都能造就成‘乔丹’式的牛奶子，喝起来很腥的，好在欧阳妹子的奶子很扎实，纯天然尤物；你屁蛋子的厚度也不错，可我余哥摸捏时弹性有些失控，按上一把，要等到300秒才恢复原形，那就指望不到你献出哪门子女膜来了。余哥分析得对也不对啊？”

“哎哟——刚哥，他这不是先夸我一口再踹我一脚吗？早知道你余哥好这一口，妹子我上医院动个刀子，给你完整的处女膜啊。”欧阳气咻咻地在我的胸口上擂了一拳。

“哈哈，对你欧阳妹子我这算是客气了，知道我是如何当面贬损一位趾高气扬的熟女的吗？”我继续调侃。

“洗耳恭听，等我们姐妹俩人老珠黄时好有个思想准备。”小丽说。

我说：“那是在‘朝贺’的一次艳遇，我自己一个人在吧台喝酒，这时候有个少妇模样的成熟女人坐到了我旁边，还别说，可不像你俩这身打扮，蜜蜂飞到你们身旁都想蛰上一针，视死如归也值当。人家可是良家妇女的装扮，身着职业装，口红也没抹，头发不打卷不上色，纯粹乌黑，这样的熟女不该出现在这样的场合才是。她偏偏选择了错误的时间在错误的地点出现在我眼前，我自然不肯放过了，于是想跟她套近乎，可结果碰了



一鼻子灰。我老余怎能忍受如此冷遇啊，简直是奇耻大辱嘛。我便借着酒劲给她品头论足上了。说你屁蛋子再大，也藏不住超生游击队女队长的身份，孩子越多，屁蛋越大，你还算不上真正的熟女，熟女的屁蛋再大，那也能当席梦思享受，因为那是天公造物，绝对没有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从你鼻梁的角度上看，过于直挺，有悖自然法则你们的风月规则，你为什么非得把鼻梁垫高啊？知道男人为什么喜欢高鼻梁吗？那是因为吮起来能产生错位感，不知道舌头归属，那是最高境界，你垫得过高太直，不光浪费材料，也容易叫男人滑坡摔跟头；你唯一没收藏好的标签是脚趾丫子，干嘛涂得鲜红啊？万一来位足癖者，舔上几口，不就感染上那杏红膏药里埋藏的‘苏丹红’吗，威力不比艾滋差啊……”

车里人笑得叫轮子颠簸，刚哥狂骂道：“娘的，老余，你比老子还要流氓百倍，结果呢？”

“是啊，快说那熟女的反应。”欧阳摇晃着身子问。

“结果是相当美妙，熟女说，你开房去，免费叫你验证一下啦。”

“真能吹！”欧阳真娘的火爆，直接将杏口压到我冒水的唇上。

小车在郊外的一处水库旁停了下来，不远处是连绵的山脉，山脉下又见高高低低的丘陵高地，到处散布着松林，午后的天气有些沉闷，北风吹过水库水面，才给这片土地带来些湿润，能闻到浓浓的松香气息。

我们这两对狗男女立在水边，望着对面丘陵高地上的别墅小区，构架有些怪异，上面的天顶成弧形，镀成了金黄色，似有西洋风格，而下方又是典型的中式建筑，方方正正的，白色灰泥墙映照浅红屋檐，而那金黄色弧顶耸立在树丛上，似夜空明月，宁静幽远，令人神驰。

“这别墅小区叫‘半月宫’？”我问。

“不是，背后那座山叫月牙山，别墅便遂叫月牙山庄，所以建筑天顶都成半月拱形，老王这人爱舞文弄墨，骚情大发就取名为‘半月宫’了，等会儿你就知道老王他娘的多有才了，哈哈！”刚哥搂着小丽笑道。

停留片刻，大家上了车，这回刚哥亲自驾车，小丽依偎在他身边，点上烟塞进他口里。

我和欧阳也换了个姿势，她背对我坐在膝盖上，我的双手紧握住她胸前那对奶子，随着车身的颠簸而变换着力度，最终她靠倒在我身上，脸色绯红绯红的……

“月牙山庄”依山傍水之势让我想到了氮肥厂那块宝地，很快就要竖起

这样的别墅风景了。风景原本为自然所馈赠，不分达官贵人还是平头百姓，公平享有，可一旦人为雕琢后，就分开三六九等了。同样的风景下，一栋别墅和一间茅屋就是等级区划的标志。

山庄完全封闭，高高的铁栅栏将景物圈进去，成为私人领地。

等进了最高一处小区，登高望远，只感觉脚下的水库浓缩成了一湾泓池，像面明亮的镜子，将山山水水、草草木木反射到视野里，让人尽揽于怀，好不惬意。

车在最东头的那座别墅停了下来，就见茂密的竹子沿着鹅卵石小路错落在两旁，竹叶合拢在顶端形成半圆拱形，午后的阳光投射在上面，泛起斑驳的光环。庭院也是由鹅卵石铺地成纹，桂花树和修竹错杂在一起，弥散着深秋的韵味，院内的泳池宛如半轮清月覆盖的倒影，高大的门庭，半圆拱窗，雄浑的廊柱，连同攀附其上的藤蔓相得益彰。

一个中年妇女开的门，也不说话，只向刚哥鞠了一躬就拿着剪刀修草去了，看模样是看门婆。

“发现没，老王独具匠心，无处不装饰成半月形，真是煞费心机。知道为什么吗？”刚哥见我驻足不前，望着眼前泳池出神，便凑到跟前问。

“为什么？想水中捞月？”我也奇怪这别墅的格局。

“厉害，老余你他娘的太有才了，真跟水中捞月有关系！”

刚哥开始介绍王主任的癖好，说当初这别墅不是这样的布局，也没起啥月啥星之类的名，后来老王在一次外事活动中碰上了一个叫“小月”的英语翻译，是女大学生，长得水灵，勾得老王神魂颠倒，最终包养了小月，没两年下来，烧掉不少人民币。等小月大学毕业了，居然狮子大张口，让老王送她到澳洲留学，老王一合计，有朝一日自己也可能要移民境外，先叫小月过去探好路也不错，于是乎这家伙中了邪，花去一笔巨款送二奶留洋了，结果自然是肉包子打狗了。老王收到的最后一封信居然是英文版的，老王戴上老花镜瞧着那几行天书，最终挖掘出自己能读懂的词儿——Goodbye。赔了夫人又折兵的老王竟然痴心不改，拼着老命追逐到了澳洲，等到了那里彻底傻眼了，跟自己二奶同床共枕的是位猩猩块头的黑人，臊得老王捏着鼻子灰溜溜回来了。末了还指天发誓说：小月，我一定等到你回来。从没把感情当真的老王玩真格的了，为表白自己等到天荒地老所不惜的一颗红心，他开始发疯似的整修这别墅暖巢，于是才诞生了现在的“半月”造型，只盼大雁北归。直到小月寄回一张大肚子写真集，他老王才





明白过来，小月已尾随“猩猩”回到非洲热带森林了……

那晚上我和刚哥病态发癫，饶有性趣地玩起了“换妻”游戏，直到天亮才筋疲力尽睡死过去。

第二天出别墅时，那中年妇女又朝刚哥鞠了一躬。

我问：“不怕她说出去？”

小丽笑道：“她是聋哑人，来了客人就把自己锁在楼下的仆人房里。”

“你找的？”我问刚哥，“驻省办主任涉外工作真是做到家了，你家亲戚吧？”

“奶奶的，还不是老王对小月念念不忘，连过去看守二奶的老妈子也舍不得解雇。这样也好，哑巴最安全，我自当是废品回收再利用，哈哈！”

尽管疯狂折腾了一宿，我还是满脑子疑惑：刚哥为什么向自己敞开了“半月宫”？有啥用意？

答案最终是欧阳给我问出来了。欧阳说以前上这里的可都是首长级别的，这次你刚哥怎么犯规了？

刚哥说：“我跟老王有所不同，只有把这样的别墅暗门打开来，我才能安稳睡好觉，心里踏实。往后啊，我要让所有来大厦的地方同志都过来尝尝鲜，你们俩也别闲着，多上网给我物色学生妹，这年头鸡婆下蛋也要叫唤出知识水平来。”

“呸！骂谁哪，谁是鸡婆？”欧阳在背后捶了刚哥一老拳。

刚哥忙说：“你们俩除外，是我左右手嘛！老余，你可占便宜喽，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揩了老子两手的油水，有机会我得向你讨回来，哈哈哈——”

车上笑开了锅，好似车轮子也摩擦出淫荡的“咯吱”声……

我终于明白过来，但凡是进了“半月宫”门庭的，都得留下肮脏的记号，我甚至怀疑有摄像头暗地里现场取证了。

回到大厦我跟刚哥一直待在他办公室喝茶聊天，“牛鬼”忙于查账也无暇顾及我的去向。正聊着昨晚上的性福体会，忽然听到外面几声熟悉的咳嗽声，我赶忙起身说：“老头子来了。”

刚哥也有些紧张，跟着从大班桌后的靠椅上站起来，准备迎驾。

“以前那个财务过来没有？嗯？是不是要叫检察院过去请她呀？”老头子的嗓门像是冒着火，在外间冲小丽吼着。

“不知道，您问主任吧。”小丽怯怯地回道，先前跟“牛鬼”叫阵的气势荡然无存。

“他在哪儿？昨晚是不是带小余出去鬼混了啊？”

“不知道，您问主任吧。”小丽重复刚才的话。

“人哪？！”继续吼叫。

“在这哪——老领导请进屋说话。”刚猪头此刻低下了高昂的头颅，满脸堆笑地打开了门。

老头子大步进了房间，眼睛瞪得溜圆，气呼呼地责问：“你这个驻省办主任是干啥吃的？为什么那个财务还没过来？你是不是成心要给调查工作设置障碍，嗯？我告诉你说，别以为自己做过市委书记司机就翘尾巴，到时候查不清账目你给老子兜着账本回市里！”

口气带着威胁，就差点说出刚猪头想给老王遮丑打掩护了。

“老领导，您先消消气，那财务现在在别的公司任职，碰巧去了外地出差，可能过两天才能回来，我也是干着急没办法啊。”

刚猪头也只有在老头子面前用这样的口吻说话，换成旁人，立马横着眉毛叫道：有能耐向公安部申领一号通缉令去抓人啊，爱莫能助！

老头子一屁股坐到沙发上，这才发现背后坐着自己的老轿夫，气就不打一处来了，冲我骂道：“一丘之貉！”

显然他猜出昨晚上我肯定是被刚猪头拉走了。





我忙给他敬烟，老头子用手一挡，自己点上了心爱的“骆驼”。

“我问你，你这儿有没有跟驻省办经常打交道的省属机关名单？我就奇怪了，啥时候省机关中有‘外联委’这个新名堂？是不是哪天冒出个‘外交部’啊？娘的，你小小的驻省办有这么长的手腕搁进北京城吗？”

“应该是外事办，财务记账笔误，我昨天跟审计局解释过。”刚猪头给老王圆场。

“扯淡，调查组早向我汇报过了，就在同一天账目上出现两项公关费支出，恰恰是‘外事办’和‘外联委’，老子不懂得财务知识，可在我签发的报销单中从没发生过同一天花费两笔性质相同的费用却要写在两张报销单上的。你家有请保姆吧，你媳妇可能要跟人家核查买菜钱，保姆想揩点油也不至于傻到把茄子说成大闸蟹吧？”老头子拿生活小常识启迪刚猪头，在他眼里，这大脑袋司机的智商也就够保姆水平。

刚猪头不敢怠慢，很快就让小丽找来一本小册子，上面写有“交谊单位名单”的字样。老头子戴上老花镜，朝手指捻了点口水，开始翻动起来。

不大工夫就翻阅完了，老头子用手一拍册子叫道：“巧立名目，估计那五万进了他自己口袋。”

刚猪头怔了怔，做贼心虚了。

老头子这次进驻大厦的目的可能就是来对付刚猪头这个刺头的，有他坐镇才能保证调查顺利开展，刚猪头再怎么牛气也不敢不配合。

“我再问你，啥叫月牙费？娘的，你们驻省办简直是开在太空站了，直接跟外星人交流。”

我和刚猪头哑然失笑，心知肚明，老头子蒙在鼓里。

“这就不大清楚了，得问以前的财务。”刚猪头顺水推舟。

“该不是登山费吧？这里可是有座月牙山的，18000元，180张‘老人头’，这是在登珠峰要吸氧啊！”

刚猪头话里藏话，说道：“是不是组织很多人登山的？对了，那边有不少别墅小区，高档消费场所也不少。”

“你咋知道啊？上任才几天啊？送过你老板上那边？”老头子一口气扔出了三个“？”。

“听说，听说，嘿嘿。”刚猪头一听到老板，忙说。

老头子喝了几口茶，然后改换了话题，交代刚猪头说：

“伙食档次适当提高点，拿米水当汤喝，大家伙熬夜没精神，你这个主

任也忒抠门了，要知道同志们昼夜奋战是在给你打扫卫生。”

刚猪头别有用心地说：“这不是怕调查组说我铺张，不懂得勤俭持家吗？现在可是查账期，不能叫人背后说我顶风办事。有老领导这句话，我这就交代下去。”

刚猪头就要叫小丽，被老头子制止了，说道：“你亲自上餐厅安排去，然后就别回来了，我今天要在这里办公。对了，叫坐在外面那女的也滚蛋，你他娘的不知道明文规定干部禁止配女秘书啊？这才叫顶风办事！”

“只是后勤……”刚猪头想解释两句。

老头子不耐烦地叫道：“甭废话，哪儿来的回哪儿去，整个一小荡妇！”

办公室只剩下我和老头子了，他坐到大班桌后，盯了我几眼问：“你这阵子搞得神神秘秘的，小吴连车也不用你开了，把你派给牛主任做专职司机了？”

“没有，前阵子牛主任不是因为忙于储书记的案子嘛，吴书记特意安排自己的车给牛主任，便于他开展工作。”

“不见得吧？我听小姜说你一直跟那个叫小强的挺热乎的，这里头是不是有文章呀？”老头子的政治嗅觉特别灵敏，这可能也是他每次都能力挽狂澜的原因所在，总走在别人前面一步。

“正常啊，我跟小强关系一直不错。他很感谢我的推荐，所以，在一起吃过几次饭。”我怕说多了漏馅，尽量少做解释。

“撒谎，我早听人说，你们是强人所难，人家根本就不稀罕给书记开车，真不知道你在玩啥鬼名堂，连老子也成保密对象了。”老头子露出失望之情。

按照过去的经验，他一不满意我就保持沉默，这样反而不引起他的怀疑。

见我沉默不语了，他走到我跟前小声说：“你知道月牙费的来历。”

口气异常坚定，我忙不迭地摇头说：“我哪知道这些呀？”

老头子逼近一步骂道：“好嘛，跟老子耍心眼了，你一撅屁股我就知道你臭气的风向！跟‘半月宫’有关是不？而且你俩昨晚上极有可能就在月牙山。你也别摇头了，不要以为老子不管事了，脑子就成糨糊了，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小余，甭管怎么说，我还是看好你的，跟了小吴前途无量！”

我真搞不明白老头子的真正意思了，兴许不在一辆车上久了，之间有





点隔阂了，交流起来不再流畅。

他到底是在夸我还是在故意损我，我拿捏不准了。

沉默是最好的答案。

老头子挥手叫我出去让牛主任过来，说这几天你要是一回去就给老子当临时秘书，我看到小姜就烦。

好嘛，我这个老轿夫光荣提拔了。

出门时小丽正在收拾包，里面的家伙什还挺多，化妆器械整得像个外科医生，冲我吐吐舌头没敢说话。

我过去叫了“牛鬼”，碰巧遇到小姜正在走廊上和刚哥说话，他冲我一招手。

“你俩可真不厚道，躲起来享受也不叫上小弟。”小姜说。

“你不得伺候老头子嘛。好家伙，这回老头子雄风再起，把老子使唤成瘪三了。”刚哥愤愤地说。

“咱屋里说话去，别影响调查组工作。”我建议道。

“走，上我总统套间。”刚哥说这话时，恢复了猪头形象，高昂着。

从“半月宫”回来，我一直心里不太踏实，拿不定刚哥为什么偏偏选我做伴，而不是舔食他屁蛋的小姜同志。进了他的豪华套房，他也始终没透露出昨晚的行踪，只说今晚带小姜出去尝尝腥味儿，前提是老头子放行。

小姜这几天可能憋坏了，猴急似的说：“下半夜成吗？上半夜老头子可能又要上军区，那帮老小子碰到一块儿就是喝酒，老头子好了伤疤忘了痛，再吐血恐怕真得提前退休啦。”

“实在不行，让老余替班呗。”刚哥说。

“不成，老子上次在 A 县替代了一回，差点没被当谋反分子给清算了，你上外面玩乐叫老子给你垫背，打死也不干了。”我冲小姜说。

“我的余哥哎，就这一回了，你一来就吃香喝辣的，合着叫我望梅止渴

啊？求你了，我的余师傅。”

“得，老余你就替他下半身考虑一下吧，憋坏了将来他姜家如何传后呀。”刚哥开涮起小姜。

“这要看老头子是否乐意，他现在也害怕我给他握方向盘。咱丑话说在前头，要是有人像上次那样给老子脸上抹黑，你刚哥可是见证人哪，是他小姜求我的，不是我自告奋勇。”

“操，没问题，我向老板保证，你老余绝对是百分百的布尔什维克。”

我是多虑了，等我回到秘书岗位上，老头子发话了：“晚上咱去省委大院，开你的小车去。”

“小姜呢？”我故意问。

“那小子这两天手脚都在哆嗦，老姜怎么生了这样没出息的软八蛋，没女人就活不成了，老子可不想把老命扔在省城马路上。就这么定啦，别人问起，就说送我上军区。”

省委大院就是“梅花巷一号”，过去跟老头子没少跑。

老头子在车上先打了个电话，好像是给某秘书的，问老书记休息得可好，现在过去方不方便。

然后接连几声“好”就挂了，随后便叫我开慢点，不用着急。

“老储昨天给我电话说，你上医院看望过他？”老头子提到老部下来。

“是的，都是吴书记叫我过去的，怕储书记在里面不适应，让我跟他聊天放松精神。”我抬出他的吴同学来抵挡，证实自己离他老头子预言的纪委干部八字不见一撇。

“唔。老储也是软八蛋，居然一开始玩起绝食的把戏，娘的，没问题也看出有问题了，还不如他的秘书哩。”老头子说完鼻子连着哼了好几声。若老储能感应到这遥远的声波，也想找条地缝钻进去。

“我啊，现在成了消防战士了，哪儿失火往哪儿喷水枪。小余，上次你给小杨做说客有点水平，进步很大嘛，现在该是老子放火的好时机了，顺风！”吐出最后那句话，老头子的嗓音变得阴森恐怖。

“放火？”我始终保持过去的僵硬思维，只要老头子不点破，我就装成懵懂的样子。

“对，‘××大厦’就是着火点，也是给你们吴书记点燃作战信号，她不是一直找不到目标吗，我给她提供射击的靶子，这回啊，一定要痛打落水狗！”





老头子少有的得意，居然哼起了京曲儿，仿佛回到了党校年代，悠然自得。

人在太得意时，就急不可待地要把心头之喜发散出去，好让更多的听众共享那份喜悦。苦与乐如同是一对孪生兄弟，隐藏起识别标志就分不出谁大谁小，可一旦掖不住了，乐也罢，苦也罢，都得暴露出心底，谁屁股蛋上有颗痣，谁肚脐眼比较圆，也便一目了然啦。

老头子意犹未尽地问：“知道我去见谁吗？”

我摇头。

“是老书记，他老人家是从北京飞过来休假的。”老头子兴奋地说，“才下飞机还没休息好，就在干休所指名道姓要见我，好在我就在省城。呵呵。”

可也是，省委班子还没轮到接见就优先召见他这个下级，没理由不在黑夜里为自己喝彩的，尽管天色阴沉，没有星光月辉映照。

老书记在省委一把手的位置上坐满了两届，这种现象是不多见的。因为政绩卓越，从省委书记的位置上升迁到北京，这在本省历任地方大员中是首例。跟老头子的关系据说私下可以称兄道弟的，也因为老头子曾经是他在A县树立的一面旗帜——现代“愚公”，可以这么说，老头子的仕途是老书记用A县的石头铺成的。老头子当初对副省级胸有成竹，其实还不是因为有老书记这个筹码。结果却出乎意料，远在北京的老书记保持了沉默，严重打击了老头子的自信心。

老头子让车开慢点，容易想起那首《马儿啊，你慢些走》：

马儿啊，你慢些走呀慢些走，

我要把这迷人的景色看个够。

肥沃的大地好像是浸透了油，

良田万亩好像是用黄金铺就。

.....

鳞次栉比，灯火阑珊，光芒万丈，这也是一种风景，在政客眼里是最抢眼的。

进了“梅花巷一号”，老头子让我在车上等自己，然后徒步走向干休所。

毕竟会晤档次在这儿，我这个“书记”也只能猫在车里干等了。

那晚上我等了很久很久，直到乌云散去，月亮挂枝头，老头子才大阔

步地走到了车前。

我忙下车给他开门，他没急着上车，而是立在车旁点根烟径自吸着，火星烧得很快，没片刻就烧到了尾端，他接上了第二根，同样的席卷速度，直到第三根香烟丢在了脚下。

他的表情很沉静，可凭我对他多年的观察，此时此刻，在他内心一定风云骤起，烟头决定了一个男人的内心世界，如烟火般忽明忽暗……

恐怕这次会晤没出现那首歌里所讴歌的景象，老头子出师不利？

我也没敢问，小心开着车出了大门。

“找家档次高点的酒楼，老子今晚上要喝酒！”老头子忽然说。

我迟疑了片刻，怯怯地提醒道：“你的胃……”

“甭废话，往后咱爷儿俩喝酒的机会不多了。”

听到这里，我心头一怔，偏头望了一眼身旁的老头子，面沉似水，目无表情。

我只好不出声，担心受骂。

等车停靠在一家酒楼前，老头子下车前招呼我说：“小余，想吃啥只管点，我埋单。”

找了一间包厢，两人坐下来，老头子主动将菜单交到我手上说了个“请”字。

老头子一定是倍受刺激了，完全失去了自我，跟一个司机客套上了，这本身就违背常理。

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点了啥菜，心思全落到老头子身上，而不是菜名，心不在焉地摆弄着菜谱。

老头子一改喝“酒鬼”的习惯，破天荒地要了瓶 XO，让服务员先给打开了。

等服务员退出去后，老头子递给我一根烟，用慈祥的眼神望着我问：“跟了我这么多年没后悔过吧？”

“绝对没有。”我说的是心里话。

“好，来，咱爷儿俩今晚也时髦一回，拿洋酒碰杯！”

老头子从没喝洋酒的习惯，亲手给我斟上大半杯，又给他自己倒满了，轻碰之后一仰脖子就干了。

“娘的，就是有股子牛尿味。”老头子用手一擦嘴巴，骂道。

接着又说：“唉，人生能有几回醉啊，我醉酒的机会不多，咱整两瓶洋





我忙说：“洋酒可不是这样喝法，咱还是少喝点，你身体不好。”

“老子身体咋啦？”老头子忽然瞪起了眼睛，“叫老子现在拿枪上战场也绝不输给你，信不？”

“信，信！”官场上的身体状况牵连着年龄大小，就跟女人的皱纹勾住岁月的年轮一样敏感。

“老子才多大，虚岁五十六，毛主席也是这个年纪才进北京城的，我们一样才入中年！”老头子激动地叫着，有些失控，又带有激昂，表情很复杂。

“对，我也才入青年。”我附和道。

“没错，我们男人啊，千万别把年纪当回事。”老头子又跟我碰了一杯。

第三杯他换了个说法，有道歉之意，说：“这一杯你别喝，我单独敬你。”

“那可不敢当，只有我敬老爷子的份儿。”我赶紧起身端杯。

“坐下！”老头子大声命令道，把我酒杯给缴械了。

“那次上 A 县委屈你了，我不该那样怀疑你，你啊，不是小人。”老头子喝完酒拍着我肩膀说。

“也没啥，想兴风作浪的人不是偃旗息鼓了嘛。”我甩出了两句成语，这才让老头子露出点笑意。

他说：“嗯，进了纪委后，素质就是不一样了，说话也带书面语喽。”

为将气氛烘托下去，我松弛了自己一直紧绷的神经，说：“我可是学汉语言学的，大专学历。”

“娘的，说你胖就喘上了，老子还是研究生学历呢！”老头子不服气地回敬道。

我继续发飚：“我是自学考出来的文凭。”

“老子是教授送出来的文凭，咋啦？”老头子从没提及过自己光荣而神圣的研究生文凭，第一次在一个司机面前显摆上了。

气氛有所缓和了，我也不想叫他多喝酒，就问：“要不要请牛主任他们也过来？”

老头子眼睛又睁圆了：“老子的钱是天上飘下来的啊，他们过来还够喝吗？再说了，他们得加班工作，严禁喝酒。”

爷儿俩喝着洋酒会话有点乱，没有主题，东西拉扯着，想到哪儿说到哪儿，跟酒精挥发似的。

“小姜是不是跟他的刚哥哥出去鬼混了？”老头子话题转移到自己司机身上。

“可能吧，他能闲住吗？”

“唉，当初把他领进城里真不知是好事还是坏事，我咋觉得帮倒忙了，对不住老姜战友了？”

“有您在，他不敢乱来的。”我说。

“万一不在了呢？”老头子又冷不丁说出异常的话来，这意思好像他很快会见马克思了。

“这……”联想到一路上他失常的画面，我心头猛地战栗了一下，难道是老头子出了差错，老书记的召见带来不祥之兆？

我不敢再往下想了，只好用酒精暂时来麻醉自己的思维。

“世事难料啊，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尽快查清楚大厦问题。”老头子完全失去了去大院路上的豪言壮语，战斗的号角刚吹响就被子弹打穿了。

看来情况不太妙，瞧壹号回来后稳坐钓鱼台的气势，可能风向有变。

我用试探的口气问：“陈书记不是没问题了吗？”

老头子只摇了摇头，答非所问道：“最好让小姜回乡下去。”

## 70

第二天我就先回去了，胖妞给我的电话，说吴书记找你有事，老余头，我怎么觉着你好像要替代我了。

我笑道：“你的位置谁也替代不了，汪大公子只好你那一口。”

欧秘书现在当真成了孤家寡人，成天窝在办公室里玩游戏，上班迟到，下班早退，项主任是敢怒而不敢言，每月考勤奖半个子儿也不少她的。倒不是吴同学的面子，而是汪局长的实力，那可是小欧同志的未来公公。

纪委里的人有时候私下议论胖妞，说吴书记当初就不该让小欧跟着到纪委，咱这穷土庙可养不起金身菩萨，还是小李不错，当初陈书记虽然也不太重视这个秘书，但人家小李从来没有搞特殊。





特殊的胖妞最终沦丧到连她自己也快忘却秘书身份了。有一回她跟我说道：我现在是胸无大志了，等哪天我决定嫁人了，这份工作也就不重要了，我可不想做吴书记这样的女人，活得像台机器，图个啥啊？

本来“清查风暴”对胖妞来说是大显身手的好时机，岂料半途而废了。她感慨说：进了纪委才明白，为啥反腐败越反越多，原来咱纪委也是橡皮图章，中纪委就是三头六臂脚踩风火轮也追不上腐败分子的七十二变。

我赶回到单位已是下午3点多，吴同学正召集常委们在议事。我先进了胖妞的办公室，就小李一个人在。

“余哥，你现在是来无踪去无影的，忙啥哪？”

“哦，送牛主任去省城了。”

“呵呵，我估计你要降级了，要给牛主任开专车啦。”

“给谁开车那都是革命工作需要嘛，我完全遵从组织上的决定。”我也笑着回答。

小李坐到我旁边跟我对吹着香烟，刚舒展的眉头又皱巴着。他将身子靠近我，小声问：

“陈书记算是清白了？”

“那当然，除非你现在有证据去揭发，可这对你有啥好处啊？有奖金发？”

“不说笑话了，我是认真的。我总觉着这事还没完，可结果为什么会是这样？”

“难道你这个前任秘书巴不得自己的老板出事？”

“我是那样的人吗？那天在桥上的话就当是我吃了条臭鱼干，臭不可闻。我不明白的是，咱吴书记咋老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呢？女人没主见，女书记也冲破不了传统势力？”

“谁是传统势力啊？”

“都说人大在作梗。”

“你这话不是又绕回去了，敢情你那天在桥上所言是吃了块臭豆腐，别人捏鼻子，你自个吧嗒嘴巴，余味深长。”

“嗨，不说了，不说了，说了也白说。”

小李回到座位上，兴叹一声道：“希望有生之年还能看到咱纪委脱胎换骨的神圣时刻，我要好好活着。”

话音刚落，胖妞就回来了。

胖妞的嘴巴鼓起，腮帮的肉都快遮住耳朵了，我发现几日没见，她更显富态了。可此时的神情表明，有人得罪她了。我跟她打招呼时也不理会，一屁股坐到椅子上开口就骂：

“一个要笔杆子的，臭架子倒不小，我给她倒杯水算是最大的尊敬了，怎么着，还要姑奶奶给她捶背不成？老项也真是的，只要是来了人，就像个哈巴狗似的，摇晃着尾巴追在别人屁股后，蹭着鞋帮舔口水。唉，纪委的人咋都这样卑怯呢？也难怪整天死气沉沉的。”

“怎么，上面又来人了？”我问道。老陈被“双规”那阵子，全国各地的媒体一拨一拨地往这里汇集，上纪委书记的老巢来搜集情报，好抢到头条。这年头，公安局长被枪毙，检察长也受贿，法院院长爱舞弊等现象已不能充当头条吸引眼球了。然而，作为地级市的纪委一把手给“双规”倒也是天下奇闻了，媒体蜂拥而至，抢夺最新资料，乃至有家北京来的中央级媒体在采访吴同学时尖锐地问道：你能保证自己不会是下一个吗？

“人都出来了，媒体早散了，难道是来拍花絮的？”小李说着指出了贾记者的大名，说她不知道从哪儿拽来一个同学，想写一篇完整版的纪实文学报道，于是贾记者从中搭桥，让同学先采访女书记。

“雷声大雨点小，一周天气回顾，狗屁纪实！”胖妞接着说，“姓贾的太不知天高地厚了，省报不让她写，她却拉来了外援，片子上的来头可真不小——中国大案纪实创作研究会会长，明天我也成立一个研究会，名称就叫中国大案虚构故事研究会，请老余头担当会长重任如何？”

这时候老白捧着茶杯过来问小王咋还没回来，上了趟收发室该不会改道在西山上跟女朋友约会吧？

胖妞不在乎地说：“那也无可厚非，回到这里就是在耗费青春年华。老白，你是位老同志了，有责任提醒老项，他是咱纪委窗口，新闻发言人，要注意形象，他代表的不是他自己，是整个纪委，我咋觉得他是学单口相声出身的，观众没反应，他自己娱乐自己。”

“小欧，这可是陈书记在位时一再强调的公仆服务意识，笑脸相迎，拱手相送，老项是改不了满面春风的形象了。你啊，直接跟他提醒得嘞。”

听他们这么一说，引发了我的兴趣，于是溜达到了主任办公室。果然，女记者和那位女会长左右架着男人式的“二郎腿”，把喜笑颜开的项主任夹在中间，实在有点动漫式的滑稽感。

贾记者还把我当成个人物，我刚一进门她就起身向她同学介绍说：“这





位是余‘书记’。”

按说挂有这样头衔的女会长跟机关应该经常打交道的，善于察言观色，就我这兵痞子形象，说成村委会主任也没人相信的。

女会长不知道自己的同学在开玩笑，忙起身跟我官方式握手说道：“打扰了，请多指教。”

随后一张片子呈到我手上，我也将滑稽表现到底，在口袋里摸索了几下，摊开手，调侃道：“不好意思，我一般不带名片的，等会儿向我秘书要，欢迎研究会来给我们做宣传报道，能上头版头条吗？赞助费贵吗？”

听到这儿，女会长的表情有些不自然了，笑容僵硬着，相当尴尬。

“老余，过了啊。”老项赶紧向会长解说，“他是吴书记的司机，贾记者刚才是逗你玩。”

工夫不大，胖妞站在门前面无表情地说散会了，吴书记在办公室等着，然后也不给引路，自己转身就离开了。

老项充当了书记秘书，请女会长跟他过去。

屋里只剩下我和贾记者了，因为老婆的关系，我和贾记者之间说话经常没有遮拦的，一针见血。

“水秘书安排的吧？”我问。

“是又怎么样，报纸不让登，总不能限制文学创作吧？罄竹难书啊。”

“你这同学到底在哪儿高就？我咋感觉这片子就是骗子？”

“头衔并不重要，你过去不也被叫过‘书记’吗？跟你们开车一样，头衔不影响技能，我就想换个手法写写这出闹剧。”

“怎么成闹剧了？处理了两名省管干部难道不是成绩吗？成效显著嘛！”我模仿起官腔跟女记者打趣。

“闹剧本身跟票房无关，你转动你的车轮子开动脑筋想想啊，配角都落幕了，主角唱独角，这不符合戏剧规则，没了绿叶陪衬的花儿，注定要生虫萎谢的。”

女记者上面的话我一句没听懂，可能文学色彩太浓厚，就好像我习惯看警匪片，忽然置身在剧院里欣赏音乐剧，任凭我怎么开动脑筋，把车当飞船开，也始终冲破不了这充斥高谈阔论的大气层。

“哎，现在不是在联合调查驻省办吗？那儿有现成的资料，你们这些嗅觉高度灵敏的笔杆子咋不投掷过去呢？”我问。

“一叶障目，欲盖弥彰，老余咱拭目以待。”

女会长跟吴同学聊得时间很长，直到6点多才结束。女会长出来时，脸色很难看，听胖妞说，她进去旁听了一小会儿，两个女知识分子的对话好像严重跑题了，在谈啥体制体系的，啥垂直管辖，啥财政脱离等等。胖妞大小也是个本科生，听得一头雾水，没探到前沿情报。下班时，老项留守陪着贾记者，并说等会上“贤聚楼”，老余你送回吴书记也一道过去吧。

女会长终于完成了“采访”，见到贾记者时一脸沮丧地摇摇头。贾记者安慰同学说：“早料到是这结果，别往心里去。咱不能白跑一趟，晚饭是要吃的。”

我不在时，是办公室安排车辆送吴同学回“小招”的。今天坐上奥迪，吴同学回到了后座上，因为“牛鬼”的气味随“清查风暴”一同消散了。

吴同学在车上问起我调查组的情况，我将自己看到的跟她说了一通，当听到老头子训斥刚猪头那段时，吴同学“扑哧”一声笑了，问：

“那家伙为什么唯独在老领导面前直不起腰杆子？他在书记面前也不曾低头过。”

于是我又跟她说起老头子过去在任市长时在电梯里骂刚猪头的往事，吴同学又笑了：

“敢情这腰杆子折了是有历史根源的。”

我不想多谈老头子，因为后面老头子的异常举动叫我内心有些忐忑，尽量想忘却XO那一幕。

我岔开话题说：“项主任让我等会上‘贤聚楼’，我可没那兴趣陪着笔杆子喝酒。”

“是我让你去的，去听听贾记者饭桌上说些什么。”吴同学现在真把我看成007了。

“吴书记，你那天的话是动真格的？还真想把我培养成纪检战士啊？”我问。





“随便你怎么看，我现在反正就是要用你，除了开车。另外，小强那边你也要找机会接触，我听水秘书说，准备安排小强住进‘竹苑’了，时间紧迫，你要是能叫小强承认自己就是匿名者，那可是给省纪委下一步工作找到了突破口。老余，你要加油！”

“呵呵，对我有啥好处呀？”我露出痞子本性来，敢直接向女书记讨价。可心里是害怕的，省纪委直接插手的案子，那肯定得是省管干部，而小强伸出的“五指山”，下面一定压着一群人，不只是一顶副处官帽子。我开始预感到，牵扯的不光是公安局长老汪。而叫我最担心的事还是 U 盘，那东西一旦泄露出去，会有人来索命的，也正因为 U 盘的存在，我始终不敢放开手脚开展对小强的“策反”工作，一旦打草惊蛇，极有可能将自己跟小强绑到了一起，不得不防。

“能不能拿出点觉悟来，你老余的党龄可比我长，说这话你好意思吗？”吴同学严肃地批评我，接着又缓和了口气说：“我只能保证在我离开前，给你在纪委安排一个恰当的岗位。如果你认为这也是交易的话，我也认了。”

“我是在开玩笑。吴书记给我的也是工作任务，我当尽力完成，可你一直不向我透露信件内容，我跟小强谈起来缺少一线情报，他自然当我在瞎猜，死不开口了。”

“你说得不是没道理，可按照规定我确实不能向你透露的，而且这也是省纪委的意见，你要做的就是让小强承认自己是检举人。至于其他情况你了解多了对自己也没好处，我这是为你好。”

“那你略微透露点，是不是牵扯到氮肥厂拆迁项目？”我说这句话是有根据的，因为王圣水向小强交管银行保险箱钥匙时，正是拆迁项目最为敏感的时期。如果吴同学点了头，那就证明小强的信件内容已涉及 U 盘里的密事，进一步证明小强已偷窥过 U 盘，这样一来，后果就严重了。从小强跟我抗拒的心态上分析，检举信已超出了他的心理承受能力，他能做的就是在纪委面前失口否认。

我为什么不向吴同学明确表明：其实小强早跟我说过检举信的事，无须调查了，我能证明匿名者就是小强。

这是自我保护，在没有弄清楚是否涉及 U 盘内容前，伪装是对小强的最好保护方式。

吴同学听到这儿，很是诧异，不自觉地脱口而出：“你怎么知道这些？”

我开始后悔自己刚才的唐突言辞，觉得太草率了，容易引发吴同学的

怀疑。

“你是不是隐瞒了什么？”果然，吴同学不放过蛛丝马迹，已嗅出我话中的潜台词。

我赶忙圆场说：“哦，是这样。那次氮肥厂发生流血事件，谁是谁非，人家小强是现场目击人，那件事完全是拆迁人酿成，耿直的小强立场很明确，并没有站在自己老板一方，他曾跟我提过以后找个机会写信向上面举报真实情况。”

我的编造水平有限，也不知道吴同学内心是怎么想的，她口里淡淡地说了句：

“原来是这样。”

尽管心里不太乐意，吴同学的意旨咱还得遵从，说心里话，还是指望着吴同学到时候能兑现诺言，别叫我老余扶着方向盘退休。

我赶到“贤聚楼”时，菜已上好，只有老项一人作陪。听小李说，过去接待工作都是老白负责的，老白跟老项的区别是：老白常带上几个单身青年，说回去省得做饭；而老项一般单独行动，实在撑不住饭局，就从中层干部挑选，从不带单身青年，说他们一去，酒水钱得翻倍，咱纪委底子薄，要学会节约。

菜是按照女性喜好点的，加上一瓶普通装国产红酒，属地道的家常饭。

女会长先给同学敬酒，完全不懂得官场酒席规矩。

“不好意思，没能说动吴书记，让老同学失望了。”女会长带着愧意跟同学碰杯。

“我也只是随便一说，早知道吴书记的态度会是这样的，了却了心思便无遗憾了。来，我借花献佛，咱一同敬德高望重的项大主任。”

老项点头称好，喝完放下酒杯说：“吴书记一向很低调，而且这次清查工作无疾而终，她也不痛快，案子办得也是不疼不痒的，就没心情宣扬了，请二位才女担待啊。”

贾记者摇头说：“根源不在市纪委，是上面有人插手了，否则，老储这一劫是逃不掉的。不瞒几位说，一开始我们报纸已做好排版计划，准备在头版上跟踪报道案件整个过程的，由我全权负责具体事宜，两名助理整装待发就等着来这边安营扎寨了，可没想到风向说变就变，连报社的头头们事先都蒙在鼓里，结果省委宣传部一个电话就颠覆了原有的报道部署。人算不如天算！”



“是谁暗中使劲了？”老项明知故问。

“人大主任呗！”贾记者嗓门压低了说，“先是给北京寄发信件，随后是转移视线清算驻省办，双管齐下，打乱了布局，结果变天了。也恰恰这时候你们市委书记跟随省委领导考察出境了，留下空隙了。不过，省委领导这次点名叫你们书记跟团考察，是另有其因的。”

“是吗？贾记者不愧是首席记者，消息灵通人士。”老项听得很入神，火机按了几次也没点着香烟。

“省委领导事前去北京开会时，拜见过老书记，于是汇报了‘经济环境’清查工作，而老书记早从来信里知道了详情，当年‘经济环境’测评是老书记一手抓的，你们这里是试点区，所以，老书记发话了。结果就造成现在这局面了，烂摊子一个！这次考察，也顺道传达了老书记的指示，好让你们书记有思想准备。这上面一手人大主任玩得很高明，下面一手就看你们书记的手腕能否给扳回去了，假如能打成平手，那最好不过了，若是再失一分，这市委书记的威信就全没了，还能当一把手吗？所以啊，我个人觉得地方党委一把手兼任人大主任的做法是正确而又可行的，你们这里就是典型的反面教材，权力机关跟党委唱反调，能不乱套吗？”

不愧为时政记者出身，分析得头头是道，丝毫不逊色于我的部长老婆。

“官场有这么复杂吗？”女会长听后似有不解。

“老同学，你啊当初投身于文学事业是走对了，多纯洁啊，面对的只是文字，不像我，要学会官场那一套，严格遵循他们的规则，有时候都感觉自己快成半个官僚了，愧对笔下的文字啊。”贾记者有感而发，跟老项碰了杯。

“老余，你可不能把我刚才的话传给人大主任，否则我只能卷铺盖走人了，这里的地盘还是属于他的呀，我可不敢得罪房东的。”贾记者把杯子转向我。

我笑道：“我要是那样做，家里的部长不把老子休了才怪。”

女会长也不是空手而归，跟吴同学一席话能叫胖妞发懵的，那一定是真知灼见了。女会长也抽烟，掏了一根绿摩尔点上，在薄薄青烟中谈起自己的感受：

“不过，我从吴书记的谈话中，感觉到她是深怀法治理念的人，一个对中国政治体制充满信心的人。她讲的一句话给我感触很深刻，她认为从中央到地方首先要抓好经济，经济基础薄了，上层建筑搭建得再完美也只是

空架子，而作为纪检部门当务之急要解决的是对腐败成本的测算，现在刚性规定的东西太多，但适用效果很差，腐败成本太低，所以才滋生了腐败分子的侥幸心理，在他们的骨子里始终残留着‘法不责众’的顽疾，就是说个体腐败成本太低。这跟商业经济行为道理是一样的，没有诚信的商业行为是注定短期投资的，但奸商就在乎他的短期间报，你就是再重罚，他也能获取利润，因为他付出的成本低；同样，没有诚信的政务必然造成不透明，给贪污受贿营造了帐篷，腐败分子只要把手伸进去就安全脱身了，这样的低成本谁都想斗胆一试，判他个死刑他也能坦然面对，因为贪官的成本从不跟生命作对价的，他们是变相的奸商，唯利是图，就因为付出成本低，而收益永远大于自身生命价值，失去信仰的生命载体就成行尸走肉了。”

## 72

自从壹号回来，我想给小强打电话都难打通，现在位置完全颠倒了，搁在过去，小强呼叫我，我还懒得理睬，现在可好，一拨就是：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请稍后再拨。这小强也是，你再忙也该回复个电话才是啊。有个晚上我实在没辙了，下半夜猫在“竹苑”附近盯梢，结果让保安碰见了，凑巧又是新招来的，居然不认识我，错以为我是搞破坏的，给我拉进保安岗了，有人认出我才解除误会。在小强的住所也蹲守过，等到天荒地老，也没瞅见陆战队员的身影。这样下去，吴同学交付给我的神圣使命等于提前终结了。终于有一天后半夜，小强来了电话，听到他声音好似东方日出，黎明来临啊，激动得我一时不知说啥好了。老婆刚好下市县检查工作去了，所以，跟小强通话也无须躲避她了。

“小强啊，忙得都不回复你余哥的电话啦？”

“这阵子书记一直在外地开会，我这不是节省长途话费吗？工作时间水秘书严格要求我关机，晚上也很晚回到宾馆，有时候太累了，也就懒得开机了。”



“操，水秘书叫你关机你就关机？他是你啥人啊，就这么听从他？老子开车这么多年，还头一回听说不让司机开手机的。”我骂道。

“他不是我的直接领导嘛。”愚钝的小强始终没认清自己现在是货真价实的“书记”角色，这“水蜜桃”不是专拣顺马骑吗？

“小强，你可记住了，你现在的直接领导只有一个，那就是老板，旁人都无权使唤你，知道吗？”我开导这位小兵蛋子。

“这不大可能吧，我就是个司机呀，再说跟老板开车有段日子了，他跟我说话总共还不到十句。余哥，我发现这活儿真不适合自己，过去给王老板开车，我还有点行动自由，现在这水秘书成天没事就盯着我，快把我当囚犯了。对了，他还特别交代过我，少跟外人接触，包括你余哥。”

“噢？他真的这么说的？”

“是的，说给书记开车就是少说话，少跟人交往，否则会给书记带来麻烦，我就不明白了，我怎么会给书记带来麻烦呢？”

“你现在在哪儿？”我感觉到小强是话里有话，忙问。

“刚回家。”

我吩咐道：“你先别睡觉，我这就过去。”

“明天不行吗？”小强问，“我现在可没车过去接你，车已不准我开回来，每天一大早要上‘竹苑’去取，然后再接水秘书。水秘书说，车开回我这边目标太大。”

我说：“我打车过去，等着我啊。”

等见到小强时，我发现几天没见，小伙子憔悴多了，没精打采的，神情很沮丧。

“这日子过得够戗！”小强唉声叹气道。

“到底怎么啦？”我觉着很蹊跷，给他倒了杯水问。

“唉，老实说，不是我不回你电话，是不想给你带来麻烦。”小强终于说了实话。

从接电话到现在，他一直在强调“麻烦”这个词。

“什么麻烦？你好好地开车怎么会有麻烦，该不是交警敢给你罚单吧？”我尽量让气氛缓和下来，让他神经放松，“我看你还是没适应，没关系，我也是这样过来的，刚开始都挺紧张的。”

“不是因为这个。”小强点了根烟，是软中华，抽起来接连咳嗽着。

他抬头说：“你当初说得没错，我不该被王老板牵着鼻子走，现在麻烦

上身了。我很快就要搬出这房子了，要住进‘竹苑’里。”

“别急，慢慢说。”小强的内心一定压抑到一定程度了，好似脖子上有根绳索拽着他，叫他窒息。

“给吴书记写检举信的事好像水秘书知道了，余哥，这事我只告诉过你，怎么会弄成这样？”小强第一次向我投来质疑的目光，我也终于明白，他为什么一直不回复电话了，是对我产生了不信任。

“绝对不可能，我跟老婆都没说过，水秘书怎么可能知道呢？”我感到事态严重了，有必要及时告诉吴同学的。

“我也不大相信是你透露的，可水秘书说……”小强忽然收住话，又闷声抽着烟。

“娘的，你别跟个娘们儿似的，吞吞吐吐的，如果是真事儿，你得赶紧想退路了，老子好给你拿个主意。”我失去了耐心，催促道。

“就在书记回来的前一天，水秘书忽然给我电话让我上‘水仙庄’，我开车过去见他，我们一道吃了晚饭，他说反正老板明天才回来，今晚你就在‘水仙庄’，喝几口酒没大关系。接着他叫来两个姑娘陪在酒桌上……唉，你知道我，这些年一直不适应那种有女人的场合，可酒一上脸就有所失控了，两个女人不停地给我灌酒……”

“打住，你是说书记回来的前一天晚上？”我想到了和吴同学的“水仙庄”之行，正是水秘书见小强的前一天。这么说，水秘书约吴同学还是系关那封信，否则老汪不该在场的，难道说吴同学事先也知道检举信已泄密？

我越发感到情况的严重性，有可能水秘书无从在吴同学那里证实信件来历，于是便等不及了，直接将小强叫进“水仙庄”，设下圈套灌醉小强套取检举信来历。

假如上述推理是事实，那么老汪的心思没在小舅子的驻省办上就合理了，眼下不明朗的是检举内容以及U盘内容。这是吴同学以及水秘书他们都想知道的绝密，可问题是水秘书不可能代表老汪这一方的，他到底代表谁？

是壹号吗？

“后来呢？”

“后来我就喝多了，头重脚轻的，那女的见我坐不住了，就架上我回客房，然后……”

小强狠命地摁灭烟头，使劲搓着满头乱发，露出绝望的神色：“后来就





啥也不知道了。”

当自己不省人事时，也是别人最清醒的时候，小强显然是在酒色中被俘获了，现在唯一不清楚的是：他到底透露了多少？

小强自己也明白检举信是通过自己的嘴巴泄露出去的，只是他无法接受这一事实，于是把我假想成告密者，以减轻他自己的心理负担。

我也不想再追问“水仙庄”里的那些事，直接问：“第二天呢？”

“第二天我醒来时，身边正躺着那个赤条条的女人，水秘书也不知从哪儿弄来的钥匙卡开门进来了。那女人当着他的面跳下床，一丝不挂，还叫嚷着我晚上强暴了她，要水秘书给她做主，其实我啥都不知道啊。水秘书给了那女人一叠钞票，叫她不许张扬出去，然后就支走了那女人。他安慰我说，没什么大不了的，那女人不知道你的身份，以后玩女人可不能乱来，这是两厢情愿的事，你强迫那是犯法的……总之他说了很多，说往后只要听他吩咐，那女人就不会找我麻烦……”

“长话短说。”我催促道。

这样的伎俩在官场上属于下三流的，没想到“水蜜桃”卑鄙地用在了一个司机身上，真是知人知面难知心。

“余哥，我现在脑子很乱，你别打断我，我只能这样跟你说，只能这样回忆……”他痛苦地躺倒在沙发上，双眼布满了血丝，继续说下去：

“第二天书记就回来了，水秘书没让我上省城机场接，他亲自开车去的。回来以后就跟我约法三章了，让我平常跟老板出差时不准开手机，说是为了让我集中精力开车；另外晚上不管有没有事，也不允许把车开回我的住所，早上先上‘竹苑’，然后用车接他。对了，他还提到让我把家里的日常用品收拾一下，准备入住‘竹苑’，理由是开车方便，也为了保护老板，让我兼当保镖。他还特别要求我不要跟外界联系太多，对机关敏感部门不要随便来往，包括纪委的老余。连你余哥也不让交往我就觉得奇怪了，当时就问，我是余哥介绍来的，为什么连他也排除在外？给老板开车怎会这样复杂？他就说了，近来纪委收到了一封信，可能是老余唆使人写的诬告信，据说匿名写信者也是位司机，所以，为了保证老板的安全，必须有所防范，防止有人背后做手脚陷害老板。我当时第一个念头就想到了自己写给吴书记的信，不可能这么巧合的，水秘书那样说，分明是在告诫我，我写了匿名检举信，是不值得信任的人，所以要采取特别措施，变相限制我的自由。我那时候真是后悔死了，后悔写了信，也后悔进市委开车，更

后悔当初跟了王老板……现在一切都晚了，晚了，我只能听从王秘书的摆布了，当初要是听了你劝告，离开王老板该多好呀……”

“卑鄙！这不是明目张胆地软禁一个司机吗？亏他能想得出！小强，别说那些没用的了，眼下要想办法脱身。”

“脱身？只怕做不到了。记得你怪我写匿名信时，我还一身正气地跟你说大道理，现在想来，你是对的，我太幼稚了，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以为给吴书记提供线索了，纪委就会查下去，没料到吴书记非但没有动静，还暗中让上面派人调查我。我啊，现在是夹在死胡同里，走不出来了。我从来没有非分之想啊，只想着攒够了钱买辆农用汽车回乡下拉矿石跑运输，将来再盖间大瓦房娶个媳妇，让年老的父母过上好日子，现在……全没了……”

“会有办法的，事已至此，你只能靠吴书记了。”我也只能这样安慰他。

“靠她？”小强坚决地摇摇头，“她是斗不过他们的，她不是推给上面了吗？我已信不过她了。”

“他们到底是谁？只有王老板和汪局长两人吗？”我问。

他还是摇头，过去那个单纯的小强已不复存在了，已被碾碎在这特殊的车道上，他已不再信任任何人，甚至包括他自己。

“我已不指望任何人，我自己埋下的祸根只能由我自己拔出去……余哥，我困了，你回去吧。”陆战队员像是中了弹的伤员，蜷缩着身子。

我想离开，可双腿不听使唤，无助的小强被逼到今天这步境地，我有相当大的责任，实指望进了壹号驾驶室能让他暂时摆脱王圣水，未曾料到事态发展偏离设定的方向，背道而驰了，一套未解又上一套。

我一直想问 U 盘的事，乃至想到最愚蠢的办法，让他把 U 盘还给王圣水。可我终究没再开口，不忍心往他脆弱的心坎上再增加一份压力，方寸大小的 U 盘足以压垮他受伤的脊梁，男人的脊梁一旦挺直不起来，那就比女人还要显得不堪一击了。

我只好在他身上拍了几下，给他鼓劲说：“我会想办法的，明天等我的电话，好好睡一觉。”



# 73

回到家里，我已无法入眠，只盼着天快放亮。

我不止一次从床上跳起来，想拨通“小招”里的那个电话号码，那是唯一解救小强的“110”。可每次都在最后一个数字上停下了，脑子总闪现出我陪她上“水仙庄”的一幕。“水蜜桃”神秘地出现在那里，到底为何而来？他是事先就知道检举信还是事后从小强嘴里套出来的？这个迷局已无法破解，因为当局者小强处于无意识的状态中，连他自己也搞不清楚醉酒后的他到底说过什么。“水蜜桃”也极有可能事先知晓检举信的情况下，设局给小强下套，以便挟持这个匿名者，让他永远保持匿名状态。如果这样的假设能成立，那泄露检举信的最大嫌疑人便是吴同学本人，抑或是省纪委那头有人暗中传信，告知了“水蜜桃”反腐新动向。

一切皆有可能，我沉陷在烟雾中，艰难地熬着漫长的后半夜，思考着明天的计划……

第二天一大早，我首先给小强打了电话，座机没人接，手机也关机。可能他真的太累了，关闭所有的声讯通道，拒绝外来干扰。

我只好开车上“小招”早早在下面等候着吴同学，计划昨夜早打完腹稿，只等着吴同学一下车，我立即全盘托出，要求她给出标准答案。

可一直等到8点也不见她影子，平常她7点半就下来了。我忙给她房间打电话，无人接听。下车问值班服务员，她的话让我很意外：“昨晚好像没见到吴书记回小招。”

拨她手机同样是关机状态。这种情况以前也遇到过，我也不好问她晚上一宿未归上哪儿过夜了，但我能猜到她的归宿：政委。

这两个身居要职的单身男女也有人世间最基本的人性需求，无可厚非的。

我只好独自开车到了市委大院。纪委一如平常，早上开始就无声又无息，而我的内心却火急火燎的，待在楼廊端来回踱步，不停地吸烟，眼睛

不时扫向书记办公室那扇门。

胖妞上洗手间时，跟我撞个正面，随口挖苦道：“望穿秋水哪，可别嫉妒政委哟。”

作为秘书，虽然不再贴身尾随，但胖妞始终能捕捉到吴同学的影子，包括跟政委同志的儿女情长也逃不过她的眼睛。

我哪有心情跟她开玩笑，望着表说：“也该过来了吧？”

“有急事汇报？那可等不来了，我听说老头子昨晚上连夜带队回来了，市委办当晚紧急电话通知班子成员，今天一早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调查组工作情况汇报，要对驻省办的经济问题定性了。”

我心神不定地回到主任办公室，坐立不安着，一会儿翻看报纸，一会儿又起身朝窗外看。

老白瞧在了眼里，递给我一根烟问道：“老余今早是咋啦，静不下心来到处乱走？”

我也不回话，到了外面走廊上又拨开了小强的电话，依然是关机。

这时候小姜来了电话，开口就说：“老头子是不是查账查糊涂了，昨晚回来的路上，他在车上居然叫我做好回乡政府的思想准备，真是莫名其妙，我哪儿做错了？不小心得罪他了，这就要把我踢出驾驶室去？”

“有没有犯错只有你自己知道。”我没好气地说。

“余哥，过去我不太安分，给老头子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可现在刚哥上大厦了，我真的没再出去瞎混过。老头子这是要秋后算账？”

“娘的，你不是说过不稀罕吗？整天叽叽歪歪的，不是说过上大厦给刚哥守大门做保安大队长吗？”我正有气无处出，拿他当出气筒了。

“咱那不是开玩笑嘛，不过，我倒觉着老头子这两天很反常，该不是有人背后算计他老人家吧？听说省纪委有关老头子的人民来信可不在少数啊。”

“反常？说来听听。”其实我早有察觉，于是问道。

“我听到他在电话里跟儿子说，要儿子给他准备一间房子专门放置收藏品。听听，这有点像是转移赃物的嫌疑啊。”

“你娘的就知道瞎掰，小人书也是赃物吗？老头子说得没错，你这样的货色就该滚回乡下去掏农民家的鸡窝去！”我大骂一声关了电话。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老头子这是在料理后事了？真像小姜猜测的，他在前台给人清账，后台就有人替他查赃了？老书记跟他谈话难道就是传说





我的脑子混沌一片，再也没有清白的空间了，于是开车冲出了市委大院，茫然地行驶在大街上，不知开往何处。

我忽然想到了一个人，市长秘书——“谍报员”，他现在可是市长的红人，鞍前马后地尾随，应该知道些内幕，站在政府的角度看市委这头的事，可能更清楚些，兴许能帮我暂时理顺心头的紊乱。

开往政府大院的路上，我先给了他电话，因为市长参加会议了，他留守在市长办公室。听说我要过来，非常热情，说自己也有一肚子话想跟余哥你叙叙。

有日子没见，这“谍报员”的脸部特征又发生显著变化，变得又白又胖。

市长办公室已彻底改造，打通隔壁一间成了里外两间房，“谍报员”坐外间，像个守门员给坐在里间的市长把门。外间的摆设也很阔气，清一色的真皮沙发，高档大班桌，抬升了市长秘书的特殊位置。

我到时里面坐满了登门的官员，有区长，有局长，小点的根本进不了这道外门，足见秘书的门槛也不低。甭管认识或陌生的，我这一进来，大家都挺热情的，跟我打着招呼，随后便知趣地离开了。因为“谍报员”已下达逐客令：等我把市长的一周日程表安排好后，再给你们回复。

等那群人走了，我就骂上了：“狐假虎威！”

“谍报员”窃窃一乐，说：“没办法，有人还就习惯这样的方式。”

“嗯，上路了。”在“谍报员”塞给我一个袋子时，我瞟了一眼，里面有四条软包中华。

“以后缺烟的话，只管来个电话，别的不敢说，烟火是不断的。”身份决定了嗓门，嗓门决定了底气，有了底气的人自然就有了气势，“谍报员”说话已具备这种角色的气势。

喝了会儿茶，也将不少登门的拒之门外，我正式打开了话匣子。

“市长开会去了？”

“是的，昨晚我陪老板跟外商吃饭时临时接到市委办电话通知的，调查组对驻省办的调查工作已结束，市委召开专门会议来听取汇报。”

“要下结论了？”

“应该是。听老板讲，本来查出的账目问题比那份审计报告还要严重，后来在书写报告时，老领导忽然来了 180 度急转弯，要求工作组参照审计

报告为蓝本，不要人为夸大问题性质，基本定调为某些资金使用上存在违规行为。当时调查组主要成员无法接受老领导的定调，认为折腾了一个来回，调子定得还不如先前那份审计报告，那上面至少初步定性为“严重违规行为”，省略两个字，轻重就不一样了。可老领导拍桌子了，责问大家以后还想不想进大厦了。老实说，老板对老领导态度急转、反复无常的举动意见很大，早上送他开会的路上，他还说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当面质问老领导的立场。唉，这会呀，火药味一定很浓。”

原来是这样，我终于明白为什么老头子接连举动反常，跟调查定性有关。至于他的态度转变，有可能跟那晚老书记召见有关联的。

我说：“政治斗争有时候也像扯皮，双方拽着一根橡皮筋，弹力好，收发自如。”

“没错，斗来斗去完全是内耗，为什么不把心思放到本职工作上呢？咱老板跟他们不一样，手腕从不伸向别处，只管打理政府分内事，不掺和那些无止境的权力斗争。”

“不见得吧，审计报告出来后，你们老板不满意结果才想到监督机关人大的；一开始老头子也不想插手，你也知道他这个人从不被动接受别人的建议，他想做的事情必须是自己心甘情愿的。”

说话间不时有电话打断我们，“谍报员”在哼哼叽叽中，三言两语就打发掉了那些“早请示”“晚汇报”。

“刚才说到哪儿了？”“谍报员”的记忆力已退化，不再像过去整理讲话稿时，能一字不差地记录下几分钟前的讲话原文。

“氮肥厂。”我脱口而出，本能反应。

“噢，氮肥厂，对，我们说到了安置，是的，已全部妥善安置。”“谍报员”将手头的文件夹交到一个工作人员手上，让对方尽快通知下去。然后起身给我加上茶水，继续说：

“有一点叫我很奇怪，眼看氮肥厂别墅项目就要剪彩奠基正式开工，王老板却忙着要移民。”

“谁？王圣水要移民？！”我很吃惊。

“没错，都说中国富人把资产投进加拿大了，王老板也趁这时髦，投资移民，听说连公司股份都转让了，老婆孩子一大家已定居加拿大了。”

“王圣水也走了？”我忙问。

“快了吧，上次他跟老板一起吃饭时说，等别墅项目一开工，他就要去





加拿大定居，那边的房子都买好了。”

我再也坐不住了，匆匆告辞，边走边给小强电话，依旧是关机。

上了车，我又拨通胖妞的电话，打听市委那边会议结束没有。胖妞说，这样的会议能半天搞定吗？都说你老余头今天行为举止很反常，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没事，我很好。能替我打个电话吗？现在就打。”

“为什么自己不打？给谁的？”

“我不方便，你的老熟人胡博士。”

“给她？是不是……不会吧，那是猴年马月的事了，咱俩的那点破事儿露馅了？你为这事闹心？才多大的事儿，不就是几张消费卡，至于这么紧张吗？”

“不是那件事。你别问了，跟你无关，你就帮忙向她打听一下王圣水有没有出国？”

“老余头，你今天到底怎么了，咋又扯出王大财主了？我给你他的电话，你直接打给他就是了，何必拐弯抹角地找胡博士，那女人咱还是少惹为好。”

“别废话了，我也有他电话，不好直接问，我这就回市委大院，你赶紧给胡博士电话。”我没时间跟她说下去，结束了通话。

胖妞这次办事效率很高，没多大工夫就回复我：

“问了，胡博士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出国，说好几天没见了。哎，老余头，王圣水要投资移民，你关心这事干什么？”胖妞有些不解。

“拜托，再帮忙打个电话，找市委水秘书。”

“你就说想找一下司机小强，他手机关机，只好通过他水秘书找到小强，为了避免唐突，你找个理由……就说想向小强借一本驾驶技术方面的书籍，对，就这个理由，平常小强就爱看这方面的书。”

“为什么找司机要通过书记秘书？再说我跟那个叫小强的没多少交往，谈什么借书啊？跨越得太离谱了吧？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神经错乱！”

“我今天是有点精神失常，拜托你快打电话好不好？记住了，千万别说我叫你打的。”我急眼了，朝胖妞吼道。

“得嘞，我就当是救助精神失常者，我这就呼叫 120。”

车子进了市委大院，胖妞回电：

“老余头，这水秘书怎么也神经兮兮的，拷问了半天才把电话交给了小

强，我就按你所说的要借书，这小强也是木头脑子，老问我怎么知道他有那方面的书籍，我也只好挂了，今天好像还没到4月4吧？咋都跟神经病似的？！”

“记住了，千万别告诉水秘书说刚才的电话是我让你打的。就这样吧，以后再跟你解释。”

得知小强跟胖妞通了电话，我才稍稍安静了下来。坐在车上连抽了好几根香烟，稳定情绪后，想到胖妞的话，我也觉得自己今天太沉不住气了，仿佛在部队参加第一次实弹演习后，紧张之后便是虚脱。

方向盘上湿漉漉的，上面全是我双手攥出的汗液……

## 74

开车以来，也非一帆风顺，但我从没紧张失控过，我对自己的把握已跟手中的方向盘浑然一体了，因为我就是一个小车司机，这样的角色足以让我化解车道上所遇到的所有障碍。我所坚持的原则既有刚性也有弹性，刚性是法定的，不违反交通规则；弹性是约定俗成的，该看不该看，该听不该听，该说不该说，你脸上的器官取决不了自身感受，弹性来自官场潜规则的演绎。

即便出现A县那样的波澜，我也没紧张成今天这个样子：神经失常！

不为自己，却为一个市委书记司机，这让我感觉到自己还没完全失去人类善良的一面，在内心深处于尚存那点点关爱，赋予他人的关爱。这出离了一个小车司机自私、贪婪的本性，也许这就是小强在写检举信时瞬间迸发出的正义感，只是我的正义尚欠火候，或者说正义中也掺杂着私利在里头。

但有一点值得我骄傲，我为他人的安危真切地紧张过一次。

那天中午我毫无食欲，没上食堂吃午饭，一个人在市委大院随步溜达，我要设法平和自己躁动的心，好好捋顺思路。

我一直把希望寄托在吴同学身上，但小强对女书记的质疑影响到了我





312 对吴同学的信任，我觉得自己应重新认识这位神秘的女领导，相对来说，老头子比他这个老同学要透明得多。

给她打电话的冲动随桥下之水沉静了，我倚在桥栏上，水中倒影又映照出那次和小李的“桥上对”，老头子和老陈的影子在水中若即若离，最终随风吹散。

下午的会议还要继续，但调子基本落定了，这次两个老对手配合得相当默契，市长夹在了中间，势单力薄，在壹号面前做无力的抗争。韬光养晦的市长第一次出手就遭受惨败，不能不说这是想借助老头子的力量出手的，没想到关键时刻，老头子将手缩了回去，让市长措手不及，输得一塌糊涂。

官场权谋斗争的首轮失败可能决定了以后的成败，因为你暴露在对手眼前了，而不是在暗处。市长上任以来一直把自己扮成好好先生，即使壹号给他政府院子配置管家，他也毫无怨言，坚决响应壹号的一把手式的英明决策。

不是顺从，而是积攒能量奋力一搏，官场没有顺民，顺民大都为仕途所丢弃。市长也不是顺民，所以无须担心被丢弃，摔倒一次，那就再次潜伏，等待下一轮站起吧。

全市大小机关的焦点目光都聚集到了市委大会议室，包括远在A县的萧书记，我在办公室看报时接到了他的电话，问上午会议的定调是否属实。我给出的肯定答案叫他很失望：

“老年痴呆症状！”他是这样评价老头子的。

会议终于谢幕了，吴同学回到了办公室，老白说牛主任的脸色很难看，胖妞说吴书记的表情很平淡。截然相反的流露，显露出“牛鬼”对女书记的失望，一直没有机会施展拳脚的“牛鬼”原本是对新书记抱有厚望的，结果无功而返。

胖妞把我叫到大楼天顶上，一副逼供的样子，开始问起那两个莫名其妙的电话。

“老余头，你今天到底是怎么了？一定有隐情，否则你不会想到让我小欧替你打电话的！”

“我说过不方便讲，你就别瞎打听了。”

“王圣水出不出国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跟他之间有啥秘密不成？”胖妞好像又回到了过去在市府的雄样，盛气凌人。

“跟他倒是没关系，咱俩只跟胡博士有些勾当。”我没好气地说。

“少打岔，只说王财主，你不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你就别想下楼去。”  
胖妞较上劲了。

看来，不编造一个理由是无法通过欧秘书的审核了。

我只得信口雌黄，小声说：“我说了你得给我保密，我有个朋友的女儿太年轻，社会经验太差，让王圣水给包养了，不想肚子弄大了。我朋友听说王圣水要移民加拿大，所以着急了，要找王圣水给个交代。”

“就这事？我呸，早知道是这样我才懒得理你这种破事。老余头，你怎么会交结这样的朋友，拿女儿肉体做交易，实在恶心！”胖妞果然信以为真。

“五湖皆朋友，四海乃兄弟，咱司机可不像你当秘书的。”

“好，这个电话理由充分，那小强的呢？”她追问下一个。

“你这样问下去是偷窥别人隐私，知道不？”我真的没想好理由，这个替打电话确实有点奇怪，我当时也是情急之下找的胖妞。

“隐私？你的还是小强的？你们不是情同手足的兄弟吗？为什么不直接找他？”

“他关机！”我恼怒地叫道。

“那就是说你有急事，可理由未免太荒唐了。让我借书？你让我打电话无非是想知道小强和水秘书是不是在一起？别跟我要滑头，究竟是为什么？”这次胖妞真的开动了脑筋，问题提得很尖锐。

“我非得回答吗？凭什么？就因为让你代劳？你是不是太过分了？！”我实在没辙了，朝胖妞吼道。

我的样子可能把她吓住了，的确，我感觉被人逼到了死角，狗急跳墙了。

胖妞吃惊地望着我，从没见过老余头如此失态，穷凶极恶一般。

“我明白了，大家这阵子好像都挺关注小强的，连你老余头也掺和进来，说明这里头大有文章。”听到胖妞这句话，轮到我愕然了。

“你听到了什么？”我忙问。

“隐私啊。”胖妞扔出一句，头也不回地下了天顶。

直到下班时间，我才离开了天顶，脑子一直回响着胖妞说的话，她所指的大家可能包括了汪大公子。

默默无闻的陆战队员猛然间置身于浪尖中，也难怪他被撞击得头昏眼花了。





回小招的路上，吴同学很淡定，沉默不语着。

这种气氛是我无法接受的，正是她这个女纪委书记把小强推进深渊的，小强在经受煎熬，她这个始作俑者却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太没责任心了。

我忍不住了，打破了沉默：“吴书记，会议开完了？”

“完了。”

“结果咋样？”我明知道自己犯规了，但偏要过问，因为我现在已脱离了原有的角色，正是她吴同学硬添加的“角色”造成的。

吴同学并没介意我的鲁莽，反而喟叹一声说：“老领导真叫人难以捉摸，当初让他上人大一点也没委屈他，玩弄权术的老官僚！”

她骂起了老同学，骂得痛快淋漓。

我没附和她的愤懑，而是用一种冷嘲的口吻说道：“官场上有几个不要权术的。”

“噢？真是这样吗？”吴同学在后视镜里反射的表情很困惑，不知是困惑我说的内容还是语气，抑或二者兼有。

“不是这样吗？”我豁出去了，回头用鄙视的眼光盯了她一眼。

“老余，你有话就明说，我反感你这种说话的腔调。”

“你知道小强的境况吗？”冲动之下，我无法压制住自己的情绪了，先前对吴同学的质疑已无关紧要了，只想着发泄出去，如同她谩骂老同学那声“老官僚”一样解气。

“我怎么知道？不是让你接触他吗？有进展了？”吴同学将身子前倾。

“不是进展，是没有退路了！”我的嗓音又高出一倍来。

“出了什么事？你快说！”吴同学紧张了，发乳清香充斥在我后脑勺。

“这要问你吴书记自己了。”说话间车子进了“小招”。

吴同学久久没有下车，让一个司机冲撞得失去了方向，不知所措了。

我下车点上烟，然后给她开了后门，扔出一句“双关语”：“吴书记，明天早上还用我来接你吗？”

她缓缓地下了车，眼睛望了我好一会儿，然后一言不发地走向“小招”。

我没成想她会是这样的反应，为什么没有争辩？为什么没有气愤？为什么没让我跟进“小招”问个究竟？

只有一个原因：问心有愧！

在她迈进大门的瞬间，我使劲地将车钥匙扔过去，砸在门窗上，惊得

她退出两步去。

她将钥匙拾起来，然后走回到车旁交给我钥匙，用异常平静的口气说：“明天按时来接我。”

老婆出差回来了，兴致很高，做了一桌子好菜，说出差几日，辛苦家里三个老少爷们儿了，特意犒劳。

儿子吃得很尽兴，身在官场的女部长母亲现在下厨的机会越来越难得了，儿子十分珍惜母亲的手艺。老爷子也一样，喝上了米酒，怪我这个儿子老不顾家，只管自己在外头吃香的喝辣的。

我却没一点胃口，中午饿了一顿后，肚子好似塞满了气，胀得难受，胡乱吃了几口菜后，坐到客厅沙发上看电视。

电视频道早被老婆锁定在市电视台，这是她饭后雷打不动的后续节目，好比吃饱肚子后要剔剔牙，给牙齿按摩松骨。新闻时段到了，老婆端着饭碗，一脸虔诚地守在电视前。

“老余，听说这次会议上老板将主位腾出来让给了老头子，会前两个人还推让了几次，是不是觉得奇怪啊？”

女记者端着饭碗也能捕捉镜头写稿子的，我厌恶地偏过头去抽烟，没理会她。

“老头子还算服老了，瞧镜头上的老头子是不是像个慈祥的老者？慈眉善目的，嘻嘻。”

我瞟了一眼，定格在老头子脸上的聚焦很明显，像是有意渲染的镜头，一张老脸足够烘托整个会场气氛。可镜头里急速晃过的市长，是一脸无奈，鼓掌也是在挠痒痒。笑得最灿烂的当属壹号，尽管让出了主位，可气势上是当然的霸主地位：我的地盘我做主。

“官僚嘴脸！”我甩出一句。

看完新闻，老婆才满足地回到餐厅。我将电视调到体育频道，指望钟





316

爱的足球场面能驱除自己心头的郁闷。

争抢的场面很暴力也很技术，在前锋倒地作出痛苦状之后，他们都会在爬起时又做出西方人的无奈相——耸肩，双手摊开向前。那是在质问裁判：为什么不给俺一个点球，俺的演技够精彩哪！

官场如球场，很权诈也很投机，晃过了后卫，瞅准了门员，在怒射一刹那，能否进球不光靠脚功，还得看运气。官场的裁判从不同情弱者，越强越能得到裁判的有利哨音，哪怕是后卫踹断了对方锋线小腿，裁判也能当自己是睁眼睛，录像镜头捕捉到的慢动作也无法改变裁判的判决，这种权威超越了法官，一审终结。

这次市委书记和人大主任在剑拔弩张后握手言和了，这完全是裁判哨声吹出的效果。腿脚不利索的老前锋真就打算挂靴了，将过去的光荣岁月扔进绿荫草地里腐烂？

“老头子早该服老。”铁杆女“球迷”在享受支持方的胜利喜悦，也贬低对手的存在价值，过去的挑战都是不自量力。

老婆给自己斟了杯红酒，品尝之下，发出得意的笑声。

这笑声很刺耳，盖过了现场直播的球场的喧闹，我退到了阳台上，望着灰蒙蒙的夜空发呆。

不管怎么说，我把吴同学彻底得罪了，为图一时之快，而且就算吴同学是泄密者，好像这事跟我也没啥利益冲突，哪怕小强被踢出驾驶室，扣上诬告陷害的罪名投入大狱，我也一样安然待在吴同学温暖的驾驶室里，她的小车就是一处安全的港湾。

假如引发小强事件，我这个小车司机所要承担的责任仅为举荐失误；这跟老储提拔自己的秘书完全不同的，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内部冷处理，我的处理结果是：此人不适合给领导推荐司机。

这时候手机响了，是小强。

这小子也成惊弓之鸟了，开口就问：“旁边没人吧？”

我也不自觉地朝客厅望了一眼，没人窃听，就说：“我在家，说吧。”

“我在宠物自由市场，你能过来一趟吗？”

“宠物市场？”我愣住了，这小强是不是受到刺激后，脑子真的出问题了？

“上那儿做什么？”我问。

“买只狗儿猫儿什么的，我家里有老鼠，想买一只猫，帮我捉老鼠。”

“操，哪有买宠物猫逮老鼠的？你还不如买只机械猫来吓唬老鼠比较管用。”我笑道。

“余哥，管它什么猫，能抓到老鼠不就是好猫吗？”

“好吧，我这就开车过去，有个重要情况要告诉你。”

没想到晚上的宠物夜市也很红火，有店铺也有地摊，分列两旁，人头攒动，人声喧闹，而大小宠物们表现出它们的乖巧，眼睛盯着看客们，可怜巴巴，楚楚动人。

上这里的有两个阶层，一是小资女白领，他们是宠物钟爱一族，需要狗儿之类的精灵调节她们紧张的生活节奏，滋养小资情调；另外一种就是老人，子女都离开了身边，他们需要猫儿之类的斑纹给寂寥的晚年生活增添点色彩。

小强属于这里的另类人物，完全偏离了这块动物世界的服务宗旨：不劳而获。他需要的是头能干活、会咬鼠的猫科，他应该上劳务市场才是。

在市场西端我找到了那家小酒店，小强就在门前等着我，手里捧着一只瘦长的黑猫，一双小眼在灯下放射出碧绿，有些恐怖色调。

小强的大手轻柔地在猫背上捋着，黑猫发出舒坦的“咪咪”声，这成了宠物市场少见的布景，阳刚中又显露出那么点独特的柔情。

走近一看，这黑猫脖颈上挂着一个小黑布袋子，甚是奇怪。

找了个拐角坐下后，小强将黑猫放到脚下，黑猫跟新主人似乎很投缘，蹭着他的裤角，显得很亲热。

“这黑袋子用来做什么的？”我问。

“卖主说，现在的宠物猫已失去抓鼠天性，一般都是养着玩的。碰到养作抓老鼠的顾客，他都要给猫挂上小布袋子，里面装有一种山草药，可以刺激猫的嗅觉和胃口，挽回猫的天性。”小强说着，松开袋子的口，掏出几根枯草来，闻了闻又塞了回去。

然后又说，卖主还免费提供了一塑料袋子这种草药，说是每周换一次，一个月下来保证猫与老鼠不共戴天。

“操，听着新鲜，别是忽悠你吧？这哪是草药，分明就是茅草根。”我朝塑料袋子摸了几把说。

“管他哩，我看重它这身纯毛，就买下了。怎么样这猫？你给它起个名字吧。”小强情绪还不错，那天晚上的颓废状已不见了。

“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你不把它当宠儿伺候，那就叫它





警长，我儿子小时候看卡通片就崇拜过黑猫警长。”

“哈哈，好名字——警长。你喜欢吗，警长？”他又将黑猫抱到怀里，逗着问。

“警长”很乖巧，“咪咪”叫了两声，好似给予认可，乐得小强连搓着“警长”的头毛，以示爱抚。

“你这‘警长’当得可够寒碜的，来自非洲大陆？瞧人家刚哥，那才是标准的警长块头。”难得见到小强开心一回，我抱过“警长”弹起它的胡须调笑道。

小强跟着乐开了，附和说：“刚从非洲大陆移民过来，哈哈——”

我将“警长”送回给小强，收住笑脸问：“王圣水要移民加拿大你听说了吗？”

听到“王圣水”三个字，小强的脸色即刻黯淡下来，把猫放回脚下，低头喝茶不出声。

见他沉默我就不想用这种话题扰乱他的兴致，于是装出轻松的口气说：“咱打个赌，一个月‘警长’要是揪到耗子了，我请它主人上‘金盾’吃大餐。”

小强还是苦着脸，跟我喝了一口啤酒，说道：“我上个月就知道了，他当时跟我说，先全家移民，以后还会回来的。”

“还要回来？不是将公司股份都转让了吗？”我奇怪地问。

“那是他所说的剥离不良资产，他的计划是在加拿大稳住阵脚后，再回省城开家大型贸易公司，不做房地产，说房产市场黄金时期已过去了。他说等他回来，还要请我当司机。”

我听得出，王圣水这是给小强稳定军心，在他移民加拿大后，小强还是他未出手的一张关键牌。既然是回省城另起炉灶，那他一定是看准了某位高人也会荣升到省里，商随官行，这已是当今从商的惯例，你官老爷的轿子抬到哪儿，我这个财神爷的马屁就追到哪儿，与时俱进。

王圣水向来工于心计，他看准的官老爷仕途就如同他当年买下的那块烂泥塘，淤泥也会成水泥，铺将开来就是康庄大道。

他看准的高人是谁，可能答案就在那神秘的U盘里。

“盘子交还给他没？”我问到关键点。

小强摇头叹息：“我提过很多次了，他都拒绝拿回去，有时候还问我为什么这么紧张，是不是看过里面的内容。我说那是老板的东西，我可没权

力看。”

“你到底看过没有？”既然说到这儿了，我终于问出自己一直想要知道的答案。

保存 U 盘的保险箱一开始是王圣水以自己名义承租的，为防止他人身遭受不测，就变换了方式，借用小强的身份证件和自己联名租用，这样小强一人就有权单独开启保险箱。越是危险的东西越要分散隐藏，一个 U 盘两人掌管以备不测，可见用心良苦啊。

我敢肯定，涉及 U 盘的知情人，一定还有一位神秘人，因为王圣水这个粗人对电脑一窍不通，一个电脑盲是不具备 U 盘拷贝技术的，而且保险箱里的 U 盘也一定是复制品，原件自然在拷贝人之手。

“没看就好。”我向来相信小强的话，但事关 U 盘他肯定在撒谎，否则他不会每天生活在恐慌中，也不会被“水蜜桃”监控了。

我逼问道：“我很奇怪，就算水秘书知道你就是匿名检举人，他有什么好紧张的？你不是说信里也没指名道姓，不过是 50 万的官位买卖吗？他为什么视你为眼中钉呀？”

小强又沉默了，抱起猫来给它喂鱼刺吃，过了好一会儿，他拍打着“警长”的背，说道：

“哪天你把家里的老鼠吃光了，才能长肥的，可别指望我给你鱼刺嚼，记住啊。”

他将最后一句话留给了黑猫警长……

76

“清查”与“审计”两股风暴在城市上空狂卷一通后，便偃旗息鼓了，没砸下倾盆大雨。烟消云散，一切回到了平静，人们按部就班地恢复到原来的秩序中。两起风暴的处理结果是，老储被平级安置到开发区做了政协主席，原来的主席提前退休给他腾出位置；老王因经济违规行为被降级处理，可位置还不错，开发区下设的土地局做副手，在副局中排在第一位。





安置区域一样，可岗位悬殊，贫富分化。

现在人们关注的焦点有两个：一官一商。

先说商贾王圣水，投资移民已是公开的秘密了，可人们对他转让公司股份甚是不解，因为氮肥厂别墅项目是他多年来一直虎视眈眈的肥肉，费尽周折终于拿到手了，怎么会引身而退？不符合商贾利益第一的职业风范。流传的说法有两种，一种是王圣水这些年来把持当地的房地产地皮，全身都染成黑色了，再不遭到海外去，离他清算的日子已不远，所以，此时不走，更待何时啊？只能忍痛割爱，保命要紧；另一种说法缘由是一样，但不是自愿撤离的，因为承受不住某种压力才被迫要移民的，王圣水退身的条件就是提前结算给他氮肥厂项目预期间报，同样迫着某种压力，省里的大股东也慷慨解囊了。

甭管是哪种说法属实，王圣水引退江湖既成事实了。

有退就有进，与其相反的是，老头子却要上调了。归属有多种，安置方案不一。一种说按照原先老头子当初的设想，坐回省人大副主任的位子；第二种说法认为，老头子演变能力极强，碰巧省会城市的市长被“双规”了，为此他向老书记提出了更高的条件，自己虚岁才 56，完全可以填补市长的位子做完一届，据说组织部门正在考察这一创举；另外一种说法比较“山寨版”，说老头子想进省委党校当书记，理由是他从政多年，从没尝试过党委一把手的滋味，先前的代字号一把手叫他流连忘返，希望实现“一把手”的理想。

众说纷纭，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下来：上调。

人们才明白过来，为什么老头子从“××大厦”回来后，风向逆转，给人们绘制了一幅“将相和”的动感画面，这里头是有交易的。腾出了市人大主任位置，由市委书记兼任，纳入了正常轨道，有利于地方机构和谐有序地施政议政。

小强这位陆战队员也正式搬进了“竹苑一号”，那只黑猫“警长”当然不能随主同行的，他把父母从乡下接进城里给他看家，也给他照料好“警长”。有一次，他给我发来信息说：余哥，我等着你上“金盾”请我吃大餐，一个月下来，“警长”逮了两只耗子，贼肥贼肥的，不知偷吃了多少人家的粮食，老鼠尾巴我给切下来了，老长了，留作呈堂证物。

至于吴同学，整个机关唯有她不安分，好像也淡忘了那天我对她的冲撞与鄙视，时不时把“牛鬼”召进办公室说悄悄话儿，也偶然提醒我说：

小强那边有进展吗？别忘了你的秘密任务。

有父母看家，有“警长”捕鼠，小强身在“竹苑”，那个家也应该万无一失了。可有一天，小强开车上了省城，十万火急给了我电话，时间是凌晨1点多，说家里遭受抢劫，让我赶紧过去帮他看看，父母吓坏了。

等我赶过去一看，两个老人心有余悸地说了经过，三个蒙面人用刀子逼住他们，在房里乱翻一气，最后可能没找到值钱的东西，把那台手提电脑搬走了，并威胁说，要是报警，下次还要上门。

我观察了四周，从现场上看就是典型的抢劫作案手段，专朝隐秘的地方翻。

我问报警没。两个老人说，小强不让。

我当时就给小强打过电话，问他为什么不报警。

小强说，人没受伤就算了。

最后交代我说，明天就送他父母回乡下吧，那地方已没什么好守的了，有空给他照顾一下“警长”，别叫它饿成野猫了。

我安抚好两个老人，说好明天送他们回乡下，然后才回到家里。

老婆问报警没。

我说，没，他们害怕报复。

老婆往床上头一歪，嘟噜一句：啥世道啊？

就在这时候，小强来了信息：电脑被抢，报案没用。

就这么八个字，莫名其妙的八个字。

第二天我特意向吴同学请假，送小强的父母回乡下，他老家也在山区，道远路窄。中午请两个老人在路边饭店吃了便饭，两个老人问道：

“小强自己有房子，为什么要跟领导住在一起？影响多不好啊，那可是市委书记啊，比咱乡长大多了。对了，我们进城前，咱乡长还开小车拎着水果看望我们了，说我们培养了一个好儿子，小强是市委书记的左膀右臂，以后说不定能坐上局长的位置。要是我儿子真有乡长说得这么厉害，怎么会有人敢破门抢劫呀？”

我只能苦笑，告诉他们说，别听他们瞎掰，你们回去也别提这档子事，以后他们不会少看望你们的，送什么你们都收下，不吃白不吃。

一路颠簸着进了山村，已是日落西山，没办法往回赶了，只好住一宿。

小强家就两间土坯房，他二哥成家占了其中的一间，光棍大哥跟父母挤在另外一间房子。山村的夜晚已经很冷，我穿着羊毛衫跟他大哥挤在一



322

张床上，基本上没睡着，鸡叫二遍我就下了床，无聊地坐在房里抽烟，等着天亮。

第二天，当我筋疲力尽地回到市里也接近傍晚了，我这才想起因为山村信号差，我将手机关了。

打开手机，信息声接连不断，都是来电提示。

其中最后两个是信息内容，我翻开第一个：

余哥，警长就托付给你了，别忘记给它换草药，多逮老鼠。

是小强的，显示时间是早上 7:25。

最后一条信息内容：

小强跳塔身亡。

是吴同学的，显示时间是早上 8:14。

77

按照小强的遗愿，我抱回了“警长”，在给它换草药时，我摸到它脖颈下的布袋子里有块硬东西，掏出来一看，正是 U 盘……

我紧张地跑回书房，反锁上房门，拉上了窗帘……

“小余啊，我明天就动身了，小吴也同意了，你自己考虑好没有？还干老本行——市长司机，你老婆不是一直想调进省里吗？”

“我留下。”

“到底为啥留下？娘的！”

.....

答案在我心底：为了小强。

(全文完)



# 我给领导 开小车

“我”老余为“老头子”开了许多年小车，“老头子”从市长退到人大的时候，却意外地把“我”留给了他在北京党校的同窗，现任女副市长“吴同学”。而在“老头子”和“老头子”的政敌市委书记之间，“吴同学”却态度不明，一直没有表明自己的倾向，于是“我”这司机也没法开着小车安稳上路，时不时被暗流打得摇摇晃晃。

按说小车司机是最接近领导的人，可是这个领导偏偏是个漂亮的女领导，小车司机的准则又警示我绝不可以靠得太近，这可真是让“我”老余为难得紧了……

鳳凰網 讀書  
[book.ifeng.com](http://book.ifeng.com)

上架建议 畅销/揭秘/官场

ISBN 978-7-80765-179-6

9 787807 651796 >

定价：29.80元